湖北金石志十四卷

〔清〕張仲炘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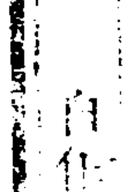
民國十年湖北通志刊本

金石志一

商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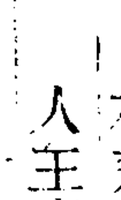
商

祖□爵



右商爵上一字未詳或釋爲臣字中一字爲祖字下一字亦未詳或疑爲午字出宜都乙酉春守敬歸家省親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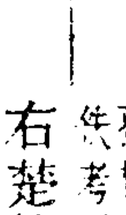
虎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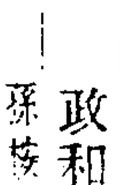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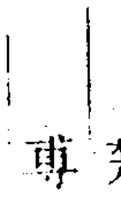
右銘二十三字出於湖南石門出中校江曹氏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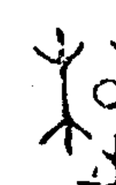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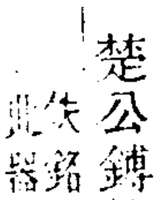
楚公鍾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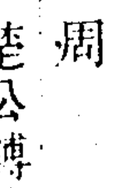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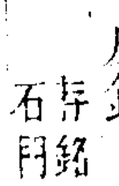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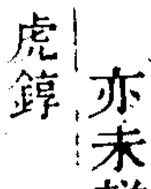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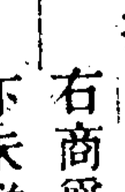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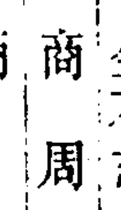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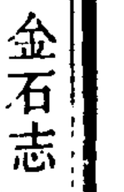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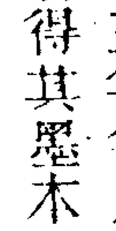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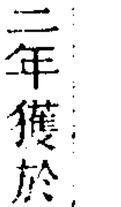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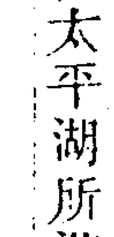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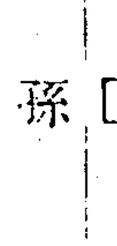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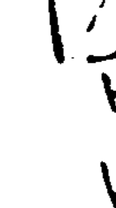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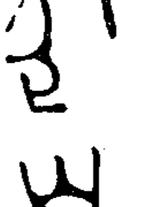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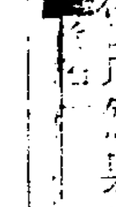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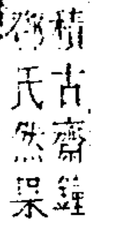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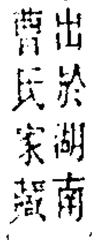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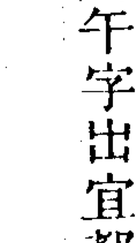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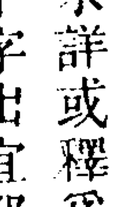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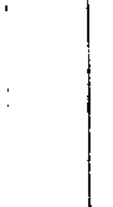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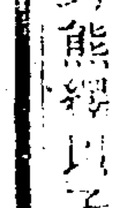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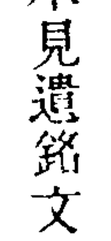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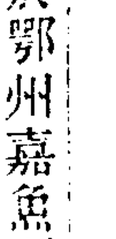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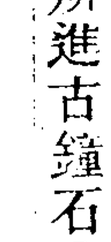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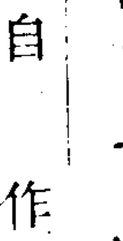
楚公□自作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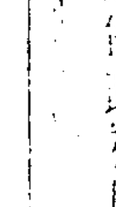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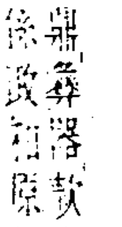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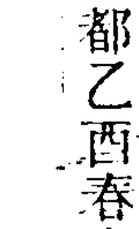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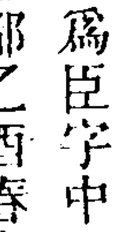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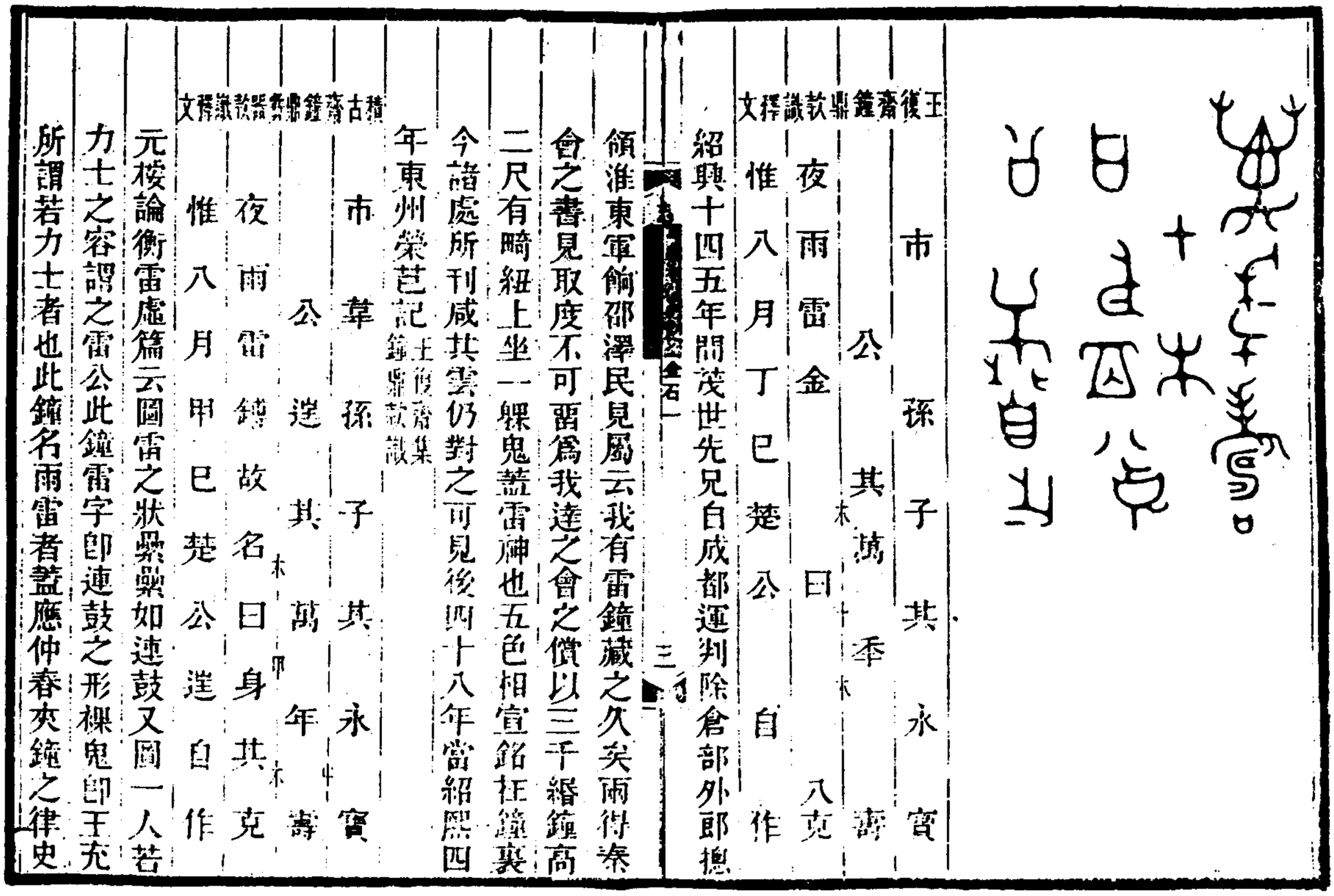


尊　鐘　孫子其永寶

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石公弼題王俅嘯堂集鐘鼎款識銘

孫按此條據存攷考證於此

右楚鐘銘政和三年獲於鄂州嘉魚縣以獻宇證奇怪友人王壽卿魯翁得其墨本見遺銘文云楚公□自作寶大尊鐘其永寶子孫其名也其一字不可識也自仲按楚自周成王時封熊繹以子男田居楚至熊渠乃



王復齋鐘鼎款識釋文

市　孫子其永寶

公　其萬季壽

夜雨雷金　八克

惟八月丁巳楚公自作

紹興十四五年間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部外郎摠領淮東軍餉邵澤民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雨得秦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爲我達之會之償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畸紐上坐一螭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今諺處所刊咸其雲仍對之可見後四十八年當紹熙四年東州榮芑記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釋文

市　韋

公

夜雨雷

惟八月甲巳楚公逆自作

孫子其永寶

逆其萬年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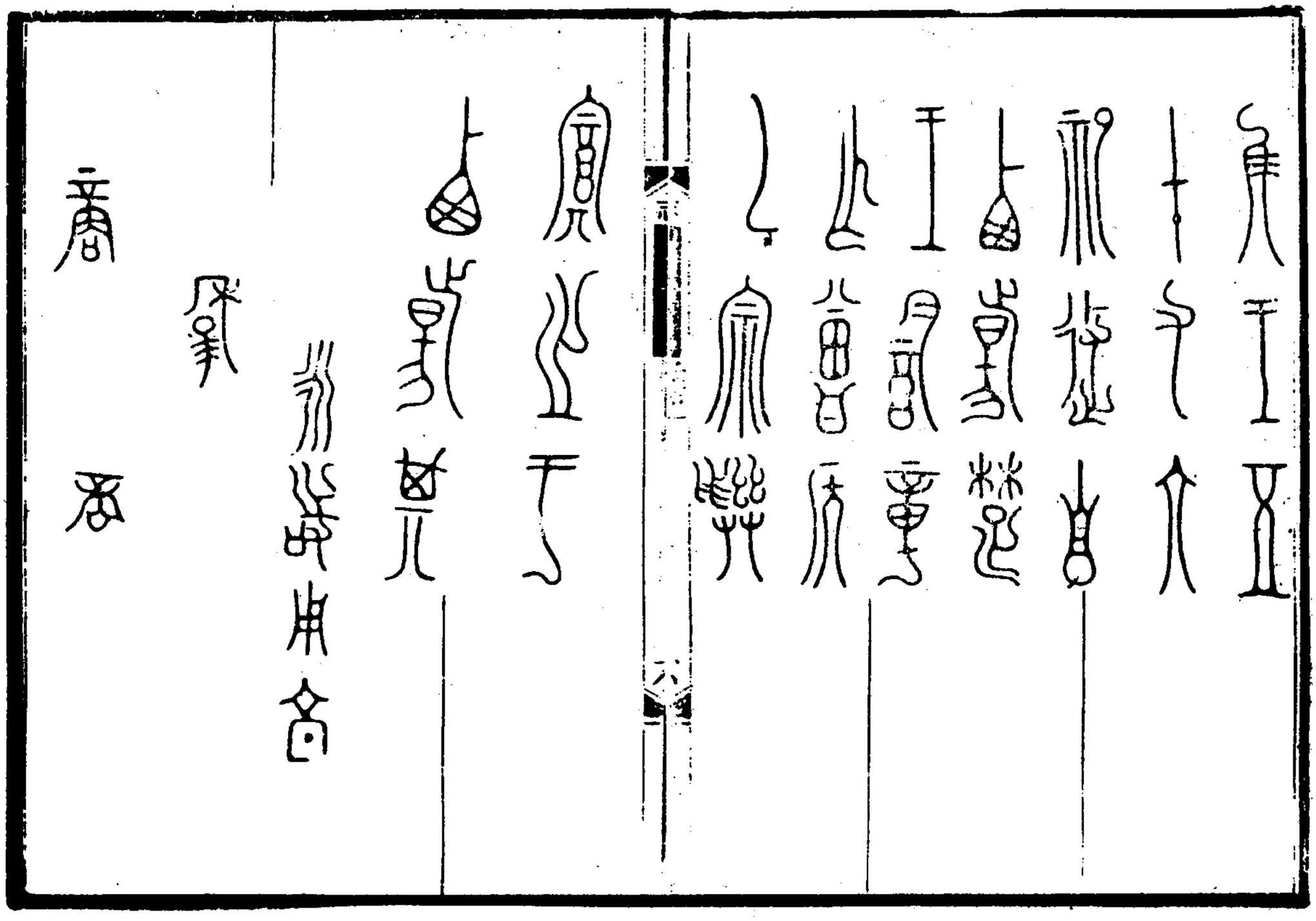
鑄故名曰身其克

元椄論衡雷虛篇云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此鐘雷字即連鼓之形裸鬼即王充所謂若力士者也此鐘名雨雷者蓋應仲春夾鐘之律史記律書云二月也律中夾鐘正義引白虎通云夾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故銘云木甲木中木中舊無釋十古甲字舊釋爲十非是易解彖傳云天地解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荀爽曰解者震世也仲春之月草木萌動雨以潤之雷以動之故甲坼也說文解甲字云从木戴孚甲之象解中字云艸木初生也象一出形有枝莖也讀若徹是甲中即甲坼也據此知鐘名雨雷者所以著夾鐘之律銘云木甲木中者所以申雨雷之義蓋夾鐘應律正始雨水雷發聲時也而作樂崇德於雷雨亦有取焉甲巳舊釋爲丁巳吳侃叔云當作甲巳甲辰乙巳兩日成此鐘也與薛書伯碩父鼎載敦之乙亥兄癸卣之丁子同例逆楚公名舊無釋今案上體作𠂤下體作𠂇是迖字也說文云迖往也春秋左氏傳往勞之往皆作迖字亦作遑漢書楊雄傳注遑古往字往與狂通詩微予我其發出狂史記作發出往是也史記楚世家鬻熊之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左氏傳言熊繹事康王熊狂當柱成王時鐘其所作然史記言熊繹始封于楚此已稱楚公者梭大戴記陸終氏六子其六曰季連季連者楚氏也則楚固舊封至熊繹乃加地耳雷下一字舊無識今案其文从金从專省是鑄字也錢獻之云鑄下當是故名曰三字千古故字秦盉和鐘亦有此文可以互證名即銘之省文身其二字舊亦無釋克舊釋作八克非是說文云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古文作㠯亦作桌此作㠯與桌相類特筆畫有移易耳市即載字孫上一字是韋字爲相背之形而

省其口與市字連文取世世載葦相承之義頌禱之辭也此鐘文字雄奇不類齊魯可覘荆南霸氣矣又石氏北宋揖本與此係一器故不另摹惟克字石本稟與說文所載古文作桌同上加儿者象屋交覆之形（攷古錄鐘鼎彝器款識）王復齋鐘鼎款識載此銘前後凡兩見其一本後有榮茂世之弟次新所記考揮麈錄言茂世爲湖北漕倅司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俊以其舊帥岳飛父子不軌狀詣茂世陳首茂世云我職掌漕他無所預卻之俊遂從總領汪叔詹陳其事汪即日上岡秦檜得之藉以與羅織之獄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於茂世有覇府之舊秦累加害而不從秦死榮竟登崇班以宋史考之王俊之告在紹興十一年會之死在二十五年其後二年茂世以戶部

侍郎領鑄錢司王明清所錄非無據矣如次新言會之既以書取此鐘於鄧澤民乃不以自獻而轉屬之秦所深怨之茂世何邪三千緡之賕誰受之邪其一本銘文正同而以石國佐所題幀於册內此鐘既進於政和澤民何從得而藏之至紹興中乃達於秦會之邪竊意石氏所題即金石錄中十四字之鐘而復齋誤附於此不免轉生疑實耳嘉慶丁丑阮宮保元據復齋木拓刻於江漢書院之先賢祠仍依原册上石而附其說於此（攷金石錄古器物銘已載此鐘爲一石氏所題亦類于此）

楚會侯鐘



淮王王五
丁有六
祀徙自
鐘西西陽楚
釋文王能章
作曾侯
乙宗彝
寘之于
西陽其
永時用喜
鐘背
穆
釋文商商

右楚鐘銘藏方城范氏云惟王五十六祀楚王下一字丁可識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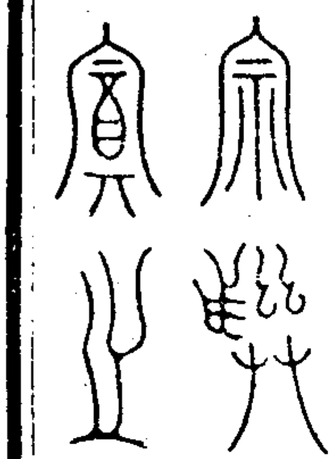
按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又其名爲章然則此鐘爲惠王作無疑也方是時王室衰弱六國爭雄楚尤强大遂不用周之正朔者乎劉原父曰元者始爾君之始年謂之元年猶歲之初月謂之正月非有天子諸侯之辨也（國朝武金石文字記）

校此鐘薛氏以爲楚惠王器按其紀年確然無疑惠王名章左傳及史記竝同章上一字舊釋爲韵字按古文無韻字音韻之韻但作均此文作韻亦非从音之字錢獻之以爲古能字之省變通能楚君之名每冠以熊字是也考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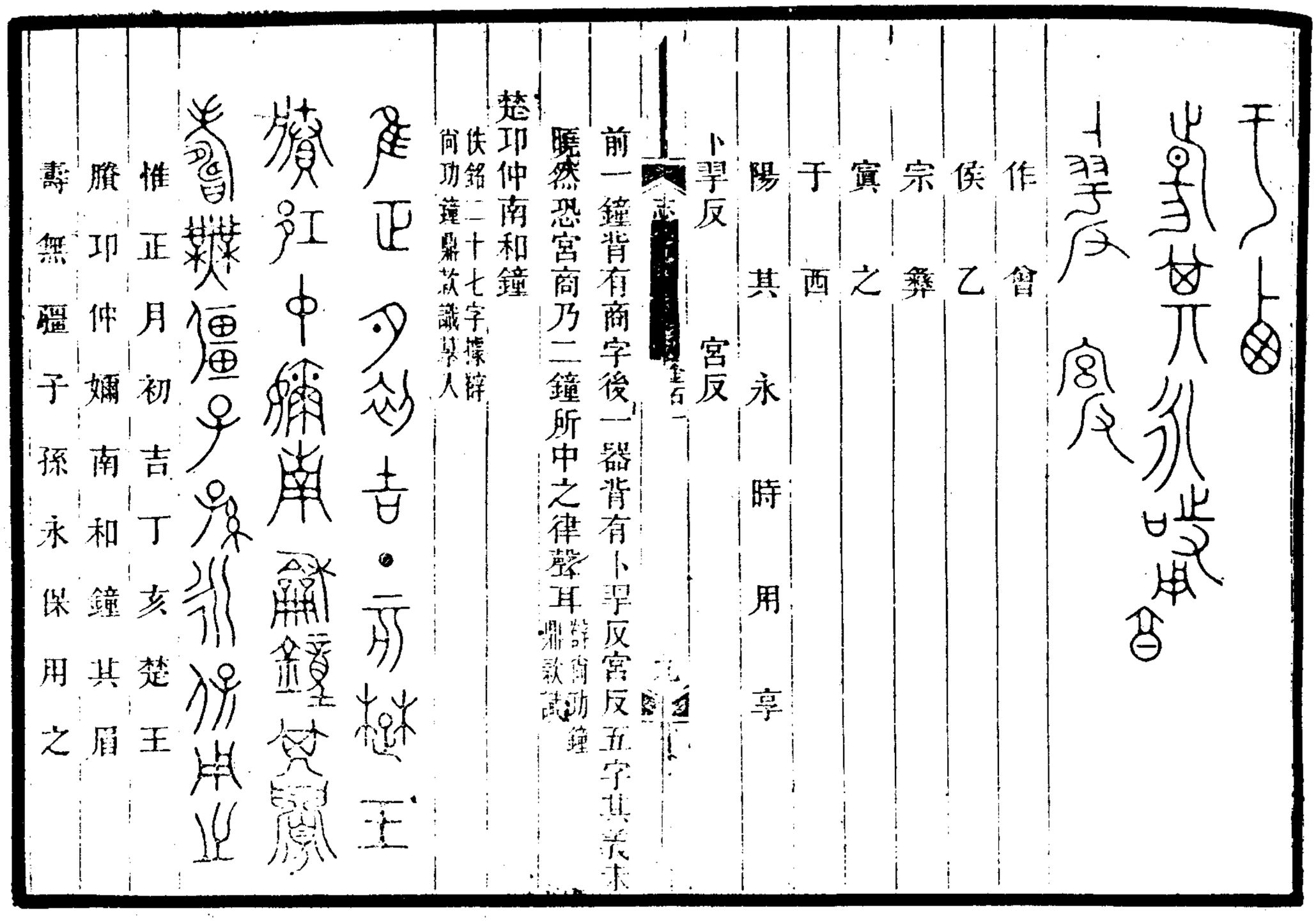
傳楚昭王於魯定公六年遷都漢志若屬南郡注云楚昭王畏吳自鄢徙此後復還鄢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其音同此云徙自西陽者當卽自都還鄢之時是時越已滅吳楚東侵廣地至泗上無所畏憚故還舊都西陽漢志屬江夏郡去都甚近其不曰徙自都而曰徙自西陽者西陽有先君廟觀下文作曾侯宗彝寘于西陽其義可見徙都大事告于祖廟而後行禮也楚之僭號久矣此曾侯其遠祖會義爲重亦爲高凡先祖皆可稱會祖曾侯猶先公也穆者廟之序商者鐘之音也吳侃叔云周官大司樂注云祭尚柔商堅剛也故樂無商惠氏禮說曰三大祭之樂古旋宮法也非無商商不爲均也此銘曰宗彝又曰永時用享是宗廟所奏而有二商字可證商不爲均非無商之說元按

此鐘篆文工整結體又長近於小篆與元所藏王子申殘蓋銘略同殆一時之器無復有開國時雄奇氣象矣（稽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楚曾侯鐘



佚右第二鐘銘十字背銘五字據薛尚功鐘鼎款識摹入



作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陽其永時用享

卜罕反　宮反

前一鐘背有商字後一器背有卜罕反宮反五字其義未曉然恐宮商乃二鐘所中之律聲耳（詳商鞅鼎款識）

楚邛仲南和鐘

佚銘二十七字據辭尚功鐘鼎款識摹入

楚王酓璋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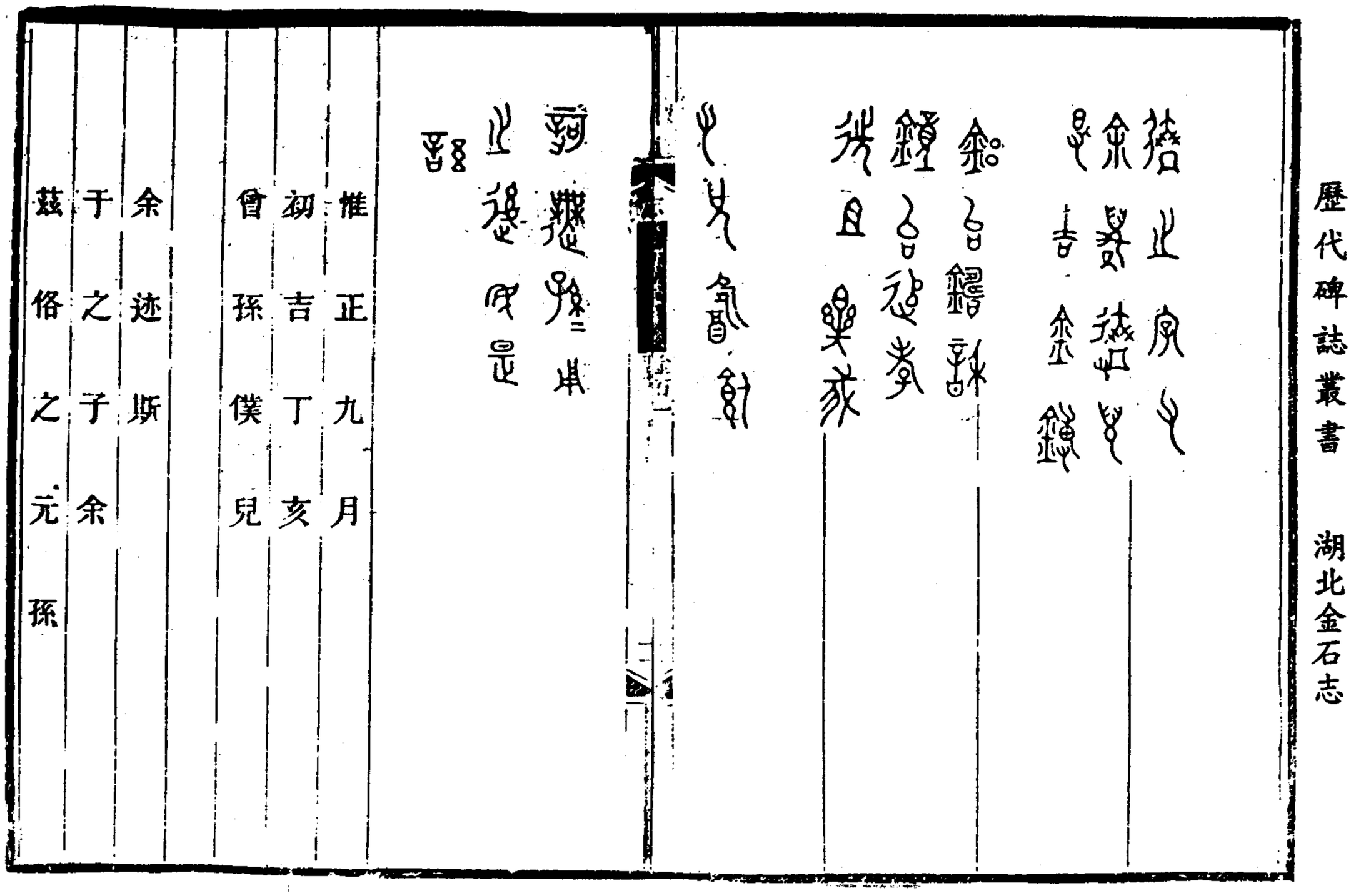
楚王酓璋戟

楚王酓璋戈

楚王酓璋戟

楚王酓璋戈

楚王酓璋戟



惟正九月
初吉丁亥
曾孫僕兒
余迹斯
于之子
茲格之
余元孫

日於虖敬
哉余義楚
之艮臣而
迹之字父
余萬迹兒
得吉金鋪
鉛以鑄鋪
鐘以追孝
先祖樂我
父兒飲用
詞舞孫二
之後民是
語

石楚艮臣余義鐘銘七十四字器爲陽湖孫淵如觀察星衍所藏昔年黎山左金石志觀察手搨銘并釋文寄元器本無定名以銘文有余義楚之艮臣一語遂名之曰楚艮臣余義鐘及金石志刊成吳侃叔又以此鐘釋文相質與孫觀察所釋多互異者元考此鐘蓋兒所作以紀其祖余義者余迹斯于其父名字也茲格義之字也銘明言義爲迹之字父字讀爲慈孫釋、喜好之字吳釋爲曾孫元子吳釋爲元孫萬吳釋爲兒揆之篆體吳釋爲確從之余者兒

之氏僕其官也迹字作㣇又作㣇四古銘往往有一字而異文屢見者余萬迹哲言余氏至迹始大也萬訓爲大見廣雅銘中多古異文如和爲咊謌爲訶先爲𠂤楚爲楚皆是作器供孝享揚先德備紀祖父名字創見此銘古鐘每刻銘一面此兩面皆有刻款體制亦殊異銘辭古雅可誦父鉛祖舞語五字皆句末相韻之字也鉛字每見于古金銘中而說文無之廣雅云鉛謂之錯玉篇鉛與鑪同說文鑪字解曰錯銅鋌也錯字解曰金涂也然則鉛爲鑪之重文許氏所未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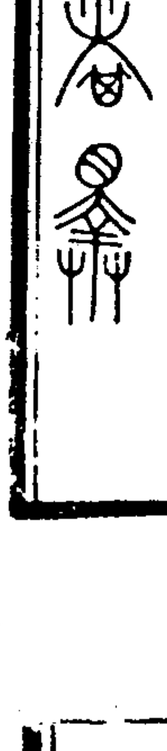
嘉慶丁丑阮宮保元據孫觀察星衍所寄手拓本所訓釋摹刻於江漢書院之先賢祠後既竣於舊拓有未安於心者乃別爲正其句讀以獻疑焉僕兒余迹爲一句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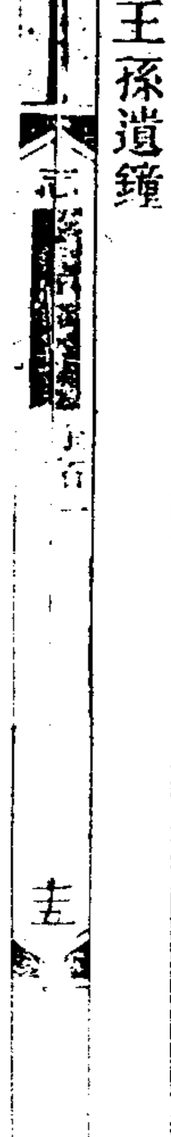
對其祖父之稱余迹其姓名也世未有以兒爲名者也斯于之子卽後所云迹之字父余萬萬其父名也斯于其字也詩所謂于萬斯年也茲格之元孫元孫猶元子謂長孫也其前稱曾孫者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是也迹兒得吉金迹字連兒字成文不必曰余萬迹也文義似較順

金石存佚考　按銘辭字書均係漢前物必楚所鑄也惟余姓出于西戎非楚之公族其亦從他國來奔而世爲楚官者與

王孫遺鐘

存銘文百十有八字□□□氏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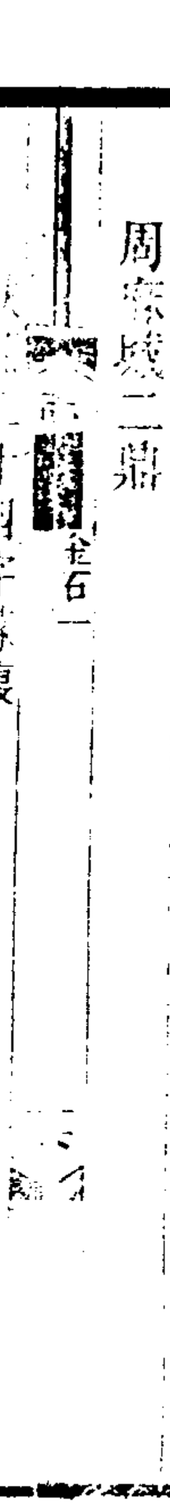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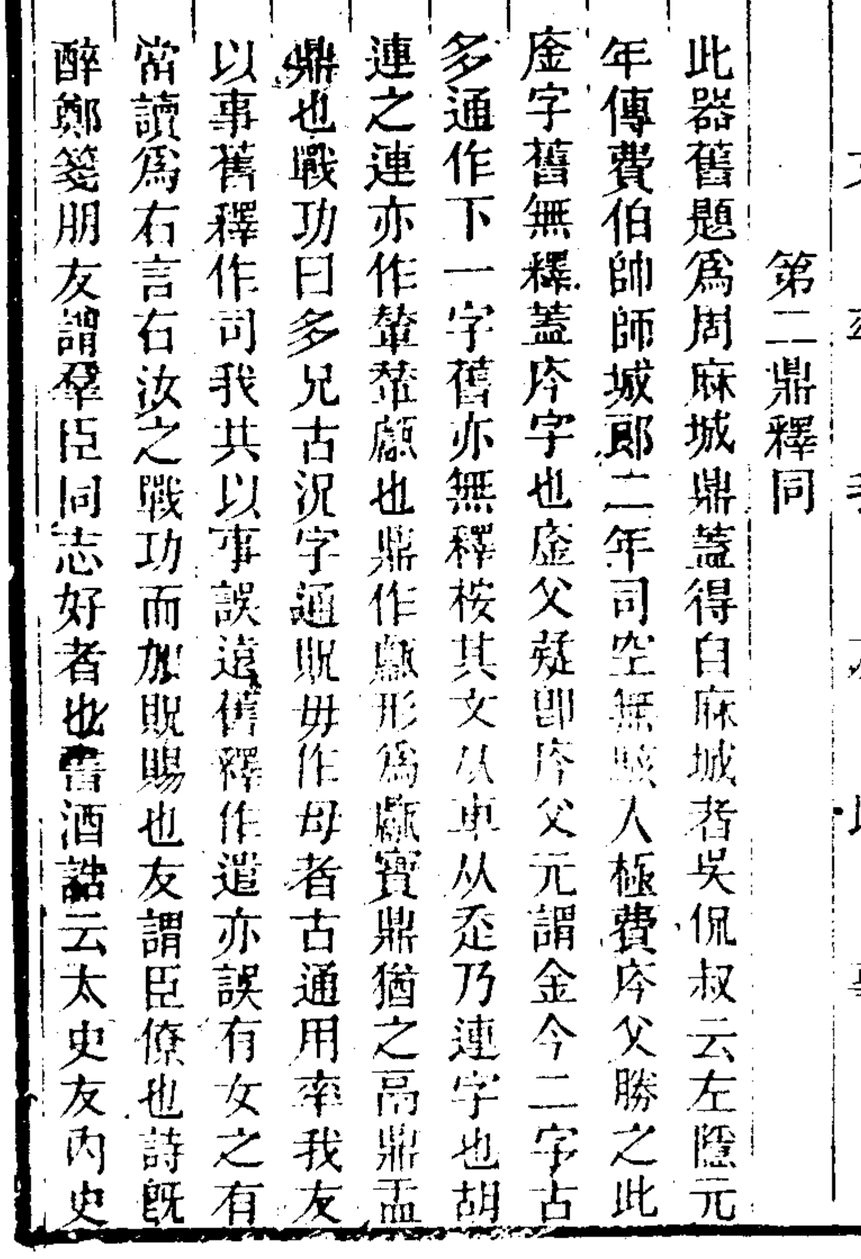
王孫遣鐘

唯正月初吉丁
亥王孫遣者擇
其吉金自作龢
鐘中縣處揚元
義誨尊不似閒
龢鐘用匽以喜
用樂嘉賓父兄
及我朋友余佚
子永保鼓之

右王孫遣鐘銘一百十有三字合二字重三字實百十有

鳴孔煌用享以
孝于我皇祖文
考用嚴眉壽余
迺龍嗣辟燮燮
趩趩桓桓星武惠
怡心延永余德
龢濫民化余專
易于國妥妥越越萬
季無諆業萬孫
子永保鼓之





父作寶鼎
復齋永命曰有女多
釋文兄母又遣女惟
女司我共以事
校末行第二字當是率字詮作司者恐非
積古齋永命曰有女多
釋文兄毋又遣女惟
女率我友以事

此器舊題爲周麻城鼎蓋得自麻城者吳侃叔云左隱元
年傳賵伯帥師城郎二年司空無駭入極費庚父勝之此
庚字舊無釋蓋庚字也庚父疑卽庚父元謂金今二字古
多通作下一字舊亦無釋桉其文从車从丞乃連字也胡
連之連亦作輦輦廟也此鼎作鼏形爲鼏寶鼎猶之高鼎盂
鼎也戰功曰多兄古況字通貺毋作母者古通用率我友
以事舊釋作司我共以事誤遣舊釋作遣亦誤有女之有
當讀爲右言右汝之戰功而加貺賜也友謂臣僚也詩既
醉鄭箋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書酒誥云太史友內史

友是臣僚得稱友也此君錫命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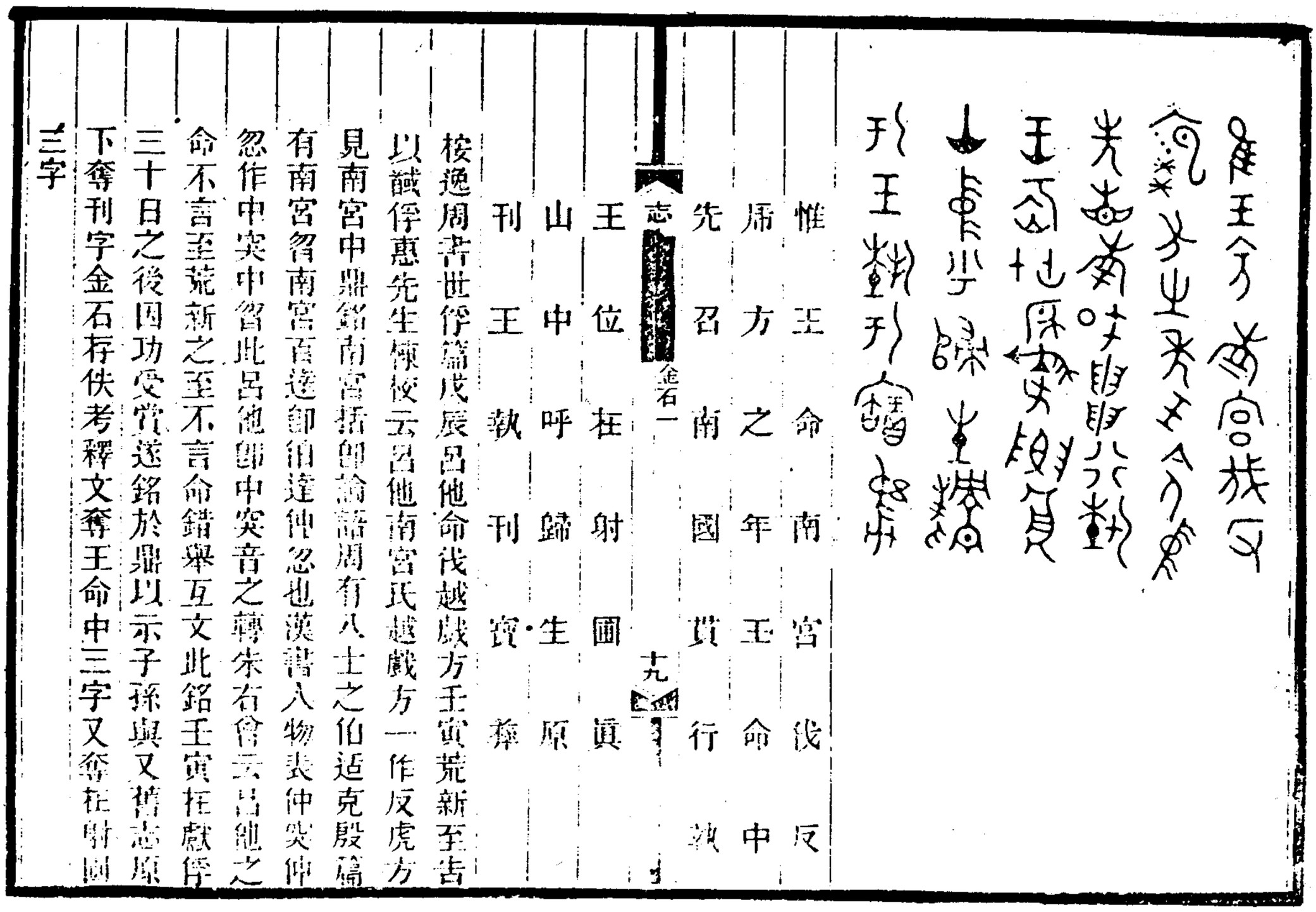
周南宮中鼎一

佚存弟一方鼎銘五十七字
據群尙功鐘鼎款識摹入

惟十有三月庚寅王在寒師王令太
王史括懷土玆懷人內史錫于
珡王作臣今括里乃采中
對王休令父乙尊
惟臣尙中臣赫赫
桉舊志及金石存佚考釋錫于作集於均誤舊志惟臣之
臣作臣則刻訛

周南宮中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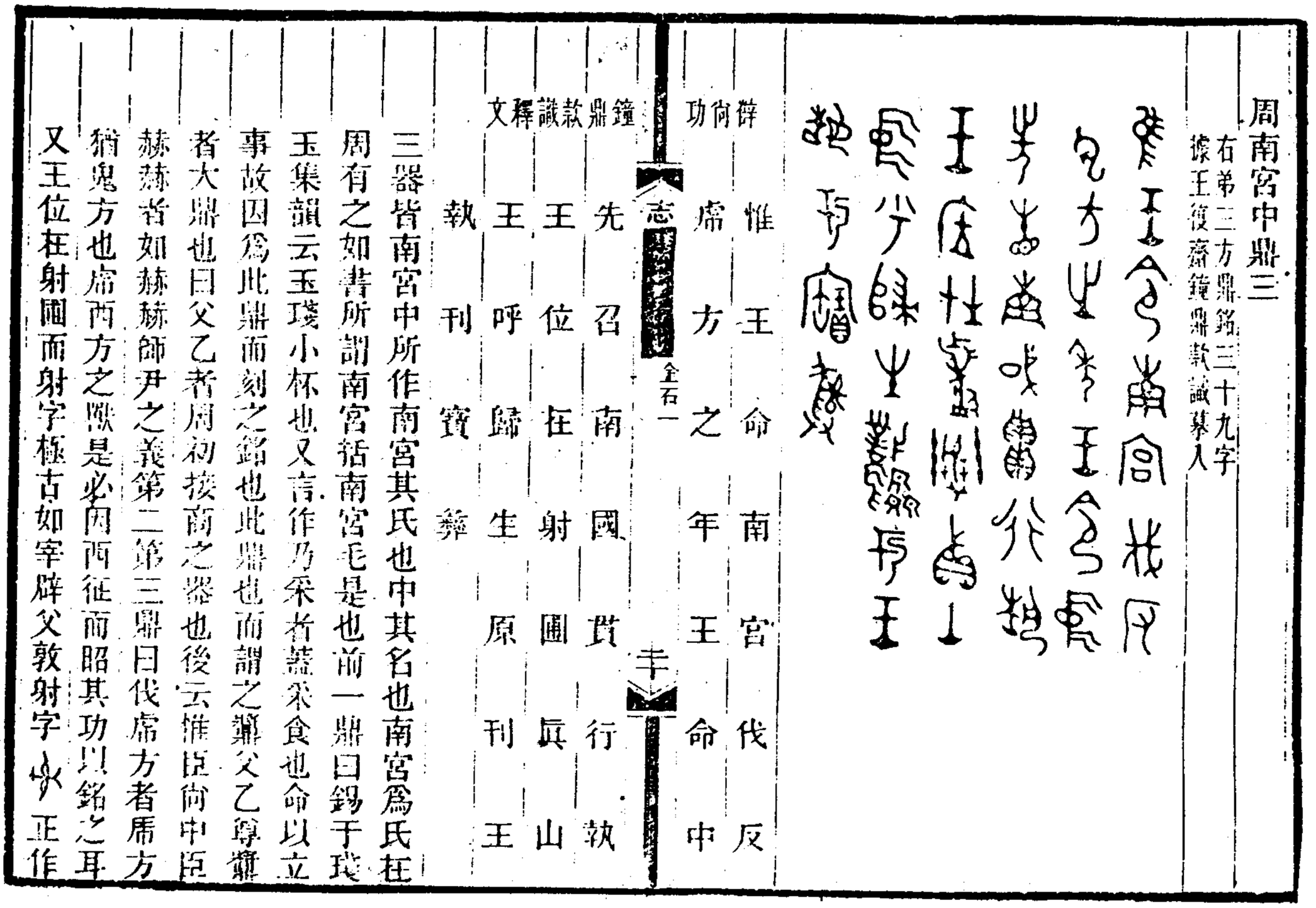
佚存弟二方鼎銘三十九字
據群尙功鐘鼎款識摹入



惟王命南宮伐反
厥方之年王命中
先召南國貫行執
王位在射圃眞
山中呼歸生原
刊王執寘奉

校逸周書世俘篇戊辰呂他命伐越戲方壬寅荒新至告以馘俘惠先生棟校云呂他南宮氏越戲方一作反虎方見南宮中鼎銘南宮括即論語周有八士之伯适克殷簡有南宮括南宮百達即論達仲忽也漢書人物表仲突仲忽作中突中忽音之轉朱右曾云呂他之忽作中突中習此呂他即中突也而謂之離父乙尊離命不言至荒新之至不言命錯舉互文此銘壬寅在獻俘三十日之後因功受賞遂銘於鼎以示子孫與又舊志原下奪刊字金石存佚考釋文奪王命中三字又奪在射圃三字

周南宮中鼎三
右第三方鼎銘三十九字據王復齋鐘鼎款識摹入



惟王命南宮伐反
辟侃父功厥方之年王命中
先召南國貫行執
王位在射圃眞
王呼歸生原
執刊寶奉

鐘鼎款識釋文

三器皆南宮中所作南宮其氏也中其名也南宮爲氏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前一鼎曰錫于我玉集韻云玉璓小杯也又言作乃采者蓋采食也命以立事故因爲此鼎而刻之銘也此鼎也而謂之離父乙尊離者大鼎也曰父乙者周初接商之器也後云惟臣尚中臣赫赫者如赫赫師尹之義第二第三鼎曰伐厥方者厥方猶鬼方也厥西方之獫是必因西征而昭其功以銘之耳又王位在射圃而射字極古如宰辟父敦射字作正作

挽弓之形而此鼎射作[illegible]如今之世俗所謂牀子弩者
豈三代之遺法耶按舊志奪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一句又奪虎酉方之獸一句而改酉征爲征伐又奪[illegible]二文是所據本誤阮刊群本牀子弩三字刻分二字又誤之甚者

積古齋釋文

惟王　命南宮伐反
虎方之年王　命中
先相南國貢行執
王居在射圃貞山
中呼歸生對揚刊王
執刊寶彝

右南宮方鼎銘四十字王復齋云法帖作南宮中鼎此第三格相舊釋作召居作位今改正對揚二字舊釋作原錢獻之以爲對揚二字合文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金石一

嘉慶丁丑阮宮保元據王復齋鐘鼎款識原搨摹刻于江漢書院之先賢祠湖北金石存攷考

明萬厤年出南宮中鼎

萬厤二年甲戌九月孝感以議城拓地卽湖爲隍方就築而地中鏗然鳴怪而掘之得一鼎遇風則燄燄熾而古鼎出焉蹲腹參口三足兩耳刻圖瑞獸體被五色上有識者古韻篇文大小凡六十字鼎甫出而有紫雲氤之三晝爲時時回翔其上夜所置處有光燭天中丞以下請公相率就其處搆閣度焉顏曰神鼎閣仍請太僕大司寇王公弇州爲記王時以節鉞鎭撫鄖陽云所記緣起甚詳且以辨尚功愚代鐘鼎款識皆合始知爲商末周初器雖三代秦漢之遺跡罔求不讓餘力單詞隻字寶若拱璧

初南宮仲父方鼎也乃一統志云宋徽宗時孝感縣東湖村夜有光燭天農人聞於官掘地得周時九鼎貢於朝以余讀宋史宣和元年已亥三月庚戌安孝感爲宋安州屬邑進所得商六鼎計方鼎三圓鼎二甗一合之辭尙功纂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云六器皆得於安陸之孝感縣耕地得之其銘字著枉法帖之九卷十卷十六卷而第一方鼎則南宮中所作觀此一統志九鼎之說殊不足據余惟宣和所貢惡已靑之而北六器不靖康之難三館四庫所藏諸法物悉已靑之而北六器不知轉落誰何處矣而萬厤甲戌相去四百七十餘年南宮方鼎復出於孝感果神物不可終閟郟奐州王公纂神鼎閣記謂當周之時南宮仲爲卿士以王錫作鼎三此其第一大小凡六十字其不可辨者僅十但辭所摹第一款識止五十八字無不可辨者抑鼎各有副其詞增損不必盡合郟奐惜襲年無有授之鋟史鑄之貞珉俾得與夏之涸戈鉤帶商之象尊虎彝岣嶁之碑岐陽之鼓以永其傳者一方掌故不泯泯無聞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劉原父官長安所得先秦古器內有周張仲簋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傍左右少異至於他所獲鐘器往往類然甚矣古之人爲慮深遠也知夫物必有敝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枉尙冀後之君子見而傳之不然何丁寧復不厭其煩也方仲之作斯簋也奚必期原父藏其器余錄其文哉亦以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恆理故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存乎遠大也文忠才識冠絕有宋而好學深思雖三代秦漢之遺跡罔求不讓餘力單詞隻字寶若拱璧

經史訛謬藉以折衷是非尙友論世之士而能然乎辭又
載有方寶盧一銘詞與圓鼎同又曾侯鐘二並云出於安
陸之孝感未詳何時然宣和所獻六器雖無方寶盧曾侯
鐘統而觀之鼎之出於吾邑者宋明其得其九矣厥在後
起忍令其無傳焉因參互考訂以與博雅紹古者質之王
公記碑在治西觀音閣李湘古
屠道鋪按方鼎三圓鼎二父乙盧一共六器辭尙功德鼎
款識謂得於重和戊戌宋史徽宗紀宣和元年三月庚
戌蔡京進安州所得商六鼎蓋徽宗重和十八年戊戌十
九年改元宣和六器得於戊戌歲至己亥春京始進於朝
也方寶盧一曾侯鐘二未詳出於何時辭尙功謂與圓鐘
二同得於安陸之孝感尙功書刻於宋時蓋亦宋時事也
孝感
志

萬曆時所得之鼎外僅一函鼎僅六十字詳讀其文則南
宮仲父第一鼎是宋之得者鼎鐘盧共九器六器獻於朝
三器藏於方城范氏明之得者僅一鼎也古人一銘恆鑄
數器其文皆同而轉注偏傍少異誠如李考所云明所得
南宮仲第一鼎凡六十字不可辨者有十字辭所葉第一
鼎款識止五十八字無不可辨者其爲兩物無疑觀此則
明之所得者別是一鼎非宋九器中之一也神鼎閻者創
以庋明之一鼎非庋宋之九器也孝感
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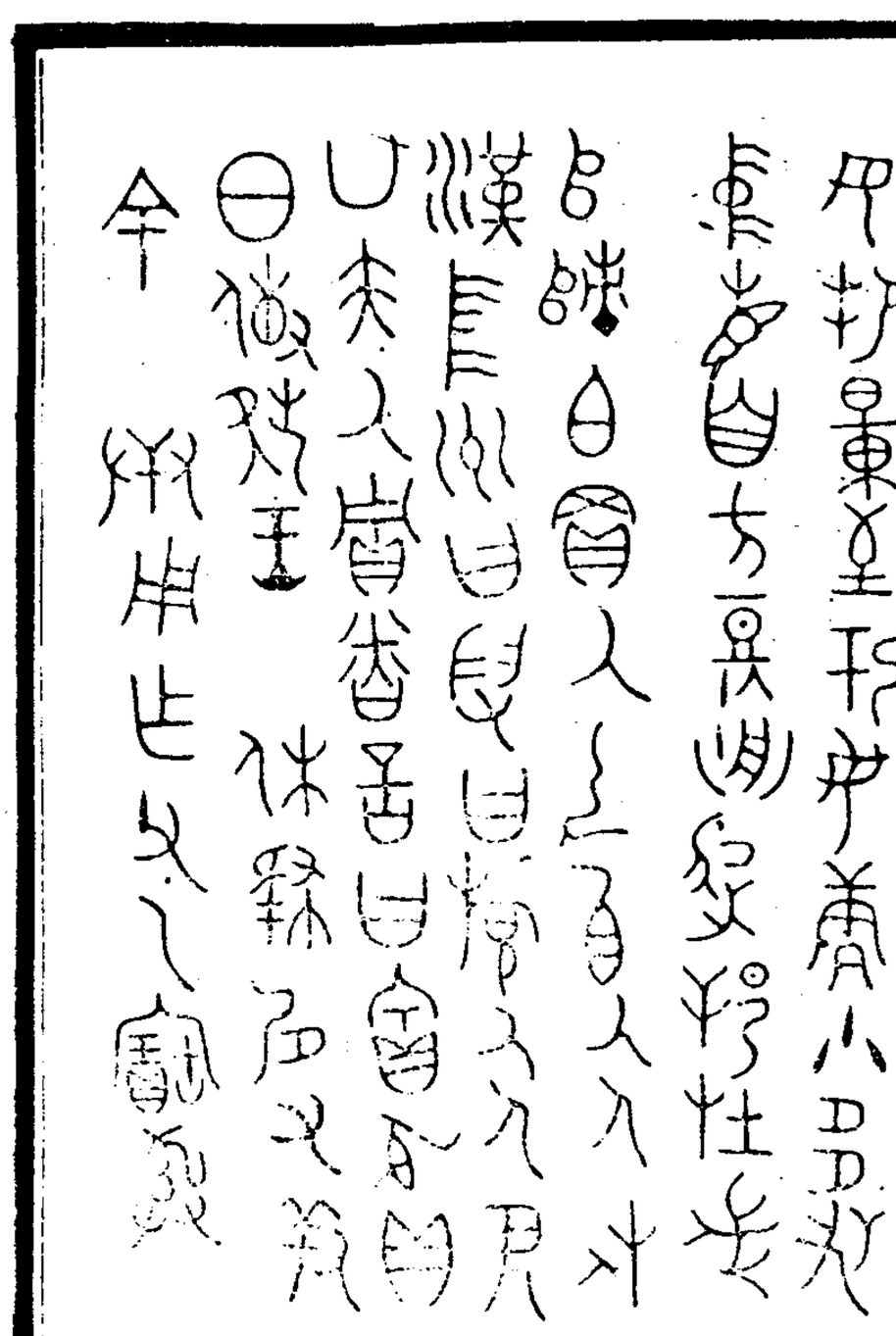
圓寶鼎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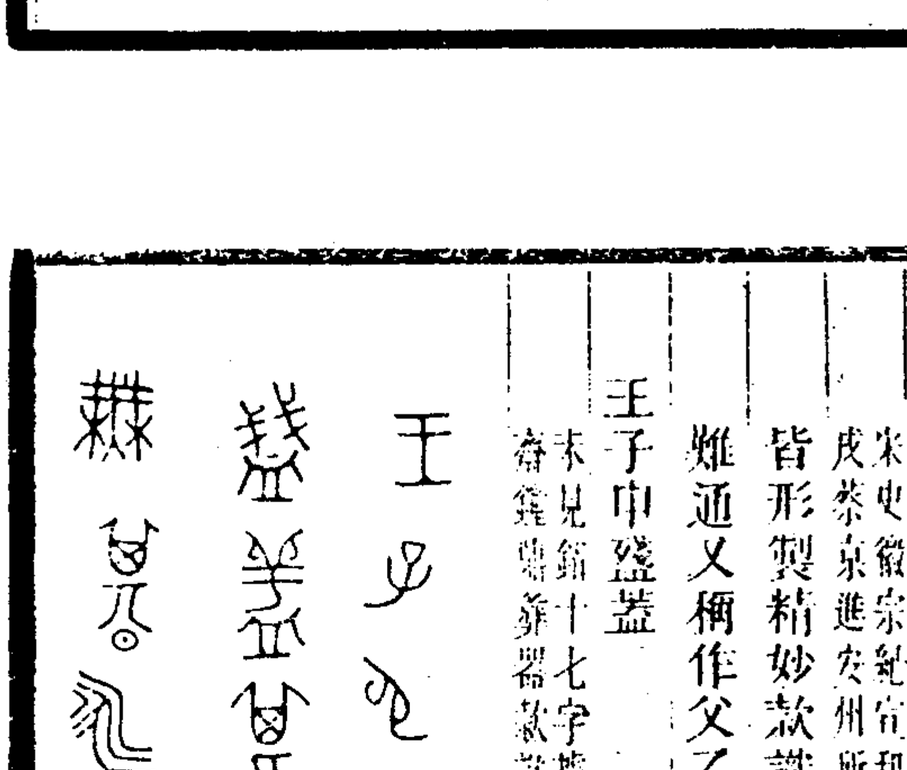
佚右弟一鼎銘十七字據辭尙功鐘鼎款識摹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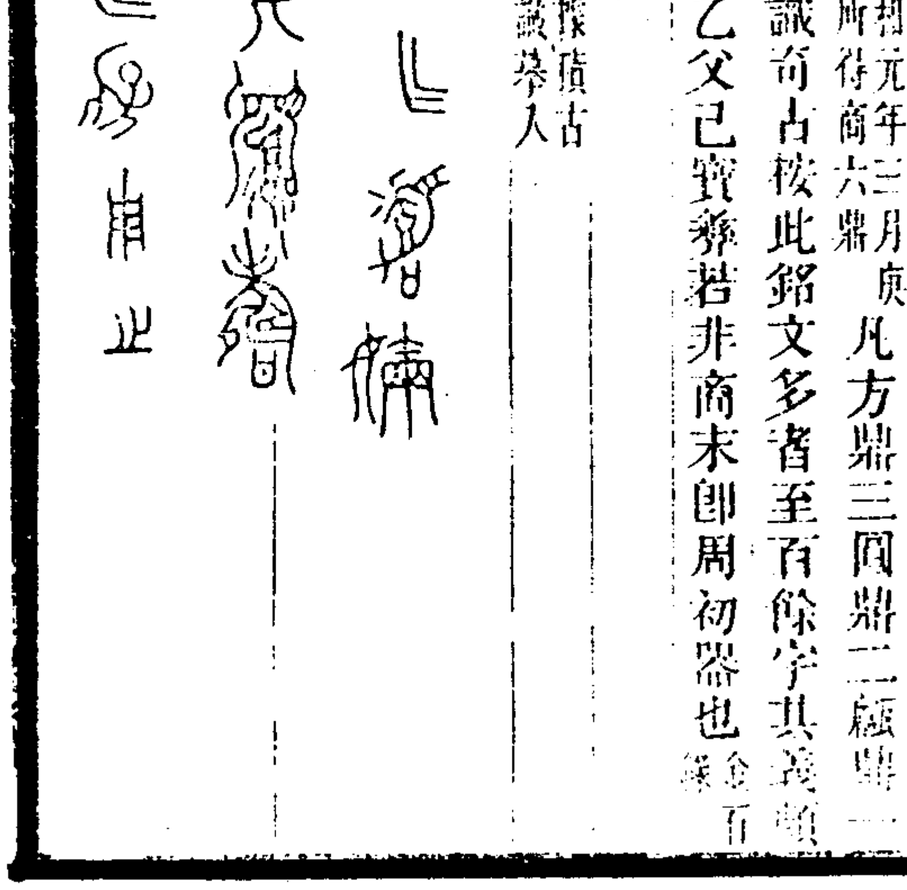
釋文與圓鼎同

此銘與前二圓鼎同出于安陸之孝感銘識悉同惟十有三月合作一字顯字尤極奇古左右上下不拘邊劾位置耳鐘鼎款識　按此銘文與二圓鼎同惟少一其字文又左行爲少異耳舊志録作歐識誤甚

父乙顯銘







王子申作嘉嫻
盞　薦
無期其眉壽
永保用之

右王子申盞蓋銘十七字元所藏按此楚器也廣雅釋親嫻母也廣韻嫻楚人呼母也辭書楚邛仲南和鐘有此字他器無之此曰嘉嫻其爲楚器無疑矣楚僭號稱王公子皆稱王子楚王子名申見於左傳者有二一爲其王右司馬成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者一爲平王長庶子字子西逐楚國立昭王而爲令尹者此篆文工秀結體較長同于楚曾侯鐘曾侯鐘楚惠王器子西歷相昭王惠王此可直斷爲子西器也此器形如敦蓋銘曰盞或釋作戔非是戔與𢦏𠂤同類安得有若是之大蓋乎玉篇云盞盞大盂也

廣雅案盞與敦椀同釋爲盂此卽盞字通俗文云蓋或之盌盌卽椀也急就篇云楯杆槃案楊倞顏師古注云盌似盂而深長其爲盂敦同類之物又無疑矣盞字作蓋此銘合于通俗文是古文也蓋古文或从皿亦見周市師鼎或釋作蓋蓋是蓋之俗字且自漢以後銘分蓋器商周款識無之不可從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虎鎬

佚

紹熙三年余仲子伋簽書峽州判官於長陽縣得一器其高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寸闊一尺四寸二分下口長徑九寸五分闊八寸虎鈕高二寸五分闊三寸二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蓋虎鎬也家藏古器一百餘種當以此爲第一容齋隨筆

桉周禮小師以金鎬和鼓國語又言戰以鎬于鄭注皆解但言形如雌頭與鼓相和而高闕輕重之制弗詳焉南齊什邡民所獻始詳載其尺寸宣和博古圖載諸鎬凡九十餘種而虎鎬有七自五十斤至七斤不等馬氏通考疑非周制竊意南史及宣和圖說亦各以宋齊權度約之未可泥以爲周制本然也嘉慶甲子施南人又於土中掘得大小鎬二大者重五十餘斤小者二十餘斤桉其形製悉與圖說相合固未可以古尺今稱三而當一之說繩之但施南長陽鄰近屢獲此鎬殊不可解姑存疑以俟博雅嘉慶志縣西一百八十里枝柘坪諸生李廷芳家藏虎鎬二大者

重三十餘斤小者十餘斤又有鐸二其一圓高七寸徑尺餘下徑五寸有餘其一圓而扁高六寸許上徑八寸許下口徑尺餘通身俱鏤方釘長分半大如筋頭圓者二十四釘扁者三十二釘每叩一釘聲各不同長陽志

楚雙夔鐘

存出宜都龍窩鄉元和顧氏藏

咸豐十年宜都城東南十五里龍窩鄉土人耕地得古鐘約重七八十斤無銘文內外鏤刻夔龍形精緻絕倫時元和顧子山文彬寓宜都以十二千錢得之惜當時未得拓本聞子山尚健在可致書索之必有詳考　此爲楚中重器且爲余親見出土故必當補入楊守敬附記

金石志一

金石志二
漢
建武塼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
城南枝江曹氏家藏

建武□廿□
七月廿日造□

建武廿　七月廿日造按漢光武帝晉惠帝元帝後趙石虎
燕慕容忠晉明帝皆號建武然趙燕皆僭竊晉明帝
都與燕趙無涉晉惠帝建元不及一年改永興元年
大興齊明帝四年改永泰惟光武至三十一年此
造於光武時隸法古樸
無波磔亦與晉宋有別

永平塼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
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永平三年十月卅

永平二年七月作按漢明帝晉惠帝北魏宣武帝皆號永
塼出宜都與北魏不相及晉惠帝一年元
元康惟明帝以永平紀元
十八年當造於明帝時

永平塼
存分書反文出宜部
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辰平六年十月

永平六年七月

永平塼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
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八平六年

永平六年按專文
上微閉

永平塼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
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永平六年按專文
上微閉

永平塼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
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永平六年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
城東枝江曹氏家藏

永平六年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
城東枝江曹氏家藏

永平六年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
城東枝江曹

永元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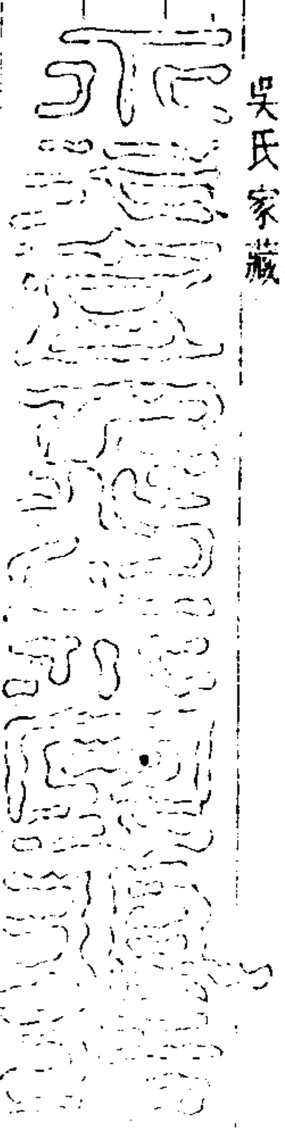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城東宜都楊氏家藏

永元十三年四月杜少贈刃

永元十三年四月杜少贈作按古今姓氏書辨證云杜伯爲宣王大夫子孫居杜氏者爲杜氏其族在魯者曰洩洩事叔孫氏忠於其君遊季平子卒奔齊仕於楚生大夫緯神生段段生赫爲秦大將軍食采南陽世稱爲杜衍少其名如許少之類蓋所以送死者其以贈造作家與或釋小篆與東漢禁二名不合

永元鐎斗

存分書與山吳氏家藏



永元十五年堂狼造

上寬九寸二分中寬七寸六分底寬五寸五分質厚二分許兩耳一環一柄銅黃有聲殘缺三處陽文篆書款識金部鐎斗也史記李廣列傳年六月得之仙侶山麓邱姓田中光緒九年十月初六日與邑麟章謹識吳榮章跋

此器非釜是鐎斗也案許書金部鐎斗也史記李廣列傳孟康注云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銚以銅爲之埤蒼云鐎温器有柄斗似銚無緣今據拓本口徑修於底徑柄已殘缺確是鐎斗爲漢時軍中行釜其容受幾何可以漢尺度之算得實積惜器在興山未能量算矣其款識云永元十五年堂狼造校器爲堂狼縣所造積古齋款識有章和元年堂狼造洗又

漢安二年朱提堂狼造鐎斗

尤大然無柄故是洗也宋書州郡志益州堂狼令前漢屬犍爲狼作琅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朱提郡志有朱提無堂狼蓋省并矣此器後章和二十餘年前漢安逾七十餘年是堂狼尚未省入朱提也年字作𠂤與開母廟石闕銘同此爲漢隸變篆之正軌後作褒斜道摩崖諸刻皆出其手

永元塼

存分書出宜都城南枝江曹氏家藏

永元十六年造

永元塼

存分書出宜都城南枝江曹氏家藏

永元十六年九月作

永元十六年九月作

王子香廟頌

佚

枝江縣有陳留王子香香廟頌子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爲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跨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

詞刻以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世今猶謂之白虎王水經江水注

王業字子香爲荆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也陳留者舊傳

延平塼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沙陀宜都朱氏家藏

延平元年

延平元年七月四日造

永初塼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南宜都公安氏家藏

永初元年

永初元年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東宜都余氏家藏

元初塼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東宜都余氏家藏

元初六年

元初六年

陽嘉塼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西宜都楊氏家藏

陽嘉二年七月

陽嘉二年七月

永和塼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永和元年

永和元年

永壽塼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城南宜都李氏家藏　按此專出甚多凡數百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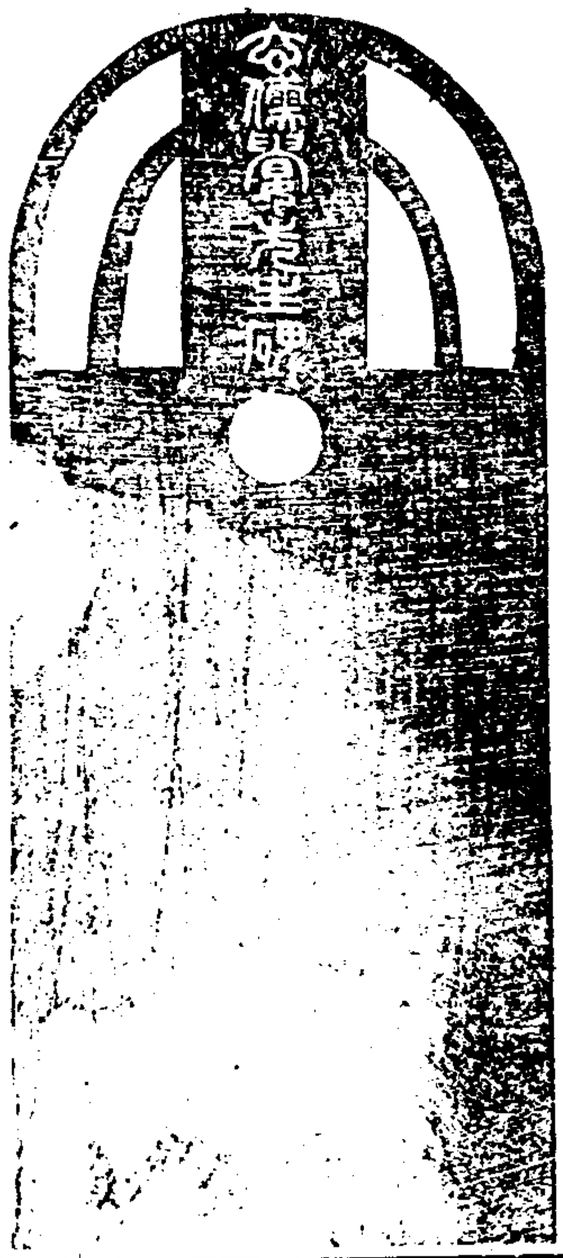
永壽三年作

永壽三年作

孫叔敖碑

佚

孫叔敖卽楚相孫君名饒字叔敖縣人也碑以漢延熹三年立在江陵府與地碑記目按孫叔敖碑在光州隸藏有碑文此其別碑與



熹平塼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熹平二年

熹平二年

玄儒先生婁壽碑

佚碑圖據隸續摹入碑分書據捐本摹入

右婁先生碑篆額一行行文在暈下穿柱文中三行之內所
廢者六字凡十三行行二十五字碑陰十五行行四人額
元與王西沚先生書往歲奉到賜書問元所刊錄司農碑
頭垂暈所訪元已據洪氏隸續及日驗今曲阜漢碑皆然
爲對矣既思漢碑之所以有垂暈者何故其垂暈或左或
右垂者何故今似得之故以就正于有道右碑之制有
二一爲中廷旌牲之碑一爲大夫以上葬窆之碑酈記謂
弓曰縣棺而封鄭君注云不設碑繂不備禮又曰公室視
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君又據周禮及喪大記注云豐碑斲
大木爲之形如石碑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一鹿盧也四植謂
之桓諸侯四繂二碑士二繂無
碑孔沖遠疏云繂即絣也以絣之一頭繫棺臧以一頭繞
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繂末聽鼓聲以漸卻行向下之
據此數義知古人墓碑有穿以貫鹿盧其繂纏壓盧端而
斜過碑頭碑頭爲此鑿以限繂使滑且不致外脫知今石
牛欄爲梗所漸靡之形矣漢碑有穿有暈必效三代遺制
其暈左垂者右碑也右垂者左碑也又國策曰昔王季歷
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元謂
前和卽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借之迹多矣
歐作後漢玄儒婁先生碑趙作漢玄儒先生碑洪作玄儒

先生史無碑傳隸續載碑圖云玄儒婁先生碑篆額一行曰
文洪云所篆婁字頗異圖經謂之翟先生碑歐陽公間之
王洙原叔以李陽冰篆文證之始知先生爲婁姓方綱按
吳山夫金石文存亦載此篆額第未知山夫果見此額否
也今愚所得雙鉤本則額已不可見矣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曾祖父
攸春秋以大夫侍講至五官中郎將祖
父大常博士徵朱財司馬親父安貧守
賤不可嘗以祿先生童孩多奇畎髮傳業好學不厭
不倦廡隅不飭小行溫然而恭慨然而敬榮且溺之耦耕甘山林之志高遁世無
悶悟俛淫漢徘徊六藝以志憂郡
衡門下學上達有朋自遠鉅鹿韓幸辱朝夕講習樂以忘憂郡
縣禮請終不回顧高仿厚祿固不動心庶
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棲遲衡門樂天知命惟乎其不可枝也
是以守道彌貞之士高尚其事鄉鄙州郡員親愛懷年七十

有八熹平三年正月甲子不祿國人乃相與論德處謚刻石作銘其詞曰

皇矣先生裒德惟明優於春秋玄嚚有成知賤爲貴與世無爭徨徙衡門聽義滋醇窮下不苟知我者天身歿聲塋千載作珍脉之日月與金石存

右玄儒婁先生碑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祖太常博士父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好學不厭不飭小行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且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靄又曰有朋自遠冕紳華華講習不倦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二月甲子不祿今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校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至今在焉

歐陽棐集古錄目

洪适隸釋　萬斯大學禮質疑　錢大昕養新錄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王昶金石萃編　武億授堂金石文字跋尾　孫星衍寰宇訪碑錄　陸耀遹金石續編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

古錄　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先生名壽字元考南陽人隱居不仕以教授爲業碑延熹中立在光化軍乾德縣壽墓之側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至今在焉

歐陽棐集古錄目

玄儒婁先生碑熹平二年立在光化軍碑云字元考南陽隆人集古云余爲乾德令自穀城界中遷之乾德縣勅書樓下圖經爲翟先生碑公以書問王洙原叔證以李陽冰篆文方知先生婁姓也

隸釋

右玄儒婁先生碑篆額今在光化軍婁君名壽以靈帝熹平三年卒國人相與論德處謚之曰玄儒先生猶陳寔之文範法眞之玄德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

觀此幸矣朱彝尊曝書亭集

右漢玄儒先生婁壽碑完好無一字刓剝眞漢刻之僅存者隸釋汝州鄰下缺一字此本乃是見字或當時偶缺此字

耳此碑自歐陽公遷立于乾德縣之勅書樓下于今越六百餘秊碑石不知在否而拓本之流傳人間者甚少竹垞先生嘗跋吳中齊女門顧氏所藏不全本深以老秊得見爲幸使其覩此當不知如何歎賞矣　此碑兩攸字義皆作修書朱爵爲朱時皆省文也又以且溺爲沮溺疥疾爲栖遲疑當時經師所傳其不同有如此者吳玉搢金石存荃孫校據山夫此跋尚有一字不損本在今未知滅何人手耳

右漢立儒先生婁壽碑王象之輿地碑目引集古錄云在光化軍乾德縣壽墓之側今立於縣門下方綱校集古錄云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校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敕書樓下至

今在焉是也宋置光化軍領乾德縣熙寧中軍廢改乾德爲光化縣今與穀城縣俱屬湖廣襄陽府聞諸官茲士者云碑石尚存今在某廟中泐蝕幾無字矣又云近有某巡道重刻其文方綱皆未之見也豐道生眞賞齋賦云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方晉刻牙籤錦笈以爲藏天球河圖而比重此賦爲無錫華東沙所藏婁壽碑宋拓本後有豐道生題識後歸邵僧彌又歸顧維岳後又歸何義門云碑首闕四十八字此本聞今尚在吳中惜未得見顧南原云曾見一拓本於鵝古之家剪而帖之每行四字失去首二行今不知所歸此與吳山夫所收足本及朱竹垞所跋中吳齊女門顧氏不全本皆各自一本也顧南原云予家有雙鉤本作攸字中間直畫作二筆尤可以證秦篆也

入山故不可營以祿營或作榮儉或作險碑作營字正可見漢時讀本如此洪氏見今本皆作營而并改碑文誤矣歸安丁小疋進士杰曰兩漢南陽屬縣無名隆者集古錄此碑跋云今爲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又云桉圖求碑壽有墓在穀城界中隸釋亦云此光化宋乾德穀城二縣在兩漢爲陰縣地疑是陰字之訛方綱桉此說甚辨然今見雙鉤本確是隆字闕疑可矣　小疋又云秦會稽頌德惠攸長史記作脩長容齋隨筆引史記亦同婁氏作攸本張徽所錄始皇碑文攸卽脩之省文張表碑雅藝攸載婁壽碑攸春秋可證方綱桉婁氏字原云漢碑脩字皆作攸顧南原隸辨亦引古文尚書脩皆作攸是也今見此雙鉤本作攸字中間直畫作二筆尤可以證秦篆也

碑自永叔遷乾德令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于敕書樓下今余所得者益奉劉本其文云婁先生名壽字元孝南陽隆人漢地理及郡國志南陽並無隆縣反覆推校亦非由避殤帝諱遂盡沒其名疏是地特鄉邑聚落之附屬南陽者考漢晉春秋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襄陽城西二十里售直過高不能得乃雙鉤一本歸諸插架長洲蔣氏無錫華氏所藏皆有闕文此獨完美惟失篆額耳天一閣有此碑惜未得見漢陽葉東卿得一完本亦云宋拓余在都門有碑賈以宋拓求觀未能定之（嚴可均鐵橋金石跋）

碑陰

（伕據錄釋錄人）

故五官掾婁缺伯三百故守長史掾夏光淵二百故逆事二缺字張千故府掾缺子缺二百故五官掾陳季高三百故府掾終百眾五百故督郵終仲行千故逆事終尉卿二百故督郵終伯康千故督郵范仲隱二百故府掾婁伯□五千故校官祭酒婁伯就五百故府掾陳德賢四百故府掾終尉興二百下缺一人霞丞夏仲高二百霞丞婁元缺三百霞丞終永梁二百霞丞婁元缺三百霞丞張產缺百霞丞婁尉都二百故守葉令終文勝二百故督郵陳瑋公二百故督郵婁尉生五百故府掾婁仲絢百故府掾婁敬缺字二百霞丞缺仲順二百霞丞吕和孝二百下缺心霞丞豐子缺三百霞丞婁寧卿二百霞丞夏伯明四百霞丞陳子讓二百霞丞馮永南三百霞丞鄧炓敬二百霞丞婁缺臺五百霞丞婁劣碧

五百故岦事南郡許孔俊三百故岦事缺陽下缺故五官掾缺都尹紂缺五百故皆郅缺二字仲儀二百故皆郅缺四字百故皆郅下缺霞丞鄧超下缺霞丞缺二字友趙文弘三百霞丞缺三字二百霞丞缺二字明百霞士缺三字君缺百下缺二人霞丞缺二字舆缺百霞丞缺二字二百

右碑陰可見者五十四人漫滅者四人其稱南郡汝南者二人餘蓋南陽人也此碑在劣化而歐趙不云有陰初若可疑蓋漢人立碑多有陰注推拓者略而棄之好古之士身在它壤无自而知也婁先生南陽人而此有葉令又其間姓婁之可見者十有二人以前碑合之大小与中岑適相等然后知爲婁君碑陰決也諸人所書者皆其字缺釋缺

右碑陰共五十八人漫滅者四人南郡汝南止二人婁姓者十二人餘皆南陽人而有葉令蓋當時仕者不避本籍如朱翁子之爲會稽太守也諸人皆書字似非所以尊婁先生者豈以其爲鄉里而字之邪葉奕苞金石錄補

義井碑

佚碑圖據隸續摹入殘字據隸釋摹入

右義井碑圭首在右額之上有暈一重左有半暈者四凡二十三行行三十七字碑陰重暈亦同每行五人中無闕空有名氏字多者則侵用下列題名之下又有記事之辭隸續

縣邑缺二字宮前以宛缺汜缺二字衣缺去古下缺踰彊者缺二字弱者下缺訾下缺鄉下缺任然下缺丁吉缺二字守府下缺如縣記利廣與缺中下缺記下缺百下缺光和三年缺月下缺縣下缺發下缺州下缺計市馬下缺四萬下缺亂常下缺大缺三字木缺三字會缺三字百萬分下缺升下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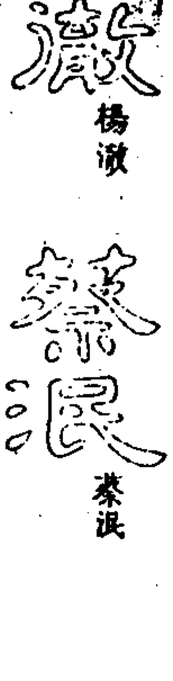
舜子巷義井碑在隨州石皆皴剥字畫難辯可見者有光和三年字知爲漢碑許覺之元祐中爲郡守以五大夫爲秦爵題詩其上指爲秦碑誤矣金石作魏殘碑漢隸字原

碑凡二十三行行三十七字石理皴剥僅有五十餘字依約可辨其間有光和三年字知爲漢碑也其始有縣邑二字蓋是敘述其事末有四萬及百萬等字則是紀其所費也中有彊者弱者之文當是彊者捐其財弱者輸其力也據水經云義井出隨城東南常湧溢而津注冬夏不異下流與淯水合又南注于溳則此非穿鑿之井故工役之費至五十餘萬碑在隨之舜子巷元祐丁卯年郡守許覺之始徙于後圃識其陰云五大夫秦爵也秦距今千數百年漢東故物獨此尚存又刻詩一篇於碑之額云一千二百餘年外萬事銷磨不可尋舜子井泉誰記古隨人閭巷秖知今隸書字雜科蟲體民爵名存樂石陰登覽時來醒醉目猶勝他物在園林予謂秦人刻石皆用篆許君不能詳

視碑中光和紀年遂指此爲秦碑非也錄釋

碑陰

佚殘字據隸韻存入



五大夫王缺本二萬五大夫殷通本二萬五大夫殷缺本二萬五大夫魏忠本二萬五大夫蔡缺本二萬五大夫殷缺本二萬五大夫呂石本二萬五大夫黃海本二萬五大夫魏加本二萬五大夫殷宮本二萬五大夫缺任本二萬五大夫殷缺本二萬五大夫殷方本二萬五大夫殷錫本二萬五大夫缺萬本二萬五大夫陳缺本二萬五大夫耿缺本二萬五大夫缺禮本二萬五大夫缺三字本二萬五大缺三字本二萬五大缺三字本萬五大缺四字本三千缺一人上缺二字羽下缺下缺千下缺不下缺門下諸下缺平馬下缺萬五千下缺死子許臺本三千分子蔡泯本三千分子王豐本三千分子黃持本三千分子張濟本三千分子郭昌本三千分子缺二字本三千分子張濟本三千分子謝林本三千分子缺二字本三千分子缺四字本三千缺一人上缺二字羽下缺馬及下缺息勿下缺功下缺千下缺不下缺門下諸下缺平馬下缺萬五千下缺死缺二字本萬分子缺二字千分子缺四字千分子缺四字千分子缺林本三千分子缺南本三千分子缺二字本三千分子缺二字本三千分子缺二字與本三千分子缺二字本三千分子缺三字本三千分子缺二字海本三千缺二人分子張景本三千分子缺能本三千分子張宣本三千分子缺海本三千缺二人分子張景本三千分子張芳本三千分子襲儀本三千分子楊徹本三千分子盍戊本三千分子馬相本三千分子唐缺本三千分子唐豪本三千分子缺二字本二萬五大夫缺三字本萬分子缺二字千分子缺四字千分子缺四字千分子缺林本三千分子缺南本三千分子缺二字本三千分子缺二字與本三千分子缺二字本三千分子缺三字本三千分子缺二字

爵比屋皆然此碑五大夫所以若是之眾也惟分子未詳
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注云燕召康公之後分子謂周之
別子孫也景北海碑鴞梟不鳴分子還養蓋用家富子壯
則出分之語謂惡逆之鳥鉗喙無聲外嬰之息歸奉三牲
也耿勳碑修治狹道分子效力謂正丁已供差徭分子亦
來助役此碑分子似指土豪出分之子三碑皆與穀梁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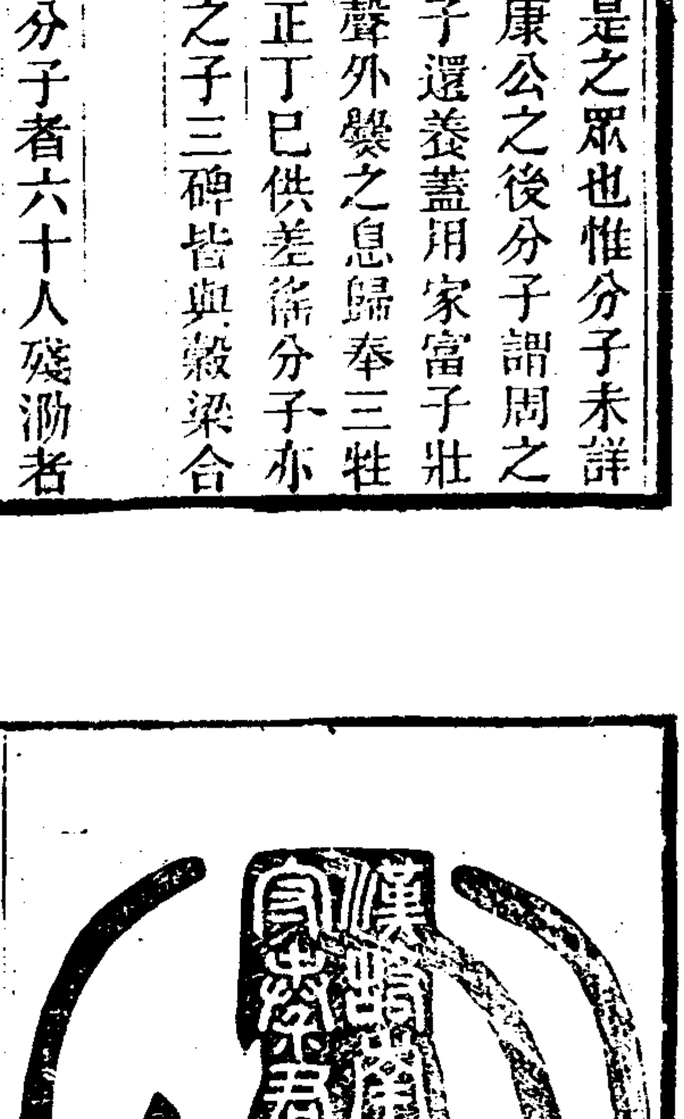
隸釋

右碑陰稱五大夫者三十一人稱分子者六十人殘泐者
數人碑係漢靈帝光和中立而猶稱五大夫者蓋漢承秦
制爵二十級其第九級爲五大夫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
國用不足奏令吏人納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
大夫緹騎營士至靈帝光和元年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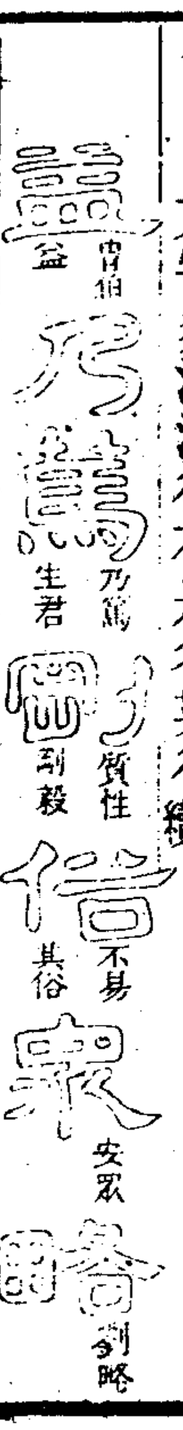
而下入錢有差故此碑五大夫若是之多知是時比屋皆
入錢受官也惟分子則洪文惠公引穀梁傳燕周之分子
注燕爲周之別子孫也而以此碑分子爲土豪出分之子
恐其義未安蓋以治井公事安得土豪之子獨令出分者
助財予按左傳振廩勸分此輩皆無官級因勸分而與者
猶之他碑義士義民也且止治一井而五大夫各出本二
萬分子各出本三千似其費過多據水經云義井出隨城
東南常湧溢而津注下流與漾水合南注于漢非穿鑿之
井可比故其工費不貲也金石錄補

南陽太守秦頡碑

佚圖據隸續摹入殘字據隸韻字原摹入



右秦頡碑中有篆額兩行其暈兩重皆至額而止不相接
文字多漫滅後有題名數行隸續



齊其教不易其俗下缺二字交缺二字降萬有缺人下缺可下缺久下缺之後下缺作下缺子道焉下缺之方下缺

孝廡宛缺二字子仁孝廡安衆下缺孝廡安衆劉略子達孝廡安衆缺四字孝廡安衆張儉子約孝廡章陵缺四字孝廡新野陰剛子夏孝廡犨缺四字孝廡順陽郭儀文卿孝廡葉虞缺二字孝廡宛史瑰子俊孝廡章缺二字熊茂升上計掾平氏朱諒季平上計掾缺二字育子和上計史宛卓部缺伯上計史宛缺艾缺二字上計下缺

右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篆額歐趙皆云碑已磨滅惟存其額十大篆字所得者猶有九十餘字其後有孝廡十二人上計掾史五人題名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郡守褚貢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走成帳之三年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水經云宜城有南陽太守秦頡墓墓前有二碑頡郡人也以江夏都尉爲南陽守道過宜城見一家東向頡駐車視之曰此可作塚後頡卒於南陽喪還至此車不肯進故吏固市此宅葬之則知此爲秦頡碑也其間有光和三年字蓋是述其前事天下碑錄云碑在宜城嘉平年立非也隸釋中平三年立在襄陽府宜城縣故牆篆額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漢隸字原

秦君碑在宜城縣嘉平年立寶刻叢編

秦君碑在今宜城之故牆楚故都也按所缺五字據字原補按漢紀中平三年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鄉道元注水經云秦頡郡人以江夏都尉出爲南陽太守卒於南陽遷葬宜城余昔從事總幕奉饟荊楚道出古郡於荒煙落日弔所謂秦君冢者有碑巋然剝蝕殆盡徘徊其下親視臨揖僅得數十百字而止其額十大字曰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其名字除拜俱不可考天下碑錄載秦君之碑有二一在宜城一在南陽惟碑首存歐趙二錄止得碑首俱南陽本也余歷走邊郵四惟疑誤南陽之機疑誤探古索隱無所不到訪南陽之石無有矣惜哉集古後錄

司徒掾梁休碑

佚殘字據隸韻字原摹入

下闕勞滿奏上拜新都令謙焉自劾寢疾於家季六下闕有二月戊寅卜葬大守安平趙府君嘉厥高雍下闕尼父之斐宋敘三命之伐序有立名殁宜見旌下闕守節曰貞博聞曰文請謚休爲貞文子爾乃祔下闕詞曰

上闕二字文允番棘勤典素精孔墨高難隱深不測下闕柔極遐爵罔徵潛伏靈閤張闕鼎式掌既盈命下闕[缶]石勒立堂祠時神德殁不朽傳地儲

漢司徒掾梁君碑在穀城縣東四里建安二十七年文字磨滅天下碑錄

右碑篆額惟存掾碑二字碑錄云襄州穀城有司徒掾梁君碑建安廿七年立此黃武前一年也崇吳人尚用漢[厤]乎否則誤字也梁君名休字元堅爲郡五官掾塵郎中光祿主下闕一字辟司徒府拜新都令有大葬日月而闕其所終太守趙君相與諡之曰貞文子銘詩以三言爲文梁君終於宰邑而以公府掾書其額者重內也東都光祿雖有主簿而戴就傳云舉孝廉光祿主事注引風俗通曰光祿奉肹上就爲主事此碑光祿主之下闕一字未可斷以爲簿也其云禁防既釋則鈎黨也又有滔光翳燿隱身殉道隘窮不悶之句銘則云遐尚退潛伏皆謂黨事當是時天地閉塞邪枉熾結關三木錮五族者盡天下之名流其得幸免者蓋鮮矣中平初黨禁始解久幽之士信舊而復起梁君遂從聘召更二十餘年而卒郡將至於累行詭誼宜不荏夏恭范丹之下史策既沒而無傳集古如歐趙又遺而不錄幾不得比於叟壽魯峻因碑碣以著見石雖堅而字

賴它書而得其姓士之澡身厲操而能垂光於後者亦難哉隸續契朗梨字祐郎拓字

荊州從事苑鎮碑

佚殘字據隸韻字原摹入

苑 苑君　曹 爲音樂山　阮 多以自偕　耆 耆出　紹 替紹

譔 譔祖　寔 寔能　宅 來宅筑陽　尤 始創五福之衛　[illegible] 倉禾盈[illegible]

[illegible] 皐劇　[illegible] 木皆流速　[illegible] 清介　[illegible] 發起　[illegible] 麻 麻縣

[illegible] 遺寥　[illegible] 配耀　[illegible] 契擬季文　[illegible] 身騁名章　[illegible] 靈永遐矣　[illegible] 毒不極旄　[illegible] 膺菱管蘇　據字原奪　據隸韻摹　[illegible] 紀倫　[illegible] 步德翔

漢故荊州從事苑君諱鎮字仲弓南陽宛陽人也其先出自苑相何爲晉樂正世掌朝禮之制失其官次侈吕自偕猷采替紬春秋錄微譔祖諸世有苑子園寔能紀陰陽之理其稱徵而顯缺名著遂茲盛建功子孫爰居來宅宛陽君卽其胄也君肇建仁義之基始創五福之衛韜律大杜綜覈陶甫侯之遺風故易稱師出吕律五用是經平不柱理政吕憲術須

律定紀功績爵缺州德缺州里水蓄流速行著卽体先公門之忠盡節君父遂登朝階爲郡嘗郡列掾膺委管蘇靖供衛上方平不阿嚴而不缺清今之瞿然發越州伯是聞循禮招納自部江夏過郡麻縣莫不雲披風靡畏威襄德將芳遺蹤紀謂乎今當陟泰階配燿爰嵩壽不極旄耄世阻終景旣之肩二葉州郡官有世功位卽繼倫於是乃欽樹石甄德表勛其辭曰

於惟從事茂德翔芊構基崇業侯室侯堂契擬季文仁若春風義自繼志禮爲宗匡雯缺蔡惡愛與世無傷上德不德孔翼名章靈永遐矣享斯榮光

荆州從事苑鎭碑碑無歲月金石不載或云在襄州宇漢隸原苑鎭碑十五行行二十四字穹在第八九十行之間第一字之下各廢兩字缺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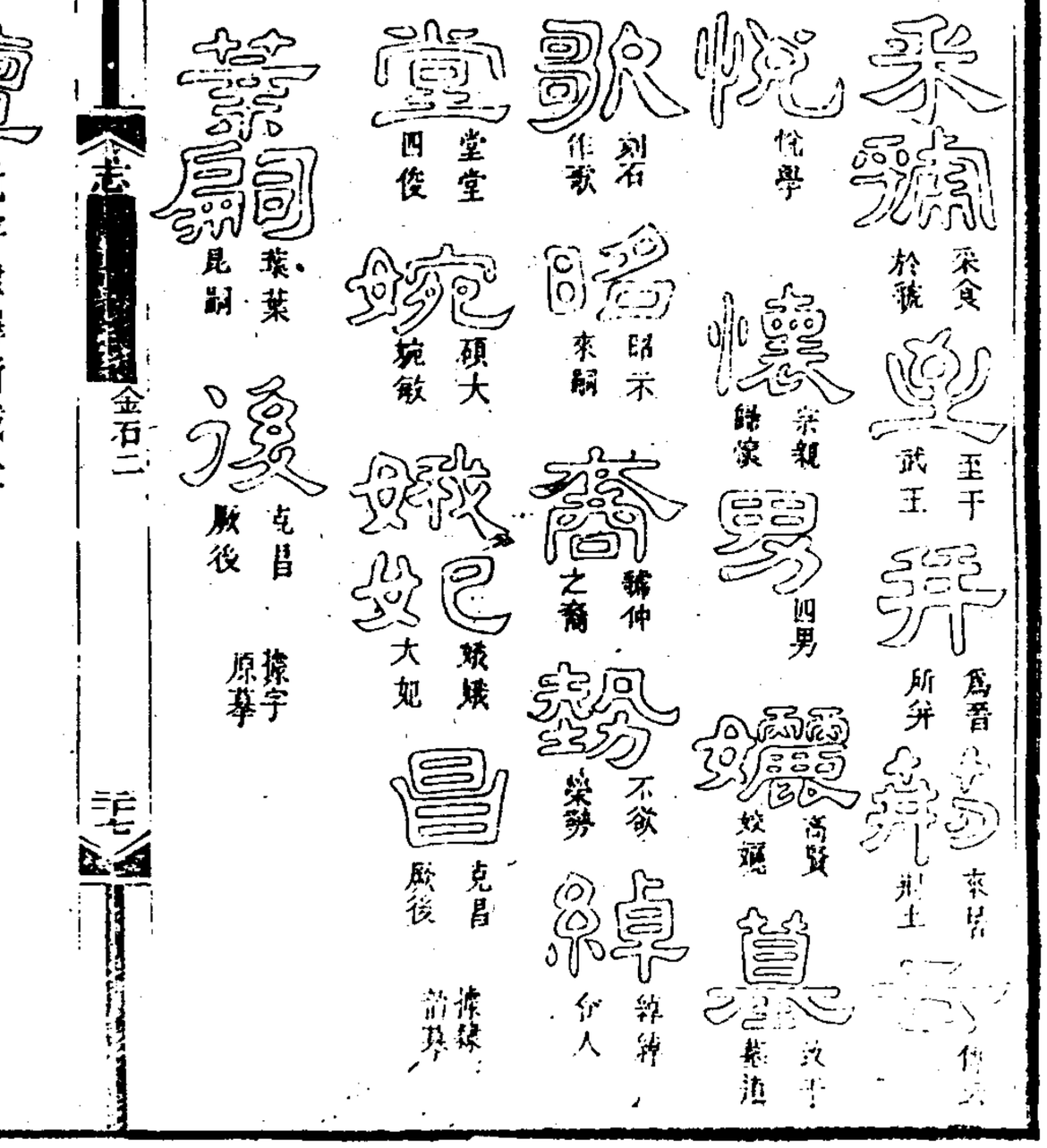
桉姓氏書皆云苑氏出於左傳所載齊大夫苑何忌之後今此碑所謂苑柏何與子圉左傳國語皆無其人故錄之以待知者金石錄

右漢故荆州從事苑君之碑篆額苑君名鎭碑無所終歲月其云韜律大杜綜舉陶甫侯之遺風蓋法家者流范史云律謝皐蘇而制令敷易注以蘇爲司寇忿生此云膺娶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隸釋供與共同隸釋卽廣字裏卽演字繼卽絕字契卽絜字碑言鎭其先出自苑柏何爲晉樂正又云有苑子圉實能掌陰陽之理卽其胄也路史云左傳有苑何忌苑鎭碑失之君肇建仁義之基始創五福之衢韜律大杜綜皐陶甫侯之風隸釋桉大杜蓋法家者流而未詳所指余竊證之後漢郭躬傳云父

先生郭輔碑

佚碑圖據隸續摹入殘字據隸韵字原摹入

右郭輔碑篆額一行其圭首亦偏左方右暈三重左一重字接暈下凡十一行行三十字穿在第一字之下銘後三行各廢三字自額之左皆文之餘隸續


采食於虢
至于武王所并
爲晉
東昏
侯學
采食於虢歸濛
宗親
四男
高賢姣孋
克昌厥後
堂堂四俊
碩大婉敏
昭示來嗣
刻石作歌
辅仲之裔
不欲榮勢
綽綽仆人
葉葉昆嗣
克昌厥後
據宇原墓
大妃
姚姬
大妃
克昌厥後
據綽前墓
此字韓釋所載全之恐字原誤記
金石二
三七

先生諱輔字甫成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采食於虢邑于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之時爲晉所并遭戰國秦漢子孫流分來居荆土氏國立姓馬傳云聖賢之後必有達者先生應焉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鄰高尚直已而行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以而爲如及用鄉鄰字與婁壽碑同蓋漢人如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書集古錄

右郭先生碑集古錄以爲漢碑按後魏酈道元注水經具載此碑云碑無年號不知何代人然則歐陽公所據遂以爲漢人乎余以字畫驗之疑魏晉時人所爲既無歲月可考姑附於漢碑之次云金石錄

右郭先生之碑隸額今在襄陽郭君名輔碑無歲月時代歐陽以爲漢碑趙以爲魏晉字畫今碑有兩昭字晉人所諱疑此是魏刻郭君有四子碑云堂堂四俊碩大婉敏而此碑乃其季女所立何也又云娥娥三妃行追大姒漢碑采石致亏墓道邑人縉紳刻石作歌昭示來嗣其辭曰

寔惟先生虢仲之裔盛德遺祀休矣亦世孝友貞信仁恕好

倫如此隸釋

碑載輔有四男三女咸高賢姣嫮案姣嫮云者著其三女婦容也漢人質直不以色爲諱詞亦猶詩人窈窕毛氏舊訓爲幽閒朱子詩集傳從之桉法言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詞之漏法度也窈窕與華丹對舉而又取證女之有色楊子說可備採又桓譚新論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釋文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皆足見幽閒之訓取義不盡也石刻著女子色容者始見於此予故類舉之其他如唐吳文碑云夫人李氏圓姿替月潤瞼星花亦與此碑正同　隸釋載郭輔碑文頗爲全具中有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集古錄已收是碑謂寬舒如好施蓋以如字爲而也春秋傳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始于文章以如爲而始見于此也余校碑既無歲月自酈氏水經注已言之不審永叔何據以爲漢碑金石文字孟郁修堯廟碑枉桓帝永康元年其詞云無爲如字又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太尉劉寬碑枉靈帝中平二年其詞亦云去鞭捐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並以如爲而然則永叔于輔碑既不詳其年代特憑臆度之又獨云其如而見于文章者必自此始其信然耶金石錄以字畫驗之疑魏晉時人所爲隸釋又謂碑有兩昭字晉人所諱疑此是魏刻二說紛紜終無定爲漢刻者竊以永叔爲失檢也余于金石著錄推首倡自永叔然亦時遺脫至此不免爲後人所掇拾盡其創始則難其繼志而推之乃較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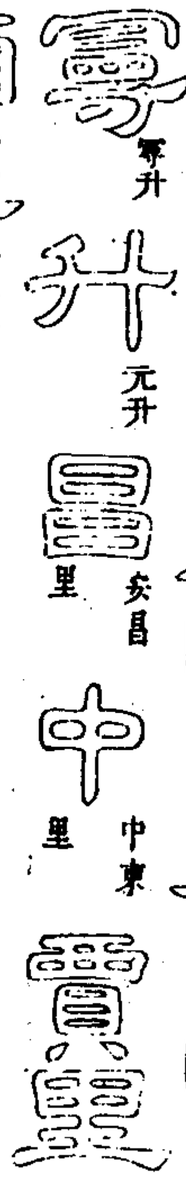
耳嗚呼余今幸爲其易矣尙思以難難古人可乎哉

三

中部碑

佚碑圖據隸續摹入殘字據隸韻字原摹人

右中部碑額一行偏其左額上有白暈一重其右復有兩暈不匝字在暈下穿在字中所廢者三行各四字隸續



上缺二字祭酒謝俊下缺主記缺三字艸規主簿缺二字子缺門史李慈世缺一字曺掾任下缺右下缺祭下缺武功下缺史下缺伯下缺壺下缺盛舉下缺王元陽下缺長節下缺門下功曺下缺門下游徼下缺主記史下缺門下賊曺下缺史缺球下缺掾缺三字宣下缺曺掾黃缺三字章右金曺掾慶高元下缺甫下缺法曺缺周順下缺曺掾缺二字子能右賊曺掾下缺胡眞下缺兵曺掾文維缺二字功曺史謝陽缺二字右戶曺史陳缺三字右金曺史王缺二字法曺史缺二字子愼右賊曺史王缺艸缺兵曺史下缺功曺史下缺尉曺史下缺中倉曺史任蒸下缺曺史缺二字舉下缺史張缺元下缺曺史缺二字元卞缺二字曺夫鄭憲德量校官士缺師周缺子堅校官祭酒缺每升舉缺部缺書掾缺任宣英缺里

祭酒任下缺陽里祭酒李元升下缺新安缺里祭酒缺部缺字卓下缺威缺里祭酒卓世下缺明缺二字里祭酒解下缺赤安里祭酒下缺安昌里祭酒楊邦下缺宜遲里祭酒韓子下缺中東里祭酒缺海明下缺西賈里祭酒任仲礼下缺高陽里祭酒王暘德下缺營里祭酒缺德下缺中文營里祭酒周升下缺營里祭酒張元下缺

右中部碑隸額今在均州凡題名五十餘人如漢世碑陰而有額謂之中部殊不可曉石理漫滅名字僅有存者所稱諸曺掾史功曹主簿與它碑同其間游徼齋夫各一人祭酒十六人其一人曰校官祭酒餘則里祭酒也游徼齋夫漢縣皆有之凡此諸曹史蓋縣吏也成都左右生碑自文學祭酒則此之校官祭酒也如淸曰祭祠時唯勞長者

以酒沃酹胡廣曰古者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西京以宗室爲劉氏祭酒蓄耆老臣如蘇武亦有此稱東京擇博士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此碑所書里祭酒雖未詳所出殆是閭里高年如鄉三老之類者隸釋

右碑題額中部碑三字題名五十餘人皆主簿門下功曹門下游徼主記史功曹史門下賊曹右賊曹右金曹右戶曹右法曹及諸曹史齋夫校官校官祭酒之類而缺失者多矣洪氏云謂之中部殊不可曉桉漢官都尉屬自三輔而外各分部治如會稽有東部陰平有北部臨洮有南部而北與成宜且如渠搜武皋俟成則皆爲中部都尉治闕駟十三州志原亭城南中部都尉治司馬僚

屬皆不治民此碑則中部所治之地齋夫游徼與掾曹等吏頌德之碑陰也晉護羌校尉碑陰有中部都督中部都郵令陝西延安府有中部勸農之名洪氏云不曉何耶今爲內部而元明仍中部郵漢翟道地姚秦爲中部後魏爲內部而元明仍中部縣漢翟道地姚秦爲中部後魏爲內部而元明仍中部非此碑之中部也金石錄補

漢隸字源云柱均州額三字曰中部碑碑云諸曹掾史功曹主簿齋夫者蓋縣吏如漢世碑陰謂之中部吏是也張納碑余以後漢書百官志證之縣有五部鄉亦有五部則以四方爲四部而縣鄉之中宜有中部此碑所題是也張納碑陰中部督郵安漢陳府中部案獄問中弘有北海相景君碑陰中部督郵都昌羽忠字定公隸續又有中部勸農掾郵漢時勑石柄此者最多胡身之通鑑辨誤漢之督郵掌

監屬縣各郡有南北東西中部謂之五部督郵益可推據
如是以學者貴乎博考（武億金石三跋）

韋氏神道
佚碑圖據隸續摹入
發字據隸韻摹入

隸續其上重暈與埋銘同中刻此四字

枉均州（漢隸字原）
石文中斷似若韋字耳（隸釋）

侍中王逸碑
佚

枉宜城縣南三里（天下碑錄）
冠蓋里銘
佚

宜城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廟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荆州刺史見之雖欵甚盛號爲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於永嘉中始爲人所毀其餘文尚有可傳者裁裁南嶽烈烈離明實收僞乂昔丁以生惟此君子作泆之英德爲龍光發化勸鳴（水經注）

華君銘
佚

武當縣故城內有一碑文字磨滅不可復識俗相傳言是一華君銘亦不詳華君何代之士（水經注）

闕林山碑
佚

闕林山東有一碑即記闕林山文曰君國者不瞻高履下先時或斷山岡以通平道民多病守長冠軍張仲瑜乃與邦人築斷故山道作此銘（水經注）

山陽太守碑
佚

山陽太守碑枉穀城縣北二十里（訪碑錄）

枉襄州（通志金石錄）

枉縣西一里古筑城東文字磨滅（天下碑錄）

筑陽侯相景豹碑
佚

漢築陽侯相景豹碑枉穀城縣西一里文字磨滅（訪碑錄）

枉襄州（通志金石錄）

枉筑陽縣西一里（天下碑錄）

曹仁記水碑
佚

魯城南有曹仁記漢水溢碑荆州記

樊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凱重刊其後晉代異之事也（水經注）

蔡昭碑
佚

枉隨州光化縣墓前天下碑錄

古松枝碑
佚

古松枝碑枉高陽鄉朱家村碑枉樹上去地十許文湮傳云昭君祖家碑輿地碑記目

三王城故碑
佚

三王城中有故碑文字闕落不可復識水經注洧水注金石存考佚考

前漢末王匡王鳳王商所屯故謂之三王城

石人題字

佚

樊城西北有鄾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慎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周太廟金人緘口銘背之流也藝文類聚引荊州記

筑陽城門外道旁有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摩兜堅慎勿言是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輿地紀勝引耕錄

荊州文學記
佚據藝文類聚錄入

太傅胡公碑
佚

水又經交趾太守胡寵墓北漢太傅廣身陪陵而此墓側有廣碑故世謂廣冢非也其文言是蔡伯階之辭水經夏水注按後漢劉表傳表理兵襄陽關西充孫學士歸者益有千數表安慰振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蔡毋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經典釋文宋衷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業從事

張來君碑
佚

枉均州輿地碑記目

宜城縣南門古碑
佚

淇水又逕金城前縣南門有古碑猶存水經沔水注

黃公闕
佚

沔水之左有騎城周迴二里餘高一丈六尺卽騎亭也縣故楚邑也秦以爲縣漢高帝十一年封黃極忠爲侯國縣南有黃家墓墓前有雙石闕彫制甚工俗謂之黃公闕黃公名尙爲漢司徒水經沔水注

蜀

建興專
存分書拓本出宜都城南宜都李氏家藏金石二

建興三年造

魏

湧月臺
佚

右湧月臺碑正書在武昌黃鶴樓側三字傍題操字陳崔庵游楚中搨以見惠初展卷凜凜有生氣可想其遒腕時無限鋒鋩也相傳朱考亭學操書所謂不以人廢言者耶金石錄補

襄陽太守劉府君碑
佚

魏故襄陽太守虎威將軍平都亭侯劉府君碑其字甚偉

高貴鄉公正元三年四月二十日辛丑建碑佚

襄陽太守胡烈碑
佚

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補塞隄決民賴其利景元四年九月百姓刊石銘之樹碑於此水經沔水注

枉南漳縣之固城皇朝郡縣志

古隄襄陽城有古隄皆後漢胡烈所築嘗爲襄陽太守惠化及人塞補決隄民因歌曰譬春之陽如冬之日耕者讓畔百姓豐溢惟我胡父恩惠難置太平寰宇記按舊志作碑略今考寰宇記作民歌非碑辭也胡父改胡公亦誤

劉熹學生冢碑
佚

穀城縣東有冢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雖好博古敎學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側號曰生墳水經沔水注

劉熹學生冢碑枉今穀城縣界中余爲乾德令時嘗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冢枉草間傷有古碑傾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爲何人冢皆不能道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枉河北始集錄古文思嚮所見穀城碑疑爲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圖經云學生冢枉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熹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者葬於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缺而燕與生徒名字往往尙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題脫耳集古錄也熹穀城令也

隸書文字磨滅不完其間有稱大魏者又曰濟南劉諱字德怡而最後有學生名百餘人并列其所授諸經竟列圖經曰燾嘗爲穀城令學者多往從之其受業未終而致者悉葬之謂之學生家此碑是也在穀城縣學生家舊在縣東北有學生家有碑據鄘道元水經注乃魏學生家碑在今襄州之穀城按鮑宣南雍州記穀城穀伯綏之國其東北有學生家有碑據鄘道元水經注乃濟南劉燾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載生徒不終業而卒者乾道初元春三月余嘗讓穀城撫得此墨本凡授尚書者二人授禮記者七人授孝經儀禮者各一人授左傳者六人授易經者四人授詩者十七人各書州里姓氏字之而不名祭酒一人故吏二人生三十有八人童八人書姓字書名而不書里邑孔子作春秋視人之賢否爲褒貶或以名或以字或書爵邑或不書豈亦春秋之

法乎　集古後錄

吳

大吳刀

佚

吳王孫權以黃武五年采武昌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銅越炭作之文曰大吳小吳

書錄刀劍

赤烏鐘

佚

龍潭寺在黃梅縣南九十里有古鐘見存上有赤烏二年鑄字　輿地紀勝

鎮山鼎

佚

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小篆書　集古錄　刀劍

鳳皇甎

存分書出宜都城南五里會稽劉氏家藏　破此專與下事同出一冢甚多

吳鳳皇三年立　富貴

吳鳳皇三年立在墩正面富貴二字在墩側面　集古錄

鳳皇甎

存分書出宜都城南五里會稽劉氏家藏

吳鳳皇三年　大吉陽宜侯王富貴昌

吳鳳皇三年　大吉陽宜侯王富貴昌　按甎正面曰大吉陽宜侯王富貴昌在側面　集古錄　日吳鳳皇三年左行

散華嚴三大字

存分書在武昌

散華嚴

右周瑜逍字八分書楚人顧景星語余云散華嚴大于虎邱之石塲其平如砥字五尺餘勒于平巖相傳爲周公瑾赤壁之戰散花犒軍士于此手書以識之也夫古人大書深刻其意將垂不朽而漠然徒見山高水清又未嘗不笑古人之愚也東坡云曹瞞之困于周郎而今安在哉集古錄有唐裴虬怡亭銘在武昌江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未知卽此巖否　金石錄補

無年月古甎

聚爭畫者或書年號之漢後餘歸大都後　金石錄補

姚平元冢甎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姚平元忌

姚平元冢 按姚氏姓譜出吳興南安二望廣韻云舜生於姚墟因以爲姓

南陽許氏甎

存分書出宜都龍窩宜都李氏家藏

南陽許氏

南陽許氏 按許氏唐盧若虛刻石記云太公之後有許氏姓源譜云許姜姓出炎帝裔孫堯四岳伯夷之後與齊同宗周武王封其裔孫文叔于許以爲四岳之副頴川許昌是也至許元公結爲楚所滅遷于容城子孫分散以國爲氏衛大夫許爲一曰許公爲也後自容城徙北新城縣部鄉巢善里急就篇注云許由之後陶乳景云許氏同承光武時許交州後本出炎帝時姜氏至周武王封叔于許今豫州許昌是也至周敬王時爲鄭所滅居山陽昌邑因以國爲氏遷于平輿

存正書出宜都龍窩枝江舊氏家藏

大合上令甎

大合上令

富貴甎

存分書出宜都城東宜都楊氏家藏

富貴

大富貴甎

存分書出宜都城南枝江舊氏家藏

大富貴也

大吉陽宜子孫甎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東宜都黃氏家藏

大吉陽宜子孫

宜子孫甎

存分書出宜都龍窩宜都楊氏家藏

宜子孫

宜子孫

宜侯王父子孫甎

存分書出宜都城西宜都余氏家藏

宜侯王父子孫

大吉陽吉甎

大吉陽吉

大吉羊宜甎

存分書出宜都城南宜都余氏家藏

大吉羊宜

大羊吉宜甎

存分書出宜都城南宜都李氏家藏

大羊吉宜

大羊吉宜

大吉羊甎

存分書出宜都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大吉羊

大吉羊

大吉宜子甎

存分書出宜都城東宜都朱氏家藏

大吉宜子

大吉宜子

大吉昌甎

存分書出宜都龍窩枝江曹氏家藏

大吉昌

大吉昌

大羊也甎

存分書出宜都城南宜都余氏家藏

大羊也

大羊也

大者甎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東會稽劉氏家藏

大者

大者

殘甎

由君甎

存分書出宜都城東枝江曹氏家藏

月一日由君

月一日由君

校由氏風俗通云由氏秦相由余之後又楚大夫由于後人慕甎與氏今甎出楚地其

壬戌甎

存分書出宜都磧宜都李氏家藏

太歲壬戌正月　徘門宋生也

太歲壬戌正月　徘門宋生也

大夫三甎

存篆書出宜都城東宜都余氏家藏

大夫三

大夫三

明廾作甎

存分書出宜都城東宜都朱氏家藏

明廾作

明廾作

明廾作

年七月作甎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東

年七月作

年七月作

年子月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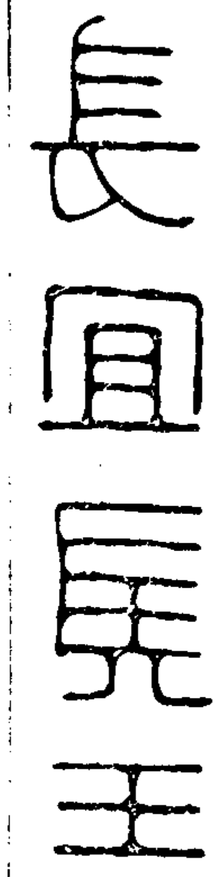
八年七月廾

存分書出宜都城東枝江曹氏家藏

八年七月導

八年七月作

校嘉慶通志載黃陵廟碑作主形中有字五十餘蜀道驛程記云峽門石幢一枚刊武侯廟記是近時重刊俗書今則是碑非幢疑土碩之訛而碑式甚古恐磨舊碑所刻今校水經注入蒲記併載名人碑刻而此記自宋以前無有及之者至明始顯於世又記中亂石排空驚濤拍岸直用東坡樂府決爲廋作又東湖縣志載武侯遺筆在甘泉寺壁刻忠孝廉節四大字亦云諸葛亮書按諸人林焯所書此四字鐫石白虎洞今江湖各學多雙鉤摹之



石此跡殘亦明人所鐫刻者且漢以前用隸字晉始有楷書今此四字皆今文又無題識其非亮可知

右洗銘長宜侯王陽識旁繪雙魚形出宜都城西山中舊爲楊氏所得後歸東湖饒氏

晉

南鄉太守司馬整碑

佚

晉南鄉太守碑在光化軍不著書撰人名氏題曰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碑云君諱整字孔修太宰安平王之孫太尉義陽王之子悛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獻王孚次子曰義陽成王望望第三子隨穆王整整以泰始三年自南鄉太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碑在光化軍軍即襄州穀城縣之陰城鎮悛晉志不刻南鄉郡據此碑所載縣令名氏有武陵筑陽丹水陰城順陽析六縣此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荊州武帝平吳改爲順陽郡而不著南鄉治所興廢屬縣之名而獨此碑可見也又整傳但云整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薨贈冠軍將軍亦不言其爲宣威將軍南鄉南陽二郡守皆其所漏略也集古錄

右晉南鄉太守司馬整頌云初仕魏拜郎中中郎議郎諫議大夫騎都尉給事中轉拜治書侍御史咸熙二年出臨鄙郡加宣威將軍又云謁者就郡拜君世子執節四讓推與兄嗣固辭懇誠泰伯三美君又加焉又云泰始三年十一月使者奉詔策命君南中郎將牧就統宛都悛晉史整事跡附見安平獻王孚傳後云兄奕卒以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早卒其餘官閥皆不載據史言兄奕卒以整爲世子而碑言推與兄嗣二說不同當以碑爲正金石

錄

碑陰　佚據隸續錄人

主記史武當趙會欽元　門下賊曹武當張禮仲文
議曹掾陰晏武偉文　議曹掾枒吕系字仲嗣
議曹掾陰吳音惠聲　議曹掾鄧毛端元平
議曹掾鄧李紀元生　議曹掾筑陽文機永度
議曹掾武當頓甫康闕　議曹掾鄧王舍建闕
議曹掾武當王和凱明　議曹掾丹水馮凝林元
議曹掾筑陽趙獎時助　議曹掾順陽郝獎令緒
議曹掾武當樊廣令之　議曹掾丹水張儉令宗
議曹掾鄧厲温顯相　議曹掾鄧何弥奉群

議曹掾鄧張代叔融　議曹掾筑陽梁習休伯
議曹掾南鄉夏勃士平　議曹掾南陽郭叟仲泰
議曹掾南鄉應昂光闕　議曹掾陰虞方弼伯
議曹掾順陽董彥郤聲　議曹掾順陽郭沐叔弼
議曹掾順陽樊珍永闕　議曹掾順陽潘滔偉靚
議曹掾順陽祭造始平　議曹掾陰何永臣宗
議曹掾南鄉夏恰士奕　戶曹掾鄧李肅季穆
倉曹掾南鄉黃种道思　金曹掾陰陳幃方元
賊曹掾陰鄧嘉孔仁　石兵曹掾陰終祈叔英
科曹掾丹水張幃宜弟　中部督郵下闕一人
北部督郵順陽闕和頻季　監江督郵順陽王寶偉興
中部勸農筑陽闕斐令元　南部勸農南鄉闕沃泰宗
北部勸農掾陰代崢公密　從掾位筑陽闕二季齊
從掾位南鄉王晧景林　從掾位陰潘立偉業
從掾位武當晉厚季闕　從掾位陰陳艮偉之
從掾位鄧富虞偉仲　從掾位丹水杜儉温恭
從掾位武當楊誕廣明　從掾位筑陽趙帙泰英
從掾位武當樊宮建興　從掾位順陽郭夏惠昔
從掾位順陽郭真惠聲　從掾位鄧邰審元度
從掾位陰終敞建明　從掾位鄧暈軌令真
從掾位陰終恢偉然　從掾位南鄉應景元先
從掾位順陽何昊偉之　從掾位武當趙凱景伯
從掾位武當王的淵泰　從掾位陰裴綜子業
從掾位鄧張奭文列　從掾位順陽何闕德配

從掾位順陽村衮建伯闕一人　從掾位順陽張義叔宗
從掾位筑陽王審士先　從掾位筑陽趙審文固
從掾位鄧厲明顯闕　從掾位陰馮地惠林
從掾位丹水闕裎元威　從掾位南鄉謝林長茂
從掾位南鄉夏載闕文　從掾位順陽宋闕三字
從掾位丹水張楊延列　從掾位鄧吕善元甫
從掾位枒傅儀顯則　從掾位鄧李美闕休
從掾位南陽郭闕長先　從掾位武當樊闕長興
從掾位陰闕二字林之　從掾位筑陽闕勑獻之
從掾位枒朱邵長闕　從掾位順陽馬僚元友
從掾位順陽程闕尤宗　從掾位陰潘韶偉武
從掾位武當闕武偉慈　從掾位丹水蔡仁令伯

從掾位陰婁偉興伯　從掾位順陽王本長元
從掾位順陽王仕宣林　從掾位析謝郃季甫
從掾位陰婁文興仲　從掾位武當謝沖長（闕又闕一人）
從掾位鄧張肅泰恭　從掾位鄧幹艮武和
從掾位武當張棨（玄）盛　從掾位筑陽張秀和明
從史位順陽五肅仕元　從史位析鍾釋景艮
從史位陰陳永建宗（闕一人）　從史位筑陽胡愚偉章
從史位順陽杜和建穆　從史位武當李他文子
從史位筑陽李紈臣先　從史位陰鄭郃顯伯
從史位順陽龔弼宣林　侍事掾武當王宗長謀
侍事掾陰申定士則　文（下闕）
文學史武當韓興泰博　文學史鄧周緝令熙
文學史陰晏超公叔　文學史鄧樊斐宗明
文學史順陽郝元凱明　文學史筑陽張弼季輔
文學史南鄉樊紹士先（闕一人）　文學史武當謝（闕子闕）
曲將（闕）部司馬武當鄭（旻）康棻　部曲將神將軍（下闕）部曲將武
猛中郎將順陽何興偉林　部曲將神將軍（下闕）部曲將武
軍武當張始元（闕）部曲將武猛都尉南鄉趙立公　始部曲將
（闕二字）校尉南鄉（闕又闕一人）　部曲將（闕六字）陽胡訢延伯　部
曲將武猛中郎將陰李章孔文　部曲將武猛校尉順陽（闕）邵
偉元部曲將裨將軍武當魏端文（闕）騎門將　將裨將軍筑陽胡
讓（口）業部曲將軍司馬（下闕）部曲將武猛中郎將（闕四字）英（口）部
曲將武猛都尉鄧張銓叔行副部曲將廣野將軍鄧周鈞宣
代

南鄉太守將吏三百五十人其磨滅者猶有二十餘人其名號有令有長有南（闕）祭酒
皆有邑姓名字而無次序其名號有令有長有南（闕）祭酒
門下督主簿部督郵監江督郵部勸農五官掾文學掾營
軍掾軍謀掾府門亭長主記史待事掾待事吏部曲將部
曲督又有賊曹功曹議曹戶曹金曹水曹科曹倉曹鎧曹
左右兵曹曹皆有掾又有祭酒有史有書佐有修行有從
掾位有從史位有史有小史等魏晉之際太守官屬之制
蓋如此他書或見一二不能如此之備也（集古錄）
桉隸續第二十一卷前有闕葉以集古錄證之知其為南
鄉太守碑陰而又有闕略也所列將史有武當陰鄭筑陽
丹水順陽南鄉八縣與晉順陽郡領縣同集古錄謂南鄉
郡但領六縣又以武當為武陵非也（金石存攷）

南鄉郡建國碑

佚

右晉南鄉郡建國碑已斷裂不完其額題南鄉郡郡建國之
碑其大略云嘉平五年漢水溢毀壞舊城又云正元二
年城此其餘文字可識處大略述遷郡事而銘文有與晉
常存之語知其為晉碑也桉晉書地理志建安十三年魏
武帝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陽縣西界立南鄉郡及晉武平
吳太康中改南鄉為順陽而不載遷郡事此碑蓋太康以
前立故仍稱南鄉也碑有云河內司馬府君者整也嘗守
是郡自有碑此碑既無建立年月因附於整碑之次焉（金

順陽王碑

佚

順陽王碑在固王古城輿地碑記曰

固王古城在乾德縣東北五里按穀城縣圖經云晉咸

中封扶風王子暢爲順陽王城內有順陽碑太平寰宇記

晉太傅羊祜碑

佚

襄陽城南門東道有三碑並是學生所立水經注河

征南將軍杜預碑

佚

詳上

安南將軍劉儼碑

佚

詳上

杜元凱碑

佚

河水東逕萬山北山下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己功一碑沈之峴山水中一碑下之于此潭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也水經注河水

永寧塼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南宜都袁氏家藏

元寧元年八月一日

永寧塼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南宜都姚氏家藏

元寧元年八月一日作

永寧塼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南宜都余氏家藏

元寧元年八月九日

諸葛武侯故宅碣

佚據三國志注錄入

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龍山以望遠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禍於三聘尼得招而褒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囘莊異徐生之

摘寶釋臥龍于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力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情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陳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鬻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妙昔在顓天有名無迹敦若吾儕良籌妙畫藏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微夷吾反玷樂殺不終奚比于爾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鄭教美于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朶則伊嗣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殁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

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途今我來思靦爾故墟漢高
歸魂于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魑魅以髣髴冀影嚮之有
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
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卽此宅也車騎沛國劉
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爲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
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水經
沔水
注
在襄陽府晉李興撰輿地碑
記目
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
太傅掾李興爲文蜀
記
興字偉石有文才劉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爲

之文甚有辭理晉書孝
友傳
墮淚碑
佚據明弘治四年
重立碑拓本錄入
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碑
公諱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其先晉羊舌大夫之胄當漢
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峴野纓冕相繼九世于茲矣顯祖南陽
太守考上黨太守咸有能名公承俊烈之高風應明哲之盛
代德擅規模仁成慈惠其器量弘深容度廣大浩浩乎固不
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爾不羣遊神玄默散志青雲弘之以
道籍博之以藝文于是仁聲遠耀芳風遐流年十有七上計
吏察孝廉州郡不肯就羣公休之四府並命辟桓榮載及公
車徵拜中書侍郎秘書監于時當晉之盛明揚英俊乃引公
其遣使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爲侯以
方將殪彼戎吳經國弔民然後偃甲戢兵辭功退身以優遊
乎初好此公之素志也會遘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四年
十有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贈侍中太
傅南城侯印綬賻弔加于常也及其葬上親臨過車騎盪曰
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勛大而屢辭封爵故復建南城之國特
以封公公哲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
克讓之志遂不以歆公自出身以至于終忠言不輟于口嘉
謀不廢于心成其業不處其功勛其勛不榮其祿儀型言行
動爲世範暨六年春平吳策勛曰故太傅鉅平侯羊祜遠建
平吳之規潛謀遠略與衆殊慮動業不遂然蕩滅之計悉如
祜策固能夷曠世之寇拯黎民之思勛烈弘著而寵不進身
其遣使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爲侯以

崇顯元功亦古之令典封祐夫人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
賜絹萬疋于是故吏高文奚廉等僉以公德高而志卑位優
而行恭徽猷被于江漢懿德及於羣生涉其風者貪夫廉惴
夫立雖夷惠之操奮乎百世曷以尚之奇謀潛略清功遒緒
靡所寘心乃共揭石刊勒盛軌永表風烈焉其辭曰天臨有
晉乃降皇輔猗歟惟公應期協矩聰哲神容乃文乃武曰唐
曰虞淵淵其度奭奭其明孝思以形乃耀高風辭爵讓榮爲
而不有志凌太清如何不弔中年殞□□□□□□□□□
□□□木□□□刊□□□是表是旌
羊祜卒後襄陽百姓于公平生憩游之所建碑立廟歲時
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文詞人
李安所撰安一名興初爲荆州諸葛亮宅碣其文善及羊

公卒碑文工時人始服其才也襄陽者舊記

西戎令范君墓碑

佚

夏水歷范西戎墓南王隱晉書地道記曰陶朱冢在華容
縣樹碑云是越之范蠡晉太康地記盛弘之荆州記劉澄
之記並言在縣之西南郭仲產言在縣東十里檢其碑題
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剝落不詳其人稱蠡是其先
也碑是永嘉二年立觀其所述最爲究悉似親涖其地故
違衆說從而正之水經夏水注

征南將軍胡羯碑

佚

峴山上有征南將軍胡羯碑

胡威弟羯字季象征南將軍以絜行著名晉陽秋

征南將軍胡奮碑

佚

江夏城有晉征南將軍荆州刺史胡奮碑水經江水注

征南將軍胡奮碑在魯山元和郡縣志

奮字元威安定臨涇人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
性開朗有籌略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
事晉書本傳

征西將軍周訪碑

佚

峴山上有征西將軍周訪碑水經沔水注

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大興三年
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于本郡晉書
荐分書正文出宜都城東宜都朱氏家藏

永和塼

永和元年尹冢

永和元年尹冢俊順帝晉穆帝後秦姚泓北涼沮渠牧犍北
號永和塼出宜都與後秦北涼人相及貝字跡決之殊爲晉時所造尹氏廣韻云出太
了般爲工正封于尹城世掌其官職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尹賢自會稽徙
白虎通謂舜師尹壽即尹申甫子仲山甫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尹賢自會稽徙
遂矣或謂周宰尹爲尹氏嵩高詩汪汪如淵尹氏曲禮俗通云尹氏世掌其官職
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爲姓周有尹吉甫尹氏世掌其官職
宣碑云其先出自有殷迺于周世仕
爲氏與應仍說同路史云葉公子高
尹旬曰大陸變山生尹朱尹赤其說非
舛尹氏宜出于城棄臣有尹諧湯冰之
別一姓諸說不同大周宣王時尹吉甫爲
之後世掌其職姓繁云尹吉甫之後
尹慶姓亦作允周書和寤篇云尹氏
語文王論丁八處賈逵云周八士皆
或謂鄭南宮氏以周書有南宮忽八
士之名偶同故耳晉語

文王訪于辛尹韋注辛辛甲尹尹皆周太史是史佚即尹而尹又爲佚之後也史記亦作尹佚詩尹吉鄭箋云吉甫爲姞尹氏姞氏周時昏姻之舊姓也鄭國大夫亦有尹氏見隱公十一年傳

永和埻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城東宜都朱氏家藏

永和六年 吉陽

永和埻

存分書正文出枝江城西枝江蕭氏家藏

永和埻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永和六年 吉陽

永和八年

永和埻

存分書正文出枝江城西枝江蕭氏家藏

永和八年

永和埻

存分書正文出枝江城西枝江蕭氏家藏

永和十一年十月庚午陽

永和十一年七月庚午陽桉永和十一年乙卯庚午干支

公安縣二聖記碑

佚

公安縣二聖記永和年間王粲撰輿地碑記目

二聖報恩光孝禪寺正殿中爲釋迦石爲青葉髻如來號大聖左爲婁至德如來號二聖三像皆南面桉藏經駒字函娑羅浮殊童子成道爲青葉髻如來再出世爲婁至德如來則二如來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二神人言我青葉髻婁至德如來也有二巨木在江干我所運者俟鄯行者來令刻我像已而果有人自稱鄯行者又善肖像邑人欣然請之像成人皆謂酷類所夢然碑無年月不知何代也陸游入蜀記

魏王粲以建安二十二年春卒此王粲系晉人與仲宣同姓名者金石存佚考

諸葛武侯宅銘

佚據藝文類聚錄入

諸葛武侯宅銘

達人有作振此頹風雕薄蔚采鴈闕惟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域永蟠東徼迹遯中林神疑嚴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匹婉翮揚朝頫廬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鴈亦招

車騎將軍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爲人李安共觀武侯宅命安爲宅銘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爲其宅銘焉水經沔水注

桉李雋石摸宅銘據蜀記在永興中考永興元年歲在甲子後六十餘年習彥威重摸宅銘當在興寧太和間水經注作永平五年非也永平惠帝年號在永興前十三年金石存佚考

元興埻

存分書反文出宜都城東宜都朱氏家藏

元興元年

元興元年

義熙塼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義熙五年己□襄陽張西陵

義熙五年己□襄陽張西陵按己字下缺者是酉字

義熙塼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沙灣枝江胥氏家藏

義熙十年

義熙十年

義熙塼
存分書正文出宜都城東宜都姚氏家藏

義熙十一年太歲乙卯

義熙十一年太歲乙卯

平南將軍王世將刻石
佚

江夏城有平南將軍王世將刻石記征杜弢事　水經江水注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姊弟也頃守廬江郡陽二郡王敦啓爲[宀]遠將軍荆州刺史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爲荆州將吏馬俊鄭樊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爲俊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俊讎北迎第五琦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會又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曾衆潰廙得到州大誅殘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及王敦搆禍帝遣廙喻敦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　水經河水注

桓宣碑
佚

峴山上有桓宣所築城又有桓宣碑　水經河水注

桓宣譙國銍人也開濟簡素爲元帝丞相舍人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據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次于祖逖周訪後庾亮爲荆州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衍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

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羅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　晉書桓彝本傳

郗恢碑
佚

萬山上有郗恢碑魯宗之所立也　水經河水注

郗恢字道允少襲父爵孝武帝深器之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爲梁秦雍司荆揚幷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　晉書郗鑒傳

魏興太守單毅德政碑
佚

枉均州通志金石略

董黯墓碑
佚

圖經云卽董城枉孝感縣北一百三十里昔孝子董黯家
馬故後魏大統十六年改爲董城郡然明州慈溪縣亦有
孝子董黯墓唐徐浩所書碑碣見存當考輿地碑記目

曹子建碑
佚

曹子建碑枉枝江輿地碑記目

楚莊王廟記

楚莊王廟記義之書輿地碑記目

倚相碑
佚

倚相碑義之書輿地碑記目

渭縣都匆墓塼
存正書出宜都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上渭縣都匆
缺之神基

□□□渭縣都匆□□□之神墓後渭縣上閻當是臨字
縣益州安固鄧南齊縣益州郡只宇跡闕之當枉宋齊之間安固
二千石封侯塼

存正書出宜都城南宜都李氏家藏

二千石封侯
宋

永初甎
存正書出宜都龍窩枝江曹氏家藏

宋永初三
都王吳妃之

宋永初三年□都王吳妃之□校永初宋武帝建元宜都王
平二年入奉大統永初三年又卽文帝永初元年封廢帝景
帝正枉江陵也吳妃紀傳無考

元嘉甎

存正書出宜都城東宜都李氏家藏

元嘉元年

元嘉甎
存正書出宜都龍窩宜都朱氏家藏

元嘉廿五年郡功曹吳吉堂

元嘉廿五年郡功曹吳吉堂校宋百官志太祖元嘉四年復有功曹史與甎合置郡官屬略如公府無東西曹

泰始甎
存正書出宜都龍窩宜都楊氏家藏

宋泰始五年太歲己酉宜都吏道何孝廉夫人枲氏神墓

宋泰始五年太歲己酉宜都吏道何孝廉夫人枲氏神枲校

始明帝弟一建元夷道屬宜都郡漢舊縣宋白官志漢郡國舉孝廉制郡口二十萬歲察一人魏更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何君蓋宜都太守所舉桑氏姓譜云出自少昊窮桑氏子孫以桑爲氏

建武甎

存正書反文出宜都龍窩宜都余氏家藏

建武四年季加亘

齊

頭陀寺碑

佚據文選錄入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耶以通得意之路然語

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枉茲乎然文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盤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行之軋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澄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惚不睹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挠焚燬堅若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逞方爲得一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日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眞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朝並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眉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皐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珪璧擁錫來游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

殉肌膚於猛鷙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靚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最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心求仁養志築修堂宇未就而汲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間其無人棬像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範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嘒合詔護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學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蕃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

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智刃所游

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隆於
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聞天下之無事庀
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亘[illegible]被陵因高
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透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
朝霞爲丹艧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化萬品崖谷共清風泉
相渙金姿寶相永籍閑安息心了意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
業行[illegible]修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
鏤文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
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眾妙其辭曰
質判[illegible]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illegible]源上派澆風下
黷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睠中土聿來
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既成德妙

盡無爲帝猷方石天開涤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
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耆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
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金則無滅象正
雖闡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維[illegible]津重枻惟
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
膺鷹亭皐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
入眷言靈宇載懷興詠丹刻量飛輪奐離立象設既闢睟容
已安桂深冬燠松疎夏寒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

石南刊

在鄂州題曰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製　姓氏英賢錄

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爲頭陀寺碑文詞巧麗
爲世所重起家鄂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　文選注

王巾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爲王少[illegible]困學紀聞
頭陀寺今廢已久考張芸叟郴行錄云石城最西卽黃鶴
白雲最東卽頭陀寺王得臣麈史云頭陀寺在郡城之東
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其言均係目驗近人乃以漢陽門
外之觀音閣當之非也頭陀寺頂院舊有歷雲亭元成宗
時詔就壓雲亭故址建大元興寺今亦不知所在考唐符
載鄂州何大夫創製夏亭序云郡中寺曰頭陀登臨鍾萃
大雲氣色下配礫石迺緣後殿穿窈窕出乎蒼莽之顛又
送崔副使歸洪州幕府序云江夏郡東有黃鶴山山中頭
陀大雲精舍顥師竹院惟一師茶園又有東城石壁壁前
有桃李樹千株又李頻鄂州頭陀寺上方詩高寺上方無
不見天涯行客思迢迢李涉發頭陀寺寄院中詩紅樓金

剎倚晴岡雨雪初收望漢陽參以入罷記所云在城山
可以想其遺跡矣　金石存佚考

梁

檀溪寺禪房碑

佚

在襄州　實刻類編

梁信威主簿劉之遴序記室參軍鮑烱銘前輔國郡都曹
參軍許璠書檀溪寺者東晉人張殷以宅所立咸安中沙
門道炎重建宋元嘉二十五年有西域浮屠又建禪房於
池水之東其地逼隘梁天監四年勅別給池西之地移而
立之碑於天監十一年四月立　集古錄目　按舊志引實
錄作劉建之均誤

三絕碑
佚

劉孝儀文簡子雲書普通三年立 寶刻叢編引 諸道石刻錄

枉襄州 寶刻類編

廢汶陽觀碑
佚

廢汶陽觀碑枉遠安縣大通五年荆州刺史湘東王繹撰 寰宇記

重立辛祐墮淚碑
佚

梁大同中以舊碑殘缺再書而刻之碑陰具載其事今附於此寺東院創造堂宇時歲旱池涸卽掘廣深之忽暴雨池溢乃是一大龜高數尺如牛踞張牀大岸側而行衆卽驚呼龜遂躍入池中寺僧靈岫云院有折碑云興業寺碑

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之碑篆額正書無姓名字畫亦類劉靈書年月同下碑 寶刻叢編引 復齋碑錄

羊公墮淚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襄陽耆舊傳謂李興初撰也梁大同十年雍州刺史以故碑闕落命別駕從事史劉伯摹立此本故碑二丈一尺開元間故碑尚無恙李翰林有龜頭剝落生莓苔之句今不存矣 集古後錄

毛玠神道碑
佚

毛玠神道碑枉花橋之麓梁大同九年彭城黃斌建立此

今枉羊祜碑之陰 輿地碑記目

平等刹下碑
佚

庾元威撰諸道石刻錄

興業寺碑
佚

庾元威撰諸道石刻錄

九曲靈龜池枉縣東北三里徧學寺東古城舊有興業寺今併入徧學寺唐景龍元年有陳留阮氏寓居襄陽捨財於此寺東院創造堂宇時歲旱池涸卽掘廣深之忽暴雨池溢乃是一大龜高數尺如牛踞張牀大岸側而行衆卽驚呼龜遂躍入池中寺僧靈岫云院有折碑云興業寺碑

文梁散騎常侍庾元威撰其文可傳者云此寺有靈龜一頭長三尺五寸冬潛春現多歷年所隨窓上堂宇時而食剩史安陸王照頻遇此龜其壞碑因卽扶竪今枉徧學寺東院阮氏所修寺堂庭中浮屠前池見枉深五尺方二十步 襄陽記

荆州放生寺碑
佚據藝文類聚入

魚從流水本枉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恆念浮雲之格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餌雖復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鵝逐兎詎識扛鼎方前北海之浪鸂鶒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枉好生欲使金

牀之鴈更及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莘之晏

荆州放生寺碑梁元帝撰（藝文類聚　按舊志滄作滄誤）

荆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

佚據藝文類聚錄入

蓋聞璇璣玉衡窮昊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涓精所以播氣何則咸秩祉首義盡於寰中鑄鼎馮翊未窮於系表況復道冠萬靈理超千聖智周十地行圓四宇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鉢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面門五色組鉢生華入青樓而吐耀金牀照彩出紫殿而相輝纓渡蓮河既處天冠之寺始遊羅衛更居堅固之林斯蓋俯應閻浮未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相若乃境無引汲智生淺深明同一體惑起千重七地初刃方稱變易三達後心因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脫屣

雙林示表金棺現焚檀椁浩浩焉馬不可知矣卻望五津距青蓮之洞傍臨三峽帶明月之流下缺

荆州長沙寺阿育王象碑梁元帝撰（藝文類聚）

鄂州晉安寺碑

佚

鳳皇之嶺芊綿映色蓮花之洞照耀增輝山云黃鶴疑聞天之夜響城稱卻月似輕雲之霄蔽銘曰虹梁紫柱螭柄丹牆綺井飛棟華榱璧瑞應龍若動威鳳疑翔玉扃霄潤金池夕光朱城卻棁紫陌潛通墜柳朝綠江暉暝紅落霞將暮鮮雲夕布峯下陽烏林生陰兔分珮隔浦皇檣隱霧俱聽法鐘同觀寶聚

鄂州晉安寺碑銘梁元帝撰（藝文類聚）

梁武王華容寺碑

佚

枉武昌輿地碑記目

北周

儀同碑

佚

周元年宇文周碑今枉襄陽縣民董氏家桉通鑑宇文周立國之初但稱王不建年號至陳武帝永定三年崔猷建議請稱皇帝建年號始改元武成故此碑但稱元年則此碑之立當枉武成之前輿地碑記目

武成鐵鑪

未見

鄖東有大小鶴二山大山之巔得鐵鑪二一鑄於後周武成二年（安陸志　按北周武成二年爲陳世祖文帝天嘉元年時安州屬周置總管府）

故儀同陳毅誌

佚

保定三年癸未十一月辛卯朔十九日己酉立枉襄州復（齊碑錄）

席肅公神道碑

佚

保定四年卒碑枉今府治輿地碑記目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姚氏之亂寓居襄陽仕晉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梁元帝時變大統中以地歸魏

進爵靜安郡公尋拜昌州刺史卒於州贈大將軍謚曰肅

勅襄州賜其墓田北史本傳

常樂寺浮圖碑

佚

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達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長樂寺碑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陽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存之元豐類稿

常樂寺於唐爲偏學寺於宋爲開元寺按襄沔記在城東北三里今其遺迹不可考矣秉爲周大將軍思政子入隋爲襄州總管附見其父傳甲金石存佚考

刺史豆盧公德政碑

佚

金石三　古錄

在襄陽縣東三里寶刻叢編引訪碑錄

襄州司馬陳府君德政碑

佚

在襄陽縣西五里訪碑錄

景福寺碑

佚

後周趙文淵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梁主楠之金石史

大周鉅鹿魏君之神道字

佚

在鄧城縣南十二里張相公墓前訪碑錄下冠脫鹿字

隋

興國寺碑

佚

隋內史李德林撰襄州祭酒從事丁道護書隋文帝父忠當魏周之際常將兵南定襄漢及文帝卽位建此寺以祈福碑以開皇六年正月立集古錄目

歐公嘗得啓法寺碑列於集古錄中而於太學官楊褒處見興國寺碑以不得入錄爲恨今碑陰又有襄州鎭副總管柳止戈以下十八人姓名字畫尤完好歐陽公所未見也蔡君謨題其後云在杭州日坐有客曰小說稱丁眞永草永固知名丁何人也予謂道護豈其人耶按法書要錄丁覩與智永同時人善隸書世稱丁眞永草非道護也金石

興國寺在望楚山今爲延慶寺南豐集古錄

大興國寺銘李德林撰丁道護書隋開皇間以襄州鳳林山鳳林寺爲大興國寺至唐會昌五年武宗用道士趙歸眞說大毀佛寺復僧尼爲民而寺廢懿宗朝州刺史蔣係請復寺爲延慶寺從之建炎初寺爲灰燼此碑獨歸然露立在今府城東南十里歐陽公頃嘗見墨本於學官楊君家欲求其本不知碑所在曾南豐以爲延慶寺在望楚山非也地西南三里有山巃然曰尖山者其上可以見鄖城宋元嘉中武陵王駿更名望楚余登望楚屢矣烏睹所謂延慶者哉集古後錄

碑陰

佚

興國寺碑陰有柳止戈而下十八官姓名亦丁道護書蓋
君謨題其後云在杭州日坐有客曰小說稱丁眞永草永
固知名丁何人也道護豈其人邪趙德夫校法書要錄曰
非道護丁覩與智永同時世稱丁眞永草德夫之言是矣
余謂丁覩在時必未得此聲西臺既陷簡書湮散丁尋卒
於維揚妙蹟日爲難得已而智永師盛以草書名江東然
後人以永草配丁眞也丁覩洪亭人梁孝元在荆州凡書
記俱其筆當時尙爲之語曰丁君十紙不敵王褒一字獨
顏之推愛重而寶持之蕭子雲問典籤惠編曰君王賜書
殊爲佳手姓名爲誰編以覩對子雲歎曰不爲世所稱亦
奇事事見顏氏家訓恐忘之聊附於此集古錄目

江夏縣綠果道場塼塔下舍利記

佚據舊拓本錄入

隨江夏縣綠果道場塼塔下舍利記

大至理空沖尋求之源悠緬法身寂莫無方之應爰至如
犖壘未然駐影留髮香薪已燎散體分形故有寶塔瘞崖
魏四聞之上雲興地踊照曜八國之中俾我聖蹟未之湮墜
綠果道場者梁天監十二年太歲癸巳長史劉瑞捨宅爲寺
有命過僧歸闍棃盡心建造開黎降自江夏氏於末詳或慧
物持甚有靈驗於是鴻基勝趾締搆日新三業嚴脩七財具
足以今大隨大業九年昭陽之歲江夏縣綠果鄉長劉大懿
等遵依勅旨共三鄉仕民各諸儔齊興道塲七層塼塔一所
安鎭此地永有清信弟子黃憙謹慧俊慧達等兄弟並德性
佳雅難兄難弟揩立五根願因四事於所住宅福塲聚彰匕

佚據古刻叢鈔錄入

前陳伏波將軍驃騎府諮議參軍陳府君墓誌序

陳伏波將軍陳詡墓志序并碑陰

按是塔銘造於大業七年六月八日文中有開皇廿年李
藥王行至常州感舍利事金薤琳琅遂繫於開皇二十年
誤矣古刻叢鈔亦載此文首行道場下有銘字文中寘莫作寂泊崔巍作巍
德性性字瑞卅作瑞卅又闕識轉轉字離字今取宜郁楊守敬家藏舊拓本校正

君諱詡字孟和潁川許昌人也鴻基浚序有虞之苗□若夫
姚墟誕聖嬀汭降神四門穆穆八表光禋尚均不嗣周二胡
公封建于陳因□命氏鴻臚元方榮書魏冊徵士季方高著
先賢自下蟬聯並弊繙言史祖僧亮神情淡遠素風高奇齊
輔國府行佐父敬風儀峻整雅有綱格歷至前梁儀同君幼
而聰敏長而好學博覽百家漁獵元部懸梁刺股于不釋書
天才儁拔思若有神文章□□動成部帙景純五色之筆江
淹用之麗藻王充五行世下都市稱爲□□有集廿卷爲世
所重起家爲岳陽王雍州西曹轉府記室梁國蕃周將佐送
款武成元年授帥都督衡州東征王師失律軍潰陷陳同旅
督將七十二人並囚俘檻屬陳相王曇朗初秉朝政虐示國

威縱情好煞於望國門並害諸士君於刑所附啓自陳蒙昔
貰死漏刃獲生俄而釋禁策名預宦授招遠將軍加伏波將
軍俄遷驃騎府諮議□國云亡總管泰王招賢慕士迎還幷
州客禮厚遇辭老還鄉第二息孝鶱昆季男女九違膝下忽
奉慈顏悲喜不勝如從天落相率藍養日膳常珍則儀狄九
醞何曾百品恣口釋心意恬如也同里卓之酣歌慕阮孚之
任放達無遺有識假歸眞所製終制非秦始之高墳是王孫
之疵葬乃遺命送終唯令儉薄不許立銘開皇廿年九月廿
四日卒於檀溪里時年七十六男五女男則孝悌者聞居
喪過禮女則柔和顯稱婉娩聽從以其□□十二月丙辰朔
十八日癸酉歸葬高陽鄉之舊山式鐫序誌用傳不朽

碑陰

儀同三司周彪撰

君第二叔爽字寶明州祭酒從事　妻太原王氏
第三叔子暢字彥舒法曹從事　妻榮陽吳氏
第五叔孝遵字祥敷梁鎮北府法曹參軍使持節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　妻故郭施氏並
未入此山
第二弟言字仲厚
第三弟譯字季辯未入此山　孝寯所生李夫人長息
孝柴早亡未入此山　第二息孝寯字裕閔
第三息君卿字閤護　第四息曜□字宏奐
第五息五敏字稚文　第六息思岵字幼集
長女禮閨適梁故儀同郭仲方息元預
第二女藏閨適陽平郡守大都西門忠息頊

第三女敏閨適明威將軍文昇
第四女四閨適江東長沙王府法曹參軍王不嚴
第五女善才心願出家安居大嚴淨寺
君妻瑯琊諸葛氏

右碑題云前陳伏波將軍驃騎府諮議參軍陳府君墓誌
序儀同三司周彪撰無書人姓名序云君諱詡字孟和潁
川許昌人祖僧亮齊輔國府行佐父敬前梁儀同君天才
儁拔有集廿卷起家爲岳陽王記室梁國蕃周將佐送款
武成元年授帥都督衡州東征失律同旅督將七十二人
俘檻屬陳相王曇朗于望國門並害諸士君子刑所自陳
貰死俄而授招遠將軍加伏波將軍還驃騎府諮議□國
云亡總管秦王招賢慕士迎還幷州辭老還鄉開皇廿年

九月卒于楢溪里年七十六以十二月十八日歸葬高陽鄉遺命不許立銘云云而碑陰則載君叔三人爽子暢孝遠遠爲梁驃騎大將軍君弟二人某譯息五人孝柴孝寮君卿曜口五敏女五人禮闍藏闍敏闍四閩善才因叔及叔母因女及女夫而息之婦則失載焉君妻瑯琊諸葛氏孝寮所生李夫人文在末行桉詡祖父仕于齊梁詡則由梁而周而陳而隋身歷四朝在隋立碑題曰前陳可見古人待蕃國之厚故宦之寬元世祖時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何也碑云詡有集二十卷爲時所重而唐藝文志不錄其姓名古今抱才之士湮沒無聞者可勝數哉金石錄補

仁壽元年碑

佚

在安州無撰書人名安州志

舍利石塔銘

佚

隋文帝舍利石塔銘在鄂州東十里勝緣寺塔記云隋仁壽初文帝以釋迦如來感應舍利分布天下建塔百所是塔爲天下第二輿地碑記目　按廣圀明集載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立舍利塔詔其略云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詣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敕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觔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爲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刺等事務盡誠敬稱朕意焉是歲分送舍利之州凡三十同時起塔二年復分布五十一州起塔法苑珠林載有其州大興國寺隋州知門寺荊州安州感瑞靈跡均在今湖北境內而銘皆未出卽此銘亦久佚矣

圓臺山餐霞觀碑

佚

盛仲述撰庾遠書仁壽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立在江陵資類編

餐霞觀碑陳宗遜撰庾遠書在當陽縣圖臺輿地碑記目

啓法寺碑

佚據臨川李氏拓本錄入

儀同三司樂平縣開國子汝南周彫撰

州前從事譙國丁道護書

若夫恬惔無爲本無玆易方言形有乃有興如亡故如不動

蓋波若之淵法諸行無常乃涅槃之半偈是以洋滿無方示頓示漸亦口有法有成有壞成口洎達布金壞則婆門毀寶況乃真君廢教爰在尸茂之年建恵毀法當乎敦煌之口日四海另波九州分長法橋通口舟口不息口終則泰運口太平我大口皇帝口世也至德口功口植口細地扶口於巨浪混六口之同文拯塗炭於倒懸口之共口莫口日之南口北陰之壯湯谷初口章亥步不窮廬敖口不至莫口由航口重口寘王不識之奇未口之異口心摩口獻其方物方口庭口史不口表口祥府口僚口度人口士蔣口故張口人口五戎女口清信口林口爲口僧六口不口開皇八口戊申上符口大寺時刺史上口府部尚書上庸口東兆口魏口空文口周高口鉉爲射兒口臨交道口望口女之口堂口之口東引口武口

路上□嶺綿亘峴嶸□山傍接□水公乃出晉□宗之□像
寺道安法師所造□金銅元□像夜□寺□不□實難□齋
□分□寺□日行千里□太□四年荷丕□長安奉□曰昔
晉氏平吳利□二陸今□襄宛獲一人□半□當□法□所
□之□方□□功□人□日□便踏部居城一十二鄉□榮
臭之礼理不害□惟何□寺館□丞率佇士女一日□負外
侍□福嗣□侍喪届□見父矛昔前□服衰廿四件并見□
無用之用貪者□心庶□難□摠管大將軍千金公奉上勵
勁率下霜潔愛惠臨民卧治自理長史前□宮内書令人南
陽□典□多□屬大都督府□相□勤王助成福業崩訽訽
諸同志共建高碑為銘云爾
□興□由人真君法毀□像遷□極則□爰□聖拯崇旨

□仰□賴□經維慧命柚資構造□身成創草方緒妙緣庄
嚴相好承安聖□檀忍化物□願為首如□民史數千建齋
□孝子尉連□天中之天以申有量德音無已□□□□□
□□□□□□□□□趙勵施地主胡□□□□□□□□
□□□□□□□□□□□□□□□□鳳凰年□□□異變頭□□
蔣□□祖太□□祀祖□□長史羊容縣令□□開將軍
大隋仁壽二年歲次壬戌十二月甲戌朔十五
開皇四年四月一日創立此寺　隴西李寶鐫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風皆
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
益老亦稍縱也蔡君謨跋
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
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有太學官楊褒者喜收書
家藏道護所書興國寺碑是梁貞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
楊家本者是也集古錄
隋儀同三司周彪撰襄州從事丁道護書隋開皇初詔後
周所毀佛寺皆復建之州人共造此寺刺史韋世康名之
曰光福禪房後又改為啓法寺以仁壽二年十二月立井
邑人趙勵等題名集古錄目
啓法寺碑開皇中立啓法寺今為龍興寺在襄陽城西南豐
集古錄
啓法寺碑仁壽三年建曾南豐以為開皇中立誤也道護
之書見於世者獨興國寺碑與此碑爾二碑俱在襄州前
年春訪碑於寺止得興國寺碑而啓法寺之碑無有此可
珍也集古後錄
啓法寺碑仁壽中周彪文丁道護書通志金石略
丁道護官至襄州祭酒從事善正書小史
晉宋而下分而南北北有丁道護襄陽啓法寺興國寺二
石啓法最精歐虞之所自出興國雖甚如出兩手天不壽
精而壽儼良可歎也書法鉤玄
隋啓法寺碑仁壽二年十二月周彪撰丁道護正書自王
象之輿地碑目已援集古錄之語則世無此碑久矣此拓
者義門何氏所藏久在吳中懸價甚高予閒谷三十餘年
今始為臨川李春湖宗丞所得其碑字既經剪裝中多脫
失而此碑之得名則以丁道護書也然以予平心論之南
朝碑既絕少惟北魏北齊以來碑志多流傳者而字體無

雜多所訛失至隋時若此碑及龍藏寺碑皆足開唐賢之法者然隋碑如常醜奴墓志不著書人名而其書實在此碑之上不得因丁道護有書名遂以爲古今獨絕之奇也即如其中館字書爲館此則隋時已開俗書之漸矣孤兔作狐菟亦六朝之餘習然行筆清勁則超出北朝諸碑是足傳者耳若通論書家前後流派則承隸之後開楷之先由魏齊周以來遞推論之此碑雖漸歸於平正而亦漸即於坦迪若二王而下蕭羊已上開闔正變提頓起伏之妙敬元得力於子敬子敬得於家法者能由是而問津乎唐人正書莫先於虞歐褚三家虞之發原在智永歐之發原在劉珉褚之發原在史陵劉史之書世所不傳智永千文今所傳石刻是宋人僞作則三家之發原處皆渺不可見矣吾獨取北齊樊遜書孔廟及隋常醜奴志耳賀若誼碑下開顏書與北齊龍門造象記序開褚書又皆次之若丁書此碑正與龍藏寺碑相比倫也龍藏寺碑鐫手不工又在此下而此碑運筆清迥似可勝之若竟以冠六朝諸碑亦未敢許也因跋李宗丞所藏智拓本以義門所藏諸前輩詫爲希有是以不得不核其實而言之　惟趙子固論書云書字當立間架牆壁石軍一搦直下是也化度離堆得此法左右陰陽極明麗丁道護啓法寺碑右方直下筆法從是此法吳傳朋深得諸葛禎瑤臺寺碑右方直下筆法從蘭亭出也此所謂一搦直下者謂右遒以勁利作章法也不言左而言右者每一字先左後右山谷云學者剏筆取妍往往豐左而病右故其結構不整則全局爲之散拙也

金石三

玉泉寺智禪師碑

侯摠國清百錄錄入

蓋聞乾元資始三辰著象於天坤道資生萬物動行於地皇王於是建國賢賢所以垂文起名教而莫同制威儀而有別至於畫卦觀爻蓋取隨時之象綜經緯緯□通爲政之辭大禮同和大樂同節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斯生前之事略矣可言死後之問仲尼弗語縱使絳雪縈空□霜拂樹餌金丹而九轉吞玉髓而千年乘雲也駕五色之元龍遊漢馬控三山之素鵠逍遥瑤臺之上容與珠闕之間未窺解脫之門終趣蓋纏之境唯正覺淵沖眞如妙有不生不滅無相無言隨緣應質則□□成形隨類觀音則因聲亦說故有白銀千尺之□□金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四種悉檀之義神通自在

慧力無窮因導化行開示暗入皈依者盡發菩提迴向焉普
登常樂是以獼猴建塔遂生忉利之天野雁銜華復往彌陀
之國豈直日藏沙門孤遊正道月光童子獨見如來四生因
茲度脫六道藉此昭蘇實火宅之高車昏河之大筏若乃周
室昭王之世影奪恆星漢朝明帝之時光夢如日使旋西域
化漸東都寘像南宮申心北面自摩騰入洛羅什遊秦名教
更弘道風漸熾經臺像閣寶塔香山麗溢嚴阿綺盈都邑豈期
後魏眞君之歲後周建德之年靈廟一除伽藍再滅形容廢
毀文字散遺響落瓊鐘聲沈寶鐸修禪耆舊卷其舌而不談
護戒先賢改其形而晦影世絕調心之路時虧汲引之塗無
出世之津梁失生民之大望我階皇帝乘乾御宇握鏡披圖
友愛蒼生君臨赤子天地同其大德日月合其重光鼓之以

雷霆潤之以風雨除暴亂致太平張四維朝萬國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正道無爲區寰有截闡泥洹之路開般若之門宣
十二分之經流四千年之法精勤耆舊捨俗歸僧淨住初童
持心秉戒非直法輪再轉法鼓還鳴四海於是無虞兆民因
而有賴委羽乘毛之國慕風化以來庭靈禽嘉貺之祥應圖
書而萃苑巍巍也非境智之思量蕩蕩乎豈言談而能盡玉
泉寺者基此山焉智顗禪師之卜居也敕旨正名著額其山
嵬寥嵯峨崎嶇巔疑峰疑偃蓋繼似覆船巨石窮奇之象洪
崖譎詭之形岡曲抱而成垣水潔洞而結乳□□□□□□
鸚啼碧樹之間日月爲之蔽虧霄液由之散慘前瞻江路仰
望荆岑左帶昭邱右通巴峽禪師本姓陳氏潁川人也少稟
生知童眞剃落從師南嶽蘊道天台睿智洪才之譽非直播

風光出其戶牖雲霧生其棟梁華炊烟於金盤氣芬芳於玉
樹工圖相好湛若金儀匠寫眞容凝如滿月殿起三層之柱
簷懸自響之鐘堂開千葉之華蓮捧飛來之座燈光不滅灌
海逾明刹柱俱低承幡自舉吉祥柔滑之草爛熳依延逆風
和氣之香氤氳滿院斜通洞穴直注凝泉色似琉璃味同甘
露波投錦鼎浪瀉陛堂飲腹消疴沈疴愈疾百怪圖梁之狀
影如蓮池桃源菊浦之華香浮秦苑可謂山頹背閣寺同離
越似龍宮而出見疑鹿野以飛來窮以前王聲聽惟論般國
之功今其刊碑永記菩提之道余任宰扃城寺居所部文雖
寫意書不盡言其詞曰

二儀間廓四氣氤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通賢通聖明后明
君隨機設教觀化垂文樂章既造禮儀方制定彼親疎決茲

疑滯披圖辨物屬辭明例唯化一生不論三世[玄]都玉簡紫
闕銀經解尸遺骨飲液吞精乘龍萬紀控鶴千齡終非實相
猶是塵情唯有大雄湛然常住不生不滅無來無去千門妙
旨一音演論度脫眾生涅槃雙樹夢通劉后感應姬王恆星
掩曜滿月澄光寫形東國指聖西方慈悲願海善逝津梁法
顯還晉摩騰入洛花散經臺香流像閣釋教變起秦門盛作
露炫珠幡風吟寶鐸眞君建德運鍾滅道淪汲四生毀除三
寶我皇啓聖德伴蒼昊妙法更[弘]眞儀再造陳氏惜號王赫
斯征句吳霧捲閩越廓清因逢智者延謁山庭珠生浮漢玉
出口荊華峰嶂屹石洞淵懸芬芳菊浦滴瀝瓊泉盤渦似谷
覆嶺疑船來儀晏坐觸地蕭然妙辨悉檀深窮般若綿綵雲
會挹其河瀉或施之材或投之瓦經始不日翻成大廈更起

龍宮還開鹿野山連紫蓋江抱黃牛西臨月峽東接昭[丘]春
颸夏牖水殿山樓旃檀圍繞琳碧遶周塵吐芙蓉龍懸石鏡
白毫相好紺髮輝映銀鷲徘徊錦鱗游泳騰猴心靜悔蝠影
定猗歟哲王命也莽屏自天生德孝誠俱秉旦奭非儔良平
詎并出總連轡入調鏡鼎撫此伽藍實資力請魔殿巍峨須
彌鬱律倏覩劫終俄看燒訖豈如彼岸生死皆出金石不朽
天地可畢鐫勒巖阿永垂懋實

玉泉寺在玉泉山在當陽縣西三十里一統志

李慧達造鐵鏤

存正書在當陽玉泉寺

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
達建造鐵一口凡鐵今秤三千丫永充玉泉道場供養　伯
達　譚佁生

釋子故神其說以証愚民無識者從而信之於是重庭落
之於記有夜分忽與神遇之言釋齊已見之於詩有玉泉

馬紹基案右鐫題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鐫一口用鐵今秤三千觔永充玉泉道場供養四十四字背後中行有諱口二字又有達生二字與諱字並分列左右又有一伯字在達字之下偏左其義未曉字俱在腹之外面口邊寬四寸六分口內徑四尺二分深一尺八寸底平徹四五足神鬼狀在玉泉寺大殿階墀之中按周禮天官亨人掌共鼎鑊註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又漢書刑法志行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注曰鼎大而無足曰鑊今有五足是鼎而非鑊矣況罨於佛地尤不應鄙鑊今題曰造鑊一口蓋相沿俗稱失其義耳（湖北金石時注）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鐵鑊字塌之凡四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此鑊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當時俗人其字亦當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隸者也而筆法半出于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可知隋唐之間字體通行皆肖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鍾王者其時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後世楷字無殊邪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書鍾書則更在漢魏之間其僞也不爽然可想見乎（野經室三集　跋玉泉道場智顗禪師碑有云往以僞陳鋪款受律行師筆妙指蹤威移江海遂尅定金陵化王以僞陳鋪款受律行師筆妙指蹤乃因王刊涉王遂因師受戒師至此而投院王衣間面起寺則道場當建於開皇間也當陽隋地理志場南郡）

鷁雀戲碑

佚

在枝江縣楊內翰宅係草書前有隋大業皇帝序云陳思

王魏宗室子也後題云黃初二年二月記輿地碑記目

無年月塼

大中銓塼

存分書出宜都城東宜都黃氏家藏

歲丁卯　大中銓

歲丁卯大中銓

殘塼

甄字塼

存正書出宜都城東宜都朱氏家藏

甄

甄校甄氏元和姓纂云虞帝陶甄河濱因以爲氏是也

金石志四

唐

襄州刺史鄒襄公張公瑾碑
佚

釋法琳撰蘇敬稚正書貞觀七年七月立碑今亡佚在襄州
寶刻類編

重修金枝寺記
未見

金枝寺殘碑岑文本撰正書貞觀十年湖北襄陽寰宇訪碑錄

馬案右金枝寺殘碑題重修金枝寺記未題唐貞觀十年丙申歲中和月岑文本撰正書字徑九分碑久湮沒乾隆五十七年冬江陵縣東南百二十里土人掘地得殘碑七小塊共存九十字又不全四字按梁書南史梁無胡后昭明太子母爲丁貴嬪碑云胡太后不知所指又唐書岑文本傳文本棘陽人家江陵貞觀中代顏師古典詔誥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是記爲文本撰當是極搆惜殘缺不能讀耳書碑人姓氏亦缺然結體雅勁有當時虞褚之風
金石圖

法門寺記
詩注
佚

唐法門寺記沈季範正書貞觀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立
復齋碑錄

沈季範書貞觀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在襄州
寶刻類編

眾造寺碑

佚

司馬秀辯撰文字競書貞觀二十一年四月八日立在漸州
寶刻類編

仁壽元年碑
佚

仁壽元年碑在安州無撰書人名
張寅安州志

隋處士羅靖志
佚

處士以仁壽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終夫人張氏於唐龍朔二年終合葬於習池
復齋碑錄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宏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遒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
容齋隨筆

隋處士羅君碑字畫可喜而不載書人名氏初余至襄州刺史館余於州治之東地有木龍塵網如積埽滌而視之此碑也遂撫得之去年春余復有荊襄之行訪此碑則曰卒吏翟寶指不虔碎而棄之矣可謂不幸也昔林邑王楊邁死于岨立墓其父德改名楊邁昭穆南世而一名余每笑歎謂天下事何所不有今羅君之父名靖而羅君亦名靖殊不可曉羅君以仁壽四年卒夫人以龍朔二年葬自隋仁壽四年訖唐龍朔二年則夫人之守志蓋五十有九年以壽終亦可尚矣
後錄古

六祖墜腰石題字
存題五字分書
餘正書在黃梅

六祖墜腰石

龍朔元年

塊石繩穿祖跡留曹溪血□此中收應□一片東禪月□
□黑齋居士蔣□勒石

□□□四百州

□□四祖遠孫□□□□

曹溪通志師往黃梅五祖著槽廠去後至碓房見師腰石

舂米龍朔元年師受衣鉢南歸石留黃梅至明嘉靖間韶

州人有仕黃梅者遂持歸曹溪今存焉中一行鐫師墜腰

石廬居士誌八字右龍朔元年左桂林龔邦柱書桉六祖

傳云造黃梅尋忍大師適咸亨二年也龍朔在咸亨之前

十年石上之字當屬後人所刻故年月不符耳（翁方綱粵東金石略）

出西郭門過東禪寺謁四祖五祖六祖像殿側竹圃即槽

廠故蹟有六祖墜腰石（南來志）

荊南戒壇舍利贊

（伏據全唐文錄入）

余等登趾荊岑搜玄秦嶺承律謨於上德聞所未聞稟清範

於靈壇日新日損是以皇覺慈訓弘之在人晞樹高風開心

祥感幸逢嘉會瘞靈骨於福壇元綱載維想德慨之未遠不

勝手舞景仰神光敢述匡[玄]猷乃爲贊曰

覺智圓明應物唯靈非滅示滅無生現生爲人演法三學開

津場壇肅穆戒德氤氳金河晦影鶴樹澄神能仁散體多寶

全身奇光昭晰嘉瑞攸陳二端尚在八斛猶均厥後無愛爰

初啟信近護分光靈墳是鎮靈墳現奇震嶺標基扶風散采

淮海騰輝粵自荊岫尋眞太一希世之風載揚茲日壇模山

像登頓有秩鎮以遺身幽誠云畢願言遐曠克念崇尚識鏡

澄明心河靜浪庶劫名之方消覿神珠於妙相

戒壇舍利贊無行撰乾封中在江陵（金石錄）

長樂寺鐘

伏

荊門軍咸亨鐘在長樂寺鑄字云咸亨十三年（輿地紀勝桉咸亨止四年此十字誤衍）

延福寺浮圖記

伏

大唐延福寺浮圖記咸亨四年創沈長卿篆文張元靚書

在均州（輿地紀勝）

延福寺碑

伏

沈長卿撰張元靚書上元三年正月在均州（寶刻類編）

延福寺碑在鄖鄉縣乾明寺上元元年王府功曹沈長卿

撰後火焚碑湮毀輿國中僧海清于坎陷中依堵牆整之

如故（輿地碑記目）

□巖寺西德義社浮圖銘

伏

儀鳳二年四月八日立在鳳林山（復齋碑錄）

儀鳳鐘

火

儀鳳鐘唐元皇帝像及唐銅鐘在郡北龍興觀內有元皇帝像及唐儀鳳二年歸州刺史董寄生所造銅鐘重千斤

輿地碑記目

孝昌公許君墓碑

佚

安陸之東三十里乃唐許氏之塋域俗謂之相公林舊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闊三尺餘白石也吾聞石白者不泐村民輒異之或遇水旱則就禱焉治平中縣令張塗言於太守周君焚且以爲玉碑聳而視之非玉也棲鄉校之南厭已而有欲用者方磨去十餘字會鄭獬以內相還里卜葬遽止之得不盡滅其文字後余遊宦歸見其碑悉爲人

磨治惟其額有書大唐孝昌父公許君墓碑九字恨無善本以藏親友朱又叔見余屢歎乃出一本以遺余所存者序四百字銘二百八十六字耳文多缺落於序爲甚其可讀者有曰先王宅土仗鑾親而建侯我后得人□關河而作牧七年入朝加授大中大夫使持節冀州刺史云云履直道於朱繩照全形於白璧抑貪競之俗息浹二大扉權右之門威加重檐又曰行趨露冕之稽坐列交衢之棘二年有詔追遷太僕少卿又曰長史公以儀鳳三年正月日薨於汾州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又曰嗣孫崇藝易州司馬五回軍使英姿外發靈鑒內融又曰趨毅梓之鄉關用標幽壟何止韋孟之光緒祖德垂裕後昆劉寬之傳芳故更式昭往烈崇藝崇述崇烈云云銘曰炎圖括地羨派流

天融斤孕火太岳飛煙緝諧帝若業冠象賢頴濕涵珍箕山韞寶儀刑邦幹經綸天造華陽啟國襄城訪道漢劍舒蓮周珪映藻運移亦野感懷楚望八翼飛正三刀集昵英薤早舉仁風曉暢丹水湛圖黃星昭亮恩狎聖齒績恭龍躍銘旆雲道實享天爵青蒲奏牘亦野馳英陸剸柙兕水靳奔鯨閩區恩暴夏口先鳴晉俗康阜軒轡澄清金根桉禁訏謨鶴省閫鈐書嚴鉤陳夜警軍容甚泰王功載清地軸東距天津南渡狼望云云桉唐書許紹初爲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以破蕭銑功擢其子智仁初以勳封孝昌縣公終涼州都督此碑乃智仁之墓碑也　廣史

張昌齡撰吳知禮分書永淳元年四月八日建　資劍類編

啟法寺金銅無量壽像碑

龍興寺輿地碑記目

張昌齡撰吳知禮分書永淳二年建在襄陽

襄陽孔子廟堂碑

佚

襄陽孔子廟堂碑于敬之撰正書無姓名垂拱元年立其前題魯大司寇贈太師宣尼父孔某廟堂碑銘春秋之法或書字或書名皆所以寓褒貶之意今敬之爲孔子廟碑而斥其名何哉　金石錄

襄州刺史封公碑

佚

撰人姓名殘缺宋之悉正書垂拱元年十月立字畫頗佳

之慈之問弟也金石錄
襄州刺史封公碑宋之慈書垂拱元年十月立在襄州寶刻類編

益功參軍張玄弼墓誌　存正書在襄陽張公祠

唐故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參軍事張君墓誌銘　并序

司元大夫李行廉撰

府君諱玄弼字神佳范陽方城人也閥閱遊宦之資詳之碣文別傳五歲而孤志學仗膺於大儒谷郫律律爲諫議大夫紬書秘府府君以明經擢第隨律典校墳籍八儒分昧五墨殊途劉歆析九流之區域鄭默辯三閭之同異五十五部冊四家訪竈朔之新書禮窮壯敬覽南陽之統論易盡精微緘

篋秘文委曹前記並登靈府一以貫之逸思煙迴清飈霞舉言同神遇理叶而成七徙職爲益州府功曹參軍事以賢良徵册入甲科未拜職以龍朔元㐮五㊄十九㊁終於洛陽春秋五十有五夫人吳興臼氏以永昌三㐮九㊄三㊁終於私第春秋七十有九柬之識不遠稟質愚昧趍詩禮之訓承顧復之恩早預微班驅馳賤役自禍荐昇諸弟皆幼夫人勞斷織之訓深嘗指之慈刻心提耳孜孜不倦今蘭發玉暉多從化往唯柬與晦僅存喘息三復規誡萬古不迫奉夫人遺誨使改卜新塋府君先塋南山今移與夫人合窆於安養縣西相城里之平原府君友人司元大夫李行廉撰銘柬之等不敢改易謹刊李銘以存不朽其銘曰

望憲章顏舟牢籠舒向氣芳蘭芯價重璠璵璠望之逾肅即之也温高情㊄舉逸調霞軒彫章綺合縟藻〇繁爰塋仕彈冠奉撤式佐名邦盤根遠析乃昇州部平反著績孰謂蹄涔能申海擊濯纓金狄主吏銅梁善立惟敬讜道以光白生虛室顏曜錐囊焚林㠯秀遠應明敭縱掉江波觀光洛浦調高又圄思盈書圖擢第金門淪軀泉戶未終千㊁俄成萬古弔窀窆酒貞龜卜筮風急長原雲低荒堧佳城莫啓幽埏永閟玄石圖徽芳塵不墜

予守襄郡之壬寅春席子介石于田滕間得古碑三石又于臨漢門外得三石剔苔檢讀揚以示予一爲故唐功曹參軍張公玄弼洎夫人巨氏合葬墓誌銘蓋漢陽王柬之父母也一爲處士景之則漢陽王之弟而功曹君之弟二

子一爲新定太守朏則漢陽王猶子其豫州鄖縣丞牟河南府參軍彰二碑一丁鳳譔一吕巖說譔則皆漢陽王孫也字迹完好逼近褚虞考其地爲樊西之長豐洲即墓志所云安養縣相城里之平原洲履爲襄水所齧不復辨㠯壟矣憶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之句不禁黯然今六石尚置樊城之跨鶴樓予以王有故宅在城外二里許後改爲衍恩寺康熙間太守尹會一祀王于其中因名張公祠則此石移置公祠廡下爲是事未舉適有武昌之行爰跋數語識之俾人知數石當與羊叔子墮淚碑同爭不朽矣

羊太傅祠前向有石幢宋慶厤七年范文正諸賢題名其上王阮亭過襄尚搨諸賢之姓名而去矧爲漢陽王父母若弟若姪孫壙中物哉嗜古者尚共寶之

長白輿存跋

樊城郭西三里許今之長豐洲古屬安養縣唐漢陽王張公柬之祖墓在焉而無知者考郡誌秦漢時萬山以東漢水之南爲襄境萬山以西漢水之北爲鄧爲鄾三縣均隸於郡襄陽名縣自漢以來至今莫改鄾之爲縣不久卽廢西魏中改鄧城爲安養唐天寶元年又改安養爲臨漢貞元二十一年復改爲鄧城宋仍唐制雨縣分境而治南渡後始省鄧城入襄陽安養舊界今難悉考嘉慶間猶見南濱抵萬山里許洎漢水橫嚙十餘年中內圮者十餘里道光元年土人得唐時夏侯夫人梁君嘉運二誌石於水濱覩察吳公移置鹿門書院士林寶之璘每過讀輒興感焉今二月中同伯兄珩掃先祖墓尋視新於舊地平野見誌石八片迴非俗物詢之居人十許年前得於頭岸三遷而

後至此璘心竊愛之恐其再沒風沙而艱於移運屢商同志七月望日始踵前約是日以他事過襄又見三石於臨漢門外讀其文皆張氏塋中故物問所自則亦今二月中漁夫得之北岸以待售者亟購之歸安置跨鶴樓誌銘篆蓋共得石十一片其字不名一體皆可臨摹夫疆域有沿革山水有崩淤古人立誌原以防滄桑之變易長豐洲廣袤數十里其中墓石何止千百而先後出諸水者僅此數片又皆張氏一門之物又皆爲璘見而集之是可異也新唐書載王世系與荆襄二誌繁簡不同斯石記事半爲諸書所失載張公功狂祉稷彪炳史册府誌雖有墓在穀城涓口之說而徵考實無確據此不能無闕疑焉道光壬寅七月十七日記　壬寅二月余初見河南府參軍諱軫一

石瞥眼相過寶光煥然如新發硎次日覩之仍如常石此一奇也次獲新定太守胍暨麥軍軫與夫人合葬二石塵沙瀰漫封埋尺餘鄉人漫指其處一掘卽是此二奇也再獲益州功曹參軍玄弼暨處士景之豫州鄙城丞孚三石於臨漢門外天方平旦余行本欲東若有人導之使西而遇斯石踰日余卽有千里遠行倘稍遲誤將恐不果獲矣此三奇也戊申所獲孝廉慶之秀士諱黠穀城縣令諱曛三石展轉購求之艱難更僕數而已酉所獲將仕郎敬之一石河伯風伯若或爲助不先不後不入他手此四奇也其中篆蓋或先誌銘而出或後誌銘而出上下十餘年相去十餘里合之若符均爲一家故物則又奇中之奇者焉張氏聚族而葬其後更有出者不可得知獨惜王之長子

著作郎諱漪一石爲廣西臨桂孝廉唐子實購去海豐吳公子宓方伯爲余轉求而不獲此其闕陷之處又余之不幸也然余有此幸獲不過一時之偶遇竊願後之君子重其人珍其石登之誌乘相傳不朽則更幸甚咸豐元年正月人日又記席方璘跋

右張玄弼誌今在襄陽張公祠張氏諸誌先後出土詳席氏跋內世系表多闕譌分識於諸誌之跋而統係於此以資補正玄弼會祖弘策梁岳陽王諮議參軍祖玠後周宣納上士隋巴州錄事參軍父則隋比陽澧陽二令玄弼六子長柬之字孟將相武后中宗漢陽王諡文貞贈司徒次景之字仲陽次慶之字仲遠次失名次敬之字叔寨將仕郎次晦之左率府兵曹參軍柬之二子長漪著作郎次嶧

漪四子長孚字孟信郢城縣丞次悊左補闕（誌作郝王府掾或非最後之官當仍其舊稱）次勰荆府倉曹參軍次軫字季心河南府參軍孚子絖軫子繟紹改名縉絖子迪嶧二子長愿吳郡太守江南東道採訪使次點字子敬愿八子煦殿中侍御史弟八子曛字繼明穀城令曛子珣瑀璟璟景之子嶠嶠子逖晦之子朏字朏新定太守朏子回又表載東之之子有晉州刺史琪者以珣瑀等名例之當是東之之子㘝孫行又載漪之子有某戶部郎中巽大理評事者亦誤據誌漪無是二子也又載有名纁者當卽曛之誤耳　誌云閎閱遊窆之資詳之碣文別傳則㘝弼固有墓碑此其埋諸土中者也碑碣不存或踣毀於神龍年間趙德甫書載有東之碑係貞元十二年所追立谷郡律新舊書有傳魏州昌樂人

嘗爲國子博士遷諫議大夫兼㘝文館學士卌四家四十作卅瞿氏謂詩體七字欠一字便不成句此誌卅四家句與上五十五部爲對偶亦欠一字可見古人不拘拘於是也筦卽筦字箱類與篋同義委曲疑卽委宛撰文者李行廉官司元大夫考龍朔元年改諸司郎中爲大夫二年改戶部爲司元大夫元年改地官此誌尙稱司元者蓋行廉撰㘝弼墓銘尙在岑南山之時故無一語及其夫人迨移與夫人合葬仍用前銘而柬之自加序文故云柬之等不敢改易謹刋李銘也觀此又可知序文爲柬之所撰矣誌又云奉夫人遺誨使改卜新塋府君先定南山今移與夫人合葬於安養縣西相城里之平原而景之誌云以大周天㬎之三季正㘝六㘝改卜先墳於安養縣之西相城里則此誌之立亦在天授三年無疑永昌無三年永昌三年卽天授二年辛卯夫人卒於辛卯九月葬於十一月時用周正以十一月爲明年正月也武后以天授元年改國號曰周志書永昌不書天授標題稱唐不稱周柬之誄武復唐之意已蓄於此時矣

處士張景之墓誌

存正書
在襄陽

㘝處士張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景之字仲陽切酋府君之第二子也沉默少言博涉史傳每慕於陵仲子之爲人好稼穡樂名教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不應州郡之辟專以琴書自娛春秋卅有四以唐之咸亨四季十二㘝十二㘝卒於家子嶠志學而孤俯逮成立而

不悔禍俄隨怛化嗣孫逖歲在壑酋奠酹攸託惸釐嫡藐通相霑附固乃哀緝中外痛傷心目者焉余與晦之以爲小季雖遠大暮同歸松城合玼蒸蒸有寄乃以大周卅稔之三年㘝六㘝改卜先墳於安養縣之西相城里移諸兄弟並窆於新塋之內青烏効吉白楸速朽惟克典與孝經共卅長而坐久乃爲銘曰念彼生涯循茲怛化川有閟水㘝無停駕共惜小季同歸大夜令範將煙霞俱遠儀形與炎涼並謝痛萬始之不留獨汍瀾而長嗟

右張景之墓誌在襄陽景之漢陽王柬之之弟誌稱功曹府君者卽㘝弼也云移諸兄弟並窆於新塋之內者謂慮之敬之也景之及其子嶠其孫逖均可補世系表之闕其㘝弼誌云惟柬與晦僅存

喘息此云余與晦之以是知之文云大周天授而益題大唐東之誅武之義已蓄於此三年正月卽二年十一月時用周正也後三誌同有篆蓋題大唐故處士張君之銘九字今未搨得

孝廉張慶之墓誌

存正書

唐孝廉張君墓誌銘 并序

蓋篆書陽文有界畫

君諱慶之字仲遠功曹府君之第三子也儀形簡秀風神峻整引義望於伊懷轉山泉於徒紬泛覽流略尤明左氏卅辟孝廉不赴燒金未救夢珠徵禰春秋卅有二以唐之咸亨四

年十㊉十七㊁辛於家以大周而稔之三季而㊄六㊁眞妻京北杜氏同改窆於安養縣西相城里君孝友之行絕等喪仁恕之情越邁群輩而伯道不嗣仲宣無後彼蒼者而孰云報施援翰雪泣用銘幽礎其詞曰山以玉暉水因珠媚我有明哲蒸蒸匪置彼美仲子其心貞愚贈瓊化泣趁舟遂遠漢流東注騶岫西盤棣野風急鴒原㊁寒扣槻遣車惟兄惟弟誰云不痛永絕遺體

右張慶之墓誌慶之亦柬之弟世系表亦不載慶之辟孝廉不赴而誌益仍題孝廉字非實也

將仕郎張敬之墓誌

存正書

唐將仕郎張君墓誌銘 并序

蓋篆書陽文有界畫

君諱敬之字尚謇功曹府君之第五子也耿介不群文藻貫世幸十一中書舍人王德本聞其俊材當時有制舉而下奇君諱敬之字尚謇功曹府君之第五子也耿介不群文藻貫世幸十一中書舍人王德本聞其俊材當時有制舉而下奇佚召與相見賦城上烏勒歸飛二字仍遺七步成篇君借書於手不盈跬息其詩曰靈臺自可依裘止竟何歸稅由城上冷故向㊁輪飛王公嗟味乃推爲舉首文昌以其幸幼第不入科以門蔭補成均生高第稍將仕郎非□好也遂與諸兄細校經史專以述作爲務唐咸亨四幸七㊍十六㊁卒於家春秋卅五大周而稔之三幸而㊄六㊁改窆於安養縣西相城里君未及婚娶屑嗣永絕耆書無荷戟之童刺石闕環之女執輿惟弟紀德乃兄撫掾操觚歸咄橫集其辭曰楊童

不秀顏子未實妙跡猶徵神機入室嗟尔貞懿才高漢佚夢蛟翻紙雕龍散筆其一陳車夜動馬悵晨開議深白覩言窮紫辜禍徵斷石悲纏贈懷道存金素書留玉杯其洨池東騖騙山南拒燭乘埋隨連城碎楚蕭颺風隧蒼茫㊍緒仲子尉子胡窀忍予其三

右張敬之墓誌敬之亦柬之弟表亦不載又案玄弼誌云惟柬與晦僅存喘息此誌云執輿惟弟紀德乃兄則晦之乃敬之之弟四兄其名無從考矣云紀德云操觚則此亦柬之所撰也竊謂慶之誌當亦柬之所撰可意會而得之故誌述城上烏一詩可供早慧之典故

著作郎張滔墓誌

存正書

萬古藩作郡張府君墓誌銘 并序

蓋篆書

唐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張府君墓誌銘 并序

姪子愿述

君諱漪字若水范陽方城人四代祖策從後梁宣帝入西魏子孫遂家襄陽焉隨澧陽令諱則府君之曾孫皇都督安隨郢沔四州諸軍事安州刺史諱玄弼府君之嫡孫特進中書令漢陽王諱柬之府君之冢子天縱明達家傳孝友質而能史文而不華周舉成均進士擢第上聖麻封事一命懷州戍陟尉後應長材廣度科再轉洛州登封主薄糺肅幾何望雄臺省累遷左補闕擢惟樊侯緝我袞職而狡童怙寵碩人之萬多士側目莫之敢指君疾彼蠹政上害苗書帝嘉其言且

赤舄用除著作佐郎恩示累加實遠之也尋而盜有巨力將生大變故我王父昆堂兼鈞勦其凶邪有以興復狐鼠何有城社惟艱蓋老智謨之少壯決之內有獻納外則糺合匡救之力君叅半焉洎王父錫紫受封恩欲別開君邑王父辭曰天飛聖也利見時也臣且巍巍窮滒何力之有焉帝曰曩在春閣嘗見卿子敢言時事朕實拒之今乃同梟諸公果集是績真其地也卿奚讓焉對曰同室協謀父子偕邑非典也父執政子開封重嫌也恩實天啓人謂臣何埧首固辭然後迺已於是稍加朝散授大著作俾厥資也尒後王薨廟堂恩拜卒郡君表乞扶侍采閣樊泂無幾而太妃薨棘人欒〻哀毀滅性未卒哭終於倚廬鳴呼痛哉壯年卅有七君丕承烈光克稟彝訓虧變詞回翰飛天濡自祖及身皆秀才觀國遠源巨

浪三葉一枝故七洎官秩六承恩拜而典要有禮通變適宜盱居之政皆爲後式雖光塵混物而雅素恒真口絶薰味心多禪悅非夫體合道而行中擢歟是哉希聲將登大用天實冥昧降此鞠凶九百君子靡不震悼夫人成紀郡君李氏皇朝瀛州司法叅軍昭佶之女也洵淑且都柔嘉惟則詠采蘋而服禮示斷機而流訓隙有鴞駟滓澤無藏山以開元廿年十一月廿五日寢疾恒化於靖安里之私館春秋六十二越明年孟冬月才生魄與君合窆於相城舊塋王墳之甲從先也子孚毖勗軑勗歷荆府倉曹軑叅河府軍事不幸早亟先夫人云亡孚鄙城縣丞毖邠王府掾白華半落綵衣長戚陟屺奚望風枝結哀愿不天早歲無怙伯父悪訓嚴君若存惸生孤藐以至成立恩深罔極思報無階茹血申哀務傳家

政禮也銘曰

茬峇雲雷邁屯華夏王祖伯父克勤宗社翼戴飛龍肅清天下君臣一合名器無假謠搆于朝忠弃于野惟伯扶侍除官告罷太妃俄薨血淚文瀾荼苦過制因淪大雅今則有之古所無也未謚忠孝空塋松檟非斯慟孚孰可悲□

右張漪墓誌幷篆蓋茬襄陽知著作郎之爲漪而誌石藏桂林唐氏後轉索得之而銘蓋俱全誌首行有姓子愿述字是撰文者爲張愿漪之子也新唐書張柬之傳以愿爲柬之子宰相世系表以愿爲漪之子二者互異而皆誤也漪四子表失載孚名表脫漏甚多已詳張玄弼誌跋此誌敘先世云四代祖策從後梁宣帝入西魏表作弘策字眞閒衛尉卿洮陽閔侯誌僅言策者避太子弘諱猶

袁弘機之稱袁機也表不言魏者當是魏未受官之故張
點誌又云六代祖策去西魏自南齊遷宦弈葉因家焚沔
表不言齊與不言魏同張軫誌又云五世祖策隨梁北歸
寓居襄陽因爲此土舊族詳略各殊尙無不合張瞻誌又
云五代祖策梁岳陽王諮議參軍贈持節蔡州諸軍事蔡
州刺史則與表所稱衛尉卿涉陽閔侯者不符當以誌石
爲正漪舉長材廣度科見於玉海終唐之世膺是選者只
漪一人唐時制科名目不下六十餘選舉志不具備也誌
云佼童怙寵云盜有巨力云劓其凶邪有以興復卽誅二
張事考宋之引疾杜神龍元年新書傳云漪以著作佐郎
侍父襄陽誌云表乞扶侍與史脗合惟據誌已授大著作
而傳猶稱佐郎是新書之誤舊書傳無佐字誌云[illegible]幾而

太妃薨又云未卒哭終於倚廬是漪之卒當在元宗初年
此誌立於開元廿一年者因其夫人李氏合葬而追述之
也舊書傳云東之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爲著作郎
令隨父之任東之至襄州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致
法無所縱舍子漪恃以立功每見諸少長不以禮接時議
以爲不能易荆楚之剽性焉誌云疾彼蠹政上害苗書是
漪亦錚錚有聲者向非此誌之顯於後代漪亦徒有惡名
矣誌用詩句碩人之葛考毛詩作邁韓詩作儦此作葛或
本於齊魯兩家可補引經異文之一條說文無葛字人可
知邁葛同字當用邁爲之也案當卽參字通變適宜變字
添註於通適二字之間而雅素恆眞上衍一而字口絕讀
味薰壎之古通儀禮士相見禮膳覍注云古文覍作薰漢

霍去病傳所獲覍允之士注云覍與薰同文選養生論薰
辛害目注云薰與覍同又禮記內則注一熏一脗卽一薰
一猶而釋文云熏本作覍亦一佐證

河南府參軍張軫墓誌
存正
書

唐故河南府參軍范陽張府君墓誌銘并序
吕巖說撰

君諱軫字季心其先范陽方城人也九世祖貞仕宋南徙五
世祖策隨梁北歸寓居襄陽因爲此土舊族先考漪朝散大
夫著作郎大父諱[illegible]之特進中書令漢陽郡王曾大父諱[illegible]
弼益府功曹贈都督安隨邽沔四州諸軍事安州刺史皆諸
侯之選朝廷之[illegible]矣君著作府君之第四子也孩而岐嶷非

而穎亮卓犖樣鑒注洋德聲人難其才共許遠大年九歲以
母氏宿[illegible]請爲沙門自削髮緇流持衣紺宇內求三藏之
實外綜六經之徵蹈其[illegible]鎬得其深邃盖以爲攝慧乘者足
已以[illegible]物知理道者從義以適權況乎祖之謀孫卻聞遺旨
兄之誡弟豈有忠告者哉昕以曳長裾游太學不詔不覽爲
寵爲光尋以進士甲科拜河南府參軍事參彼都督萬方是
則兮茲奉邑四海旅均雖曹參以獄市留心魯肅以囷倉濟
友未足儔於古也春秋世有六以開元廿年六月五日[illegible]調
遘疾終於洛陽陶化里之私第禍霑霜露顏囘之才不幸歟
興蓋几孫楚之涕無從鼓[illegible]元廿一年十月十六日改祔于
本郡安養縣相城里先祖之舊域禮焉君立身謙和爲性孝
友兄弟溫如也鄉黨穆如也始以甘脆[illegible]奉至行樂於晨昏

終以醅醁養閑深仁絕於雁血斯志固不可得而言已嗣子繩紹等風訊有紀義方成素其在哀疚遂近傷之嚴秩自衡闔道由襄漢撫嵇孤以哢咽跂楊塚而遲迴潰絮非馨柔毫可奠永惟陵谷無口丹青詞曰

堂乀乎張川岳降神文華經國孝友謀身我才以通我命以屯三魂爲主四體爲賓古樹蒼乀幽火燐乀冥漠千世悲涼萬春樊鄧之郊周楚之津紀此玄口灺予故人

右張軫墓誌誌稱軫官河南府參軍與世系表合鎸字不見於今字書蓋卽扃之俗體爲寵爲光卽詩之爲龍爲光也可補入詩異同考詩長發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大戴記引正作寵易師承天寵也釋文云寵王肅作龍皆其佐證

秀士張點墓誌　存正書

唐故秀士張君墓誌并序

君諱點字子敬其先范陽方城人也軒轅錫族司空分派繁衍光大自北徂南九代祖貞從西晉入東晉六代祖策去西魏自南齊案策表魏自南齊遷宦奕葉囚家樊沔祖漢陽郡王中書令柬之佐命元勳建封立廟服器有具子孫其昌父嶧則王之第二子君則王之第七孫渥注蹈足有權奇也丹穴綵羽異鄉寫也學詩學禮舞象舞爵克孝克溫日肅日寧成童未冠選拔面試年十八以門資齋郎常選廿而孤神龍後讒蝕閒疊家難屢斷年十八以門資齋郎常選廿而孤神龍後讒蝕閒疊家郡王父滴朝散大夫著作郎公著作之元子幼而明敏長復安隨郢沔四州諸軍事安州刺史祖柬之特進中書令漢陽郡王中書令柬之佐命元勳建封立廟服器有具子孫其昌父嶧則王之第二子君則王之第七孫渥注蹈足有權奇也丹穴綵羽異鄉寫也學詩學禮舞象舞爵克孝克溫日肅日寧成童未冠選拔面試年十八以門資齋郎常選廿而孤神龍後讒蝕閒疊家遇屯剝今上登極昭洗舊寃合門長幼悉皆拜職君授隨州司倉參軍泉偵是司出納惟允邦君坐嘯邑吏行謠旋焉校察劉商有惡先子誣以他事免君職焉君曾無慍容退返初

弘策也蓋亦誤矣塵于私第之塵當是卒字之誤

鄖城丞張爭墓誌　存有界格正書

唐故豫州鄖城縣丞張君墓誌并序

姪繟述

君諱爭字孟信其先范陽方城人也曾祖玄弼益府功曹贈安隨郢沔四州諸軍事安州刺史祖柬之特進中書令漢陽郡王父滴朝散大夫著作郎公著作之元子幼而明敏長復剴斷年十八以門資齋郎常選廿而孤神龍後讒蝕閒疊家遇屯剝今上登極昭洗舊寃合門長幼悉皆拜職君授隨州司倉參軍泉偵是司出納惟允邦君坐嘯邑吏行謠旋焉校察劉商有惡先子誣以他事免君職焉君曾無慍容退返初

服婆娑里閈不以屑懷無何五嶺塵飛將軍授鉞決勝之榮
君能贊謀獻捷之辰畴庸是宜弃瑕錄用復拜豫州鄖城縣
丞焉比縣陳宋之衝淮河之會舟車輻湊寇盜人剛腸疾惡奸豪服栗伏竄他境而渠魁十輩猶誰啟於
其閒君乃設摘伏之科正繩愆之准檢之匪日聚以殲旃蒞
蒲中清犬不夜吠復丁家艱去職以開元廿八年六月十四
年先秋祖謝孫迪承其祀焉嗣子純既及壯
餘慶未已厥生君子位不充量沒恨泉裏一夫人禮則當時
見美同穴茲辰徽音用紀其

右張孚墓誌姪繟撰文孚漪之子繟軫之子繟孚子繟桃子
迪世系表均失載已具前跋地理志鄖城屬許州此誌云
豫州鄖城縣者長慶元年始以鄖城隸許州也志於鄖城
下云武德四年以鄖城鄧陵北舞西平置道州貞觀元年
州廢省鄧陵西平入鄖城隸蔡州案貞觀間尚稱豫州至
寶應元年始改爲蔡州此誌立於開元廿八年故稱豫州
鄖城縣焉後此四十年復置潁州又後五年乃廢潁而隸
蔡州又後四十五年乃隸許州

河南參軍張軫妻鄧氏合祔誌

存正書
有界格

唐故河南府叅軍張君墓誌并序

鄉貢進士丁鳳撰

君諱軫字季心其先范陽方城人也會祖玄弼皇秀才權弟
拜長安尉益府功曹贈都督安隨鄧沔四州諸軍事安州刺
史祖柬之秀才權弟宗祖艱難時危反正特進中書令監修
國史上柱國漢陽郡王本州刺史食封七百戶碩德金章勳
庸茂績傳諸國史倫列先碑父潛秀才權弟朝散大夫著作
郎佐父潛謀能安漢室建策除吕獻議如昌功亞朱虛侍歸
誅受君則著作之弟四子聰含誕孕慶積公忠體峻晴峰神
高秋色傅母罷乳羣腥靡嘗岐嶷有成詩書便覽往昔中宗
復辟鄧黨構端大父被奪鳳池歸来典郡見君性不食肉幼
及成童奏爲梵苑沙門配居龍興精舍載雖及紀材必爲時
君謂釋門之道也祈沒後之因儒門之教也救當今之弊脩
惠狹於善已濟廿博於蒼生返初服於山籍拾綴流而冠帶

屬天波昭滌祖屆立宗支子從班大才誰繼喟然曰吾當慱
鴻筆取青紫即曾太學權秀才無何拜河南府叅軍以秀才
有後也況官叅河尹掾綰府曹墳籍文章儒宗墨客虛心待
士散俸歸仁餘慶未融斯文乃喪味不知宵以逮于終以開
元廿年六月五日遘疾不祿於洛陽陶化里私第春秋卅六
嗚呼知音者莫不云變風雅之篇什梁江山之清潤方經國
而可大尚沉跡而未光痛昭世之早辭乃邦家之殊痒有集
三卷行於代

夫人安陽邵氏倫佩針管脩整組紃事姑側聽於鷄鳴作嬪
潔羞於荇菜訓子得義方之蠱孀居存師傅之儀早歲專德
於公官晚載脩心於釋典以天寶四載六月十七日寢疾終
於故里私第享年卅有九越天寶六載十月十二日合祔于

安養縣相城里先祖之舊塋也嗣子曰繟曰繟樂く相櫛
哀く相次愷悌孝友閨禮言詩既積學而舍章亦高塘而射
隼女也事夫終遠弄兒杼里相對悲嫋皇く鴈慕將題實錄
用敘氐詞銘曰軒轅垂裳支褒分張子孫范陽弈葉全昌從
宦遷徙茅祉金章其一猗歟君子炳靈代起文章宮徵弱歲異
此不食于肉歸於釋子其二鸞飛國岸櫂秀明敭繼業聯芳烝
卿洛陽嗟乎中折梁壞人亡其三夫人婉德禮全內則母儀柔
克嗣子食國駈馳文墨嘔く相向銘誌將勒其四

辛丑春道出樊城適門人張子輔司鑪襄陽夜渡漢水過
訪出唐碑拓本九紙見貽皆張漢陽先世塋齋孫墓誌蓋
張氏族葬漢岸道光十二三年間漢水齧岸阯土人獲
九石移之漢陽王祠宇跡完好未經椎搨也故自來收藏

金石家皆未著錄此三紙乃其中幅之最小者無書丹人
姓名而筆法遒媚唐碑之絕佳者可寶也吳文鎔跋

右鄉貢進士丁鳳撰河南府參軍張君墓誌張君爲漢陽
郡王柬之之孫諱軼字季心著作郎淌之第四子誌謂軼
性不食肉成童卽奏爲梵苑沙門配居龍興精舍後天波
昭滌祖廟立宗乃返初服卽曾太學舉秀才拜河南府參
軍雖易緇爲官仍復茹素故誌有味不知肉以逮於終之
語開元二十年終於洛陽陶化里夫人邵氏後十四年至
天寶四載乃祔越二年合祔於安養縣祖墓桉安養縣隋
屬襄陽郡卽今之襄陽縣也碑以廢作慶宍作肉與史晨
後碑香酒美肉之肉又異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　按張彰誌已編錄此其夫人合葬之誌也故彰專錄兩誌略同惟此誌云進士甲科前誌云擢秀才爲異耳前誌云嗣子繟紹等此誌云嗣子曰繟紹

繟當卽紹之改名者世系表均不載地理志襄州鄧城下云本安養天寶元年曰臨漢此誌刻於天寶六載猶稱安養則志謂天寶元年改者未確矣宍古肉字見於淮南子吳越春秋諸書漢碑又作宍本州下缺一字據史知是軼字補訪碑錄載張彰志不注撰人名而以此志爲張彰弟二志標題矣復以彰志撰文之呂巖說詮此志之下而顚倒其名誤之誤者也

新定太守張朏墓誌

存正書閒涉行體有界格

大唐故張太守之墓誌

蓋分書

唐故太中大夫守新定郡太守張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朏字朏其先范陽人也馬渡丹陽龍戰河洛煙塵北擁
冠冕南遷今爲襄陽人也曾祖則隨毗陽縣令祖[玄]弼皇益
州功曹參軍贈安州都督父晦之桂方[巳]字左率府兵曹參

軍伯父柬之中書令漢陽郡王贈越州都督狀危宗社勳庸
太常初公父早亡伯父進養諸昆弥滅大漢分圭茅土錫封
奏公授職詔授荆州參軍後聿氏臨政虺窶爲蜮公授撫州
參軍累貶也又試太子通事舍人来復也又授將作監主簿
再太子僕寺丞太子文學檢察浮費司供與馬黃中有理堂
上柎頭轉宏州司馬邢州長史朝散大夫涇州別駕鶴来諠
海朱绂加榮與舊見題佩刀是贈又拜梁州刺史涪陵郡太
守零陵郡太守臨川郡太守新定郡太守蜀山雲平非無叱
馭湖水天浸豈憚洪波江南驄采菱之詞成中和之曲新安
逐江水見底比清鏡豈如太夫人聿氏安府戶曹[玄]寶之女
封馮翊縣太君子貴也板輿侍奉豈獨長莚東祀有詞何韜
舊賦公稟休和之氣降山岳之靈忠孝事於君親愷悌施於

邦國惜其大位未繼泉路遠隨以天寶十載六月廿四日遇
疾薨於新宅郡官舍春秋五十有六諸侯之禮國典備儀道
路有瑞廡隨車黎人悲父母矣若夫人隴西李氏隴西郡君
夫榮也刑部尚書臥祐之孫相州堯城縣令昭禮之女中書
令昭德之姪女能事組紃明閑詩禮令德贊於從職淑善移
於宗親天乎降灾殞斯貞靈以開元廿一年八月三日先公
而亡以天寶十二載八月廿六日合葬於臨漢縣平原禮也
嗣子回等樂樂棘容哀哀相次迺聲香其實錄將刊刻於亡
詞銘曰

猗公命氏偉乎邈遐勳庸列土維體分茲世業弘大忠孝淵
嘉官政多靡斯叙光華沂海可詠專城累加天道不愆梁木
空嗟其一夫人隴西窅惟公族尚書組珪中書伯錄體德柔順

瑤姿令淑如月之皎如鴈之肯內則事姑齊詩莊祿誰謂奉
倩先悲瘵玉其二嗣子欒欒幾不滅性禀孝純至執容療病哀
號泣血象設惟命毋訓義方愼終善令女也權毀施于莊敬
樹斯文於不朽紀勳業而貞它其三

右張朏墓誌襄陽誌敘朏之先世云曾祖則隋陴陽縣
令與世系表及張漪誌稱澧陽令者不同張誌又稱比
陽澧陽二縣令蓋先令比陽後令澧陽此稱陴陽於例不
合隋書比陽屬淮安郡後魏曰陽平開皇七年改饒良大
業初又改今名比陴之本字楚辭朝搴陴之木蘭分謝朓
詩陴山起朝日廣韻陴山枉楚南說文無陴字今得此及
張騭誌知陴字古人作比後人加阜旁耳又云父晦之枉
方正字左率府兵曹參軍世系表失載東之贈越州都督

大唐襄陽郡張君墓誌蓋篆書

右張君誌蓋枉襄陽此漢陽王之族人不系官爵蓋未仕
也張氏諸誌中無爵者不少無庸強定爲何人核襄陽張
陽方城晉太傅華後四傳至安之徙居襄陽遂爲鉅族今
新書世系表首列安之張氏諸志均溯源冠弘今據以立
表以補世表之闕

坿張氏世表

<table>
<tr><td>弘</td><td>策</td><td>安之子後周宜</td><td></td><td></td><td>

陽令

按志石作下行長安縣開據張暢志補昭安都督隨郡諸軍事安州刺史據張滴張斡張志補入張暢志補又作安都督

皋best後之官志郡王府有今存據左補國長紀據張滴

滴子暢二子

斡子翰門子斡子據張斡河南尉參軍

暢

斡

翰

紹

嶧東之子峰子鴻臚中侍部郎中尚史曹侯等暢

愿

煦

斡父名

斡子據張暢

斡先祖諱蓋後改名

景之嶠

弼二景之子據景志補

字仲按之

存

慶之

弼三子孝廉志補入張暢志補

字子校今存

敬之

弼五子將仕郎校今存

晦之

弼六晦之子荊州參軍據張暢志補

朏

回

暉三子系表以繼誤愿為滴子誤

璟

暉四子壽安尉校志不詳其官新書宗室傳附此人而誤作據舊書不誤

迷

晴子據景之志補

校志中可見者均表出世表尚有與晉州刺史以期城等名例之當是東之元孫乂滿之子某戶部郎中昇大理評事渭志無此一人　曹參軍事舍人　據張將作監　補太子洗馬　按元和姓纂六于丞定州司馬第四子失名

當是表誤

金泉寺石幢刻字

佚

寺在德安府西五里有石浮圖九級上鐫數百字唐武后延載元年安陸長孫達等所建　輿地碑記目

襄州靜眞觀碑

佚

大周靜眞觀碑何彥先撰　原作光撰正書無姓名登封元年二月立　金石錄

周襄州靜眞觀碑何彥先撰登封元年立碑在府中武后時碑也　輿地碑記目

蔡女仙者襄陽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繡鄉里稱之忽有老父乞眼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五綵光燄老父視之指視安眼俄而功畢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仙女各乘一鳳昇天而去時降於襄陽南山林木之上　輿地碑記目

父詣其門請繡鳳眼

旌表尹孝子碑

佚

不著書撰人名氏闕文凡十二字曰大唐孝子四葉旌表尹仁恕闕其後有記仁恕曾祖養伯字嗣宗祖怦字守忠父慕先字冬筠仁恕字南金皆以孝行被旌表仁恕闕以天寶五年立　集古錄目

孝子尹仁恕旌表闕文行書　金石錄有

張柬之文萬歲通天二年立今在府中　輿地碑記目

尹仁恕曾祖養祖怦父慕先一門四世小學　補逸

尹氏四世孝德唐書亦載其兒子諸名諸卷互有異同養先原作光撰正書無姓名登封元年二月立碑在府中武后延載記一作南金未詳孰是又元人重建尹氏孝德記及襄陽府志止載怦以下三世事蹟惟鵠姓統譜首列嗣宗始備四世惜不得張文貞記一考正之也　金石存攷

荊州大崇福觀記碑

佚　從文苑英華錄文

他書皆作嗣宗怦字守忠一作守均慕先字冬筠一作恭

維大周揖讓受唐有天下十載施化育德揚光顯仁天下咸和中外胥謐僊門法寓擇罔不暨粵若無上太祖孝明皇帝神明睿哲龍德而隱若子勿用下一作我諸宮威難春風震霖時雨謳歌歸之允矣太王王季岐鎬之漸也於戲西伯潛聖而遺其三齡故我太祖始安時處順乘彼白雲以歸帝鄉方域之人嗟咨涕洟靈軺罔遘迺以珠襦玉匣閟茲衣冠殺

林方崇喬山未掩龍輴梓寢枉茲觀者七月鳥餘滅化比顏塗暨積逮皇帝順人樂推鳳翔虎變追革顯號宗祀于明堂躍誠（疑作試易或躍淵自試也）所感莫不昭晰（一作皓）寵光也長史弘農楊元暎雅量川渟貞節嶽立有倚相墳典之博子襲增名之忠遂稽皇圖徵文獻以爲會稽之廟大庭之初其事上矣乃表上遺蹟斬飾山階司實卿于惟謙地官主事魯元傑咸經沐浴邦憲昇官周京亦恢鄭徵獻任佐誠請時皇帝方垂拱璇淵之中以思大化故書奏不答道上蓋安拱者元稟貞骨記上階黃裳羽袂襄中竊感蒼梧道化長沙舊寢不可以不昭一作發聖世復重埤前狀伏奉閟下至於再三天子乃憫然遷思迴慮旌別斯觀錫名曰大崇福焉時龍集己亥聖厤之二年也翌日又優制褒崇特降銀榜仙書鳳篆飛集王宮作一

宮天文昭回瑞我鄒郡則有踰岐山越梁境梯衡霍浮瀟湘蠻荊門龐江徼莫不翼載扑舞澡雪心日者已安排乃喟然嘆曰道惡乎枉名惡乎枉茅茨文軒未始離也朱宮玄闥未始乖也損之而又損之思乎思無爲而無不爲知乎知則我何拘於常見哉而不謂熙帝庸也遂經玄都爰伐琴瑟作爲仙觀之官文彩構儹鬱以宏藻井龕施天開瑤墀踐於上清銀闕表於中界高步元雲肅然靈風髣髴紫陽之天也然後璇題顯曜金格道相朝浮彩雲夕泫清露眇哉邈乎信皇靈之所感發矣蓋金僊玉牒可存而不可知崑嵩方壺可聞而不可階也猶且日道錄貴乎眞經況皇明帝載昭鑠日月而已乃刊作記以傳罔極

陳子昂撰聖曆二年崇福觀未詳所在金石存攷按唐書藝文志傳

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存分書
在當陽

唐國師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中□□□□□范陽張說文

黃門侍郎范陽盧藏用書上二行在標題下

譔夫扶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法者主乎□□□□□□□即身見空始同妙用□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眞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眞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持至德萬劫而□付濛印一念而頓受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尉氏人心洞□□鑒潛發多聞傍弛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倫之垂企聞鞏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濛宗也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濛傳惠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繼踵重□相承五光乃不逮遐阯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眞乘同嚴劃捐妄識□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而成即然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濛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濛誰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潛辭而去退藏於

及新書外戚傳士襲字信世幷州文水人武德中歷荊都督貞觀九年卒咸亨中贈太原王光宅元年二月尊曰周忠孝太皇爲魏王十月追謚忠孝永昌元年一天授元年九月追尊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先天中詔削士襲僞號仍爲太追尊曰無上孝明高皇帝長壽二年九月原王此當武后革命時長史等以士襲嘗都督荊州希旨上請立觀建碑而作

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存分書
在當陽

唐國師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中□□□□□范陽張說文

黃門侍郎范陽盧藏用書上二行在標題下

譔夫扶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法者主乎□□□□□□□即身見空始同妙用□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眞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眞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持至德萬劫而□付濛印一念而頓受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尉氏人心洞□□鑒潛發多聞傍弛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倫之垂企聞鞏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濛宗也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濛傳惠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繼踵重□相承五光乃不逮遐阯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眞乘同嚴劃捐妄識□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而成即然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濛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濛誰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潛辭而去退藏於

密儀鳳中始繇玉泉名枉僧錄寺東一里地坦山雄日之□
此正楞伽孤峰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
庸大道出賢人覩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
未云多也後進□以□□有趁四禪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
是過也爾其開濛大略則專念以息□□力以攝心其入也
品均□□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閇發惠之後
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遙爲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年
禪師春秋高矣□□而來趺坐觀若肩興上殿屈萬棄而稽
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
爲兩京灌主□□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
都邑□其祕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鵠鶖四市□□繞
時熾炭□□□嚜而心降時□飢投味□告約而義領一
□□貢之論夫子也□□□□不□□□□□□□□□□
□□□□□□□□□□□□□□□□□□□□□□□□
□□□□□□□□□□□□□□□□□□□□□□□□
□□□□□□□□□□□□□□

年二月二十八日化滅是年仲秋既望詔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郎護監喪葬俊舊唐書方技傳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居當陽山則天間其名敕置度門寺以旌其德中書舍人張說宮問道執弟子之禮尊盛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範張說及徵士盧鴻一皆爲其碑文巍然獨存文今岐王盧徵士之碑不可得而說所爲碑文巍然獨存是可貴也又張說傳云元宗即位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是碑結銜已稱燕國則立碑之年在先天以後矣又文苑英華唐文粹載此文有與碑互異之處豈入石後復有改正耶唐尉氏縣隸汴州陳留郡碑稱師爲陳留尉氏人與史稱汴州其義一也

右玉泉寺大通禪師碑在當陽禪師諱神秀姓李氏舊唐書有傳稱神秀以神龍二年卒有詔賜謚曰大通禪師岐王範張說盧鴻一皆爲其碑文此碑即說所撰也碑後半已殘泐前半完好大略如傳所言

右玉泉寺大通禪師碑張說撰盧藏用分書在當陽縣西廿三里度門寺訪碑錄謂在荆門者非神秀卒於神龍二年二月至十月而反葬未見立碑年月訪碑錄作開元十年四月案張說署銜向存一中字盧藏用署銜脫黃門侍郎考張說傳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景雲二年轉尚書左丞罷知政事盧藏用傳景龍中爲吏部侍郎遷黃門侍郎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是此碑之作當在景雲初也傳又云先天中坐托附太平公主流配嶺表太平賜死通鑑書於開元初起爲黔州都督長史未行而

宋君墓誌

大唐故朝散大夫金州西城縣令息梁君墓誌

公諱嘉運字子安定人也温潤怡儀恭懃令譽隨尊巡翟從父亨鮮駑思文場遊神學圃不意生災鬬蟻禍及巢傷積善無徵乃纓沉痼至惣章三年歲次庚午三月乙亥朔廿一日乙酉遘疾終于襄陽縣之私第春秋卅四夫人潁川陳氏隆州長史之女也芳儀春茁質茂寒松六行莫僧四德無爽既

而奔駒易往浮箭不留春秋七十有五以長安四年八月十五日卒於安養縣之私第以景龍三年歲次己酉十月甲申朔二日乙酉合葬於襄州安養縣昇平鄉懷德里之原禮也有恐桑海遷變蓮峰化壞乃崇纂菁遂銘其石詞曰

隱隱遙源垣垣平趾矯矯廬陵含章傑起道有虛盈人非金石秋去墳孤春來草積白日徒照玄扉詎闢

道光元年秋襄水北岸垻壞古墓甚夥碑石率散佚僅訪得此碑及夏侯夫人墓誌有唐碑碣荊湖存者蓋寡茲得二石是可寶也因請移置鹿門書院庶其傳之久遠亦以告後之好古者隨時採訪焉吳式芬跋　此刻碑額左右

按梁嘉運墓誌嘉運爲西城縣令之子題書父官誌不複敘與長安三年尚直塼墳銘同例舊唐書地理志山南西道金州舊領金州所理山南東道襄州舊領縣七襄陽漢州所理鄧城古樊城也宋故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爲臨漢貞元二十一年乃改鄧城元和郡縣志臨漢縣本漢鄧州地古樊城仲山甫之國西魏於此立安養縣屬鄧城郡周天和五年改屬襄州天寶元年改臨漢縣此誌景龍三年尚爲安養縣也誌云字子安定人也定乃定字別體元和姓纂梁氏安定望安定連讀則字子二字殊不成文或作字子安安定人有兩安字而書者脫其一邨金石續編　按總章三年三月乙亥朔則廿一日值乙未非乙酉乙酉乃十一日廿一日乙酉則朔當乙丑非乙亥考通鑑目錄是年月朔二甲辰四癸卯高宗本紀是年三月甲戌爲三月朔乙亥乃是二日誌誤也又通鑑目錄景龍三年十月癸未朔與此亦不合此記與越夫人夏侯氏誌同時出土月日幹枝均有殊錯何郡額川陳氏續編作頴賀茂寒松續編作茂質定作定久古文正合於六書之借與是同駒作駒音作音傑作傑均偏

金石志五
唐
尹仁恕妻韋夫人墓志
佚
正書無書撰人名氏題云三代孝子尹府君妻韋夫人墓志開元二年十一月立復齋碑錄
襄州徧學寺碑
佚
唐黃門侍郎韋承慶撰太子詹事越國公鍾紹京書將仕郎阮弘靖建禪院於徧學寺以開元二年立此碑集古錄目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鄉建徧學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詞學張昌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得罪眾推

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眾壯之紹京景龍中以宛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楊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喊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爲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元豐類稿
唐韋承慶撰鍾紹京書桉書苑紹京者鍾繇十五世孫桉姓纂繇弟演演元孫雅雅五代孫韜韜孫寵寵曾孫法威生紹京乃鍾演十五世之姪孫耳武后時題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俱紹京筆當時呼爲小鍾景龍間以誅韋氏拜中書令朝廷稱其功勳忠鯁筆翰爲三絕明皇在藩邸愛重其書及卽天子位復拜戶部尚書太子詹事此事此碑開元二年立集古後錄
徧學寺卽周常樂寺襄沔記云陳留阮氏寓居襄陽於景龍元年捨財創造堂宇卽弘靜也在城東北三里今遺址不可考矣金石存佚考
重刻頭陀寺碑
佚
頭陀寺碑王簡栖撰黃門侍郎宋州刺史張廷珪入分書開元六年寶刻類編
頭陀寺藏殿有南齊王簡栖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廷珪溫玉書入蜀記桉寶晉英光集以爲殷令名書宣和書譜以爲陸東之書未知是一是二也嘉慶通志誤廷珪爲兆珪今據寶刻類編改正
裴觀德政碑

佚
唐賈昇撰僧湛然分書開元八年立在峴山復齋錄碑
裴觀洗馬裴後敬忠子官荊州按察使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孟浩然集有送賈昇主簿之荊州府詩有云觀風隨按察乘騎度荊關昇殆觀之掾屬與湛然卽李嗣眞續書評所稱子雲之後難與比肩者也金石存佚考
御製孔子廟堂贊
佚
開元十一年八月四日建諸道石刻錄
襄州刺史靳恆遺愛幢
存正書八面刻在襄陽羊公祠前
唐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　○此下隱隱尚有字蹟而不可辨

此行當是撰書人姓名漫滅不可辨
僅存一極字在二十廿一頁格之間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爲大舊多三輔之家今則一都之
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爲北津厥繇麗雜亦云難理而前此
領郡鮮能安人或寬或猛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圄是
以天子念與我共理而公受頒條之寄矣公名恆字子濟其
先西口人也祖師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尉監察御史代不
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
有器望卽温而栗度量可以軌物德義可以
服人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君子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深
厲翼雲翔故一舉爲拾遺已有遠致三乂爲御史倜然正色
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尙書理木卽官選才亟踐諮曹克厭
羣議及出與外郡遂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原

畛超將豈唯上德翕歸中立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徼歲轉
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
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
垂餌於剽掠者每十五六及公厎績盡境賴全至於是邦也
政實有素今也推行不違其方以索其極莫不敎之誨之優
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威之先德後刑端本肇末物知所勸
事則有經率訓者衆多變薄爲厚感惠者深遠旣和且均夫
然人斯恥格庭少爭訟參佐閑拱厲城晏如其始也一年而
政成其終也三年而頌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
一季以理迹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暨解
印去郡攀車盈塗或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弗及而
老幼啼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出界而皆有言曰捨

我何之及問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奏以之輟惠愛之
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己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郡
中士大夫與門生故吏聚族而議諡德是以刻石立紀後嗣
陽之陋墮淚成碑比峴山之績頌曰

英英靳公宣行事舜爲士髦士作人元龜倜儻大節磊落琅
琊人亦有吉天實資之御史直繩卽官高遷動必蕘謀能皆
再踐糾邪邦慝彌綸事典遂及我人化流契洽激勵素風抑
揚善政約己爲法急人所病物固推誠事匪忘敬感被於下
仁明在詠樂德不鮮涉道載深杳然清風慕其心音靳公旣
沒厥迹可尋勒石是圖以慰毗心下空此後一行莫
右計四面其弟五弟六弟八面全泐絕無一字可辨惟弟
七面存明典二字人恩二字又嘉字下半耳約是七行
刺史靳恆遺愛頌陰九齡撰乾隆乙卯開元十一年立在

襄州襄陽縣
唐刺史靳恆遺愛頌并陰張九齡撰高慈正書開元十一
年立碑陰述舉官陪靳使君登峴山紀文復舉薛錄
池北偶談記峴山一石幢臥地上其文可辨者十字曰石
於山顯播清芬而不已未云聞國男張九齡撰乾隆乙卯
移植羊公祠中楊而視之卽遺愛頌也此幢凡八面六行
行四十字而此文裁七百四十一字殆係全書而阮亭所
辨之字不在焉後四面漫漶無一字存者豈阮亭但見其
後面不見前耶靳公本文苑英華誤作斬他書亦有沿其
誤者今在羊公祠西庶壁間金石存攷考
此文凡七百二十字可辨者僅四百三十二字今據文苑
英華補其闕文其先西口人也英華作其先某人也代不

苟合英華代作世豈雒上德英華雒作爲每十五六英華十下多有字物知所勸英華知作加夫然人斯恥格英華然下多後字屬城晏如英華如作和暨解印去英華暨作既或借留無緣英華或下多願字而皆有言曰英華無有字惠愛之結深英華無愛字哀可知矣英華矣作已動必兼口英華作選動必兼勒石是圖英華勒作跡今皆以石本爲正立幢年月及撰書人姓名皆泐藉寶刻類編以顯其全文則藉文苑英華以傳王新城所見之十字此幢所無當另是一幢未可强合爲一人案寶刻叢編載此碑其目云唐刺史靳恆遺愛頌并陰又引復齋碑錄云陰述羣官陪靳使君登峴山紀文幢凡六面其五六兩面文字殘泐不可辨殆即叢編所謂陰面也

右襄州刺史靳恆遺愛頌刻于石幢幢凡八面此居其半在襄陽拓不甚精審而錄之得三百八十一字詳見淵鑑類函載有此頌自公名恆至其若是乎而止并缺其先以下四十四字而先王以下十九字原軫以下十六字至於是邦以下百十七字五里已終朝五字又十一年作十二暨解印作既弗及作不及皆有言作皆言竊盜其文之不全又不悉其所據何本然以是知靳公之名恆與夫撰之者爲張九齡而又多得世六字矣續閱嘉慶通志據文苑英華錄此全篇并引寶刻類編一跋又知爲高恆蕊所書與夫立幢之年而淵鑑作十二之誤矣因據英華以補碑之闕而詳勘其字句之異并多審出四十三字而校正前此所錄之數誤居然窺全豹矣最後見筠清館金石記載是刻亦據英華以補其闕考其異取以互證有吳所審出而今尚缺者亦有今所審出而吳尚缺者再檢拓本格細審又得一十九字如式錄之殆無遺憾與我共理英華本六上多之字瞻望弗及弗作不動必兼選作選動必兼其他吳氏所已言者悉從刪削嘉慶通志所引誤推行爲惟行遺音爲遺言并脫頌曰之頌字吳氏所得只六面椎拓未全所錄碑文內及聞公之喪句脫之字皆據石正之靳恆唐史無傳高恆蕊補訪碑錄沿承其誤弟二行恆字尚存故可決其非也後四面剝泐尤甚惟弟七面弟三行存嘉字下半五行存明典字六行存人思字其上似是郡字冠是述後人追其德而修明典祀之詞至王新城所游之十字及張九齡撰云則絕不存一字

矣相去不及百年此幢世不多拓不應磨滅已盡峴山石幢亦無此數字此外并不聞復有石幢殊不可解

有梁拓迹開統建邦立號皇業始於憂勤寔功成於海縣乃昭事上帝惠綏遠人文軌通於四表正朔繼乎三代屬天步未夷皇綱中圮巨猾開釁大盜潛移宗廟鞠爲禾黍良冠翦爲戎狄則我梁之業將墜於地國之禮祀蓋無主矣而天未絕商鼎猶覩夏炎精翦而復揚文德蠲而方昌明命啟中興休允歸則我中宗宣皇帝代宗明皇帝乘彼樂推撫其歸運

者矣宣皇帝諱昺明皇帝諱巍姓蕭氏蘭陵中都里人也房
雲祚商大火封宋功昭革夏之業盛德明周之盧故能變緒
崇緬哲源浩濬樂叔之封既命遂列於諸侯商幸之祚克昌
俱有於天下始宋公子食采於蕭國以得氏其後居於豐沛
自漢丞相何侍中彪奕世載美不忝前烈洎於喬孫整東晉
淮陰令始渡江居於南徐州之蘭陵焉整生雋及鎔雋會孫
道成是爲齊高帝鎔以四代孫丹陽尹順之生高祖武皇帝
衍高祖生昭明皇帝統宣皇卽昭明皇帝之子明皇卽宣皇
帝之子也降元精之吉乘正陽之氣星斗發祉日衡兆祥德
叶於天地之和名書於帝王之籙故其本枝崇慶歷試肇迹
勿用而履夫重剛明夷而蒙彼大難乃鞠旅誓師授戈雍梁
正始東國化行南紀取長沙而兵不血刃戰江東而舉無遺

策推賢用之而如不及委政授之而心不疑一作不疑心誅殘靜
而廓天關掃欃槍而清帝座遂撫方夏用膺徽號訓兵同於
一旅申命式于九圍克祗上靈之睠光啓中興之業于斯時
也飛鴻滿野戎馬生郊庭旅荊棘宇同煨燼由是躬大禹之
菲薄同衛文之節儉千里褰裳一年成都適其樂國歸我有
道者蓋同於遷殷而居岐也於是蒐夢澤朝渚宮五德配天
二郊柱國不失舊物重覩漢宮之儀叶於新命還秉宗周之
禮用能布令結援修好申盟我譽延乎四方人心洽於一德
始則誕受多福終亦繼明重熙豈惟敵國挫師克申威武信
亦强鄰結好芬若椒蘭謹其外虞宏我邦本孝心虔於紱冕
儉德過於茅茨立教以至仁爲宗宏風以清靜爲樂豈非古
之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夫方觀兵上國清蹕中壤混一區宇

削平四方而乾道臨於大過雄圖屈於知運霸功則肇王業
未宏雖慷慨於當年遂回於辛歲者矣嗚呼陵谷遷改市
朝無處荒墳鬱然蔓草蕪沒孟嘗尊貴獨愴雍門之言魏武
英威空留士衡之弔有可悲矣嗣子宗屬金陵畢氣天祿永
終山川不出於伯符歷數有同於歸命終我梁祚是爲虞賓
其天意也豈人事也次子珣梁南海王隋左光祿大夫梁國
公食邑三千戶瞻遷州刺史承百祀之重稟二宗之慶恩昭
異代禮崇備物子鈞皇朝中書舍人率更令崇賢宏文兩館
學士鈞子口皇朝渝州長史贍直部尚書疇其慶靈俾爾戩
穀盛名昭於海內高秩謝於人寰實彰燕翼之宜克享孫崇
之禮嗣子曰嵩金紫光祿大夫直部尚書兼中書令河西節
度經略度支營田九姓長行轉運等副大使知節度事判梁

州事赤水軍使檢校天下諸軍兵募健兒使集賢院大學士
上柱國徐國公秉靈迪哲體道弘正自我人夙惟其國祖亮
采而三階已平疇咨而九功式序糾易王慝緝熙邦政文武
體用清明枉枳地奉紫垣之寵門延絳河之貴系吉孝思式
是前烈雖大統云集而鴻芬莫記時逢喪亂跡昧於亡隋之
年運屬光華功盛於有唐之日邱墟遂遠碑表莫存豈使配
天之功不勒於金石終古之美永賢於邱山式繼武於燕支
俾披文於大隧緬思至道俯課虛懷幸陪論政之餘空慚知
音之託乃爲銘曰天祚我梁受命而王於穆烈祖昭惟武皇
德配華夏功成剪商克受丕祉宏茲太康陰極爲剝秦終而
否九伐未修四郊多壘戎州孔熾王室如燬不有繼明孰彰
代祀四子有命口口代興麻數攸在天人叶徵靈心允洽玄

德昭升□有成命其歸與能長江作限上京未復永念殊邦
思同比屋拔山雖壯遊水何速嗣王不辰終我天祿洪惟德
門卓彼孝孫弼我王道宏其政源式播前烈貽厥一作將貽後昆
靳茲琬琰永馥蘭芬一作蓀馬哉昭邱一望盡煙埃楚塞斷兮
荊門開緬千里以環繞一作迴見二陵之崔嵬銅臺虛兮總帳
暗金扃閟兮黃鳥哀鳴乎百年人畏其神者豈獨軒轅之臺
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開元二十一年其裔孫嵩追建
其前題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
姓名已殘缺桉唐紀開元二十一年韓休貶爲此官然則
此碑乃休之文也碑後題金紫光祿大夫行光祿卿駙馬
都尉而姓名亦殘缺者蓋嵩之子衡也金石錄
後梁宣明二帝碑在長林縣南一百五十里唐韓休撰輿地碑記目
韓公井記碑
佚

韓公井

三字分書從古刻叢鈔
蔡人原注闊六寸許
不作書人名氏八分大書三字曰韓公井其記眞蹟舊傳
井有靈人不敢汲唐采訪使韓公名朝宗碑以開元中立在宜城縣古蹟目錄
思故以爲名韓公名朝宗以開元中立在宜城縣古蹟目錄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訪使韓朝宗以襄
州刺史兼山南東道采訪使襄州南楚故域有昭王井傳
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飲朝宗移書諭神自是汲者
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牆由梁太祖父烈
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此記今移在郡廨中元豐類藁

爲久者也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
邊常樂常住不生不滅鑒阿僧而示開闢傳法印而逾繩契
映明月而小玄珠位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
數梵絲言說滋蔓粵有紹興法寶超詣眞宗由密意而到清
涼域秉圖照而入空寂舍無聞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
見本源其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
人本名法顯避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卽雙峰忍禪師門人也
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眉宇森
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濟南浮
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以沙
上戲爲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就剃落始配
住福田寺其後以選更隸龍興寺焉後因捧盂上堂途一神

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寺事差往鄱陽所憩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儀服宛如所見設供養者皆蒙誘掖鄰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鄱陽大旱師爲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枉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哀而獵者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止而猛獸毒龍山精木魅毒氣生煙火眾魔成軍陣坦若虛舟若莫能惱害至永滴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牀簀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惟此珠寶獨在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已墓寺前南嶺地爲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爲親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

師窮墓觀其用壯迨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書乃菩提達摩之論也及築墳傅土每夕有猛獸蹋跡如杵臼然墓成經一十八年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墳所遂經三載形體臞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凝厚眾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椀佛前乃成舍利旬日之後椀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色有似櫺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畢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大易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一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爲因感而來無幽不兆咸莫知其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遠眾響臻羣疑景附推分請益波迴山積有迷有達或飢或渴禪師發以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

如振風之過眾竅似帝雨而成百穀至有求明義學談說人天三論欲其辯才九部矜其理窟及子對詢眞跡不覺神醉大巫拾棄旗幢講焚疏因而退密專至攝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兵部尚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靳瞻言歸省因得禮尊儀於密座委弱質於專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遵私艱重集於蓼無怙何恃創鉅壟窮負土墳傷泣血廬次大師哀其幼頓假以梯航引於煨燼之區拔於冤毒之海其後皇圖復禹重構維城神龍之中璽書再降授朝請大夫旋追赴市輦禪師遂敷宰官之義強弟子以行雖間闊積年而誨誘無遠屬有東信至自靳春方承八年諱問具說最後功德恨不親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

禪不解便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人物變異香氣晦合池水自黑林鳥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柏彫瘁四部雷動三界霆泣或絕於地或訴於天嗚呼慈父忍棄窮子一定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脣經今二十年竟不敢遷閉近日薄加香漆四眾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劫代而相弊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焚徙徵夢幻之言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皦昧難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强固永爲宗極以適之心存遺偈力荷慈緣髣髴鑪鑠依稀大傳摛其勿照之曜著以忘言之筌敢申頌艾德以昭播人天其詞曰皇矣能仁覩宣妙覺彼上人晉是爲禪族繼體前聖傳燈後學舟梁愛河揭拔情獄擘允光相翻飛度門偈傳心極神授名尊霞零嚴戒盜入垂抒筏魚悅泉固

獸還魂獨絕人代蒸荘林野魔屬不神善緣來假乳似麋獻
編同圯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庶類如歸往虛來
實遇病爲醫大雲澍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反於機我於
往昔天方薦瘥徇徉推極荼毒謂何孰承最上密受爲多未
究深海徒驚尺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絕皆發大怖徧身見血
深入靜思義開形闔當知恆住敢告非滅
龍興寺法現禪師碑銘李適之撰主客郎中右補闕集賢
殿學士呂向書天寶元年九月立荘蔪州寶刻類編
按唐書李適之太宗曾孫太子承乾之孫懷州刺駕象之子
也神龍初起家拜左衛郎將開元二十七年以祖得罪見
廢父又遭則天所黜疏請歸葬昭陵闕內詔追贈承乾爲
恆山愍王象爲越州都督郇國公天寶元年爲左相五載

罷知政事坐貶宜春太守碑中有先君佐蔪之言於史傳
無所見金石存佚考
混元皇帝像碑
佚
混元皇帝像荘郡西五里天慶觀開元二十九年牛仙客
奏置天寶元年劉守瑤刻之石輿地碑記目
出巫峰門過天慶觀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
巴東太守劉瑤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
姓名字亦佳入蜀記
襄陽令庫狄履温頌
佚
唐周擇從撰蕭誠書天寶三載正月金石存

襄陽令河南庫狄君遺愛頌天寶中周擇從撰蕭誠書石
已中斷僅存其半云名履温畤之後桉北史庫狄峙傳其
先遼東人段匹磾之苗裔以避難變姓庫狄集古後錄
唐書宇文融傳融奏庫狄履温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
假御史分桉州縣括正邱畝招徠戶口履温有夏晚初霽
南省寓直詩注云時兼尚書郎節度判官庫狄本複氏寶
刻類編直以爲狄履温非也金石存佚考
尹氏孝德記
佚
唐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柬之撰不著書人名氏
怦字守忠襄陽人事親居喪皆以孝稱貞觀龍朔中再有
詔褒美旌表門閭碑以天寶五年立集古目

襄陽尹氏世以孝聞天下嗣宗生怦怦生慕先慕先生仁
恕一門四闕而此記又張柬之作忠臣孝子萃於一碑可
尊也集古後錄
襄陽令盧僎遺愛碑
佚
唐閻寬撰史惟則八分書碑字殘闕集古錄
唐太子正字閻寬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史惟則八分
書僎字手成范陽人爲襄州長史此蓋去思碑也碑字多
殘缺不見所立年月集古錄目
襄陽令盧君德政碑天寶中立金石錄
荘襄州史惟則八分書金石略
桉僎臨漳人從原從父自閩喜尉入爲翰林學士終吏部

員外郎閻寬爲醴泉尉史惟則名浩以字行天寶中嘗爲伊闕尉後至殿中侍御史（金石存佚考）

放生池碑

佚

唐襄陽太守山南東道采訪使李憕撰字爲八分不著名氏憕以城下漢水爲放生池立此銘不著年月（集古錄目）

放生池石柱銘

佚

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

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也（集古錄）

不著書撰人名氏天寶十載李憕爲襄陽太守父老李君秀等請以襄陽臨溪雨縣江水近城者爲放生池止人魚釣立石柱於東西境上以表之因以君秀等狀及州符刻於柱上（集古錄目）

放於柱上

天寶六載柱襄州羅池

天寶十載李憕記柱府城小北門外（輿地碑記目）

李憕幷州文水人連徙襄陽河東幷兼采訪處置使（唐書忠義傳）

襄陽牧衛玠遺愛頌碑

佚（案寶刻叢編作衛玠寶刻類編脫玠字李邕撰蕭誠行書天寶中立）

獨孤府君碑柱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譌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始終蕭誠書世多有而此最（集古錄目）

佳

（集古錄）

唐江夏太守李邕撰蕭陵蕭誠書府君名冊字伯謀河南人嘗爲襄陽刺史此碑襄陽人所立也石爲四面其兩面剝缺不可讀不知所立年月（集古錄目）

唐李邕撰蕭誠行書天寶中立（金石錄）

唐獨孤府君碑柱峴山（輿地碑記目）

蕭誠蘭陵人起家奉禮郎開元初時尚褚薛誠爲之最拜右司員外郎（述書賦注）

校獨孤氏出自劉氏後度遼將軍進伯擊匈奴被囚于孤山下生尸利單于以爲谷蠡王號獨孤部後以其部爲氏（金石存考）

柱唐書九十八族之中而冊名不見世系表考孟浩然集有陪獨孤使君同與蕭員外證登萬山亭詩同字疑卽冊之訛而蕭員外證卽謂誠與（金石存佚考）

荊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肇有含氣則鷹鷂逐鳥虎狼噬人最靈於其間嗜欲萌而六根動利害交而五兵作文一雲（雲疑作）演乾坤至於性命老陳道德循於天下不究因緣之本不知大千之廣而內盜方扃心庫

益悖長圖合於三界猛焰流於四生乘時雷震性佛能救一作救世於是超六度之岸轉三乘之輪馭指南於迷路建高燈於黑夜翻海滅焰擊山潰圍蒼生既孤再獲慈母人天之奉大矣遠矣微塵法門吾道一貫承此印者歸乎上人仁和尚諱惠眞南陽冠族張氏也父大禮銀青光祿大夫坊州刺史靈降右關慶延仁宗太夫人陳氏誦法華經屢有祥應卽誕和尚體益康豁而衾褥隔潔每啼聞誦經則止而聽之六年發言輒詣經義七歲誦書日記萬言默誦一作法華經安樂行品因捨儒學專經大乘年十三剃度隸西京開業寺事高僧滿意意公門人皆釋侶珪璋和尚年幼道尊以爲之冠十六受十戒持護峻整名重京師進其經旨遍覽毗尼意謂未圓尋文果闕乃往天竺求梵本至海上遇淨三藏自摩揭陀還

淨公謂曰西方學者亦殊宗貫假欲詮正如異執柯一作因就圓悉授所賚律策與之俱返纔二年間罔不懸解績成手部名曰毗尼孤濟蘊始以五月十六日結夏安居僧聞盡愕喧然雷動門人來問答曰迦利底迦星此其後門人未達既而無畏三藏以五月十五日至京師衆僧怪而問故三藏曰五祖一作是迦利底迦星合時來正當日結夏耳迦利底迦星卽火星也由是緇林聳歎與聖人一無字合符梵僧長老尚多初至長安和尚修謁膜拜方半多公喜曰爾非眞郎罽之座隅密付心要當陽弘景禪師國都敎宗帝室尊奉欲以上法歸之和尚衣請京輔大德一十四人同往南泉以和尚爲首昔智者大師受法於衡岳祖師至和尚六葉福稜一作楞　捌正統宋相承步至南泉歷詮幽勝因起蘭若居焉地與心寂同吾宗

力室與空明同吾惠照躬行勤儉以率門人人所不堪我將禪說至於捨寢息齊寒暑食止一味茶不非時賞遇歲荒野人茹草和尚如之門人勸諭對曰順正行事亦如來敎也中宗聞之將以禮召時弘景禪師在座啓于上曰此人遵敬則可願陛下不加強也撰苦提心記示心初因開佛知見升堂入室者則必親授此外物一無字祕之立敎之宗以律斷身嬪戒降心過應捨而常在無行而不息離心色一作色心則淨淨皆亦離則無生內外中間無非實除際要因四攝成就五身始以上觀悟入終於蓮花正受平等法門究竟於此師子國目加三藏來謁歎曰印度聞仁者名以爲古人不知在世一作界本國奉持心記久矣其尊稱微言冥究佛心而神扃一作局遐域一行禪師服勤規訓聰明辨達首出當旣奉詔徵泣辭而

尙而自咎曰弟子於尙法中痛無少分後與無畏譯毘盧經義有不安日以求正決於一言聞者洗心每謂以法授人不宜容易從人受法鮮克有終故善來衆生悉蒙慈覆至於悟戒承法千無一焉或問南北敎門豈無差別對曰家家門外有長安道又問曰修行功用遠近當殊答曰滴水下巖則知朝海又問無信根如何勸發曰兒喉旣閉乳母號慟一作爰爲大悲無緣亦爲欷歔嚴而簡重慈而有威望而能進者寡矣弟尙書右丞紹眞行備乎身德及乎人元老太保陸公象先名臣韓京兆朝宗宋兵部鼎韋刑部虛舟貪契慈緣而承善誘如其仁哉天寶十年二月旣望北首右脇臥入禪定中夜而滅享齡七十九經夏六十報年之限涅槃之時同於如來者昔未曾有遺命門人曰聖敎無服愼勿行之弟子正知法璨

等哀閔大千感動他界先時雙泉竭大霧昏白光照室半若
橫血法門無蔭之徵也刑部韋侍郎時臨荊州躬護喪事以
三月一日厝于西巖山林變哀鳥獸號咽有意於道者莫不
擁心灑涕和尚質孤晴山神塋澄海妙聲宣布而剛強悽感
慈眼運照而獨腦清涼使祥光洞明枯木蕃榮得舍利於神
人敎天龍于冥晦其元慈幽護則病者愈而死者生高僧遙
請而帝夢叶學徒聽法而天樂下昭聞殊方不可殫載初聞
一行終天下賜謚曰大惠禪師及和尚滅度追謚同之二方
如來皆同一號此其證也正知者閣梨持和尚心印塼法闍
梨轉和尚義輪以華聞風永懷俾強名道其辭曰荊南正法
大士相傳灌頂尊記乃吾師焉一作吾受焉師儲修衆善不染羣緣
法華三昧惠照無邊菩薩普門我願亦然煩惱牙折苦提鏡

懸戒比秋月法若春泉不動南楚仁周大千本來常淨自性
無遷漸則生頓光依魄圓隨順生死芭蕉豈堅蕭蕭塔樹永
對爐烟

荊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李華撰今已佚金石存考佚

總管道國公周法明墓志

佚

至德中在黃州金石錄

碑久佚按杜牧樊川集有東川節度周墀墓誌銘其文曰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爲汝南郡侯之孫因
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自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
逃西寶亂南去黃岡靈起仕梁爲桂州刺史生晃在陳爲
車騎將軍生法明年十二朝命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爲趙

之眞定今隋亂歸黃岡起兵取蘄安汚黃武德中籍四州
地請命受總管蘄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
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云云此卽法明之世系仕履也金石
存佚考

刺史杜敏生祠碑

佚

唐張璨撰史惟則八分書碑乾元二年立在蘄州集古錄

蘄州刺史杜敏生祠頌張璨撰史惟則八分書題額乾元
二年五月金石錄

在蘄州通志略

始興張氏君政韶州別駕四子子沖沖子弘讓循州錄事
參軍弘讓子庭訓庭訓子緒緒子璨唐書宰相世系表按墨池編云史惟則

名潔天寶中嘗爲伊闕尉集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
集古錄云唐世分隸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及
惟則也金石略彙所書碑凡二十八而生祠碑居其一焉惜乎不得見之

三公廟碑

佚

三公廟碑唐呂諲以陶侃羊祜杜預三公聚爲一廟後又
祀諲于其西元結爲之記云輿地碑記目

江陵尹呂諲廟碑

佚

衛密撰碑云上元紀歲之明年詔始置南都以荊州爲江
陵府命長史曰尹桉元紀所撰呂公表與肅宗實錄皆云
上元元年九月改荊州爲南都獨此碑以爲二年改恐誤

金石錄

江陵尹呂諲廟碑衛密撰顧誠奮書　輿地碑記目

呂諲河中河東人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累兼殿中侍御史肅宗之遷武部侍郎乾元二年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罷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荆州長史澧朗陝忠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請荆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諲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奏取材者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諲之相與李揆不平既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卽妄奏置軍湖南非便又遣人刺諲過失諲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之顯條其罪諲苦讀疾卒年五十一諲在朝不稱任職相及爲荆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尙威信故軍士用命閭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人生搆房祠及歿吏哀錢數十萬徙祠府西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諡有司博士獨孤及諡曰肅　唐書本傳

江陵尹呂公表　佚攷元次山集錄入

上元元年置南都於荆州爲江陵府使舊相東平呂公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分陝中湖南及武陵澧陽巴陵凡一十七州爲荆南節度觀察使理荆南三年年五十一薨於官嗚呼使公年壽之不將也天其未厭兵革不愛蒼生歟公明不燭人之私惠不取人之愛威不求人之畏令不求人之從正不

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奮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卽誠奮也誠奮八分不多見余所得者衛密撰呂公廟碑并此表郭英奇郭愼微碑爲四耳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壯偉可喜校唐書帝紀及宰相表皆云乾元二年七月辛卯誥以母喪罷十月起復上元元年五月壬子復罷爲太子賓客今此表及云乾元二年六月丁丑內憂上元元年七月復罷相月日小不同未知孰是　金石錄佚

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故宅在襄陽其石欄至唐猶存上元二年山南節度使來瑱移之於刺史官舍參謀甄濟撰記判官彭

朝儀書上元二年七月立集古錄目

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儀書元豐類稿

甄濟者韓愈所謂陽捂避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儀書尤善皆可喜者也南豐集古錄

碑在都統司內輿地碑記目

鄂州二篆字

佚

鄂州二字唐寶應二年李陽冰篆其碑初篆時鬼神泣空中士大夫爭摹以致遠謂可禦魑魅輿地碑記目

殊亭記

佚據元次山集錄入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爲理故政不待時而成於戲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於人哉公能令人理始身多暇昭我長者且爲涼亭亭臨大江出在山上佳木相蔭常多清風巡迴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材殊政殊跡殊爲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斯石刻記立於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殊亭記廣德元年元結撰今已佚金石存攷考宣浪語集有新作殊亭詩中云元碑碎俗令遺集哀窒紙又云舊亭苦弗稱新亭直殊美書文兩奇絕躍跡存布指意謂舊碑已亡當據集本重立也

黃鶴樓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記觀其聳據巍峩下俯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舒四闥霞敞坐觀井邑錯拍雲煙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乃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陽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凝或遲迴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宴必於是極長川之浩浩見眾山之纍纍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仙跡可挹嘉叔偉之芳塵乃喟然歎曰黃鶴來時歌城郭之幷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卓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次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閻伯理撰魏萬程行書李陽冰篆額金石錄輿地碑記目

在黃鶴樓唐永泰中閻伯理撰魏萬程書李陽冰篆額故以名樓號爲天下絕景樓已圮故址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樓楊李監篆石刻獨存入蜀記

樓本因山得名南齊書謝仙人子安乘鶴過此而圖經則云費禕述異記又云荀瓌記兩載之傳疑也元末明初始歸之呂岳而問道人遂雄據是山矣金石存攷考

左黃州表

佚據次山集錄入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震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嗚呼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以東海濱之南也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

頌乎又後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嗚呼近年以來以陰陽怪變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敢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蕭宗以王璵爲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徧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之地誅求金帛積載於後與惡少年十數輩橫行州縣間至黃州左震爲刺史震至驛而門扃不啓震乃壞鎌而入叟巫者斬之階下惡少年皆死籍其緡錢巨萬金實推積悉列上面言曰臣

已斬巫請以所積資貨以貸貧民輸稅其中使送十一臣當萬死朝廷厚加慰奬拜震商州刺史　國史補

廣宴亭記

佚據次山集錄入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以爲候舍漫叟頗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事爲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修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使公方壯而有是心也吾當栽啻簡札待爲之頌故爲廣宴亭記以先意云

廣宴亭記元結撰廣宴亭在樊山　金石存佚考

夏侯宋容墓表

佚據次山集錄入

癸卯歲岳州刺史夏侯公沒於私家門人弟子愛思不忘願旌遺德將顯來世會予詔許優閑家於樊上故爲公作表庚子中公鎮岳州子時爲尚書郎在荆南幕府嘗因廉問到公之州其時天下兵興已六七年矣人疲州小比太平時力役百倍公能清正寬恕靜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悅爲當時法則及公罷歸州里公家與吾相鄰見公在州里與山野童孺與當道辭色均若語是非得喪語天壽哀樂戀意澹然吾是以知道勝於內者物莫能撓德充於外者事不能誘公之所至其獨有乎於戲公既壽而貴保家全歸於今之世誰不

榮澹至於公之世嗣與公官則本縣大夫李公狀著之矣

夏侯宋容墓表元結撰在武昌縣　輿地碑記目

怡亭銘

存序篆書銘分書在武昌

帕高斐陽卜而高步篆山北背江汀勢壁西名而篆山北背江汀勢壁西嶂嵘怡亭磐礴江汀勢壁西塞氣涵東滇所經宗木成風雲自生日月惶羣山佹屏願忘形余逃世於此元泰元乙巳歲夏五月十一日隴西李昔

直上西南

怡亭裴鷗卜而亭之李陽冰名而篆之晉虬美而銘之曰
崢嶸怡亭磐礴江汀勢壓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日月所
經眾木成幄羣山作屏願余逃世於此忘形
永泰元乙巳歲夏五月十一日隴西李莒□□□□
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
灘亭裴鷗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分書刻於
島石常爲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鷗不知何人虬代宗時
道州刺史韓愈爲其子復墓志云虬爲諫議大夫有寵代
宗朝屢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
弟也集古錄

弟一千三百九十五唐怡亭銘裴虬撰李莒八分書李陽
冰篆永泰元年五月金石錄目
怡亭在殊亭東唐裴鷗作宋蔣之奇云怡亭銘刻於江邊
巨石之上乃唐李陽冰篆李莒八分書裴虬爲之銘世謂
三絕明統志
銘在武昌縣江中洲嶼間夏秋江漲則沒於水故拓本稀
難得王象之輿地碑目亦遺之又江夏縣有陽冰篆鄂州
二字世傳初篆時鬼神泣空中士大夫爭摹以致遠謂可
禦魑魅今不知所在矣廣韻裴姓伯益之後封於晉鄉因
以爲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此碑裴一從衣一從邑
兩字通用也末題永泰元乙巳歲不言元年者歲年同物
省文互見也裴虬字深源大厤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
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按舊唐書代宗紀大厤五年四月
庚子臧玠據州爲亂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
州刺史楊濟各出軍討玠則因已見諸史而焚氏更失檢
也嚴紀文三年十二月道州刺史崔瀆卒虬于時當代崔瀆任紀文脫書于前銘石在武昌縣
江中小洲上水漸浸薄往往沈沒拓工不易爲力吾友章
逢之獨以二紙見遺逢之綜貫史學與余篤交誼其所投
贈若此可感授堂金石文字續跋
怡亭銘在武昌縣北觀音巖面臨大江夏秋水漲則銘沒
卽虬也潛研堂金石跋尾

水中拓本頗難得此冊漢陽葉東卿所贈稍嫌思路然亦近拓之佳者裴虬代宗時道州刺史集古錄謂唐史不見其事武虛谷引舊書代宗紀一條余按舊書張建封傳大厤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于觀察使韋之晉則虛谷未及引也銘文余逃世之上是願字湖北通志釋作願孫淵如觀察亦謂當作願予得此本足定其誤鐵橋漫稿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裴虬皆御史中丞贖之子鷗官容州長史虬官諫議大夫李莒爲隴西李氏工部郎中舒之子李華爲趙郡李氏典設郎恕已之子集古錄謂莒華弟也誤矣筠清館金石記

右刻前篆書六行行四字字長三寸四五分後隸書五行行八字又三行皆低一字字徑寸二三分末行下有小隸書四字似是刻工姓名上二字已漫滅在湖北武昌縣據文知怡亭爲裴鷗所築李陽冰爲名曰怡亭并篆此二十二字其銘又爲裴虬作而李莒別以八分書之一刻而分篆隸又爲四人之事皆所罕見亦文人好奇之病也外舅潛研堂跋尾云裴虬字深源杜子美集有次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卽虬也中溶按此刻歐陽有跋云子攷昌黎裴復墓志言會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父虬諫議大夫以唐書宰相世系表證之乃洗馬裴氏天壽之後也御史中丞曠有四子長曰鷗南監本誤鷗容州長史次曰虬諫議大夫虬子復河南少尹皆與墓志合而以杜子美詩題稱爲裴二證之則鷗卽虬之兄也歐公偶未細考耳侍御史官從六品諫議大夫則正四品當是其後

來遷轉之官也又考李華見唐書文藝傳而傳不言其弟莒以史表證之華爲趙郡李氏太沖之曾孫而並無弟及莒名又考隴西李氏德宗朝相西平郡王晟表亦無莒名者而別有武后時相道廣一表言其乃漢李陵之裔歸魏賜姓爲丙其後有唐左監門大將軍燦高祖與之有舊以避世祖名賜姓李氏則道廣之弟三世正名莒疑卽此書銘之人也李氏以隴西爲著望故莒亦自稱其郡爲隴西耳獨表何以趙郡華下不載莒名而華傳亦不言有莒若舍傳與表又何以知莒爲華弟皆可疑者也豈傳爲宋景文所撰或可脫去豈歐公表內本有莒後人因華傳無莒從而去之與然據表所列華與莒本屬兩宗歐公所謂華弟者蓋當時聯爲同姓而華齒大於莒乃以弟呼之故事

傳不載耳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李華集中有與弟莒書一則史稱李華趙郡贊皇人此題隴西李莒其郡望也平津讀碑記云直上西南語似未了疑尚有一行在其左漫漶不可辨耳翟先生及細審也金石綜編失載此行鈐清館金石記作□□之上石直誤作之西誤作石又遺一南字

山南東道四大字

佚

山南東道樓卽昭明臺在城中央唐李陽冰篆書山南東道四大字端平間襄陽失守陽冰之篆亦軼襄陽府志

惠公禪居表

佚據次山集錄入

泝樊水二百餘里有湧溪入溪八九里有蛇山之陽是惠公

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爲全己之無欲各因其
性分莫不與善知人困窮喻使耕織因人灾患勸守仁信故
閭里相化恥爲弋釣日勤種植不五六年汨澤有溝塍荒泉
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全行無全道
豈能及此鄉人欲增修塔廟託禪師亦隨人之
意而制造焉直門臨溪廣堂背山庭列雙臺修廊夏寒松竹
蒼蒼周流清泉岑嶺複抱眾山回旋斯亦曠絕之殊境矣吾
以所疏咨於禪師禪師曰我恐人忘善以事誘人及人將善
固不以事爲累吾以所惑咨於禪師禪師曰公若以惑相問
我亦感於問焉公若無惑我復何對於戲吾漫浪者也焉能
盡禪師之意乎故命之作贊贊曰

禪師之意乎故命之作贊贊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加水益
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羣黎將引天下同於
湧溪

惠公禪居表元結撰柱武昌
記目

抔樽銘

佚據次山集錄入

郎亭西乳有菜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顧以爲亭石有窊顧
者因俯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爲抔樽乃爲士源作抔樽銘
銘曰

窊顧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寶而底似傾幾
欹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抔樽漫叟作銘當欲
何言時俗僥狡日益僞薄誰能我飲共守

抔樽銘

元結撰柱武昌
湖北金石錄

抔湖銘

佚據次山集錄入

抔湖東抵抔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
菰古胡反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抔亭遊退谷必泛
此湖以湖在抔樽之下遂命曰抔湖銘曰

誰遊江海能猒其大誰泛抔湖能猒其小故曰人不猒者君
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猒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可猒之類
不獨爲害死雖萬死獨堪污穢或問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爲
人猒者勿泛抔湖

抔樽銘元結撰柱武昌
湖北金石錄

退谷銘

佚據次山集錄入

抔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爲竇爲淵滿谷生壽
木又多壽藤榮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源以漫叟退修
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長漫叟心進跡
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爲
吾規干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
谷漫叟

退谷在樊山郎亭問元結故居也次山招孟武昌詩序云
漫叟作退谷銘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抔湖銘曰爲人
厭者勿泛抔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爲人

厭作詩招之詩曰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
抔湖發清漪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厭退谷正可遊抔湖
任來泛云云（輿地紀勝）

異泉銘
（佚據次山文集錄入）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迴山山
顯是秋崩折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江中可挐於戲
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
命斯泉曰異泉銘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爲其當不可閟拆石出焉何用作銘銘
于異泉爲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時殊此爲
銘者忘道也歟

異泉在西塞山天寶中泉自山顯垂流四百仞元結命曰
異泉
（輿地紀勝）

馬珣石門歌並題名
（佚據嘉慶湖北志金石入）

左一石右一石石門中有□□客□□□懸崖裂□江□□
□劍閣□□□□□□□□□石門嵓□□□□外□□□□□
□□□

石門在武昌散花灘兩石對峙如門郭祥正詩云雙崖屹
然起劖鑱認題識乃知賢令尹曾同漫叟醉唐武昌令尹
令朱蕘不知何許人當必與元次山醉于石門之下石刻存焉（輿地紀勝
詆馬安嘗與元次山醉于石門之下石刻存焉（湖北金石詩注）
碑記又作馬向　荃孫按馬珣
石門山在武昌縣東五里兩山對峙如山唐武昌令馬珣
與元結遊石刻向存（明統志）

廣習池記

佚

唐廣習池記盧允中撰大歷二年立訪碑錄

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

佚據太白集錄入

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也宰單父人到於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君乎君名仲卿南陽人也昔延陵知晉國之政必分於韓獻子雖不能過屠岸之誅存孤嗣趙太史公稱天下陰德也其賢才羅生列侯十世不亦宜哉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安定王五代祖鈞金部尚書曾祖晙銀青光祿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馬考睿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分茅納言剖符佐郡奕葉明德休有烈光君乃長史之元子也姓

有吳錢氏及長史卽世夫人早孀弘聖善之規成名四子文伯孟輒二母之傳歟少卿當塗縣丞感槩重諾死節於義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爲子房紳卿尉高郵才名震耀幼負美譽君自潞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未下車人懷之下卑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有象玉者三江之巨橫白額且去清琴高張兼操刀永興二邑同化時鑿齒磨牙而兩京宋城易子而炊骨吳楚轉輸荅生磬然而此邦晏如襁負雲集居未二載戶口三倍其初銅鐵會青未擇地而出大冶鼓鑄如天降神旣烹且爍數盈萬億公私其賴之官絕請託之求吏無絲毫之犯本道采訪使皇甫公侁問而賢之擢佐輶軒多所弘益尙書右丞崔公禹稱之於朝相國崔渙特奏授鄢陽令兼攝數縣所謂投刃而

佚據太白集錄入

太虛旣張惟天之長所以白帝眞人當高秋八月五日降西方之金精采天長爲名將傳之無窮紀聖誕之節也我高祖

創業太宗成之三后繼統王猷如一大盜間起開元中興力倍造化功包天地不然何能過猴農之額波返酒朴於太古雖軒后至道猶開崑尤之師今網漏吞舟而胡虔起於轂下尤天文武孝感皇帝越桓明兩總戎狄風正帝車於北斗拯橫流於京口迴日輿於西山拂蒙塵于帝顏呼吸而收兩京炟爍而安六合厥列辟而罕匹顧將來而無傳太陽重輪介耀並出宇宙翕變草木增榮一塵而靜妖氛成功不處五讓而傳劍璽德冠樂推於戲昔堯及舜禹皆無聖子寧厭敎去已終大寶假人飾讓以成千載之美未若以文明鴻業授之元良與天同休相統億祀則我唐至公而無私越三望而殊軌騰萬人之喜氣爛八極之祥雲上皇思汾陽而高望俾賢重於吾君能事斯畢與人更始乃展祀郊廟望秩山川方掩

骼於河洛弔人於幽薊燕但誅元凶不問小罪噫大塊之氣歌炎漢之風雲湯洋雨汪濊澡渥澤除瑕纇割平圄步改乾元至矣哉其雄圖景命有如此者我邦伯韋公大彭之洪胄扶陽之貴族雄略邁古高文變風運當一賢才堪三事匡職部劇能聲殄流振緬而白筆橫冠分符而彤襜入境襄者永王以天人授越東巡無名利劍承喉以脅從壯心堅守而不動房陵之俗安於太山休奕列郡去若始至帝召岐下深嘉直誠移鎮夏口救時艱也慎厥職康乃人滅兵歸農除害息暴大水滅郭洪霖注川人見憂於魚鼈岸不辨於牛馬公乃抗辭正色言於城隍曰若三日雨不歇吾當伐喬木焚清祠精心感動其應如響無何中使銜命徧訪名山廣徵牲牢驟欲致祭公又盱衡而稱曰今主上明聖懷於百靈此淫昏之鬼不載祀典若煩國禮是荒亞風其秉心達識皆此類也物不知化如登春臺有若江夏縣令薛公揖四豪之風當百里之奇幹盡有立含章可貞遵之典禮恤疲於和樂政其成也臻於小康中京重覩於漢儀列郡還聞於舜樂遶鄧之勝帳於東門乃登幽歌擊土鼓祀蓐收迎田祖招搖回而大火乃落閶闔啓而涼風始歸筮筭和簫之音象星辰而迭奏吳楚巴渝之曲各土風而備陳禮容有秩籥笏列序羅衣峨眉立乎玳筵之上班劍虎士森乎羣慕之前千變百戲分曹賈勇商子跳劍迭躍流星之輝都盧尋撞倒挂浮雲之影百川統郡落天鏡於江城四山入牖照霜空之海色鼈鼇踊於晚景舞袖紛於廣庭鶴髮之叟雁序而進曰恭聞天子無戲言忠轉公以大用老父不畏死願留公以上聞悅坐棠而食風庶

刻石以賓美白觀樂入楚聞部莊齊采諸行謠遂作頌曰

爽朗太白雄光下射崢嶸金天華岳旁連金精騰氣赫矣昭然誕聖五日垂休萬年擘胡挺炎大人有作雷霆發揚撓拾乃落九服交泰五雲縈薄掃雪屯蒙洗清寥廓軒后訪道來登峨嵋上皇西去異代同時六龍轉駕雨曜迴規重遊庶主更覩漢儀肅肅韋公大邦之翰秀骨岳立英謀電斷宣風樹聲遠威逆亂不長不極樂奏寺觀丸劍揮霍魚龍屈盤東迴舞袖西笑長安頌聲載路豐碑是刊

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李白撰莊江夏碑久佚

金石存
佚考

金石志六

唐

鄂州新廳記　佚　據文苑英華錄入

自昔秦置郡有守漢魏以降因之其秩二千石雖有監刺而宰制咸福之重蓋古之諸侯鄂在楚爲國秦爲縣吳爲江夏郡縣歷至宋乃維八州置鄂州及齊更鄂爲鄂隋氏披其郡猶謂之州官則刺史而政無條刺之法矣皇朝沿襲舊制或爲郡或爲州剖符責成其實乃太守之職前代建置所理之處其城不恆今之州卽舊城於江夏吳仲謀經營之程尊始守之當荆吳江漢之衝要爲藩鎮固護之雄制天寶以前四方無虞第據編戶眾寡等衰州望鄂是以齒於下後以狄領用兵之興方面之重廣德二年遂聯岳沔事置三州都團練使大曆八年加處置觀察使十四年六月二使廢時置當州防禦使且屬於江南國家始務省官息人而終慮咽喉襟帶之地思與守者既輕其權矣復欲俾任重尤難其選是月十日乃命尚書少監兼侍御史李公授之公名兼隴西人也到官三年之五月復改爲三州防禦使江岳隸焉仍領元戎之副董江西諸軍銳師以伐叛於襄陽既而克平九月加散騎常侍防禦泊州如舊公之莅鄂也今茲四年以清德誠信爲教化以至公深仁爲字育則剔門里閭僑舊詠歌如嬰兒之得乳母餼夫之遂稔歲理軍施令其士卒歡慶亦如之但加平盧畏而已由是所防三十餘里洞庭彭蠡在其間水舟陸車山藪塢野皆筆寓縣沸騰屯兵阻險斯稱巨防朝廷鄭陟州納常勤賢之重廣德二年遂聯岳沔事置三州都團練使大曆八年加處置觀察使十四年六月二使廢時置當州防禦使且屬於江南國家始務省官息人而終慮咽喉襟帶之地思與守者既輕其權矣復欲俾任重尤難其選是月十日乃命尚書少監兼侍御史李公授之公名兼隴西人也到官三年之五月復改爲三州防禦使江岳隸焉仍領元戎之副董江西諸軍銳師以伐叛於襄陽既而克平九月加散騎常侍防禦泊州如舊公之莅鄂也今茲四年以清德誠信爲教化以至公深仁爲字育則剔門里閭僑舊詠歌如嬰兒之得乳母餼夫之遂稔歲理軍施令其士卒歡慶亦如之但加平盧畏而已由是所防三十餘里洞庭彭蠡在其間水舟陸車山藪塢野皆

述聖碑　佚

鄂州新廳記碑建中二年趙憬撰　金石存　佚考

唐述聖碑在南門外五里田間唐盧陵王嗣聖元年遷房州神龍元年復辟故宮爲龍光寺寺有述聖碑建中三年立今斷缺不全　輿地碑記目

江西節度出師記碑　佚

戴叔倫撰鄭晏書建中四年三月十四日立　寶刻類編

曹成王皋出師碑在黃梅縣東一里五祖院眾造寺中戴叔倫撰鄭晏書　輿地碑記目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嗣曹

王泉領湖南江西表佐幕府皐討李希烈晉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遷容管經略使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唐書本傳

保安鎮陣圖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甲子歲我王克勤春之明年也是時天王居梁州丞相司徒勉出於陳留逆豎乘是遂爲六合鯨吞虎踞使宿賊杜少誠長矩兵三萬方將拔勤取黃濟江而南至於五嶺盡以天子之地懸自受署焉春二月逆師自穆陵陰山白沙三大閫文下而進威聲炎炎如無枝梧緣道邏守已陷六七我師洵登少沮氣勢王感慨激三軍沈略通神明以爲是鎮地勝而險固卒薄而孱老彼必知我將銳志而圖之設伏衆戎盡殪可

也乃命兵馬使伊愼桀帥驍悍四十人銜枚宵入張諸柵之卒人伏于莽間賊果體來以餐弧登於是中軍一鼓萬夫雷呼內兵乘高而唐突之伏卒陵背而茭割之紅旗拉風長戟如倚晨暮三接朱殷溪澗獲馬牛百萬蹂斬首數千級其餘斃踣瘡痏瞪瞪枕籍者遂大築京觀以光武功焉由是氛祲百前政甲子歲希烈大逆不道德宗震怒命宗臣曹王皐肅蕩八方日月麗大幽兇醜懷締搆江淮完推命江淮面南父子夫婦無僕虜之患皆一舉之力也故自希烈亂常天下擾兵之諸侯議鴻勳茂績者莫敢承風焉先是包大夫佶司天下之賦將自揚泄則萬艘衆艦不得安動繇我之建圖陸則車水方舟驚氛駭雲集於大王君子謂我王之動績也大侯之地俾大夫廬公藩壤沔鄂以江漸等六大郡屬之車始至而沴氣肅清令始設而軸轄滿盈和始扇而魚鼈不驚涘宜載太常刊鼎銘豈獨紀練素而已載忝賓介廊廟鞬之末得備書事揚公休聲貞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記

保安鎮陣圖記符載撰貞元元年七月保安鎮柱大冶縣西六十里金石存佚考

土狀鎮保[宀]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夏口至西南四百里其山曰西塞其鎮曰土狀相距可百丈許崖岸中斷呀然摩霄大江浩浩橫注其下其餘控荊衡走揚越氣雄勢傑岡連水匯者蓋數千里此天用設險於吳楚也苟邊將不武化爲豺狼以一鼓之鐵一[丘]之木撐闔鍵鑰絕流東隘則江介之勝吞八九于鎮中矣在昔僭吳偏宋或攻或守年代紛綸莫可悉數永泰中代宗以董秦爲淮西節度是鎮歷焉秦數兇慝昧懵王度乘先朝寬大之典幸是地咽喉之固雖無跋扈之志而多割剝之暴至於士民工商逆

檣如雲必將沿于斯泝于斯主守者乃高其門閎厲其威容恣奸吏巧誣聽部伍强刻誣差毫釐誘入罪地輸其緡錢魚鹽丹漆羽毛小則半取之大則竭索之愁痛之聲雷動宇內小人君子咸謂爲纖貊之域無何李希烈自裨將驅除董秦奪其兵柄其土狀之民方組織褵階軍食不足督索之酷倍百前政甲子歲希烈大逆不道德宗震怒命宗臣曹王皐肅將天威詰暴誅亂節制江西之師春二月王乞靈宗廟一戰而克故是鎮復歸於我遠近皆輸泣爲笑姁姁相賀枯骸瘠體脫去擔負然否則傾矣而未甚泰元年夏四月國家裂諸侯之地俾大夫廬公藩壤沔鄂以江漸等六大郡屬之車始至而沴氣肅清令始設而軸轄滿盈和始扇而魚鼈不驚涘宜載太常刊鼎銘豈獨紀練素而已載忝賓介廊廟鞬之末得備書事揚公休聲貞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記

辰之下舊染汙俗咸與保[宀]矣昨野人出自山林來自上邵

帆次檻側卒不識禁將不呵問無逗遛於時無哀斂於貨向至暮夜則漁者唱樵者和蕩蕩然罷鳴柝吠犬之驚鳴呼昔登太行摧輪之險今踐通衢如砥之泰非所託遇仁賢所守用德義則孰能致此與是知王者之御四海得賢而治失人而亂諸侯之守封略以德則固恃險則亡其猶影響耶況大夫寬仁惠和文武光明存易簡爲約束萬夫知禁倚誠信爲政令千里自化變我澆俗寖爲貞淳若察近以遠則他日手指陶甄心運動植蚩蚩橫目知受其大賴矣小子感前後之殊事樂人庶之服悅故爲保[窟]記以獻敢無愧詞貞元丙寅歲夏五月三日山客符載記

工狀鎮保[窟]記符載撰貞元二年五月土狀鎮今爲道士狀金石存攷考　按舊唐李忠臣傳董秦平盧人賜姓李氏名忠臣大[厨]十一年加檢校司空平章事沐州刺史性貪殘軍無紀綱人不堪命大將李希烈因眾心之怒以十四年三月舉兵脅逐忠臣李希烈傳忠臣奔赴朝廷詔授希烈淮西節度副使建中三年僭稱建興王四年僭號日武威以汴州爲大梁府貞元二年死記中所云皆其事也

金石六　五

襄陽北樓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天時有晦明人情有舒慘或感瘁交搆鬱發不發非登高遠眺望則無以疏達其氣導沖和之性焉蔣蔣襄陽山水之鄉征南與峴亭之賞王造北樓之勝緬遡千載遐襟一致靜操甚旨得不根柢於是乎然勢勝則同制作迥異請得本末而言之先前之人公舍之內特建危榭以瓌碩之材樹壑雜之地左右翳薈顧視生熟人莫能登甚無光輝我公懷之會異日官府無事攜鄉生枚叟之客高步縱觀於城之墉交於北隅大獲偉地公竟符襄意據陴不去元機一發樓在吾目由是振陳爲新拔卑爲高經營鼓智才力什一笑抃之下裁裁橫空襄人駭之謂靈物佐助不然者何以不憚貨不峻程不罷民而成不朽之績容易若此之甚也夏五月辛巳公欲巡遐遐矚亦既樂只爲食肴酒聚賞而登之異其勢隱軫氣崇融上乘百雉旁壓萬井飛陛虹指長檻雲截陵昭回而永睇闊萬態之糾紛楚山無際漢水遠去郢門商雒微花天外當是時大火炎炎里閈如燔更簟驟盥躁灼不解及其燕也即窈鬲靜深端和肅清輕飆四來衝闔動扃座賓相顧如在顯氣況乎春之發舒秋之沆寥固不言而勝矣壯而不侈謂之範作而不費謂之智登降有序謂之禮享宴有惠謂之仁道崇者聲輝位大者物舉搢紳君子咸謂爲此樓與羊公峴亭不沒矣若掘窖土斬異材鑿他山之石奪齊人之力肆浩蕩之觀窮靡嫚之樂實曰涼德賈謗不暇亦文者何述焉野人飯劣備詳公明白之實敬揚休休爲來者大猷五年六月十五日記

襄陽北樓記碑

貞元五年符載撰　金石存攷考

襄州新學記碑

佚

襄州新學記碑

貞元五年盧羣撰羅讓行書　金石錄

唐盧羣撰羅讓書貞元五年六月建碑陰題山南東道節度副曹王皐等十三人名　復齋碑錄

唐新學記正元五年立盧羣文在府學　輿地碑記目

盧羣字載初嘗爲曹王皐判官羅讓字景宣父珣亦在曹

王舉幕府其撰文與書殆在斯時與讓書襄陽學記最有名米元章始效其作後乃超邁入神耳宋人避英宗本生父濮安懿王諱故或稱羅遜他書遂列羅遜于宋人書品

中失之矣金石存攷考

新修劉景升廟記

佚

唐修劉景升廟記唐盧羣撰羅讓書貞元中立訪碑錄

修劉景升廟記羅讓書在襄州金石略按水經沔水注太康中爲人所發見表夫妻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經月不歇今墳塚及祠堂猶高顯整頓元李俊民劉表祠詩自注云祠前有墓在府城東門內宋李方叔劉表廟詩亦有人自東郭門言拜景升墓之句均與水經注違異今府志言墓在縣東十里紅土腦亦未知其何據也

京山郭橋記碑

佚據京山志錄入

聖人肇於造舟後代相沿不易梁淺有服隨之說棧劍爲蜀之要取諸大壯以濟不通於梯山之徒納職之命傳國之利厚家之貨不可斯須而廢其有不埶女信嫉惡蛟毒良以期徵於納履讓或伏身於見執發機雖異而致名之蹟同也夏禹疏洪水除其昏墊庖羲乘馬牛廣乎遐哉皆垂致遠之計將以貽厥後嗣國以人爲本民以食爲天行李滯塞何繇遂於謀生哉以身觀身以國觀國自天子至於庶人無有不因力製造取贍於民之業矣楚郢之境西浮漢江草創之始東馳京嶺古風遺事有陽春白雪之美淒然不變中改温州之邑仍角陵之井次易新陽之號立京山之稱會府無匡川之濟歸里及巾車之儆誓心無題柱之所攜手絶敘離之地

以求瘼觀績而不刊不立孤爲僚而徒飲徒咏詩之於石以彰永好且題且記告於守者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立

荆山郭橋記正元十年郢州長史劉丹記輿地碑記目

漢陽王張柬之碑

佚

漢陽王張柬之碑李邕撰瞿令問八分書貞元十二年十一月金石錄

中書令張柬之碑在襄州金石略按唐書柬之傳贈中書令封漢陽王趙鄭所云即一碑也嘉慶通志分爲二碑誤

瞿府君墓志銘

佚據古刻叢鈔錄入

唐故朔州武陵縣令博陵瞿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介洼其先本博陵越人也盖帝嚳之末裔□□□
□□爵永嘉二年遷于南楚會祖詮皇長沙縣令大父□□
□□□□軍考曰智皇國子助教襲承儒業□□□□向
二百年□□夫人南陽張氏世傳冠盖奕葉簪纓府君則國
子監助教第二子幼而孤夭□□弟更相誨訓未嘗住師
□歲業成各登□第府君以□□□解褐曹州棄氏縣□□
□□仕標□邑□□元年遷峽州長□□□百里稱賢頌□
□□大麻□□□安州雲夢守飾奉法猾吏秉心貞元歲授
朗州武陵去獄逾□捕亡□□□從官四任□政大夫以□□
字人□稱其善公庭訟息□館□□慎始令終府□□□武
陵謝秩東告于歸南維舟眾人瞻仰凡廿八載守道□仕何
圖皇天不弔降此哀禍嗚呼元□何昧□□材賢時貞元十

二年龍集□子三月遘疾七月庚寅□于□縣私第夫人廣
平程氏令淑有聞威儀組紃敬事先姑□□以大厤年先
府君而終府君享年七十有八有子三人長曰倜官至左衛
兵曹參軍次子伍鄂州武昌縣尉少曰佾□州□□縣尉孤
子倜等□荼淚血號訴聞天視庭戶而蕭條觀空堂而寂寞
長幼孤露一門無恃以其年十月四日遇青□之吉歸祔於
鄂州江夏縣長樂鄉順化里黃鶴山西□之原禮也孤子倜
散□亂□號泣□銘謹以爲誌銘曰

於戲□□□著則其一積善于家肅穆清華其二克儉克勤榮
祿□親其三四從歷□一門承蔭其四天道何昧降斯災害其五神
道胡欺遘此禍□其六冀□眉壽皇天不祐其七庭閣蕭索孤幼
無託其八驚魂慘色哀號罔極其九痛割心腸仰訴穹蒼其十壽堂

伍啟遵其經禮十一□□土□刻□古二十　孤子倜述并書
朗州武陵介洼介珪墓志孤子倜述并八分書貞元十二
年十月在鄂州實刻
類編

孟浩然碣
佚

唐樊澤撰正書無姓名無立石年月
唐故襄州處士孟君墓碑銘唐樊澤撰碑今在谷隱寺
碑記目
唐處士孟君墓碑按唐史浩然襄陽人卒於開元之末樊
校原作契澤爲節度使乃刻碑鳳林山南封窴其墓余嘗親拜
墓下碑剡兩面其一面極磨滅首行有江南風景四字遂
工謂之江南風景碑多不模傳余反覆玩味乃同一碑爾

遂語諸人其後得全碑者自余始此碑樊澤撰不載詩人
姓名襄陽耆舊傳謂亦樊澤其間可以言詩及詩語樂和
詩字俱從旨從寺此字於他書無所見獨見於此聊記之
集古
後錄
樊澤爲節度使時貞元八年由荆南節度使轉鄂州十四年浩然墓庳墳荒蕪以
歲甲申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頴落歲久十七年澤重
十八年辛卯門喬陵遷丘隴頹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
五十有二公欲更築大墓圖州招紳聞風颯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
賓客亟秏歲時或有未遑誠有好事者乘而有之貢公風
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窴其墓唐書文
藝傳
羅隱孟浩然墓詩鹿門黃土無多少恰到書生家便低張
蠙弔孟浩然詩親栽鹿門樹猶蓋石牀陰陳羽過浩然舊

居詩孟子死來江樹老煙霞猶在鹿門山釋貫休經浩然
鹿門舊居第二首家宍應藏虎荒碑祇見苔齊已過鹿門
詩鹿門埋孟子皆以爲墓爲在鹿門而唐書則云鳳林一
在縣南十里一在縣東南三十里當亦傳聞之異詞也金石

存佚考

楚王隗記

佚

楚王隗記盧虔撰縣令張仲巖集王右軍行書貞元十三
年三月在江陵府實刻類編

盧遠將軍李公墓銘

佚據古刻叢鈔錄入

唐故盧遠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隴西李公墓志銘

并序

從姪鄉貢進士藝通撰

夫爲滄源支流一派後樹先執者蓋紐宗子相襲焉由是士
□時望扇扇和風昔附載簡書何必獨於前聞也公諱宗珣
字同系臨汝郡曾祖蘭州刺史日周祖朝散大夫嘉州麟遊
縣□瑱考朝議朗泗州虹縣尉援本以敦序□祖浩訓於孫
忠孝□時衣冠友位公遁亮取時劭性測撥勵操祇慤克事
滂窮固能幷仁緝家兼難濟國操節伴擯拖義爲紳常以顯
□□□隱融清歐與友生評談志非苟進會干道並泰則何
宦而□□自董武崇階總兵六郡樹勳江左恩旌一門□□
宗族處朝襲爻柱位巢司內薦冀平政名中身達身□人所
貴而公植其風忽遺其命也時貞元十三年歲次丁丑□二
月二十九日終於夏口官舍嗚呼春秋六十有二夫人汲郡
康氏毀躬慟號殆不全性長子德方次子直方弘方季子幼
方等主奠彌天哀罹若滅長女適於河南元氏先公之淪次
女十六娘已許於天水趙氏幼女十九娘歸於穎川皆茹泣
貫心□于感巷以是年夏五月十一日權厝於長樂鄉黃鶴
原西山之陽禮也於戲條幹挺挫而見摧君子不幸於中□
所以□□□旆將必竭於生誠藝通喬殊侔孟伯之子恭命
爲□□□敢不殫於瑣述銘曰杳杳窅氣澄澄汪容自仁
其性飾已惟邕顧嚴作度□□□□噫云夢奠倏欻顏梁墮
輪阻轍彫翮沈翔代□馳□□□□彰曙與神葬告赴原塋
卻負山勝前據郊平□□哀□□□□至情

唐盧遠將軍李公墓銘正元十三年在鄂州輿地碑記目

江陵府官石幢記

佚

江陵府官石幢記唐正元十三年吳仲舒篆元豐六年得
之於金鑾寺亦有黃魯直題帥王師心移置於杞梓堂

下輿地碑記目

吳仲舒撰張澤書盧佐題衆官董挺篆額貞元十三年

類編

張端公西園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南雍州地靈氣爽號爲雄勝峴山漢水環抱里閈東西主人
有問於我我或致讓其地荊揚淮楚它不侔也緜是侍御史
張公得風景之高明依連帥之仁愛遂此一廬作爲宅居居

有園在萬山東五六里檀溪西三百許步南植漢高廟正當佛宮數四與岑蔡遷逓蒼蒼松檜盡爲前庭木前有名花上藥羣敷簇秀霞鋪雪灑滋灩清波後有含桃朱杏的皪蔭誇殊滋絶液甲冠他園每天清雲淨雨露風息山僧羽客泊簪纓好事者亟來從之開軒設簟耳目祛曠煮茶摘果勸至酣樂出門爲人寰宴居成山林適自中得萬累何遠故公用是上才草閫風聲稽齒最曹翰飛青冥介手操財賦之柄心寓希夷之際人謂官薄我有浩氣屈伸通塞顏如也即西園之地實張公營道之場也是何棲心拔俗之遐曠也如此載匡廬遁客目游履踐故輒書衆美於素壁之上使異日造辟疆者遂用之爲導人云丁丑歲六月庚午推厠者以爲金畏火而伏之月符載之記

佚考

張端公西園記碑符載撰貞元十六年六月

蘄州新城門頌碑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大唐庚辰歲秋九月岳鄂觀察使御史中丞鄭公前牧于蘄春始佩銅虎符是年冬十一月蔡人不虔天子詔諸侯之師誅破之我有疆場與人腹背慮禍甚劇爲虞落然民大愁恐若寇暴至是邦也夙昔無事人傲慢垂百餘祀城隍不張頹墉壞堞僅爲平野公乃度舊阯量客土備畚插肅丁壯勢踊而興於是謹刀布以索力考磬鼓以蕩氣嚴進退以設令立師伍以程課烝徒雷呼萬鎚星飛誅惰聳勞問無留時凡甲子五癸卯崒然城成矣塘高三雉門容雨轍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門臺睥睨霞翬雲截如崇山斷岸逶不可縡議金湯

三星院石塔

佚

三星院石塔在當陽縣莒堰其石柱刻云唐貞元十七年葬智壽和尚舍利塔（輿地碑記目）

王粲石井闌又記

佚

唐上元二年來瑱移之州治立石作記貞元十七年于頔爲節度使又爲之記掌書記胡證八分書後又題記頔進

封燕公隨軍屈貢書貞元十七年六月立集古錄目
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元豐類稿
胡證字啟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爲太子舍人更從襄陽于頔署掌書記唐書本傳
韓文公題名
佚
江陵志云愈爲江陵法曹當時之題名石刻存焉輿地碑記目
荆南節度判官廳壁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荆南山之南府壓上游置尹視京河置使視揚益同巴蜀吳越之治臻自上古爲天下敵在今爲咽喉之地置使荆南之治否乃天下低昂也夫根之堅扶之必以枝穀之瑑運之必以綸介之庸賢乃使之濬光也御史大夫河東裴公尹正大卿節度羣州置幕東盡敬之誠以序賓客得弘農楊用乂首分於其軍膏宣燭明風助震聲蹲蹲貔螭萬肺如串乃新置所爰奠賓客前是相承即據而安以耆容蔽以稚憑頑既諺既瀆瑟縮未帖茲止厥位俾齊厥務于是用乂立聽於此不偪不豐退公從公式治于中爰得我容思耆定於永久莫若書壁之白故用乂索我以文

皇甫湜撰與地碑記目以荆南行軍司馬裴均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節度使
按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七年

枝江縣南亭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京兆爲韋庇爲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犁細人憎搆之責掾南康移治枝江百爲得宜一月遂清乃新南亭以適曠懷亭俯湖水枕大驛路地形高低一望空平青莎白沙控柞緣崖瀠芰圓葭誕漫朱華接翠裁綠繁葩春燭決湖穿竹渠鳴郁郁潛魚歷歷產鏡嬉碧淨鳥白赤洗翅窺喫緬霞縠煙旦夕新鮮冷唳喧啼怨柳情綿令君騁望徂遙湖上令君燕喜絃歌未已其寮其民日致欣游成羣使縲歎戀停車止征實爲官業而費家貨不能妨適我而能惠眾嗚乎是乃仁術也豈直目觀而已乎吾知韋君若是也多惜以尺刀效小割異日賦政千里總戎疆場吾知其辯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作爲記刻於茲以圖永久

枝江縣南亭記皇甫湜撰輿地碑記目

荆州城東天皇寺道悟禪師碑
佚據全唐文錄入
師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覩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服勤五年大厤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城東有天皇寺頃因火廢僧顯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謹敬石頭之道殆盛於此師患背痛臨終大眾問疾師驀召典座進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惠眞曰幽閒曰文賁實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

荆州城東天皇寺道悟禪師碑符載撰枉江陵湖北金石錄

二聖金剛神碑

佚

二聖金剛神碑荆南節度營田判官瞿參撰幷書及篆額

元和三年正月立　寶刻類編

觀風驛新井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觀風驛新井記崔黃中撰幷篆額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枉江陵府　寶刻類編

自荆門至洛宮三百里雖水泉味鹹鑿井疏源往往而有中間觀風驛三十里涓滴不流礦硝而堵長亭短亭三百餘家終日挈瓶入谷而汲暨乎暑氣炎焰天地燒爍金石提綆牛路已成溫湯居者既往來難通行者固不保其往元和六歲我司空鄭公節度荆南下車之日緝熙政理巴徼統正楚風疏導

濱溜未暇細務二年政閑事已因議路室委館之事饋之汲引之道訪於幕中僚佐僉曰地形峭峻意功多未即贊公公曰登陸求泉誠宜不卜然貳師鑿井焉有檻泉愚叟移山素無巨力志之所至神亦或昭苟利於人不計藏鏹支使庾承度宣貞絶俗仗義直副成規終此殊績於是程功蔵事穴其路隅一之日興奊鍤俾應鼛鼓騰功掊土二之日困於石飛鎚敲火轉石磊硪三之日計工未畢濺泉仄出泛濫滂涵井上千夫嘈噪喧呼拗灑甘溢提缶爭先巷無居人語笑道遶嗟乎夫善政養人之術皆日就月將然孜孜而化曷若鄭公興一言土石之役濟萬古生靈之命匠意於衆慮之表見機於不牽之如此翊君爲堯舜之代惠澤必浸於昆蟲贊國爲華胥之朝恩波必滋於草木況濟人於聲教之外愛物於象

子諭德兼兵部郎中子大王父故鄂州州從事子之先父也子生於珥貂之家育枉紈綺之室幷年廿歲灼如薛英期俾適耀□□我後嗣何華而不實祉福不臨以元和八年七月三日洪水蜀來浸溢夏汭合郭爲患顧此乞遂假官航以虞墊溺豈家臣失泝馮夷幸災巨舟云覆相次淪沒嗚呼慈親腸絶天倫氣摧存歿路殊終議窆隧以元和八年八月八日窆於先父塋側禮也恐陵遷徙乃紀銘云伏波有女青娥豔陽馬氏有男白眉最長於□□□彼天何殃豈春華之曊景同淪歿於舟航嗚呼生則同氣歿爲異穴舍慈親之恩愛侍先父之塋剛痛螬螇之古原□□□之永訣

唐扶風馬氏墓銘元和八年枉鄂州　輿地碑記目

穀城令張嘿墓誌

存正書

大唐穀城縣令故張府君墓誌銘

蓋篆書

唐故文貞公曾孫故穀城縣令張公墓誌銘并序

鄉貢進士崔歸美撰

節度討擊副使屈賁書并篆

公諱曛字繼明范陽方城人也漢功臣留侯之後五代祖築梁岳陽王諮議參軍贈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諡生玠爲周宣納上士隋巴州錄事參軍生則隋比陽澧陽二縣令高祖玄弼唐長安縣尉益府功曹參軍贈都督安隨沔鄧四州諸軍事安州刺史曾祖柬之故特進中書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漢陽郡王贈司徒配享中宗庭厝祖名嶧高道不仕考諱愿皇駕部郎中曾婺等十一州刺史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廿四州採訪黜陟幽明嘉祉未泯遂生我公公奕世載德或補天之績或黜陟使自岳陽至于采訪皆累葉重光即采訪之第八子也起家以門蔭解褐補太常寺奉禮郎旋授左武衛兵曹參軍貞元中皇帝追先帝舊臣子孫以答功績遂進補右神武軍錄事參軍在昔高宗外戚擅權搆密搆神器滔天之禍如火燎原區宇版蕩上燦下黷荆棘道路人思息肩天未移運禍降元老洎產祿潰計皇綱荐紉鯨鯢曝鯤祥慶委積公竟以非罪中禍謫竄遐裔景公千駟無德而稱夷齊首陽萬古嘉歎公嘗念先祖有大功於國寵被一門裂土分茅綸翰盈篋身歿之後名諡篾然決意挺行懷表詣闕志誠幽贊達于聰明俯矧帝用增歎迺降明詔自宰臣已下集議行跡謚爲文貞五王同時賴公之力也朝廷嘉其憤激抗表極論可謂孝子孝孫弓裘不墜遂特授襄州穀城縣令其在邑也彈琴靜理高視雲水仁以變俗德以臨下吏不敢欺盜不犯境舉直措枉黔首欽服西門在鄴子產治鄭幾不若也辭秩之日寮吏色沮遮車固留公久想故園去如脫躧思與白雲長往采蕨家山類鴻鵠之在冥同騏驥之解絆不幸因疾纏綿不起以元和八年六月十九日歿于私第嗚呼上天不惠殲我良士聞者交涕舊邑罷市豈不以仁於斯德於斯公享年六十七以其年十一月廿三日祔于大塋禮也冢子珣先於公一年而卒次子瑀璡璟等銜哀泣血而言曰桑田有變陵谷遷改若無旌識何以號訪請刊貞石銘以誌之余以子聲之情授簡而退敢爲銘曰

文貞之孫采訪之子洎于我公令問不已其德如山其晁如蘭久而彌芳万古不刊

右穀城令張曛墓誌在襄陽曛愿之子嶧之孫曛之子珣瑀璡璟皆世系表所未載張氏諸誌敘述先世此爲最詳策官岳陽王諮議參軍與表迥異玠表作紘愿官江南東道采訪使表無南字皆當以石爲正曛爲愿之第八子其諸兄名無考表載有照官殿中侍御史者當是曛之兄表以愿爲漪之子故以照爲漪之孫誤也表又載有纁蓋即曛之誤不言其爲穀城令者漏耳誌敘在貞元錄舊臣子弟卓卓可傳而不見於史冊據誌所敘在貞元之後而張柬之傳云景雲元年謚曰文貞失實矣柬之贈司徒在建中年間傳亦未載誌首行標題云文貞公曾孫

此爲創例尙直甄豆盧遜誌皆冠父爵於上者以其無爵也曏官穀城令有爵矣而冠以會祖之謚殆以東之之謚因曏之抗表而始錫故特以加於官爵之上以表其行蹟耳曝鰓卽暴腮字皃臭之俗見玉篇

襄州樊成公遺愛碑

佚

唐中書舍人平章事李絳撰太子少保鄭餘慶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篆額滋以憲宗時鎭山南言故貞元中節度使樊澤在州有善政請立遺愛碑絳奉勅撰澤字安時南陽人後終於荆南節度謚曰成碑以元和八年十二月立集古錄日

李絳撰鄭餘慶正書元和八年十二月金石錄

碑云相國賈公時鎭漢南以公爲行軍司馬明年召賈公公代其鎭賈公者賈耽也初耽以德宗在梁使澤奏事俄有急詔以澤代耽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反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謂也朝廷有帥命卽爲帥矣碑稱詔書始下而情說毀譽之不可以爲信如此集古後錄

崔夫人墓志

行正書
在襄陽

周故太八崔氏墓誌銘

蓋篆書

唐朝請大夫唐州長史兼監察御史彭城劉公故夫人崔氏墓誌銘并序

外甥鄉貢進士辛劭撰

夫人博陵崔氏實劭之從母其先則齊太公之胄洪洪大風表式東海慶鍾後嗣錫壤于崔因爲氏焉曁組相承名光族茂二十七代祖封汶陽侯家于涿郡漢桓帝時改爲博陵郡至十一代祖懿爲燕秘書丞生八子分爲六房姨卽第五房魏本郡功曹景異之後曾祖樫皇恆州井陘縣令祖元續皇尤衞兵曹參軍皆貫綜道德窮達理要考興宗皇大理評事行潔政清敦學尙禮定規儀之則著纂述之功希世之才非常所及姨卽評事之仲女容工言行克備于躬閨範內脩芳聲外積自歸乎劉氏己三十餘年如塤如篪既倧成家之道以敬以奉當申齊禮之宜劉公名密積襲衣冠門爲世重卽皇朝進士出身授秘書省秘書郎道積之曾孫皇開府儀同

三司行太子賓客上柱國滕國公贈涼州大都督□之仲子歷官唐州長史兼監察御史雅量深沉英姿挺特位以公進名由德昇崇禮讓之風守謙恭之節接眾尙尒於家固然繾綣同心彼規此佩誰謂吉囚反兆積善生灾遘疾綿綿方藥無効顧西景之猶末忽東流之與俱遽分幽明倏變哀樂天也何昧喪淑于茲以元和九年六月十八日終于襄陽郡之私第春秋四十有七親戚悲慟行路驚歎卽以其年十月六日建莹于郡東八里漢陰之原禮也有子二人長曰可復次曰弘復皆稟性冲和幼有成德詩書立志孝行居心執喪毀容過其制有女三人長卽劭之季弟勸之室劉公前夫人齊氏所生早虧所恃鞠育於繼親旣習女儀又彰婦道寔資內訓得如是焉廑室二女並齠齔之年己傅令淑痛乖慈念殆

不勝哀幽忝列外甥實佩恩德追懷罔及痛割難任輒申愚
鄙之情詞恭命以述其誌銘曰
謂聰明正直兮惟神無私何吉凶報應兮今則有遠仁德既
崇兮福常依榮壽不延兮禍反歸寒郊慘兮日色慘輀車駕
兮旌旐飛孤墳晝掩兮永絶咎哭哀孝子兮泣血霑衣宜
取還兮人跡稀漢水縈迴兮峴山巍巍
右劉公崔夫人崔氏墓志志中敘劉公官職子息與劉志
同第二子弘復即劉志中之彝復後改名耳崔出於博陵
十一代祖懿爲燕秘書丞八子分爲六房峻宇相世系表
崔鑒字世茂五子連珠格逸殊又三子怡豹儁八子爲六
房與志同連字景遇此云景冀未知誰之字

三感記

三感記并陰三感吟周愿撰朱存諒書李師晦篆額元和
十一年刻在復州實刻類編

碑會三感吟

佚

見上

圓震禪師碑

佚

唐震覺大禪師碑白居易文九域志

白居易撰李球書元和十二年會昌三年鐫在蘄州實刻類編

白居易文在黃梅縣靈峰院古今碑刻記

靈峰寺在黃梅縣東北五十里烏牙山以在戴角南一曰南山圖證祖師道場嘉慶通志分爲二碑

有唐白居易所撰碑及宋張商英輪藏記名勝志按輿地紀勝烏牙有靈峰院有黃梅縣東北五十里有白居易所撰碑以在戴角南一曰南山圖證祖師道場嘉慶通志分爲二碑不考之甚

三游洞序碑

佚據長慶集錄入

平淮西之明年東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刺史司馬授虢州長史明年春冬祇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于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舍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盡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妾蕪列翳梯危緣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絶無人跡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滅明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絶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縣歲代寂寥置鮮有到者予曰偕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於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云又以吾三人始游故因爲三游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峰下兩崖相嵌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唐白樂天書移忠州道峽江與其弟知退及元微之三游洞中賦詩紀勝而樂天又爲序刻之石壁歲久剝落知州

匡鐸重勒金石存佚考

後梁宣明二帝碑堂

佚

後梁宣明二帝碑堂劉禹錫又詩云玉馬相周從此辭園林寂寞對豐碑千行宰樹荊州道暮雨瀟瀟問子規輿地碑記目

復荊門縣記

佚據全唐文錄入

直故鄀北走之道其聚邑曰荊門揭起重關嚴於樂都名視縣內之制居殷形東之要故吏師重焉通外夷之底貢會南藩之述職故賓禮繁焉其擘尤經營實王孫昌夔居荊以表之命行名建而締搆之弗暇無幾何有由勇爵而授赤社於

茲者徼馳名於省臺謂相沿爲非智因請罷去其號發踐更以董之有司不能端究事本循空言而可其奏繇是分地徼以歸它邑野之人有回遠之歎廢文吏而顓戍督行之旅有誰何之囂是利不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鄀而南斯爲盡疆抵郡之路貫其七舍持瑞節而衙急宣之使蓋陰相交送使服緩胡者備問俗之對執刀匕者申餼牽之禮是敬不及賓也君子病之如是幾二十歲距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上游德及矜人大建長利俾無遺害乃外濟羣欲內張全模周圖經制條白於狀昌言既從公議攸同总勞之徒樂周之工載大其門載高其墉經術脈分闢閭架空然後析便地以肥之建具官以司之廉羨財以償其力役汰冗食以資其秩稍田里不問於徵令縣官無減於歲入越某月既成而落之官

修其方人樂其居將迎犒飫之儀展庶置符繻之業舉成夫有伍公吏有職由彙而分率無踰閑大其封者可以知教元和元年四海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宮三年公以介圭入覲途出斯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須於道周距躍而謠曰起我堙廢而完之徠我蕩析而保之昔室於墟風搖雨濡自公感通鬻沸生兮淑旂柔鄀閈盈兮昔飲於涔夏涸冬枯自公感通鬻沸生兮淑旂之華兮四牡之騑儁公之還兮簉以覩之卻略蹁躚百形一音公爲駐錯衡而勞之有以文從公者記事於牘且曰民可懷也盡命夫學舊史之事以志焉公不得讓而從之走是以有授簡之辱初公以縣之使聞於上也禹錫方以郎位貼職於計曹章下之日得以省事待今以遷人獲宥於善郊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於拜命無牢讓於傅信無愧詞以爲古

之創物建庸宜於人民而得其時者則必謌其事功爲後代法雅有營謝美召伯也傳稱城沂賢蔦敎也賦水泉原隰之狀志慮事命日之規當書而詠之細亦弗可略也是用謹其本始而存乎篇俾後之視今者知楚郊之典云

復荊門縣記劉禹錫撰湖北金石錄

葬安氏誌

佚據全唐文錄入

子稚男荊母曰安氏字仙嬪卒於江陵之金隄鄉菲敬坊沙橋外二里嫗樂之地焉始辛卯歲子友致用憫予悉爲予卜姓而授之四年矣供侍吾賓友主視吾巾櫛無違命近歲嬰疾秋方綿痼適予與信友約浙行不敢私廢及還果不克見大都女子由人者也雖妻人之家常自不得舒釋況不得爲

人之妻者則又闔衽不得專妬於其夫使令不得專命於其下外已予不得以尊卑長幼之序加於人疑似逼側以居其身其常也況予貧性復事外不甚知其家之無苟視其頭面無蓬詬語言不以饑寒告斯已矣今視其篋笥無盈丈之帛無成襲之衣無帛裏之衾予雖貧不使其若是可也彼不言而予不察耳以至於其生也不足如此而其死也大哀哉稚子荆方四歲望其能念母亦何時幸而立則不能使不知其卒葬故爲誌且銘銘曰

廆土之骨歸天之魂亦既墓又何爲文且曰有子異日庸知其無求墓之哀焉

安氏志元稹撰在江陵湖北金石錄

鄂州何大夫創製夏亭詩序白居易撰在鄂州湖北金石錄

豐城有神劍非司空無以發沈塞揚光彩爲天下之大寶江夏有善地非亞相無以起雄峙作亭榭爲天下之至勝昃極必盈晦極必明開物之務繫於賢者此自然之理也先是郡中寺曰頭陁名與碑並登臨鍾萃大雲氣色下配礫石公政教既備游心佛寺慨此頹落乃沛然而張之聳阿閣臨長檻嚴像設熾臺塔凡所相好皆鼎新也方務剪伐用採勝會一時景與値甘心采人意謂粹絶余將獲之迺緣後殿窮窕出乎蒼莽之巔果有實境待我而啟萬古不偶今爲知音通塞之際若有感也觀乎經營之初也鏟嵽嵲堙坎窖斬榛搭掘株枿翳薈掃盡天形巍然山川雲氣一朝噴泄公智動於內形象於外口疏手指煥然成亭侈儉無過因歸於中當於是

延賓介洎郡之士君子相與開襟而登之殊解乎淩泱滃嵽嶸歷夏口撑大別開井閈於砌下擁城闉於宇後倚檻疑立在青冥中連山積水悠悠渺渺長想一去周流物表何如宇宙於此爲細繇是言之因公知公弘邁可以拔幽陋材智可以陶品彙應用不測與造物者爲徒乎崇崇夏籍南峴何羊祜之事齊芳永久夫詩者比興而詠志也凡我登覽盛美惰傲無述豈文士之意乎況主人唱首韻鏗金石得不搜承思上承獻酬請咸繼大夫之後賦六韻之作耳

鄂州何大夫創製夏亭詩序白居易撰在鄂州湖北金石錄

永興觀碑

佚

永興觀碑在當陽縣後街唐元和中立輿地碑記目

翁堂詩序

佚

翁堂詩序韓愈撰戶部侍郎牛僧儒書歸州錄事參軍戴祁篆額長慶三年在歸州寶刻類編

鄂政記碑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鎮鄂實澤國地連大別雲夢洞庭穆陵控扼勝勢號爲東南巨鎮與江陵會府不侔來臨者苟能惠百姓軍旅必咨怨苟能富軍旅百姓不堪命二德既不易備朝廷亦難其材自高平公爲政顓以誠信惠和撫下軍旅受其撫恥且格繇春到秋政與稼且成至明年公知民心安軍心雄乃決視閭井城隍有陋狹

不快人心者皆開張治本鄂城置枉邑渚問地勢大凹凸凸者頗險凹者潴浸不可久宅息不議制度公命削凸墐凹廓恢閭巷修通衢種嘉樹南北繩直拔潴浸者升高明湖澤瘴癘勿藥有愈郡城舊制陋屋駢聯自十二戟直南置土地隘塞若人胸不開將佐序宇次第甚牢落州佐掾署亦牢落公正立戟間指吏徒折去陋屋南抵城墉下南面北嚮立射侯軍容佐西翼東嚮立牙門料將院東翼西嚮立州佐六掾院東長廊聯軒萬門呀呀中央廣除得以講校戎律班布等列霜戟洞啓公堂耽耽每至朔望日軍吏畢謁軍容大修有以見堂堂儀觀不可觸犯也然後知皇唐諸侯之爲貴也鄂之軍實三萬先時營宇皆曲陋低下歲有墊溺師徒患之公心亦患之引軍出郡壘東門之外畏地伏莊莽下公自得心識

手開畫之創新營凡十五所合三千間瓦鱗鱗楹盈盈軒門對開欲呀風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觀人駭目不得見居人廬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肯與瑣瑣胸臆經營細碎不副大君委重柄之意者齊肩乎則知公之爲政不專於鄂枝郡亦猶鄂復明年巡封略問遐邇一若門門有公猶將校僚吏卒伍元元咸不勝公惠熙熙相賀自謂長庇公德宇下道路合聲王人中貴聞政聲到闕下天子聞至五年冬十二月下詔徵公尹河南河洛人賀聲動河洛江漢人唁聲動江漢天子又聞二地人賀唁聲愈知公仁深不三月復邁公上黨上黨父老喜躍攜壺漿簞食逾太行迎太行素嶮巇鄂人聞上黨父老迎我公過太行去若火入腸臟相與自相尤曰我曹皆公庇蔭貽惠父母生我公實活我今公去郡恨無史

氏記不書我公德不光照本邦是我曹負公　乙非公負我曹也胡不率大宣聲音詠思我遺愛使隘衢陋巷幾采敎化者問必寓於風雅上則天子史官得詳載史册遺愛遺惠豈謝古人郢是心愈見公德如卿雲景星所出必爲國瑞所至必爲人福不顓枉一方而已某聲名陋小未縻人爵不敢擅頗石憪累公德但直錄鄂人詠思之言將上告天子史官歷塞鄂人望若河南遺愛洛多君子固以爲民詳矣上稟新政方大未可測酌非陋文褻述也

鄂政記舒元輿撰金石存　佚考

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佚據茅山志錄入

嗚呼紫陽竟天其志以默化不昭然白日而升天乎或將潛

賓皇王非世所測□□□□□□□□□□□□□□□□□□□□挺列仙明拔之英姿明堂平白長耳廣顙揮手振骨百關有聲殊毛秀采居然有異□□□□□□□□□□□□□□□□□□而直達何翹鶴早世蚶延秋元命乎遭命乎余長息三日請於化變之理先生姓胡氏□□□□□□族也代業黃老門清儒素皆能脫世網鴻冥高雲但貴天爵何徵閭閻始八歲經仙城□□□□□□□□□□□□□□□□□□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九歲出家十二休糧二十遊衡山雲峯洞府水涉冥壑神王□□□□□□□□□□□□□□□□□□□

子傳體元體元傳眞一先生傳李含光李含光含
契乎紫陽□□□□□於神農之里南抵朱陵北越白水襄
訓門下者三千餘人鄰境牧守移風問道忽遇先生之宴坐
□□□□□隱几雁行而前爲時見重多此類也天寶初威
儀元丹丘道門龍鳳厚禮致屈傳籙於嵩山東京大唐□□
宮三請固辭偃臥末幾詔書下責不得已而行入宮一革軌
儀大變都邑海島愁藏文之享猿狙裂周公之文志往跡留
稱疾辭帝尅期離闕臨別自祭其文曰神將厭余余非厭世
乃顧命姪道士胡齊物具平肩輿歸骨舊土王公卿士送及
龍門入葉縣次王喬之祠目若有覩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
輕空衣及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花郊迎舉國雷動□□□□
開顏如生觀者百萬聲議駭俗其年十月十三日葬於郭東

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先生含弘光大不修小節書不盡
妙變有崩雲之勢文非夙工時動離龍之作存也宇宙而無
光沒也浪花而蟬蛻豈□□□□□□□□乎有鄉僧貞倩
雅仗才氣請余爲銘余與紫陽神交飽食素論十得其九弟
子元丹丘等咸思鸞鳳之羽儀想珠玉之雲氣灑掃松月載
揚仙風篆石頌德與茲山不朽其詞曰賢哉仙士六十而化
光光紫陽善與時而爲龍蛇固亦以死生爲晝夜有力者挈
之而趨劫運頹落終歸於無惟乞神不滅湛然清都延陵既
沒仲尼嗚呼青青松柏離離山閣篆石頌德名揚八區

紫陽先生碑實麻二年李白撰　湖北金石錄

紫陽先生碑李白撰柳公綽書實麻二年三月在遂州資

紫陽先生碑銘李白撰柱廢光化縣寰宇記
光化城在隨州東南三十里本楚子城也齊置安化縣西
魏改新化縣後周改光化縣熙盛元年廢爲鎮方輿紀要

碑陰題記
佚

紫陽先生碑陰李蔡撰柳公綽書實麻二年三月桉其前
九十一字公綽自敘書碑事也寶刻類編

蒙泉詩
佚據方輿勝覽錄入

京路馬駸駸塵勞日向深蒙泉聊息駕可以洗君心

蒙泉詩沈傳師撰宇文鼎書墨池編

沈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貞元末

舉進士後復登制科授太子校書郎以樗尉直史館轉左
拾遺補闕史館修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
學士俄出爲湖南觀察使徙宣州入爲吏部侍郎卒年五
十九贈尚書唐書沈既濟傳

惠泉詩
佚據韻語陽秋錄入

茲泉由太潔終不蓄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祇自貧

荊門軍有惠泉李德裕題詩云茲泉由太潔終不蓄纖鱗
到底清何益涵虛祇自貧後四句云明璣難秘彩美玉詎
至今碑版存焉本名蒙泉沈傳師有蒙泉聊息駕可以洗
君心之句而德裕乃直曰惠泉韻語陽秋

蒙泉在峽石山之麓峽石山一名蒙山　南曰蒙泉西北曰惠

泉每葢夜兩潮水溢數寸 通志輿地紀勝

惠泉詩碣

存行書在荆門州

惠泉

璞玉耀荆山山根寶玉泉有聲清出籟凝色碧於天曉靜微涵日春晴淺浸煙巖花紅影密啼鳥下沙墟 寶曆口年二月廿一日

馬案石碑高二尺四寸寬三尺一寸首行書惠泉二字次行書五律一首云璞玉耀荆山山根寶玉泉有聲清出籟凝色碧於天曉靜微涵日春晴淺浸煙巖花紅影密啼鳥下沙墟末行書寶曆口年二月廿一日字徑二寸許案鄭漁仲金石略載荆

門軍有宗文鼎惠泉詩新舊唐書無文鼎傳全唐詩亦未之及是刻雖闕其名然以年號與鄭氏所載證之詩爲文鼎作無疑唐代詩人湮沒無聞者正復不少今荆門象山石壁留此惠泉詩刻以傳文鼎之名不可謂非幸矣 湖北金石詩注

重巖寺記

鉄據文苑英華錄入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賓而往來也臚也者傳也傳義方之賓禮義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賓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竝乾之教蓋西土絕微者也自漢人夢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于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覩厥貌若肹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工運毫含色而彊拟其形容揣夏而貶之猶波之委於瀆瀆之注於冥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守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棬樹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閭必有浮圖爲其彩黛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宮祠孚局而司之東西都司貫人分衛而使之商其略猶天文緯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意而出焉有見天地祥符而稱之者有取山川激絕而稱之者記其額而名可知也

重巖之作盡山川秀絕之大統江夏之永興實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升于文昌宮之春宮籍考其地有重巖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曆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梓于金色大不待而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于熊耳左腋于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鄉擁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諏手開榛蕪而立圃竟遵其恨于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真鑒沙門器有公識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幸廢興爲己任寺以利堅沙門興都維那道拔志力是俱物亡橫議邑俗之論以貨來資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明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爲嚴者其間五扶土而爲象者其形七帳之餘瑳

者如殷問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莖天
神之宮東北有禪氏七代祖沙門栖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
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寬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
錯舍舟車而極其心相者宜化成焉鳴呼域外之教而入於
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亡才吾不信也良鑒既以力
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之異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爲碑
自永興錄其狀訴授于予予因摭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
曰重巖重巖無峽無友釋宮斯闢上蘊星斗虹完梁棟日月
戶牖金相凝煙水奔走雷飆箭雨溟濛不朽磔然之石附
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于後

重巖寺記　柱輿國軍景德寺太和元年舒元輿撰輿地碑記曰
按輿地紀勝隋開皇十八年改富州曰永興居高陵故城
貞元八年移於長樂鄉之深口據碑文大曆十三年先遷
縣於長慶鄉貞元八年再遷深口紀勝未詳可據碑以證之也

烏雀山故圓震大師碑

佚

烏雀山故圓震大師碑張彪傳并正書及篆額大和庚戌

柱顗州寶刻類編

京兆杜氏墓志銘

佚據古刻叢鈔錄入

唐朝請大夫試絳州長史上柱國趙郡李君故夫人京兆
杜氏墓誌銘并序

從弟將仕郎守弘文館校書郎宣猷撰

夫人諱瓊本京兆杜陵人後因家邢州遂爲邢之堯山人焉
曾祖知愼皇將仕郎守冀州南宮縣尉祖昌運皇守沂州定

襄府左果毅上柱國父栖巖皇朝散大夫試左武衛長史之
叔女也笄年歸於李君明正清邵輔以材能落落焉有賢傑
之操間歲李君隨牒襄陽夫人亦來漢上宣猷與夫人別業
接連得敘宗族日漸月深情同密親始予隨進士貢路出漢
濱時寓夫人里第稅駕之後徒馭如歸開顏拂之主禮甚渥
李君賢厚少事以儒書自適門內之治實夫人主之其奉夫
也以敬其訓子也以義其睦親也以誠其接下也以德吹惠
布明家政煥然舉是而言雖賢丈夫何以過也嗚呼才智方
遠光景不借以大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薨於襄州旌孝里
之私第春秋六十俊五明年十月十一日安厝於寢陽縣習
池鄉之西把里夫人生二女二男長女適太原王儀次女適
扶風馬[illegible]長男德元次男德章德元幼奉擇鄰之訓明經擢
第釋褐隨縣尉德章休休然亦以詩禮光業今則泣血崩心
若無所容光遠有期託予誌德濡毫寫悲不差不能銘曰
杜氏之先陶唐同源遠脈搖漾爲傑爲賢夫人體之令範昭
然身同朝露門閉幽泉刻銘片石千年万年

唐絳州長史李君夫人京兆杜氏墓志從弟宣猷撰大和
五年薨於襄陽明年厝於習池後記李公諱齊用大和九
年卒附於夫人塋孫亞夫記復齋碑錄

唐州長史兼監察御史劉密墓志

存正書在襄陽

大唐故劉府君墓誌銘并序

蓋篆書

唐故朝請大夫唐州刺史兼監察御史彭城劉府君墓誌

并序

公諱密字霞夫其先望出彭城自漢楚孝王已降執珪璋佩侯印史諜載之備矣銘記三代故略而不書曾祖諱道積進士擢第終龔州樂鄉縣令列祖諱希順終秘書省祕書郎昭考府君諱粲明經擢第終澤州刺史公皇祖姑爲睿宗皇帝正后誕讓帝唐昌公主由是枝葉赫弈輝光門族公幼不好弄能敬師受詩及春秋左氏傳既冠游大學三年舉孝廉不中第因與諸生請罷語及時之通塞窮達之事乃奮然起曰大丈夫得不以盡干天下而求富貴者耶焉能久戚戚於斯而已遂東書東游濟漢揖漢南節度使樊公澤深愛其材表爲試太常寺協律郎兼列職於轅門之內奉禮樂於清祕整介胄於軍旅貞元十五年于公頓節制漢南尚以淮[盜]阻命鄰境是憂念陸賈之使

鄉境是憂念陸賈之使南越思食其以下齊城府幕軍職無所當選乃命往說焉有功校通鑑貞元十五年淮西吳少誠阻命襄唐州掠臨潁攻許州皆枉是時于頓繕甲厲兵有保據漢南之志或假勸降互相鉤結未可知也密出於彭城劉氏曾祖道積祖希順考粲子可復錄復唐書世系表不載錄復即夫人生而惠　長而強　祿亦爲禮　壽亦爲長　有子有孫繼其光

石唐州長史兼監察御史劉密墓志在襄陽漢水之濱出土碑云皇祖姑爲睿宗皇帝正后誕讓帝唐昌公主按新書皇后傳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劉德威之孫女生[寧]王[憲]即讓皇帝[隆]基[隆]�periods昌公主下嫁崔貞代國公主下嫁鄭萬鈞志不言代國者志之疏也代國公主碑今尚存開元廿二年立亦載母爲肅明順聖皇后劉氏與傳同唐昌壽昌亦殊異樊澤于頓裴均俱先後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唐書均有傳澤任於貞元三年頓任於貞元十四年均任於元和三年皆與志合又云于公頓節制漢南尚以淮[盜]阻命鄰境是憂念陸賈之使

南越思食基以下齊城府幕軍職無所當選乃命往說焉有功校通鑑貞元十五年淮西吳少誠阻命襄唐州掠臨潁攻許州皆枉是時于頓繕甲厲兵有保據漢南之志或假勸降互相鉤結未可知也密出於彭城劉氏曾祖道積祖希順考粲子可復錄復唐書世系表不載錄復即夫人

志中[弘]復改名

襄州文宣王廟記

佚

襄州文宣王廟記裴度撰崔倬正書盧[弘]宣篆額大和六年四月　金石錄　按唐書裴度傳大和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盧[弘]宣見循吏傳云[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愬代權二人交惡[弘]宣始謁愬愬敬左右謹衛既與語見其冲遠不覺洗然爲度留守東都表爲判官累遷給事中開成中遷京兆尹刑部侍郎劍南東川節度使健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政

日備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其愆□部尚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書右僕射

馮府君綸墓銘

佚據古刻叢鈔錄入

府君諱綸字寶周長樂人也曾祖□祖琰父璋俱養性丘園高尚不仕府君卽璋第二子幼而簡約長而弘雅悵然自處不趨世利禮則凝重器宇沈深雖榮之與辱不能動其色忘言得意忻忻如也輕財重義博識多能理性內融徵猷外發男公造立身恭謹色養兢兢一斯人不保遐壽少乖攝衛伏枕彌旬藥術無徵危隨風燭以大和七年八月一日終于私第享年七十府君也陰雲暗慘鳥雀悲鳴至理[玄]徵天何可問男女迷謀叩地號天閨巷傷聞爲之慼歎夫人陳氏逢首灰心沈哀骨立能思奠田之

草無復返魂之香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江夏長樂村射亭里之原禮也北背黃鶴之嶺南瞰八口之岬恐年代浸疎川原變易刻石紀事永將不移辭曰日月至明尚有盈缺丘山至壯尚有崩裂感彼馮君隨波生滅時維孟冬析析悲風凝陰蔽野苦霧埋空敬勒斯志千載無窮

唐馮府君綸墓銘大和七年在鄂州東地碑記目

胡府君夫人朱氏墓志銘

佚據古刻叢鈔錄入

胡府君夫人朱氏墓志銘

儒林郎試左金吾衛長史上護軍明援撰

胡府君安定人其先分氏於霄曰胡公滿之後也綿歷戎□賢顯赫以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先十七終南終□

□諱仕進文藻暨府君德行名節男婚女嫁□具前志故略而不書夫人族望沛國累世因播遷今爲江夏安陸人也曾祖大父載在家牒考諱璧游心物外守□□志道忘情不屑時務可謂[丘]園奇士聖代逸人焉夫人卽處士第一女也柔惠懿淑婉娩雍妍禮樂□□女工□解年及乎笄歸于府君琴瑟克諧澣濯示儉箕帚既恭蘋蘩式潔閨門以睦宗族以和中饋府君之艱痛鵩枝之半折恨龍劍之偏沈撫□盡哀秉心全節惻愴寒慕寒暑載移於戲吉凶倚伏幽微□明德禮彌高年齡忽落以大和六年□寢疾明年正月十□日終于江夏郡中和里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越二月廿□日合葬于黃鶴山之南原府君之塋遵魯人之祔同皎日之詩禮也嗣子眞等皆發□受鋒覩材見實孝心塞乎天地而橫

乎四海豈止於泣血終喪感深殞絕而已哉以授會預□親之友奉命述其盛□云銘曰

嶄巖黃鶴□巒傍薄邐迤南岡形勝北□合祔舊域威儀不忒倚那夫人德禮難□閨壺朗澈松筠表節地久天長柱礎蘭香桑田變海貞石不改

胡府君夫人朱氏墓志銘大和七年在鄂州東地碑記目

金石志七

唐

毗沙門天王祠堂記
佚

毗沙門王祠堂碑崔耿撰并書開成丁巳十月庚寅記事

在鄂州寶刻類編

唐毗沙門天王祠堂記開成丁巳鄂州刺史崔耿撰輿地碑記目

姜夫人墓銘
佚據古刻叢鈔錄入

新平公主女姜夫人墓
此志益

故天水姜夫人誌銘

大唐故駙馬都尉天水姜慶初女嫡故殿中侍御史劉元質

享年七十三於開成三年十月一日歿於鄂州私第以其年

十二月廿一日權厝黃鶴山南原禮也懼陵谷之多變故爲

斯銘用紀悠久之意

姜夫人墓銘開成三年在鄂州輿地碑記目

太子賓客趙夫人夏侯氏墓志
存正書在襄陽

夏故夫人夏侯氏墓誌
篆書

唐山南東道節度惣管充涇原防秋馬步都虞侯正議大夫

檢校太子賓客上柱國趙公亡夫人譙郡夏侯氏墓誌銘　并

口

鄉貢進士唐正辭撰

夫人之先譙郡人後移貫深州樂壽縣昔武王尅商封夏禹

之後於杞列爵爲侯伯厥後因爲夏侯代漢有滕公諱嬰佐

高祖定天下子孫益熾祠冢弥盛國史家傳粲然可覩會祖

諱載滄州長史祖諱璀試太子庶事滄景節度都押衙考諱

夢試太常卿充冀州南宮鎮遏兵馬使皆宪材茂器移孝爲

忠夫人紹餘慶於干年傳遺芳於三代倫謀柔之行裏純淑

之姿舉不違仁動皆合禮既笄年之歲歸于趙氏克叶關雎

之口允諧鳴鳳之求趙公以文武全才進職戎府公家之事

不遑厐[寧]夫人內睦姻親外承賓客輔佐君子清風穆然斯

不謂之賢哲之行歟期天降鑒介以眉壽魚軒象服夫貴妻

榮爲龍爲光焜燿閨壺何啻年始知命奄歸下泉積善集徵

吁可痛也以開成五年六月廿六日遘疾終於襄陽縣明義

里之私第享年五十趙公惣戎涇上式遏西羌王事旁殫瓜

時未至夫人瞑目之際不及撫床之哀寔深婦臨棺

之慟人之知者孰不爲之傷歎焉以其年十一月癸酉朔廿

四日甲申窆兆叶吉葬于襄州鄧城縣支湖村之東崗禮也

長子宗立當軍節度散將次曰宗元侍從防邊宗本鄉貢明經次曰宗元次

曰宗式咸稟慈訓且服敬義宗立宗元侍從防邊宗本宗式

躬護喪事必誠必信禮無悔焉爰以夫人德行來請銘誌琢

于貞石庶千載之後徽猷不忘恭副孝思乃爲銘曰

猗歟夫人　植操無隣　孝由天性　義冠人倫

德行聿脩　徽猷日新　如何不弔　奄謝芳塵

展矣良夫　護塞從軍　窀穸有期　歸路無因
樊城之陰　漢水之濱　卜得鮮原　崛得孤墳
秋草萋萋　逝波沄沄　德存于石　庶而不磷

桉趙公夫人夏侯氏墓誌銘唐正辭撰題列趙公官職而不著其名開成五年回鶻款塞防秋正警趙公惣戎涇上式遏西蕃卽是時也舊唐書地理志深州樂壽漢樂城縣後魏改爲樂壽隋屬河間郡永泰中屬深州又襄州治襄陽鄧城漢鄧縣屬南陽郡古樊城也宋故安養縣天寶元年改臨漢貞元二十一年改鄧城代宗三年改元永泰貞元廿一爲德宗末年夫人當文宗開成五年年五十則生於貞元六年時樂壽已屬深州而終於臨漢改鄧城之後也

碑誌與史悉合　金石續編

右上柱國趙公夫人夏侯氏墓誌銘在襄陽縣誌稱夫人之先譙郡人後移貫深州樂壽縣會祖諱載滄州長史祖諱璀試太子詹事滄景節度都押衙考諱萼試太卿充冀州南宮鎮遏兵馬使新唐書百官志上鎮中鎮下鎮各有將一人鎮副二人每鎮又有使一人副使一人此稱鎮遏兵馬使其卽鎮使歟夫人以開成五年六月廿六日遘疾終於襄陽縣明義里之私第襄陽爲襄州望縣志前結銜稱唐山南東道節度總管襄州卽山南東道節度治所也

平津讀碑記　桉碑有誤矣酉朔則廿四日是丙申非甲申甲申乃十二日是甲申朔日値辛酉非癸酉考通鑑目錄是年十月癸卯朔則十一月値癸酉朔是也甲申乃丙申之誤案蓋九字續編失載此時嶺禍僅以馬傳寫亦訛宏作宏庶作庶壺作壺固作錮皆別體琰字餘不悉記元和姓纂後魏左光祿夏侯道讓爲譙郡太守子孫因家焉誌云夫人之先譙郡人蓋出道讓之後也

龍藏寺碑　侯

龍藏寺碑唐徐元弼撰王辭書碑以開成五年立在復州　集古錄目

徐士弼撰王辭書開成五年在復州　類編

文宣王廟庭松記　侯

庭松記鄭處晦書開成中立在襄州　類編

王粲石井欄別記　侯

唐王粲石井欄別記唐會昌二年節度使盧鈞復理築西井別作新石欄而記之並武功縣尉李掖書　集古錄目

盧鈞撰正書會昌二年節度使盧鈞復理築西井別作新石欄而記之並武功縣尉李掖書在襄州　類編

石井欄別記前武功縣尉李渙書會昌二年在襄州　類編

創修五道將軍記　侯

唐創修五道將軍記朱泳撰無書人名氏會昌三年七月　復齋碑錄

修興國寺舍利塔銘　侯

唐修興國寺舍利塔銘魏子仲述會昌四年二月建　復齋碑錄

漢江神廟記　侯

唐漢江神廟記孟玨記正書無姓名會昌六年八月立　復齋

故鄂下缺墓銘
佚

唐故鄂下缺墓銘會昌六年近時掘得之今在五軍統制衙輿地碑記目

三聖蘭若鏡鐙記
佚

唐三聖蘭若鏡鐙記楊知遠撰屈師穆八分書并古文篆額大中五年七月建在襄陽府復齋碑錄

金剛經碑
佚

金剛經楊同書大中五年季夏在隨州寶刘頊編輿地碑記目

金剛經碑亦在普安寺中

蜀丞相武鄉忠武侯諸葛公碑
佚

唐立蜀相武鄉忠武侯諸葛公碑唐李景讓撰正書無名氏篆額大中十年三月建復齋碑錄

大中二年李景遜撰今在隆中金石存佚考

李景讓字後已并州文水人大中中歷進御史大夫出拜西川節度使謚曰孝唐書本傳

蘭溪亭記
佚

蘭溪亭記裴敬撰陳藩書大中十三年二月建在蘄州貢類編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過思入詠不鉤奇抉異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有日晏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諷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皆眾不可勝數嗚呼先生之道他復何言鄒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

襄陽人也既慕其文亦覩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貌於鄂之亭每有往觀之志四年滎陽鄭公鎭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責則先生之貌纔覩矣先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之名趨厮走養朝夕言於刺史鄂命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署於亭乎君子以是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徹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孟亭記唐咸通四年皮日休撰云先生襄陽人也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貌于鄂之亭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名後

易之以先生之姓云　江陵寄居李耆壽嘉定庚午于郢州白雲樓之倉側得斷石一塊上有六十五字乃唐率更體文理斷續不可讀其間有孟先生三字終于波勫岳陽城五字則知其爲孟亭記今石尚存　輿地碑目

劉棗强碑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歌詩之風蕩來久也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魏于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爲豔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眞非世間語也自李太白百歲有是業者雕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鍛爲字千鍊成句雖不能追躡太白

亦後來之佳作也其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强馬先生姓劉氏名言史不詳其鄉里所有歌詩千首其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王武俊之節制鎭冀也先生造之武俊雄健頗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署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試乘逞其藝于野武俊先騎驚雙鴨起于蒲稗間武俊控弦不再發雙鴨聯斃于地武俊驟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一言以讚耶先生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爲禰正平鸚鵡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先生詔授棗强亦如范萊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南也少與先生遊且思相見命列將以襄之棨器千事賂武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爲漢南相府賓冠隴西公日與之爲飲宴

凡骨溷吾子之文吾嘗刊焉日休幸存既摭實錄之何愧焉

乎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襄强之號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爲劉棗强碑

劉棗强碑皮日休撰　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閘　唐詩紀事侯孝廣

簡元和六年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閻三歲徙劍南

延慶院記幷碑陰勅牒

佚

唐蔣係撰　魏脩正書　咸通三年八月立　碑陰勅牒二咸通二年趙韜正書　後有篆額

置延慶寺碑　蔣係撰　今在延慶寺　輿地碑記目

延慶洞行記

佚

唐咸通蔣係盧洎等游山新題碑今枉延慶寺 輿地碑記目
係乂子善屬文得父典實懿宗初節度山南東道 人傳 著
徐商德政碑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十四年詔徵赴闕今天子咸通五年公爲御史大夫自始去襄於茲六年矣而襄之卒校民吏洎七州之幼艾追思公之養育教訓相與上言京師狀公之事績於天子刻之碑石用昭示於無窮於是天子嘉公之舊軍副使太常少卿弘文館學士李陽曰凡紀公盛德丕績文於碑石將傳乎百千萬年宜用聞見詳熟者則得其實陽固淺陋今適當職而爲之非以文用其敢辭於是承命退而敘之公名商字秋卿家世儒門修源長波流來鎮襄陽也亦率是道故期年而仁信敷再期而刑政舉三年而習熟實四年而禮義興風教備閭民之所病及願欲而

芳積潤溯自十五代祖諱欽十四代祖諱某兩世繼爲中書侍郎十三代祖諱諶十一代祖諱孝嗣間代繼爲太尉南朝之盛具在南史本傳生公七代祖諱文達隋朝爲國子祭酒皇朝爲國子博士儒學尊顯名冠國史儒學篇高祖幸國學召博士講論春秋諸儒莫能對本朝司刑卿追謚忠公諱有功即公五代祖也自中書至司刑十葉服冕乘軒重榮疊慶光隆顯赫無與爲比司刑當天后時累爲法官用法平恕常以潛德陰功論出枉陷力排酷吏之勢盡忠竭節以保護皇室公能嗣之炳爲元臣初公少時工學暇豫不爲嬉戲宕以生民休戚爲已之任凡所經涉郡國土俗四民之業必皆詢訪而究詳之於其利病無不通曉常曰使得一縣治當必爲良吏矣始舉進士文宗五年春考登上第升朝爲御史會昌

二年以文學選入禁署宣宗以北邊將帥懦弱不武公時爲尚書左丞詔以公往制置安撫之歸參最稱旨尋授河中帥節又移襄陽公自初仕以至丞相華貫清級踐歷居多而未嘗履趨競之迹含光蘊德容貌若虛人皆汲汲我獨委順嘗任殿中侍御史丞入中書白事執政因問徐嗷中果何如人丞曰今之賢人也執政曰然禮部員外郎缺諸公見書其人所言者或再來詣某有三往者徐嗷中亦枉駕中足未嘗及某門殆貿賢人與予言是也今以禮部與公始爲內職不治民及受重藩使絕寇則前所蘊蓄道以寬恕爲本本於誠明吏民畏公之詳達而不敢欺達人感公之德惠皆願向服其來鎮襄陽也亦率是道故期年而仁信敷再期而刑政舉三年而習熟實四年而禮義興風教備閭民之所病及願欲而不得者必盡去而皆行之政存而不朽者有八今具襄民之狀庶得傳其顯實云其一曰漢南數郡常患江水爲災每至暑雨漂流則邑居危墊築土環郡大爲之防號城隄四十三里非獨墊溺是懼抑亦工役無時歲多艱憂人倦追集公乃詳究本末尋訪源流遂加高沙隄擁扼散流之水於是豁其穴口不使增修合入蜀江潴成雲夢是則江漢終古不得與襄人爲患矣其二曰襄陽荊鄂十道之要路公私來往充積實繁充給率配行供假借辦賄求利歲月不堪公乃悉用官儲創置釋器富供給費不擾齊人往來徒所憧憧邑人信皆不知矣其三曰軍人百姓窮困者多投狀陳論苦於從前債利蓋以數十邑公私債負不許停至於捕累攤徵有加無減遂使家傳積欠戶率催促延及子孫例無放免飛走

無路怨憤難伸官中曾無所收私室常被攪擾公乃縷悉上
奏赦免獲依債戶既除冤聲永息其四曰承前役納所由官
田在城居側近者近百頃統謂之馬禾此每年配諸將官健
出力營種率歲出錢人不下六七百例入屯所由官田元無
所獲徒遺虛竪將額添市耕牛破敗收穫無幾公乃廢卻其
地判租與人每歲所收卻耕種之利租人皆獲利使將健永
免工傭其五曰襄土疆闊遠連接江山每至秋時常多寇難
張旗結黨夜出晝藏謂之山柵擾害頗甚燒劫閭井驅率平
人至於道途皆須警備公乃選擇少壯官健三百人別造營
名爲捕盜將常令教習不雜抽差訓練無時以爲備禦每聞
屬縣寇劫當時據數抽行晨往夕歸夜發晨至皆是並贓挺
獲更無子遺頓挫賊心鄉閭遂泰因創造捕盜將營屋四百

間分爲左右中間開報點集列垛置標別創一亭以爲教試
之所奏立將額門當通衢過客行旅莫不興歎大中十一年
諸郡搆亂起於湖南準詔徵兵同力翦滅漢南兵徵五百人
尅日成功實自捕盜威强之力又江西叛將毛鶴搆亂比諸
盜最甚收復倍難成功當時韋宙僕射乘遽先至襄州奏詔
令差兵助發遣所差五百人於數內全取捕盜將幷差捕盜
將韓季友總領兵士小路進發仍先揀擇通引官衙虞侯史
慶中與韋宙僕射爲元從押衙齊楊帖先至江西安存百姓
遂收劫亂兵器甲及韋僕射舟船至江州其韓季友請捕盜
官健三百人開道分兵六路先去平明齊到人皆不知機計
既行遂半日內面縛賊將授首者一十三人當日行刑傳首
赴闕韋宙遂奏請且留捕盜將二百人在江西幷奏請權差

韓季友爲都虞侯二年之中重修廨署城市皆捕盜賊功力
其六曰荆南中路有蠻水驛地當卑下泥淖常多暑雨之時
不過車馬皆是結筏牽挽以濟公私行人力出編甿妨害農
業繚繞甚遠兩縣勞辛遂徑捷就高別一路度宜造驛永無
差徵之虞又近於當路十二里其七曰襄州兩稅每差綱官
送納幷有直進腰蠟其數甚多例屬新官豈免敗闕陪備差
遣擾害頗深每吏部注官多不敢受因訪問資綱大數可以
資倍人遂請度支陸運腳搬馱到京遣進奏院所由句當輸
納既免損污疋帛又免上供失時襄州新官永無差役之弊
其八曰漢陰驛舊有江亭一所迎候皆於此前後窄隘不便
筵宴所要鋪陳須至漢陰驛上廳內遂使前後虛設難置問
臆重客居停全無牀幅結束非便寢止難安遂別搆設廳以

備迎送長廊虛檻連接大廳怪石修篁羅列其所江波入戶
畫舸臨軒信可謂勝遊之地也又重修瑣闥改制上廳夏清
冬温憩息便宜別開道路繚繞江亭主客邀迎咸遂得體因
命新亭曰漢廣亭挂江所謂不朽之制凡公之爲民於興利
除害若屈到之芰子反之飲文王昌之蒲葅雖勞肢體勤思
慮含辛茹苦必行之未嘗一日而懈也故制貧民侵刻之負
罷疲卒奸濫之政公之仁也訓驍勇以擒盜繕甲兵以備武
公之義也具候館之器用豐饋勞之餼牽公之禮也決高沙
之壅徙蠻夷之傳公之智也免屬官之綱致及時之貢利必
舉害必除公之信也夫總五常以在躬之謂德德及於民之
謂政功之被於物也淺則其澤易竭政之被於物也深則其
久愈彰公之去襄六年矣民始懷公之德政而追思詠歌之

得不謂之被物久而愈彰公之德乎與夫莅治而民之謗疑者異矣公前治蒲亦有是德突厥居特峨山者千二百人相率自外塞渡河歸附於朝廷以敵眾持疑兩端未即信納公乃召其蕃長以恩信諭之皆泣下釋兵解甲伏以聽命因請徙齊魯之間隙地以居之編籍以耕民奏置備征軍千人日令督習無有他役凡盜有新發無不立赴者又教其軍績紙爲戰衣千五百領矢不能陷歲飢乏食民流徙不止於是告糜發稊豆麩麥賤出以救之完治城廨列樹表道用民之力而厚其酬傭濟活以萬數逾期乃罷有禽俱巢於屬邑之樹其一巢者爲鷙鳥所攫日暮羣鷇哀鳴其他巢禽憫其孤遽往食之愛均己子鷇長能飛而後去人咸以爲至德之感及禽鳥焉故公前之治蒲其仁澤被於物也既如彼今之治襄

其德政及於物也又如此庸詎知異日蒲人之不有相率聞於天子而請公之德刻於金石以傳乎無窮哉亦將必有來者矣謹繼銘曰

公德之容宏深粹充公仁之先沉浸穠穠內愉外懌溥暢昭宣政以之和民以之安莊莊羊公惟德之理有碑於峴實表厥美烈烈顯德蹈之者誰曠祀六百惟公繼之繼之者何愛民若子苞寒餔餓其急逾已日者大江浮至於屋萬民之命將盪而覆是究是度惟公之規乃決其壅天沴以移公之來朝民泣牽衣公從就路攀車從口專鹹嵯利無歸於私公長御史朝綱以釐帝曰汝賢汝可承疑公遜不答退爲讓卑帝心益嘉會襄人來請記公德刻之於碑帝曰賢哉汝眞吏師政苟不惠人誰汝思嘉乃懿績遂命起之告示襄人謂爾咸

宜帝德明聖爾言適時勿謂天高其神可欺勿謂暗室而公不知善不善報惟其所施爾不吾信視公之爲襄民之生實公是營襄民之富實公是覆漢波滔滔其汪維東公思在人與彼無窮公澤惟川公壽惟山是禱是祀期千萬年崇巍峩峩揭於峴顧民追而思永貽後昆

徐商德政碑李騭撰李曉隸書并篆額咸通六年十二月

建寶刻類編

徐商字義聲舊唐書附其子彥若傳不載政績新唐書附其五世祖有功傳中所舉襄陽山柵及韋宙徵兵等事即采用此碑第五條語也金石存佚考

補雲寺塔銘

未見

在京山縣咸通六年進士尹璞撰碣前列名氏有前守當令某又有句當造寺僧某文曰舍利之塔因空生相階列九級堂開方丈風搖金鐸聲滿天上我疑鬼工不可名狀於萬斯年永共瞻仰金石存佚考

黃州修文宣王廟記

佚

黃州修文宣王廟記鄭彥藻分書咸通六年金石略

太陽寺碑

未見

太陽寺在太陽山長慶中建有咸通六年碑磨滅不可讀

京山志

尊勝經

佚

尊勝經咸通七年五月諸道石刻錄

相國徐公辭立碑表　輿地碑記目

佚

咸通九年荏峴山

延慶禪院經藏碑銘　輿地碑記目

佚

延慶禪院經藏碑銘趙璘撰國子博士裴光遠八分書咸通九年六月建　寶刻類編

裴光遠書并篆額　復齋碑錄

義亭記

佚

義亭記劉虛白撰裴光遠正書篆額咸通九年六月建　復齋碑錄

聞喜亭記

佚

趙璘撰咸通十一年四月五日作亭　復齋碑錄

趙璘撰記荏子城上　輿地碑記目

聞喜亭太守裴坦建　明統志

新刱池臺六詠

佚

唐裴坦撰正書無名氏咸通十一年立刻於聞喜亭記碑陰　復齋碑錄

雲麾將軍宋戎墓誌

佚

佚

從孫程撰劉虔古書并篆額咸通十一年八月　復齋碑錄

咸通九年荏張王廟　輿地碑記目

社稷壇記

佚

唐容管經略推官皮日休撰國子監說學博士裴光遠八分書咸通十二年刻此記　集古錄目

分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坦新修州之社稷壇以咸通十二年刻此記　集古錄目

陸鴻漸煎茶碑

佚

荏復州　輿地碑記目

陸文學傳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字羽名鴻漸未知孰是有仲宣孟陽之貌陋而有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辯爲性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瞋又與人爲信縱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譽也上元初結廬於苕溪之湄閉關讀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來於山寺隨身惟紗巾籐鞵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三歲惸露育於竟陵大師積公之禪自九歲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予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

爲孝乎羽將授孔聖之書公曰善哉子爲孝弟不知西方染
削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于執儒典不屈公因橋隣
撫愛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厠賤泥汚墻負瓦施墨牧牛一
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地爲字他日於學者
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倣青矜小兒危坐展卷
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受
鬻卉莽以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其文字懵然若有所遺
灰心木立過眥不作主者以爲慵墮鞭之因歎云恐歲月往
矣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畜怨又鞭其背折其楚
乃釋因倦所役舍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詼諧三篇以身
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
本師有言我弟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吾

門人眾多今從爾所欲可捐樂工書天寶中鄧人酺於滄洲
邑吏召子爲伶正之師時河南李公齊物黜守兒異提手撫
背親授詩集于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貶書於火門山鄒夫
子別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
贈白驢烏幣牛一頭文槐書函一枚白驢幣牛襄陽太守李
憕見遺文槐函故虛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宜
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予亦過江與吳
興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論見人爲善
若已有之見人不善若己羞之忠言逆耳無所迴避錄是俗
人多忌之自祿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
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
江表四姓譜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

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并貼於褐布囊上
元年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陸文學傳鴻漸自傳茶之名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
而後此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爲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
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甕偶人於庭鉶云此號陸鴻漸以
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者頗多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
他書皆不傳集古錄
唐劉寘鴻書陸羽自敘也劉虛白以羽自傳并李陽冰寫真
讚又爲後敘附咸通十五年閏四月刻石在復州集古錄目
此傳歐陽公收入集古錄中當是石刻而不言所在新唐
書隱逸傳即據此文增入也又按周憲牧守竟陵因遊西
塔在縣西門外著三感說云愿頻歲與太子文學陸羽同
復官復官仍陽

佐李公之幕李齊物于兄呼之羽自傳竟陵人當時羽說
竟陵風土之美無出吾國子今牧羽國憶羽之言不誣矣
羽字鴻漸百氏之典學鋪枉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
遊加以方口謂謂坐能諧謔世無茶何文行如軻所不至
百貫位而已矣我州之左有覆釜之地圓似頂狀中立塔
廟壁大如臂碧龍遁形蓋鴻漸之本師像也悲歟似頂之
地楚望繞塔塔中之僧羽事之僧塔前之竹羽種之竹靦
夫僧影泥破竹枝筠老而羽亦終一統志覆釜洲陸羽所居後葬此于作
楚牧因來頂中道場白日無羽香火一統志陸羽墓在覆釜洲上遐歎客
落衣搖楚風其感三也其言有此傳所未及者因并錄之

金石存攷

茱萸山存制大師碑銘

佚

存制大師碑在榮陽之金界院乾符乙未趙璘撰（輿地碑記目）

紫極宮黃魔神廟記碑

佚（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咸通末歲今翰林舍人蘭陵公自右史竄黔南秋八月二十七日泝三峽次秭歸時屬水方漲橫濤蔽目公積悸而寢夢神人赤髮碧眸且云險不足懼公異之再寢又夢公詰其所自則曰我黃魔神也居紫極宮之西北隅將祐助明公出於此境公曰吾斥去荒徼危殆未已神能惠我何止以朝夕期所幸與我俱遊我不忘矣亟言之神許諾自是抵於黔又遷於羅每涉險艱神怳然如在泊公遷於朝神夢告歸公因爲設廟列塑於宮之旁丁酉歲公從弟佐自澧陽丞亞西蜀路

出祠下以囊金致公意謂前制不專請別修倣太守清河崔公承命感異躬親營之心匠既陳屏軒以新神樂來斯靈儀蹲蹲按靈寶經五方有大魔其中央曰黃天魔王橫天擔力謂能扶蒼旻周覆萬有天其或者以公有宏濟之業將扶危定傾作鎮天步俾黃魔降監爲公之朕兆乎噫天之功必藉於大賢神之靈故輔於有德必有鴻猷盛績萃於公之心未可知也循以學官謫秭歸奉太守命弗敢讓所記乾符丁酉（袁宇記）袁循記

歲仲春月九日司戶參軍袁循記乾符丁酉

紫極宮黃魔神廟乾符丁酉袁循記

亭爲遊晏之所汰記表僚屬廟廟越韓嵩等及蜀先主枉荊州事迹未有表所作山道口亭銘刻枉廟碑之陰（集古錄目）

蕭遘字得聖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護遘恍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召爲禮部員外郎傳宗入蜀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蕭遘傳）

山南東道左押衙韓玟誌

佚

韓玟志正書無書撰人名氏乾符己亥九月（復齋碑錄）

寶豐院記

佚

唐寶豐院枉江夏縣東六十里今唐末貴州刺史王統母陶氏墳庵有記乾符四年朱朴撰今記猶存（輿地碑記目）

新立鎮南將軍劉表廟碑

佚

唐陵州刺史劉權撰幷書劉表字景昇山陽高平人後漢末爲荊州牧僖宗時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嘗夢見之故爲立廟巨容自稱裔孫碑以廣明二年立（集古錄目）

枉襄州墨池編

唐新修後漢荊州劉公廟碑劉權撰廣明二年並書碑枉城中廟前（輿地碑記目）

劉權忠州刺史晏會孫（唐書藝文志）

碑陰劉巨容題記

佚

碑陰劉巨容題記與廟碑同巨容既立廟因於墓側搆水亭爲遊晏之所汰記表僚屬廟廟越韓嵩等及蜀先主枉荊州事迹未有表所作山道口亭銘刻枉廟碑之陰（集古錄目）

德光山院塔記

佚

在咸寧縣西二十里唐中和三年刱有古石塔鐫記猶存
輿地碑記目

景福遺文
佚

余在夷陵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驛使官衙直典然云米一作不□者莫詳其語集古錄

武當山神武威公新廟記碑
佚

翁洮撰魏□書並篆額乾寧三年六月立寶刻類編

改封武威王新廟記
佚

唐徐彌撰正書無名氏篆額光化二年六月立在襄陽縣

之下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代新舊史九國志並無其說唯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怱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於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大夫爲御史大憲更可證也容齋三筆

輿地碑記目

改封諸葛亮爲武靈王廟記
佚

唐光化五年封諸葛孔明爲武靈王今在隆中

輿地碑記目

淮安王趙公祠堂記
佚

無建碑之歲月又不載其名字莫詳爲誰余疑趙德諲即其人也按唐書德諲傳初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而碑云大寇作二京陷公始爲義陽郡太守義陽郡即申州也又按光啟元年秦宗權陷襄州以德諲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文德元年德諲以襄州降以德諲爲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王遷幷大

輿地碑記目

在襄陽
佚

開元觀斷碑
佚

江陵府城中開元觀斷碑查藻詩云斷碑最愛開元時上

輿地碑記目

一有模糊五千字

古帝寺碑
佚

潛江縣二十里東北寺內有斷碑一截其字磨滅不可讀（輿地碑記目）

法華臺記

佚

法華臺記在枝江縣法華臺至道三年春鄭文寶掘地曾獲法華臺記（輿地碑記目）

舜帝廟碑

佚

舜帝廟碑在蒲圻縣北有斷碑載二妃事字沒滅不可考（輿地碑記目）

石柱廟碑

佚

石柱廟碑在秭歸縣之長城縣柏長村（輿地碑記目）

玉虛洞碑

佚

玉虛洞有唐碑一片在洞門崖石之下（輿地碑記目）

玉泉邵子明碑

佚

玉泉二碑其一邵子明其一李安期（輿地碑記目）

玉泉李安期碑

佚

見上

開元寺唐賜院額碑寺今名普安在城東二里（輿地碑記目）

石橋記

佚

石橋記在武當山落帽峰（輿地碑記目）

祖堂字碑

佚

祖堂字碑在襄州（金石略）

三乘典祕之藏碑

佚

三乘典祕之藏裴休書在襄州（墨池編）

阿難經碑

佚

阿難經碑無年月在龍興寺（輿地碑記目）

阿彌陀經陳仁稜所書刻于襄陽（文獻通考）

沈約墓碑

佚

沈約墓碑在荆門軍管通判家（輿地碑記目）

韓休撰梁宣明二帝碑後妨附唐末

通州石固尉鄧茂誌

佚

通州石固尉鄧茂誌毛元素撰無立石年月（復齋碑錄）

李聽碑

佚

聽自安州刺史遷神武大將軍而史不書獨見此碑（集古錄）

梁將軍碑
佚

梁將軍碑在穀城縣北二十里訪碑錄

節度使梁崇義碑
佚

在襄陽縣東二里訪碑錄 按崇義見唐書叛臣傳

韓思復碑
佚

韓思復碑在襄州諸道石刻錄

道德經碑
佚

道德經碑在襄州諸道石刻錄

驕驌橋三大字
未見

驕驌橋石刻三字在唐城鎮輿地碑記目 唐成公有雨驕驌馬今唐城鎮有驕驌陂驕驌橋三字宋是唐人所刻胡曾詩云行行西至一荒陂回笑唐公不見機莫惜驕驌輸令尹漢東宮闕早時歸

碧玉流三大字
存柳公權正書在黃楊

碧玉流

右碧玉流三大字摩崖正書字徑二尺三寸縣志云在四祖山靈潤橋下唐柳公權書葢取柳宗元破額山前碧玉流句宋犖詩曰橋邊三大字云是柳河東亦本此在黃梅縣西三十里西山石壁一名破額山案墨池編云誠懸正書法出於顏而加以遒勁豐潤自成一家今觀此三大字信不虛也湖北金石詩注

吳道子畫宣聖像
存上題篆書下題行書在宜城鄖邱書院

宣聖讚像　吳道子筆

石碑在宜城縣鄖邱書院中高五尺四寸寬二尺五寸二分上兩旁篆書宣聖遺象左角下行書吳道子筆四字間曩有直指過郭外鯉魚橋馬驚不前遂拂拭得之於橋下歷年久遠埋沒於荒階斷礎間乾隆壬寅宜人修鄖書院復於墀道中掘出象高五尺衣冠俱常服腰佩劍通身完好信奇筆也按書畫譜道子無宣尼象新舊唐書又不載道子傳不知宜城何以有此侯考湖北金石詩注

會景石題名
佚

復州會景石上題唐朝寶史君名輿地碑記目

東方山題記
佚據輿地碑記目錄入

東方山石刻在武昌之東方山有石刻此八字輿地碑記目

楊氏志葢
存篆書在襄陽

唐故弘農郡楊君墓誌銘
唐故弘農郡楊氏之誌佚此志葢出自襄陽志石久佚

沔州秋興亭記

佚據唐文粹錄入

荏陽而舒荏陰而慘性之常也履儉而慄處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盛也聞詔濩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愼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期月而政和於聽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荏雲霄矣卻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浪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覽荆衡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處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易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居之

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辰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洎搖落之時則俯顯氣於軒楹見火之流矣簷楹之間植嚴凝之序則目素采於簷楹見雪之紛矣政咸訟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當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余自巴山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俯仰美其動息乃命進巵指毫以記之

秋興亭荏鳳棲山巔唐刺史賈載建　金石存　佚考

梁

重建鼓角樓記

佚

鄭勞謙撰正書無名氏開平二年十二月　復齋碑錄

修峴山亭記

佚

無書撰人名氏篆額貞明三年十一月　諸道石刻錄

後梁新修峴山亭記正明二年碑荏峴首　輿地碑記目

吳

鄂州南樓摩崖

佚

高一丈一尺闊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爲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將軍出陳武昌詔太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漢推忠輔國侍衛將軍吳居中記案楊行密之子溥嗣吳王位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貞宋莒公紀年通譜書爲乾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直以爲乾正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容齋四筆

慈雲院石幢

佚

石幢荏江夏縣東南之五里慈雲院有石幢刻吳乾正二年重建又有唐保大間所建殿猶存　輿地碑記目

後唐

後唐刺史修廨斷碑

佚

圖經云自唐正觀十年由竹山徙房陵廨宇其詳莫可考證近得斷碑數百字有特修廨署壯郡城之氣槩巧安池榭光衙門之威稜而逸其年月稱乃後唐之刺郡者　輿地碑記目

晉

經藏修造記
佚

枉龍門山外金鑒福昌禪寺有晉天福六年創經藏修造記見存輿地碑目

新創臥龍山武靈王學業堂記碑
佚

李光圖撰正書無名氏篆額天福三年七月記復齋碑錄

枉襄陽之伏龍山輿地碑記目

碑題謂臥龍山而王象之輿地碑目以爲枉伏龍是臥龍縣南二十里爲伏龍山又別指伏龍本一地也今府志以縣南二十里者爲臥龍山益附會而複出矣金石存佚考

南唐

匡道禪師碑
佚

匡道禪師碑智惲撰幷書及篆額保大元年十一月建枉蘄州寶刻類編

四祖塔院疏
佚

匡道禪師碑智惲撰幷書及篆額保大元年十一月建枉蘄州寶刻類編

李璟正書篆額保大三年正月十日枉蘄州寶刻類編

十國世家年譜天福八年癸卯南唐李景立改元保大五年丁未改元交泰史按嘉慶通志作碑據寶刻類編改

重刻頭陀寺碑
佚

韓熙載撰碑陰徐鍇題額最後云唐歲枉己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縣主簿祕書省正字韓夔書碑陰云乃命猶子夔正其舊本而刻寫之以是知夔爲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温字不全蓋南唐尊徐温爲義祖而避其名則此碑蓋夔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校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爲懼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眞可爲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惑如此雖欲久存得乎唐制節度使不枉鎮而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任則云知節度事此云知軍州事蓋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曰臨夏後唐復晉又改臨江然歷五代鄂州未嘗屬中原皆遙改耳故此碑開寶中建而猶曰唐年也至江南平始改崇陽云簡栖爲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駢駢爲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亦不衰故熙載錯號江左辭宗而拳拳于簡栖之碑如此入蜀

碑會題記
佚

見上

龜峰山磨崖
未見
龜峰有磨崖山俗傳唐乞宗駐此題桉南唐書李璟廟號亦曰乞宗麻城爲南唐所屬疑其遺跡麻城志
周
南平高王廟碑
佚
荆南節度贈太師楚王高季興碑孫光憲撰王貞元行書
王貞範象額顯德二年九月立寶刻類編
今枉江陵府城西三王廟前輿地碑記目
安州防禦李瓊德政碑
佚

李賈儼撰趙仁朗行書顯德五年七月五日建寶刻類編
李瓊字子玉幽州人世宗初改安州防禦使治郡寬簡民
請立碑頌德詔中書舍人竇儀撰文賜之宋史本傳桉儀撰竇刻類編作賈儼字近而訛李字則衍文也
歸州天慶觀碑
佚
歸州天慶觀有周顯德中荆南孫光憲爲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入蜀記
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歸峽皆隸荆渚也金石存佚考
石馬洞碑
佚
石馬洞碑在荆門軍花溪之上清溪之下五代間有斷碑尚存輿地碑記目

宋
南平高武信王神道碑
佚
王諱季興葬于江陵縣龍山鄉乾德六年陶穀撰輿地碑記目
南平高文獻王神道碑
佚
王諱從誨葬龍山艾棘撰輿地碑記目
南平高正懿王神道碑
佚

王諱保融葬龍山陶穀撰輿地碑記目
南平高氏三王墓在江陵縣西龍山鄉郝泉里武信王季興文獻王從誨正懿王寶融也一統志
渤海高公神道碑
佚
高氏三王墓俱在龍山其神道碑及渤海公高保勗碑皆陶穀撰江陵志餘
公諱保勗陶穀撰輿地碑記目
太宗御書崔顥黃鶴樓詩
佚
太宗御書黃鶴樓詩石刻在州治輿地碑記目
延慶寺僧惠廣壽塔碑銘
存正書在襄陽峴山

大宋襄州鳳山延慶禪院傳法惠廣大師壽塔碑銘 并序

東海潘平撰

北嶽信天書 此柱前行下

蒼澗玄泉萬仞衍嘯虛之項青峰妙嶺千尋淩渤澥之心理倘三才天卽地而人卽法道隆千古法卽人而□百缺廿八字佛證菩提喜舍話三乘之性禪令頓悟慈悲開五蓁之源法雨高垂益潤等乾坤覆載玄風遠布光輝齊日□缺廿八字達此是眞如之境識心了性悟斯爲般若之源有以見惠廣大師之旨趣也師名歸曉字信天□缺五字□□出□缺廿字光元年歲在癸未誕生之時天地明肅清煙遶室白日凝空仁里榮觀親疎共慶年六歲父令誦詩缺四字□菩薩幼不食肉□隨母齋缺十字旦白父母曰志求出家□垂□父問曰出家何

謂云願歸清淨之門早悟眞源之理唐清泰三年四月八日年□缺二字□城延壽禪院祝清遐和尙爲師初到缺七字家當爲何事對曰我欲見佛師云汝若志心佛當必見自始至勤擊磬汲水添餅暑往寒來精勤靡間朝暮掃地□庶經主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凝然而立云浮生缺五字語訖喜荷之乃命剃染□與落髮幼稟天性雅靜寔和言直志端異常因測大晉天福五年暮春月十六日向邢州開元寺授戒始□毗淨咸儀登般若玄門披四分之律風擢一輪之戒月神清耿耿如鵷子□□□峰骨秀昂昂似欽光行於鹿苑初更師忽令誦律半月念終五年依止於師□一志精虔於旦暮師忽問曰汝知玄理□□何不往乎參問於是辭師南北渡水尋雲遊東洛入西□□□祝知識後至長水見靈泉道人乃

申一問無生還有雨也無對云有良久沉思又祀三拜遂□洛汭入□氏峽過黃沙里渡□涉水千重覩高嶺之煙雲問含珠之秀鹿□□上到臥龍追虎之郊遇賞襄陽見解坦沈碑之浦西之廣德尋細雾之輕塵南□含珠上缺廿八字屋之峻嶠初到時師置起掃對曰海上能橫人天悲見師又拍杜杖放在面前對□□因測師云少年老大爾後因茲大室乃遂昇堂言益朝昏隨流上下申秋夜師大上堂海眾雲集特申一問明月當天爲何不照學人心意師云一輪皓色光三界八識幢狂昧□□斯示諭頓息機緣如四海之開雲似五天之孤月一從參覲六換炎涼采□□微以申供侍忽一旦暫辭香砌略別師顏造隨陽護國名蓮至安陸筮乾勝會有時途路上見□□□野□□有霜宿孤峰無水齋白雲隨

步步黃葉落挨挨若遇杉松裏風寒□碧崖而又前之荊清顺詣湖湘旋迴五級於鳳山乃掛六鐶於延慶值當院通性大師來自芭蕉□□□一從慕□八載依仁翊輔幸勤星霜靡開不期通性示寂緣終王□□園分明囑授惠海鮮退讓德人匪敢承當深增婉荷乃請首座惠超上人開堂爲眾未由半載又□□□大宋建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惠崇院主守旻維那及大眾等密上請疏問王太師願請院主曉上人開堂爲眾說法住持勿阻告投希從眾望豈謂台情喜允又舍□天□□□大齋共申祀請於是龍幢虎節□□俗□赴以□□遠邇英賢□蓮幕金璋而濟濟眾乃築登花座如月滿以當空信礼焚香似□花而暎水坐定良久師云道德荒閑虛受□□見□□□

倍□悚惕而□□諸儀密意□莊目前悟卽利那之永□
□承三請須露一言幸對人天有疑請問尋有僧問師唱雖
家曲宗風嗣阿□對云道□□□□□慈雲法雨布人天
又有僧問如何是□對云道州出矮子後有進士焚復問生
死色空如何免會對云有路易尋三盡客無門難見九天人
忝承重命但媿轉□□論古聖興慈□□□□一佛刹至
一佛刹曲□□□□言祖□玄極有奧青霄得□明之者目
下醒醒昧之者途中沽沽爾後禪林益茂海眾臻盈八方清
信鴻英咸皆景重月禁公卿朱紫盡忽欽依遂□水□□
□□□□□松偃蓋靈禽去而瑞鳥來綠竹□□丹鳳巢而
蒼龍至洎開寶二年南陽侍中張公諱永德聞師道仰師德
甚欲披雲無由覩月雖□封域俱守藩□聆清淨之芳音

莫到白雲之嘉□是飛章表願降天衣果崇聖主允從特賜
皇恩紫綬山是專差人使送至鳳山表三台景望之恭虔作
一旦輝今之耀古太平興國三年壽州□□太尉王公□承
衍天邊嚮譽日下欽名遙瞻雪嶠以傾心遠望蓮臺而礼足
載陳章奏薦乞加恩沐天慈貽忠廣師名永□□□玄林蒼
翠致使襄江楚□高□芳名□□□□□傳嘉□□龍神
踴躍藤蘿翁鬱暎天河月島以連雲殿閣崢嶸□鴛瓦□梁
而對日霜鍾暮擊清聲揚六律之音月磬朝鳴□□五音
之韻師恆爲□無□□無仍有者一切眾生亦有眾生無
者一切諸佛亦無乃有高品劉供奉問龍廷金口問□何對
玉機師對云鳳閣龍樓遠堯雲舜日新又有□□不幹諸聖
不重□□□□□對云此問太佰何不近上問又有進士劉

岳問得失是非一齊放卻時如何對云這一條□□阿誰□
師云一眞理性同天地以難窮五蘊虛浮□□□易□遂
有天水公趙普者禮讓通明玉石金蘭作性溫良□義青松
白月爲心實閭閻之笙篁乃人倫之□鏡□師示諭不覺淒
涼遂捨家財擬修壽塔粗表精素以俟送終乃□□言願垂
允許師忽問已默然未從慮害於人恐傷於物普又与彭城
劉氏再三共礼方可從之洎端拱元年歲在戊子五月一日
師壽年六十六擇勝地選良時趙公以捨寶□材□□霜
斤□□然先立塔亭一座三間九架奇哉壯麗輪奐□□
明窗窅靈幽豁然□雅坊墁了日清□至而碧霧凝結孔圓
轉玉光旋而金烏遠後有僧義永上人者天雄□□□水精
英爲柰苑之玄枝作祇園之翠葉覩斯盛事擬助良緣自□

□能以修石塔眾皆忻讚不可違之天水趙公聞之甚喜於
是閒山取石隨日月以忙忙鑿壁穿崖逐寒喧而□□□
因緣契合□心堅匠巧材豐俄然告足乃般乃運以鑿以
鐫□□□磬之合成莫不上下高□方圓備□周迴而山
海攢攢內外而花雲簇簇盤龍走鳳飛騰如出□奔山□□
□□□似□天□地嚮短拂儛如舞踏以驚人腳細胡□
似吹彈□□眾巍峩□麗□祥煙上貫三天□□□□□
□平吞九地其塔也東連東海西接西天南觀□□洪荒北
□□雲紫塞□使陵遷永在谷變恆存非憑瑰瑋辭文莫記
年華日月□平才非二陸學謝三□□天□□□□□□
□□□□又忝隨秋貢過南宮陪丹鳳翔□□春□
□北□□□□失意而後同之漢上乃屈禪扃崇碩德以延

容向金□而棲隱時觀水□如□□□之□日視□□□□
□□□□□□□□□士人忽將實錄□託□□□□村
□乃□□□及□□水部之雕金琢玉之功演思雲間敘達
士通仁之記然□□□敢述大名不□□□□爲□曰
法海□□　□□□　三才齊列　功□凝然　天卽地
也　人卽法焉　非眞非假　非後非先　一法生千法
千燈起一燈　人間無罣礙　天上有昇□　西笠□□
□　南□□□□　□□□□　非愛□□□　□□□
□自在□□去住□□□□分明蕩□六塵湛寂圓滿信行
恭□端謹慈悲喜捨周圓古聖今賢共說超生越死同□□
□□□□□□□□□□□□□□□□□□□□□□□
□□　越□斯地□□源來萬里山□四□去三秦□□楚
□□□□□□□□□□□□□□□□□□□□□□□□
□□□□□□□□□□□□□□□□□□□□□□□□
□□□□□□□□□□□□□□□□□□□□□□□□
□□　今□□年　宋□化甲午六月壬子朔十二日癸
亥記此行小字以下
曼患不可辨

馬案右碑高七尺三寸寬三尺八寸題大宋襄州鳳山延
慶禪院傳法惠廣大師壽塔碑銘又題東海潘平撰北嶽
信天書末行下題渭化□年歲次甲午六月壬午朔下缺
共三十九行行六十七字正書字徑九分碑云師生於缺
光元年清泰年字四月八日年十缺樂城延壽禪院禮清
遇和尚又云大晉天福六年暮春月十六日向開元寺授
戒始達毘淨缺又云端拱元年師壽年六十六云云以是

岫明珠浦月□襄川□漢津□□岩巍峩益鎭地天披雲□
□□□□□□□□□□□□□□□□□□□□□□□□
□□□□□□□□□□□□□□□□□□□□□□□□
□□□□□□□□□□□□□□□□□□□□□□□□
□□　分□□一□□相分光三天千□

慧通禪院歸柔和尚碑

行正書在京山縣西南四十五里本寺

鄖州趙橫山慧通禪院先師和尚碑銘并序

鄉貢進士饒光輔譔

進士蕭賁書并篆額

稽自古以來名垂不朽者則非苟一時之美而得行後世之風也必先廓仁義之派彰道路之源濟億兆黎民闡無窮教化使居內者有去惡之念處外者知慕善之誠舉其類則殊途資於人則一揆同有厥德其可謂聖賢乎然立功於前者非自執持於後代蓋則代生其□傳而□之非其人則無能爲也是故一如來入涅槃之時以正法付摩訶迦葉其下則鳥鳴三師子比邱至佛馱先那以至覺至可至燦至信至忍至能謂之六祖吾以六祖之後繼踵於後者非先師和尚其

□可論哉和尚諱歸柔本魏府觀城縣再清鄉人也俗姓靳
氏於有唐天祐十三載投本府興福院光□□出家落髮越
明年受戒性深覺悟不雜羣近遂負瓶鉢參遊大知不逾哉
問獲悟於韶州雲門山眞師之座也自是放曠□□優游道
源迭二十餘年扣寂尋冥廣順元祀屆於鄧城城之東南有
□曰仙女□□奇秀扼荆楚之異□和尚乃隱於斯息蔑塵
慮飡黃菁以蒙養絕顆粒以攄閒龍虎既降魑魅潛遁枕怪
石□寒□□十□秋不交世俗乾德五年隣巖雙流村胡可
傳等備辭於公始請住是山慧通禪院也□之□院□□別
記此不復說□□□□□大啟徽猷□□開而日月爭
光行業生而烟霞幷彩歸□者如□慕□者如□生靈既濟
於遐邇惠愛益超於今古中下之士孰不瞻依今皇上□□

□載雍熙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夜則和尚遷化之辰也俗壽
八十六僧臘六十七當月二十日殯於塔廟洎雍熙□年九
月十四日將□塔□□十三夜降夢於□之弟子紹因曰爲
吾開其塔無宜久蔽□□□土因公既覺□和尚有歸□之
望淩晨以夢中事白於檀那約十八日會衆於塔前開而覩
之方□眞身有不壞之異□是香湯百和沐浴□□容飾
就儼若禪定嚴粧座宇香燈晨夕噫何須兜率天上方明天
道直恐□□會中□□□身□□□得祈求有□齋供霧
集稼穡枯燋之際使法雨潤之於高下者哉其如□□□□
隨□應召三□□顯□□□善彌彰於六合令德斯博又
不可勝紀者也是□生□佛事普濟羣生俾中下之流明而
不息其□國之情也如此死有神化克洽天功使旱潦之兆

□而不作其惠民之義也如此刊之□□既崇且□□釋氏
已來同於是者其亦鮮矣太歲丙申因至斯□□□□□蘭
陵君延□於□□□□見住山門□□□□上人請致其
文光輔不以學□□內典聊屬詞以序其□□將垂先師和
尚□□於墜矣碑成而□□銘云
生有其惠　死亦垂利　惠布生靈　利□□□
教先濟時　功後□祈　眞身不墮　盛德如之
戴嵗趙山　巍巍□□　因□□名　□□□□
歲月雖邁　□猷永賴　刊銘于碑　庶光其大

至道三年□月□日建
匠人曹廷演鐫字
直歲僧紹勳□座僧□新維那僧海眞住持沙門紹因
將仕郎京山縣尉同徵科事□用文林郎京山縣令尉遲懷師□歸誨

馬案右碑題大宋鄂州趙橫山慧通禪院先師和尚碑銘
並序又題鄉貢進士饒光輔撰又進士蕭資書幷篆額末
題至道二年□月八日建碑云和尚諱歸柔本魏府觀城
縣再清鄉人也俗姓靳氏於唐天祐十三載投本府興福
院光儼下出家落髮越明年受戒又云雍熙元□十二月
初六日夜遷化僧俗壽□十六僧臘六十七當月二十日
殯於塔雍熙二年九月特建塔亭遂降夢於弟子紹因曰
爲吾開其塔無宜久閉因公會衆開塔視之方□眞身不
壞之異云云序後系銘半不成句末題將仕郎京山縣□
同□科事缺又文林郎守京□縣□尉遲懷下缺額篆慧
通禪院先和尚碑銘九字碑連篆高六尺五寸寬三尺一
寸文二十四行行四十字正書今在京山縣西南四十五

里湖北金石詩注　按魏州觀城縣宋屬河北東路今山東曹州府觀城縣西仙女洞輿地紀勝洞在京山縣東四門三中有石桅石鏡台建炎中嘗有道者秉燭入其中數日而出則涵州也後有禮入者即遇迅雷暴雨不可復入云

新修浮圖記碑　未見

咸平二年正月在麻城縣南二里塔兒橋金石存　佚考

黃州齊安永興禪院記　佚據小畜集錄入

齊安郡名也永興院額也蓋創者故老通而呼之遂以爲常耳唐時舊州在齊安河上院經云四制史杜僕射以田宴觀建爲斯院按唐史未嘗有官至端揆而制黃者證以宋杜洪據有鄂渚北結梁人東抗楊氏黃鄂之閒鄉也或以宗族典

之於是皇綱弛紊官紀僭忝僕射之稱不爲異矣其後廬郡遷徙立院於茲兵掠火燔曾無[囧]歲乾[囧]中楊行密盡有淮南之地天祐二年楊公卒其子渥稱吳王奉唐正朔以部將孫彥思爲黃州刺史始建院宇崇佛像彥思母王氏舍貲鑄鐘於今尚存主院之僧傳法之祖衆亂無紀莫詳而知今所述者斷自紫陵而下紫陵者郭中名山也山僧睦禪世謂之紫陵和尚其後舍茲院遊鳳翔從清泰入洛賜號國師次曰同一次曰行忠次曰節運次曰延具次曰自正此五僧者自前唐天祐上聖朝端拱初有若斯州三角山龍門禪師僧自南開堂演自南者合淝人世姓解氏住持凡七年復歸蘄州四祖山[囧]化中有若斯州白雲山廣教院僧智雨嗣其院事智雨者漣水人世姓朱氏以至道三年十一月一日寂

滅俗壽五十一夏臘二十七臨終召院衆付屬今長老仁辯遂[囧]人得法於智雨者也卽以其月十二日用荼毘之法牲智雨起塔于長圻村二十八日仁辯會大衆陞法堂有僧元資問曰如何是齊安境答曰後面青竹連道觀前頭綠水接武昌又問如何是境中人曰大似不相見此之謂住持傳法僧院舊有堂廚各五間[囧]化二年郡人王福舍錢二百萬造六殿成再興舍錢一百五十萬造僧堂郡之衆戶率錢二十萬建老宿堂又率錢十萬立方丈室左都押衙丁文慥舍錢五十萬建浴堂蘄州人王眞舍錢四十萬搆菩薩殿塑彌勒像里人周遇舍茶園此之謂檀越知院元吉掌申牒公府維那法俊掌提轄堂司供養主文遇掌化募施利典座道眞掌庖廚眞歲省愼掌舉種此之謂知事僧先是衆僧請院前閑

田一段又請通民麥莊一區來牟蔬果豐焉住持傳法僧無祖禰道高衆伏則推之知事僧無資級才堪心願則爲之故上下熙熙而忿爭不作矣夫禪者儒之暗達也律者士之名教也浮圖氏離而爲二罕能兼之其甚者互相矛盾過于仇讎惟長老仁辯禪其心以度人律其行以伏衆有來必應虛往實歸禪其心也一裘一飯之外日誦法華經二部律其行也某簽仕以來治僧之訟多矣獨愛其無親疎無人我有賢智則尊而事之有才力則信而使之去而不強推而無競渾然幾乎道矣故總而爲之記至于院宇之至褥田圖之廣袤道具經典租庸什器請書石陰時大宋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永興寺在黃岡縣南濱江一統志

咸平二年八月王禹偁撰湖北通志

黃州治所在齊安郡舊城東南一百三十里太平寰宇記

中和五年移治於舊郡城南與武昌縣對岸記所云唐時

舊州在齊安河上其後院隨郡徙者也記又云紫陵者鄧

中名山山在京山縣南六十里縣志訛紫爲子而窄合於

嚴光於是帝星之井讀書之臺晨轉傳會孰謂寺觀碑碣

無關考證哉金石存攷　按前志圖皇五年改爲通

乾元元年復爲黃州移州治於舊郡城與地紀勝并寰宇

志云楚人伐鄀徙其民徙其君于黃之故墟荊國之流

日鄀城今在黃岡西一百二十里鳥舊州河在洪南昔舊

五代史均有傳洪州朱梁担楊行密後洪爲行密所拓

密遂盡有淮南之地孫彥思無所考趙云

孫以五代時人起名好用彥字亦是一證

黃州新建小竹樓記碑

佚據小名集錄入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墓莽荒

蓁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墓莽荒

蔽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浸江瀨幽閒遊

適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

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

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

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

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

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

止於貯妓女載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

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

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

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先覺元功伴於簡易景鍊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億□之師表肆朕寡昧欽承命圖易嘗不遵守舜訓保乂中區□以祇若元符告成喬嶽覩風廣魯之地飭鼓俎之踪徘徊奠牘以惟寅是用徵簡策之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牘以惟寅是用徵簡策之文昭聰廓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興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懷宜追諡曰元聖文宣王祝文特進署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并修飾祠廟祭器其頒內制度或未合典禮并令改正給近便五戶以奉塋域仍差官以太牢致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東封禮畢十一月一日車駕幸曲阜縣謁奠先聖文宣王命刑部尚書溫仲舒等分奠七

十二弟子先儒禮畢幸孔林是日詔先聖加號元聖文宣王御製贊又詔吏部尚書張齊賢等次日以太牢致祭詔兗公顏子進封兗國公十哲閔子已下進封公會子已下進封侯先儒左邱明已下進封伯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奉勅諸道州府軍監各於元聖文宣王廟刻御製贊并詔十一月十二日奉勅改謚曰至聖文宣王

御製元聖文宣王贊并加封號詔正書兩截刻在興國州

金石存
攷

甎塔記碑

存正書在黃梅下關　志全撰并書

大宋蘄州黃梅下關　志全撰并書

梵云窣堵波闕九字今之甎塔者乃梵語之略也或藏舍利

或窆金身皆所以表功德闕十字也今之甎塔者卽天台山沙門仁稟勉上舂坊信士唐君守忠與闕三字守貞守珪守習闔家眷屬所造也是地唐貞觀中爲眞慈寺卽四祖大師□□□地也咸亨初造百尺彌陀佛閣後爲巢窟所焚但有故碑□址存焉大中祥符□□歲在□卯稟師與唐氏昆弟而議之曰吾闔三界可依者勝福也塵劫不滅者道種也□□此古基重建高閣像設崇煥顧如往碑君等或力之所及不亦善乎咸曰我闕十二字輕徭沐浴聖□□□□□負荷□□□□師垂慈敢不聞命方備□□□復思□像閣窣雲終成朽腐甎塔□□□□久長於是□被閣人推之郢匠唐君信奉欣然□□□□□□□□□□□□馬高百七十尺縱□百尺總十三層每層皆以琺餅盛痤舍利次□□□□□□□以嚴□相表其□也闕十八字秉性至誠梵容克肖闕十字儼闕十六字皆陶□□□層散水闕三十三字初塔□□層感舍利□□□□若星燦漸闕十五字久而方滅一邑□□瞻歎闕二十六字寶踊出然闕三十三字宜□□□□□□□志全應薦入雙下闕二十五字之□□□□□□志全撰并書

馬案右高塔寺碑題大宋蘄州黃梅下缺又題志全撰并書碑云是地爲唐貞觀中造寺卽四祖禪師精舍地咸亨勅造百尺彌陀佛閣後爲黃巢所焚大中祥符間天台山沙門仁稟上舂坊信士唐守忠昆季重建殿亭并磚塔一座十三層高一百七十尺每層皆琺餅盛痤舍利云云碑

高三尺二寸寬二尺文字殘闕者半年月亦漫漶莫辨今
在黃梅縣城內高塔寺（湖北金石詩注　按輿地紀勝載此云四面所記不同）

招撫蠻人盟誓碑
佚

招撫蠻人盟誓碑在邊上近西高州界首（九域志）

令狐揆墓表
佚

令狐先生既卒門人史驤思遠謁太子中允句諶信道銘其壙又求屯曹外郎阮逸天隱爲文以表之天聖與令狐同年韶唐林逸譽襄陽孟逸象額世號爲三逸碑墨（史）

宋

知保順州田承恩誓狀
佚

天聖五年刻石在尖木寨（輿地碑記目）

尖木寨在治西南方（輿紀要）

施州清江縣有歌羅永寧細沙寨邊尖木夷平六寨（本史地理志）

咸平六年生蠻遣約丁調罷尖木施州界以控扼之（本史蠻傳）

乾興初順州蠻田彥晏率其黨寇施州暗利砦鑿火而去夔州發兵擊之俘獲甚眾承恩者知保順州田彥曉子也

明年彥晏款邊上誓狀願還所掠金帛器械（玉輯稿二千石自贖詔拒其粟舍其所負金帛第令歸去戶口仍加存晏靈遣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承恩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皆知州如故（金石存佚考）

皇宋獎諭碑
佚

皇宋獎諭碑轉運使王立奏蠻人上京進奉在路多有擾今後只就施州納下貢物支與例物三年一度于元定數內十人量差三兩人上京買賣（碑記目）天聖五年五月日收（輿地）

蠻人納貢物碑
佚

纘人納貢物碑在儀門下天聖五年丁卯立石
李秀才東園記 (俟據六一居士集錄入)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鬨相勝敵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鄙參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强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浦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貴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閫閾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

天子千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已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斂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子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來其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子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巢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蔽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閒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

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覽其漏石物其沙平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二日也

李秀才園記歐陽修撰明道二年碑久佚今據金石存考 (俟據六一居士集錄入)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穎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郎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德縣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固奏自建德縣徙代之以治岡由萬州相次九頴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劇小者

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閒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獄牢就桎梏冠帶偃臥如也盜有殺其民者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更疑互諉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簡定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謝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皆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舉考倅郡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中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陝州晉州施

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荊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於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強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臯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臯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吉州之千乘而歐

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和和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偃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荊南且葬焉又爲荊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穎墓誌銘從子修撰景祐

游觴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作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因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臨萬里之流不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舍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縈壇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

而浩然其心者眞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蚊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觴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

舟中記

游觴亭記歐陽修撰景祐五年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鯖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民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

如處窗廩屋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荊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荊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辟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作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勑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荊州襄陽至

京師三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今之日食有柑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皆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士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耳

閒至喜堂記山谷書尚存斷碑數十字在東門民家作砌石語州守以他石易之蜀道驛程記

三游洞題記　未見

洞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

缺一字又云判官丁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入蜀記

歐陽修黃牛峽詩碑　佚據本集錄入

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山鷄噪叢木潭酒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未向舟中望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

滯客州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子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敢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予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云一日與元珍泝峽入黃牛廟入門悵然皆夢中所見子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題詩廟中石馬繫祠門之旬首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詢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廟中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

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東坡集

登名山大川閣望天柱諸峯尋歐陽公詩刻不可得惟正德庚辰南太僕少卿西蜀劉瑞所撰武陵神績頌詞甚駢雅書學歐陽率更碑額篆書亦妙碑首刻鳥獸形甚奇古

蜀道驛程記

至喜亭記

佚據六一居士集錄入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跡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

輸商賈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峽江不絕於萬里之外而江之來合眾水出三峽爲荆州傾折回直悍怒鬬激東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佽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義餘不急之物乃下於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憑酒拜相賀以爲更生前書庾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志夫天下之大險至是而始平夷以爲行者之喜幸夷陵周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豈弟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

稔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於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歐陽公撰黃魯直書入蜀記

夢野亭記

佚

夢野亭在景陵縣治西南隅一日而盡雲夢野最爲鄙中勝絕宋景祐中州守王琪建有記晏殊宋祁吳育蘇紳石延年皆有詩一統志

荏復州景祐五年郡守王琪撰輿地碑記目

夢野亭詩。

佚

夢野亭詩景祐間諸賢所作輿地碑記目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佚據六一居士集錄入

漢水東至乾德滙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師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眞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譴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逾年吏部考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衝

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論通判冀州督芻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飢悉出廩粟以貸民且曰凶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廩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飢民德君粟歸諸廩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未幾契丹兵指那沿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那州其守趙守一當守那以打寇辭不任那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那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

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定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於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殁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於漢之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今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於隧以永君之揚

歐陽修撰景祐三年金石存考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侯官縣志六一居士集錄入

君諱慶宇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於鄉里而君獨顯於行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里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壽縣事而鄧公已貴顯於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幼孤者皆養於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於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

其窮達何其異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貧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於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歐陽修撰景祐三年在光化縣今已佚金石存考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佚據六一居士集錄入

公諱某字曰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彬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

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從
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
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僞唐李
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
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
歷南雄州判官隨閒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
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
終於家以慶厤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
樂村於其葬也其子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
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
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惟勉
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

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
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
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於隨復遷都
官於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
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厭與親
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
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數百人
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
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
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振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
已來有峴山壹所上有古跡碑文數座及有晉太傅羊祜祠
廟此廟□年□□□□守□□已□襄□□□□遶□地土共

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
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
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
貧爲人傭春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於明
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
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遣
於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
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
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
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
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
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
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姪修撰慶厤四年葬應
城縣高風鄉彭樂村金石存攷　存正書在弟一面

使帖襄陽縣

準慶厤七年十一月六日中書劄子襄陽奏當州城南伍里
已來有峴山壹所上有古跡碑文數座及有晉太傅羊祜祠
廟此廟□年□□□□守□□已□襄□□□□遶□地土共

約伍頃已來先自當州節度推官□□□射上件地土充
爲已業□年□納稅錢壹伯文自後□□□□□□□□□
□□人□□□□□□□□□研伐樹木淨盡兼
從刀口是州縣額料將此件山地只出些小稅錢□付與人
並□□□聞朝庭及中鴈運使□指□□□經理交給□
司□□稅錢□□□□□□□□日中書劄子奉旨諸處神
廟不得擅行毀折內係祀典者如有□□□□□脩□仍
令都□□□□□□□□□□□□□□□□□□□□□□
□□□□□□官及於襄陽縣簿書內除落稅錢壹伯文所
有古跡晉太傅羊祜廟係□當州□□□□□□□□□
□□□□□□□□祀□□□□□□已□上□中□劄子奉聖
旨指揮令襄陽縣再行□劾屋宇每年春秋依諸廟例破係

省錢祭祀準□□□施行勑□□□□□□□□人□□上件地
山地土斫伐樹木□□□□□□□□□□朝庭特降
勑命指揮今後不許諸色人請□上件地木所伐樹木所貴
遵守施行□□專□□勑旨內載聖旨依奏劄付□□準此
右事須帖襄陽縣限帖到如詳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
據峴山羊公祠廟速此施行勒本城分人□看□□□切□
禁今後不許諸色人等再斫伐□木仍勑所□疾速案石大
字書寫篆刻上件申書劄子壹本於峴山上安立□□□年
月　日帖

右襄陽縣帖嘉慶通志未載全文第一行六日之六據驛
程記補襄州奏當州五字據池北偶談補之案羊祜傳云
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

是羊公祠實始於晉也厥後興廢未及深考此圖規復舊
廟地土奏奉準行給付使帖并敕刻石是時爲慶曆七年
奏請者蓋卽王洙觀後詩刻可知焉碑云上有古跡碑文
數座考其時墮淚碑已三易石矣他如胡宿周訪桓宣諸
碑之在峴山者或亦猶在

王洙等峴山詩刻
存刻幢六面面五截
共二十九截正書

峴山詩

尙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襄州軍州事王洙此十七
字一行

襄陽南出大路齊小山曰峴名特尊山形卑所不峻極屹若
巨首臨江濱大山半宮不成霍絕水闕左非爲壯阻顯顯員
戴危石其踵旻衍羅芳蓀漢流長驚濱其足東望滄邈皆平

原壁頭下闕罔閣集蓁洲近眺田園蓊何物玆山囲秀出得
使今古聞聽喧自昔羊公好登覽山名直右第二面
爲賢者存鹿門望楚鎭區境鳳林冠蓋延右第一截
幽勝日月虧蔽煙嵐屯公胡遺彼而樂此談者未始聊詮論
吾謂聖遠意超豁高覽便欲周乾坤孔登泰山小天下阮升
廣武歎豎昏會稽探穴禹葬出之累望海雲濤翻此中風景
亦虛遠極目見盡江山源東吳未平勞機策置酒嘯詠紆勤
煩歎願潤甫恤躬後俄將百歲游精魂對公右第二面
盛德與山永正惟湛龍如公言今豈玉公第一截
猶軒軒我來追古一長息舊迹廢毀成非悲吞民喪占山童其
木嘉植不得容本根利取樵蘇積稍
公無廟忽不祀但縱淫鬼歆牲禁中亭有碑卽隨溪至今覩

有懷仁恩於民何誅不足問非民忘德由官惰下教里邑復
祠宇序之祭典躋之元思仁愛樹恭所茂禁右第四面
上檄伐修墻垣且欲王命得守固臨言狀事驗九閱果聞天
子蒙報可金石款刻垂後昆使民永念古遺愛最爾風化常
丕敦
此行係范
詩標題
此行係范
伸淹衡名
休哉羊叔子輔晉功勳大化行江漢開恩被疆場外中國倚
而安治爲天下最開府多英僚置右第五面
酒每高會徘徊臨峴首與言何慷慨此山自古有游者千萬
輩湮滅皆無聞空悲歲月遷公乎仁澤深風采尚不昧於今
墮淚碑觀之益感戴卓有王原叔文學偉當代一麾守襄陽
高懷極恬退山姿列雲端江響拂天籟行樂何遊邃覽古忽
感慨不見叔子祠蕪沒民疇內千金贖故基廟貌重營繪寰
人復其祀水旱有攸賴太守一興善比戶皆右第六面
歡快源叔政可歌又酒千載愛
奉同襄州龍岡學士復峴山詩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知河陽事李淑
峴山如闖襄廬南鉅平躋賞留愛談官邪俗淪祭不屋君來
懷古茵憑慙孤峯嶔嶇漢之曲雲梁月皐萬螺鬟輕裘四眺
風物佳宾客文章歡喜促酒酣嘅涕邀靈期金碑揭然民兒
遺斧薪弗翦召棠樹蕭跋相傳欒社祠使君籍枉華光省秩
存遺蹤亭祠浸壞詎可究山歸民籍木以童前知興衰故有
日覽者歎憤追無從龍岡王公守茲土修舉廢墜詰初終感
物思人但長息刻章疾置閒四聽聖宸動色可其請茲山復

又感先賢祀無歇德名信與蒼崖俱曠貴紛紛煨壞滅
覽襄陽王龍閣及通判廷平峴山詩因成一絕
給事中知蔡州事吳育
羊公千載得清吟芳迹雖遠契昔心更與峴山爲故事凜然
風格照來今
峴山羊公新祠感右第二面
第二截
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李宗易　此行十
五字
叔子祠荒歲已深異時賢守重登臨峴山岑寂瞻風概漢水
靈長想德音奉詔始開新締葺有知鄰復歎墮沈又刊翠炎
酒南夏先後功名照古今
奉同襄州龍岡復峴山詩
提點河東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去惑　此行十
六字
漢江千里清溶溶惟此南夏奠其中因山爲城峙險固一國
形右第三面
第二截
勝何高雄嶷然巨首名曰峴回壓面勢尊且崇東扼迅流疑
引翼西跱郡阜如盤龍嶔巖峻拔不可擬絕岸高丈凌長空
下闚澄潭迴無際菊晛比屋幾可封天意造物豈虛設奎璧
鎮楚舒隆隆自昔登憩且非一此山張動惟羊公有志平吳
運祕畧竭心衛晉推元功綏懷遠邇人所服開墾田疇時以
豐慨然置酒迴清曠中郎幕府賢而通語公有第四面
令望高四海名與斯山永無窮自是綿綿慰歲久閱碑墮淚

興氣象融朗駿馳大厦楊亭宇肅肅眞像嚴祠宮遂使靈光享
血食禁右第五面
第二截
樵復祀咨恪恭大抵有功及民物盛德期與天地充今之視
古皆一致休哉千載懷清風
奉同下缺
太常博士孫抗
天下名山數南國峴首首推襄漢域前年假節使湖外道出
銅鞮一攀陟檀溪西下煙雨繁夢澤南迴雲霧織絕壁頹巖
畫障開陽林維繭天光逼飄然不減京臺樂城閙紲欹野耕
植借問右第六面
第二截
人心誰見思雲來遠庶羊公德乃知仁愛與山俱奚用沈碑
銜金刻退詢耆舊訪詞宇遲拜丹青紀聰直佛藍神館鬱相
望獨此寂寥遺盼飾樂公燕國戚藩佐朱邑桐鄉嗇夫職居
民立社中詔嘉撫舊勸來區淑慝指期還臺首章奏立使圖
宮臂血食半塗得郡旋治中迴睇鳳林空太息仙郎作鎭未
期月起廢補亡罄心力凡子所欲塵右第七面
第二截
蒇聰文符一一條其極庚桑畏壘既禋萬穀國靈光亦顛踣
由晉至今更幾秋隼旟千旗熊伏軾但矜小文□振勝誰祀
賢人思物色公當左□乃□□□□□□□□□只□徊翔預倫□漢波平遠
山巍然共仰羊王磬充□
奉同前
太子府率致仕李康伯
賢哉西晉鉅平侯刻碑立祠枉荆州州民萬家見之者揜面
沈右第二面
第三截
□□□□□□□□□

古郡襄水陽羣山繞郭其間峴首者羊公最所樂登臨處見州衙氣象眞磅礴公乎既已沒高碑此鑱墜廟食有遺像當時盛丹艧到今僅千載碑廟皆頹落喬木荒榛閒廟址存依約碑倒石屢易文字免塾錯我侯至之初亭廟皆新作爲詩道其意風右弟六面弟三截

化思所託侯慕羊公心仁政及物博將見襄陽治與古相侔若

奉同舅氏襄州龍岡復峴山詩

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事劉敞

道攸寄先覺神契無近知彼美羊公意今在峴山詩陵谷非一變榮名獨至茲嘗時偶然語曰與來者期慷慨激悲歌崔嵬構叢祠懷哉千歲後慰此江漢思公亦蹈前人方爲帝王師奮筆成不朽何翅中右弟七面弟三截

亭碑

同襄陽龍圖峴山詩

河陽節度推官裴昱

襄陽有佳山名著無如峴嘗休賢達迹我獨慨未覿君侯把麾符政暇與不淺命車極登臨旌旆隨谷轉心思羊鉅平息樹宜勿翦于今戴清風整整如冠冕高碑本墮淚雨漬空苔蘚廟祠委榛蕪奚勸千載善馳章動天聽盡以功烈件果問右弟二面弟四截

帝曰俞恢宗明祭典哦詩序其事筆銳犀可剸景無一髮遺

粲若丹青展乃知覽觀時非止枉遊衍聲氣異代同美從江

漢顯

峴山祠成作詩紀事

滄州觀察推官馬雲

漢水舒舒山崇崇茫然峴首悉清雄南方强吳恃劃據選命儒將登元戎太康已來千餘載荆州遺愛思羊公江山襟帶號形勝藉此因成輔晉功公謂高賢右弟三面弟四截

事迹異視之閑暇無忽忽測知當日登臨意景物亦與今朝同新就峯巔作亭舍面勢豁若凌煙虹蒼蒼雲物望不盡浩蕩古意深何窮盤回小逕至幽石山下一臨水青昌昌碧俯視發碧相連通□□□□蔽蓽森木林翁鬱又從其下興祠宮□□□□迅滿急瀨鳴清淸濾嵐翠露霏濛濛晦晴氣象隨變易朝昏萬狀殊初終閱老分符二千石旗竿刻集車畫熊管內右弟四面弟四截

民租絶逋負里社歌舞歡年豐府門晝扃官事退時引宾佐

嬉其中崖條嶺蔓雜丹白澗花滿眼羅青紅徑道邊逢陟榮風飄若巾屨騰秋空豈獨游觀樂閑燕圖樹佳政希下空前風經由粗得究本末强顏模寫慙非工音辭鄙俚雖一唱下詞寒苦無怡融右弟五面弟四截

奉同前

守宜城縣令連庠

大江西來遶重城猶如叢花疋練縈左山右皐若開避會是峴首當頭橫江湍衝山山不動滔滔雪浪東南傾隤然巨勢歷漢境萬楚不得專雄名四時美景千百狀登臨可以攄襟靈近麓采藍秋水淥幽巖團綠春葩明寒林蕭疎四面合夏木延袤長川青危巔碑墜龜蟠蟄陰崖檜老蛟龍形俯瞰洲鳥相向背風恬江面羅紋生魚船數百集其右弟六面弟四截

下嘗然來往一葉輕波底峥嶸沈翠影搓頭鳧鴈散霜初天然嘉致信可尚直是丹青寫不成叔子當年樂山水每來置酒空壚罌賢達勝士共愛此謂此風景魁南荆荆人被化思不已立祠山椒供祭牲爾□紀亘幾千歲瓦飛棟撓誰經營守臣罕肯著腳到遂至占固屬兼并非憚鳩工繕完葺誠知仁政難繼聲帝眷襄陽毘重鎮宜從內閣揮右弟七面名卿明公之來百城悅壺漿竹馬相歡迎政成公休暇登覽山前車騎長晶熒儁空寓目看不足詩豪佚發輸精誠乃教僚屬復祠宇仍從嶺上新虛亭歲時遊憩備言詠荆人愛之猶鉅平羊公之政公之化異時一致當同評兩賢繼美何以況山之永兮江之清

奉同前

金石八

均州鄖鄉縣尉黃通右弟二面弟五截

仙翁移守明年春□書小子中自論□嗟羊公不血食乃表乞廟于山樊因復爲山發風詠辭氣浩浩涵胚渾又不柬弃賤且鄙似欲頗颺聯璅璠捧詩郎能測涯岸但覺俗骨銷沈昏師丈之命重違辟手摩空腹强忍言召伯聽訟棠樹下後人思伯樹不殘羊公遊處峴山首遂人見山卽沈瀾或者怪之輒致詰厥□何惠施元答云賢者豈徒右弟三面爾其事畢遠迹可根昔者鄒鼎既□三姓竊出寇中原野鬼狂神盜社稷渴龍飢虎搖乾坤于是生物乃何物蛇豕口吻恣吐吞丁黃鄒復顧邦土荒城白晝啼幽冤□石未安晉已奪晉□將至漢之濱公來有意補膏血圖重點首輕兒孫朝問疾苦歷萬室莫復逋逃開四門眾化以術公以道人伏

金石八

劄子及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夔州事王洙原叔重建羊侯祠廟詩和者范文正公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知河陽軍事李淑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李宗易提點河東路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去惑太常博士孫抗大理寺丞韋不伐給事中知蔡州事吳育太子府率致仕李康伯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事劉敞匠作監通判襄州事賈黯河陽節度推官裴昱滄州觀察推官馬雲均州鄖鄉縣尉黃適守宜城縣令連庠蜀道驛程記

所刻諸詩自驛程記所錄十五人外尚有著作佐郎范徵之凡十六人池北偶談謂詩可辨者三首王洙吳育李宗易而萬厤襄陽志僅載十首王洙范仲淹劉敞賈黯裴昱

連庠張去惑李康伯馬雲韋不伐康熙志僅載六首王洙
范仲淹劉敞賈黯裴昱連庠乾隆志亦祇載十二首王洙
范仲淹吳育李宗易張去惑李康伯韋不伐賈黯劉敞裴
昱馬雲連庠今考李淑詩字畫完好孫抗詩缺十二字黃
通詩缺二十五字亦皆可讀惟范微之詩僅存七十五字
其文爲不具耳金石存佚考右峴山詩刻三百四十四
行存二千四百五字王洙復峴山羊祜作詩紀事李淑等和之刻於石幢起弟二面分裁橫列周轉回繞面各五截訖七面四截而止凡廿九截不舊書人名亦不見年月嘉慶通志云王洙宋城人仁宗時知襄州案史附其從子堯臣傳云應天府虞城人則志作宋城者誤堯臣傳洙坐蘇舜欽累鑾知濠州徙襄州又徙亳州入除史館檢討更修撰遷知制誥考仁宗紀亳州入除史館檢討在八年之春或改知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云皇祐元年詳定大樂知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云是皇祐元年洙已入知制誥矣詩作於復祠之後復祠之前年孫忍言忍作亦邦士作邦本冉上缺時字在作言字士民歡吳口口語吳作芙并缺部字口口口與使帖頒於慶曆七年十一月計此詩之刻當在八年之春或九年張遵等題名之前確然無疑作詩者片面豈刻於皇祐五年後邪然作詩時何以空此一行以待之時實在未改皇祐之一面和詩者有范文正文正奴於

十六人王洙字原叔石刻亦或作源原源通用李淑字獻臣徐州豐人附其父若谷傳石刻結銜與史合惟宋云改給事中出知鄭州徙河陽而此不系給事中爲異其系以端明殿學士等銜者于慎行揮麈錄所謂以京朝官銜出知非外吏也與前王洙系銜及後李宗易吳育劉敞等銜同例吳育待問子史附充傳字春卿建州浦城人景祐元年由大理寺丞登制科見仁宗紀慶曆五年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轉參知政事與史合惟傳不載其爲給事中則史之漏也賈黯慶曆六年進士見仁宗紀史有傳字直儒鄧州穰人初除州事正與蔡州此云知蔡州此云知許與許州觀察使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兼管句屯駐本城就擅兵馬公事在前此十九年當即其將作監丞通判襄州今石已剝泐通志引驛程記所載誤以京朝官銜出知鄧州在此後矣劉敞亦有傳字原父新喻人慶曆間兄弟同舉進士通判蔡州徙亦至黯知襄州則在慶曆之前確然無疑作詩者片州尋遷集賢院判考功而不載其爲大理評事亦史之漏也連庠舜賓子元禮安州應山人史附其兄庶傳寥寥數語僅云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而已通志載職官甚略諸人姓名多不見者其錄此詩未按款式今石多殘蝕尋繹再三依次綴錄據志補詩字據驛程記補街名范微之詩自表表冂形勢以下亦闕如仍詔格圖并審出十一字目力既竭亦不敢臆拓志載不無闕誤王洙詩皁隸之精實不能再辨矣志作堅從土非爲遷爲作鼎箕踵踵作踞蔡洲作隋州詮即詮字誤作診意作其員作意超窈意作竟歎頗潤浦歎作數范

張遵等題名

存正書

京西提點刑獄尚書職方員外郎張遵同提點刑獄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康遵度因按部經峴首登賞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襄州黃孝立太常博士知襄陽縣事江嘉錫偕從

皇祐癸巳重九日嘉錫題記永興軍牒後有張遵銜名云都署兼管句屯駐本城就擅兵馬公事在前此十九年當即其人萃編卷一百三十四載此及下截孫頎等題名云未詳是何碑側蓋僅見此一面也癸巳爲皇祐五年

劉元瑜等題名

存正書刻弟七面峴山詩之下

天章閣待制知郡事劉元瑜新保州倅虞部郎中路綸郡倅比部外郎朱適部巡檢崇班王世良長林令何昇殼城令張唐英襄陽尉李旭同遊峴山置酒賦詩嘉祐六年辛丑十月四日竹山令權襄陽縣安宗奭奉命書接劉元瑜有傳云河南人除三司監鎮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又知隨州改信襄二州九瑜又自新眞巖題名云天章閣待制新知襄州劉元瑜君玉云云君玉史所不載路綸見其父路振傳云此刻之前一年其字君玉史所不載路綸見其父路振傳云錄其子綸奉禮郎蓋以門蔭初除之職而累遷擢倶頗弗

倘見此題名知其曾作保洲及記洲末有路綸句云禮部員外郎知河南府楼氏縣事上輕卓都尉賜緋魚袋則在此前十一年朱适名見馮京傳張唐英字次功羅郡郡津人史稱其弟商英傳但言權永州御史而不及其為毅城令通志載其政績云縣馬歲旺藍貧種與民遷其陳便配取息錢曹指為富縣唐英至宣其畫摭千株栝作栝字其中閩者多表孟撝橘自好者錄以風世

孫頠等題名

存正書在張遵題名下

太守孫頠景脩同湘南運使苗時中子居運判唐義問君益遊此熙寧丙辰仲春十六日

按孫頠字景脩長沙人成棠之子長子淡平開進士官至太常少卿自號猫翁英宗時知桂陽監嘗為猫翁銘刻於虞頭山詩苗時中宿州人史有傳載劉摯忠肅集有和其闢鹿頭山詩苗時中宿州公事坐與蘇軾交通謫金大理寺丞監湖南可據以補史之缺湖南通志職其為廣西運副而不及湘南可據以補唐義問江陵人史稱其父唐官至正事薨贈開府儀同三司皆見宋詩紀事鍾弱翁名傳樂平人以集賢修撰知熙州以所奏乖異褫職崇圖中復起知河中府見史傳

存正書刻弟二面弟六截

黃堯允等題名

黃堯允元之提刑湖南石璘子文奉使襄廣胡宗回純夫別於峴山之亭元豐庚申仲冬癸巳

宗回謹令男義脩題

按胡宗回字醇夫常州晉陵人史附其從父宿傳紹聖初知隨州靳州此刻尚在前也湖南通志職官不載黃堯允當據補於神宗朝

賀君儀等飲餞題名

存正書刻弟四面弟六截之右半

畢長進代歸賀君儀趙德麟李汝益馬汝楫童君序魏道輔

周其叔同餞紹聖丁丑二月三日

岑巖起等飲餞題名

存正書左行刻弟五面弟六截後兩行刻弟四面弟六截之左

郡太守岑巖起飲餞前熙帥鍾弱翁于此吳周臣趙德麟魏道輔李方叔俱至元符元年六月十日

石題名在襄陽謝樸園手摹寄予文云郡太守岑巖起飲餞前熙帥鍾弱翁于此吳周臣趙德麟魏道輔李方叔俱至元符元年六月案直齋書錄解題德隅堂畫品一卷吉馮方叔撰趙令時德麟官襄陽行篋中諸畫方叔皆為品評之元符元年也此題麟方叔俱至正方叔在德麟幕時矣樸園客新野為峴山之遊遍拓諸石記自為校錄雅興不減方叔予故略蓄其蹤迹使後有考也

按金石錄跋尾趙德麟侯鯖錄載其事略云德麟名令時以尚主為開府儀同三司其書多見於世

存正書刻弟六面弟六截

吳周卿趙德麟趙君度謝公定魏道輔魏承老同來庚辰二月六日

按趙德麟侯鯖錄載其事略云德麟名令時以尚主為開府儀同三司其書多見於世此轉庚辰當是元符三年

范準夫等題名

存正書雜行筆左行刻弟三面弟六截

范準夫沿檄覆檢襄陽邂逅李子昂蔡昌期同宿鹿門別院次早再登

崇圖壬午仲春初三日

王厚之等題名

存正書刻弟六面弟五截峴山詩後

圖熙乙巳臨川王厚之順伯被命措置郵傳至襄陽孟冬二日還轅

胸山高仲一永嘉到義山中山閣口英餞別于峴首天宇清
肅北望中原慨然久之
羊公祠有石幢一枚凡八面高六尺每面闊九寸有蓋有
座一面直書下第一行刻使帖襄陽縣第二行準慶厪七
年十一月六日中書劄子襄州奏當州城南五里有峴山
一所上有古祠案石刻作跡碑又案石刻作及有晉太傅已下俱歷
滅僅存聖旨字末行上存帖到速采石大字書刻上件其
六面界作六層上作五層刻詩下一層題名又一面大書
題名　宋人餞飲題名甚多題名者張唐英趙德麟魏道
輔岑嚴起李方叔凡七則大者方員徑寸小者殺其半字
畫端勁非俗書也池北偶談
峴山石幢題名自皇祐癸巳至熙寧乙巳凡九則相去一

百三十三年蓋先後上石者古人立碑不必盡刊於此可
見金石存攷有題名九段今僅據嘉慶通志補之其有可考證者分載於
各段之後池北偶談又卒編只載其二餘未之見
爲七則殆未細審之耳
荆門軍景德玉泉禪院唐賢留題詩序碑
未見據金石存攷增入
宣德郎大理寺評事監郢州酒稅張田撰
朝請郎守大理寺丞發書判官廳公事張仲回篆額
朝請郎太常博士知軍事管內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謝顗立石
田少與中州士人遺名者第天下佳山水處或道荆門之玉
泉昇之棲霞齊之靈巖台之國清諸寺以爲四絶景德中天
子知其地勝異率詔召擇名僧居之又以年紀表其額故結
方外之遊者迹或不至不足爲好事慶歷七年冬田自武當

再謫郢且走荆州圖母兄荆距玉泉才再宿心竊幸之意平
昔之慕今遂適焉明年春始造山山之雄迤嵽起上蒲氣象
長松萬株夾道十里如六師介胄申令既定奮然將作高蓋
孤撐虎鳳軒翥寺掛巖腹翠微窈來危樓橫橋下走清鎖流
逕西北玉泉之源纍纍明珠直出數竇風舞日皎鑒人毛髮
時無友人獨攜二三子面山中攀幽覽勝下上晦顯或嘯天
外卻醉水邊回顧身世使人羞恥之郢之明日道出軍下軍
守曲臺謝公好古博雅君子也喜田之遊且曰玉泉予之境
土恨守符未能往前使寺僧錄唐賢留題白曲江而下止近
代浮圖齊已才得八篇僧云異日詩殊多第往有大水漂去
予惜其遂散亡欲鑱石以記其事子爲我序焉敢拜命因道
山之崖略八年七月七日謹序

祠紫蓋山途經玉泉寺　張九齡
指途躋楚望策馬窮荆岑稍稍松篁大泠泠澗谷深觀奇遂
幽映慮險忘嶇嶔上界投佛影中天揚梵音焚香憩枉昔禮
足瞢來今靈異若有對聖儻其可尋高僧聞逝者遠俗是初
心薜駿經行處猿啼宴坐林歸眞已寂滅留迹豈堙沈法施
自茲廣何云千萬金
又冬中至玉泉寺屬窮冬氷閉崖谷無色及仲春行縣復往
焉故有此作
靈境信幽絶芳時重暄妍再來及茲勝一遇非無緣萬木柔
可結千花敷欲然松間鳴好鳥竹下流清泉石壁開精舍金
光照法筵眞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復此灰心者仍追巢頂
禪簡書雖有畏身世亦俱捐

陪張丞相祀紫蓋山途經玉泉寺　孟浩然
望秩宣王命齋心待漏行青襟列胄子從事有參卿五馬尋歸路雙林指化城聞鐘度門近照澹玉泉清皐蓋依松憩錫徒擁錫迎天宮上兜率沙界皆迷明欲就終焉志先聞智者名人隨逝水沒山欲覆船傾想像若在眼周流宛復情謝公還欲臥誰復濟蒼生

留題玉泉寺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路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按此首誤收

留題玉泉寺　白居易
雲樹玉泉寺肩輿半日程更無人作伴惟共酒同行新葉千萬影殘鶯三兩聲閒游意未足春盡有餘情按此首誤收

題玉泉寺　周朴
寺還名玉泉澄水亦遭賢物尚猶如此人爭合偶然溪流斷外山峻鳥飛前初日長廊下高僧正坐禪

題玉泉大師智者影堂　僧濟已
大化終華頂靈蹤示玉泉由來負高尚獨向好山川洞窒藏清性杉松列曙煙千秋空樹影猶似覆長禪

又己丑歲十一月二十六日因禮大師眞跡獲覽張丞相孟襄陽二公聯唱題版遂有降歎而作是詩
雙韻高懸張曲江聯吟兼是孟襄陽後人才地誰稱短前輩風流不可忘拾靈蹤消得正思量時移兩版經天盡負長勝境飽于閑采拾靈蹤消得正思量時移兩版

成塵迹猶掛吾師舊影堂

馬案右碑宋慶曆間荆門軍守曲臺謝顗使寺僧悟空錄

唐張九齡孟浩然周朴常建白居易僧濟已六人詩八篇大理評事張田爲之序鐫諸石初立荆門惠泉側後爲好事者移去元至大間寺僧鑄請於郡侯昇回玉泉本寺於碑題下刻皇慶改元大歲壬子結制日當代住持佛光普照永福大師廣鑄重立二十七字碑先列張田序題宣德郎大理評事監郢州酒稅張田撰文下接書八年七月七日謹序無年月文內有歲麻七年冬田自武當再謫郢又明年春始造山之語知爲慶麻八年也後列張曲江等詩八首界爲二層後再題朝請郎守大理寺丞簽書判官廳公事張仲冏篆額爲一行額已失又題朝奉郎太常博士知軍事管內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謝顗立石爲一行以上俱正書完好又臨邊上方有皇明萬麻四年元日御史中丞西蜀張佳胤新安任參軍夢榛同觀行書三小行字今在當陽縣玉泉山顯聖寺前橋南路側下卽玉泉泉發源於羅漢山青溪嶺之西數竇中出又曰眞珠泉晉郭璞遊仙詩序稱玉泉潛行九萬八千里通天竺注震旦蓋指此唐李白答族姪僧中孚詩云嘗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是也蜿蜒屈曲溉田萬傾東南三十里徑縣城南五里與沮水會注於江玉泉與清溪異源同流水經注載清溪而不及玉泉漏也又案常建詩云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路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迹但餘鐘磬音乃題破山寺後禪院之作白居易詩云雲樹出泉寺肩輿半日程更無人作伴惟共酒同行新葉千萬影殘鶯三兩聲閒遊意未足春盡有餘情本集題

作獨遊玉泉寺自註三月三十日此詩之前間吟二首末
間道山櫺發明朝向玉泉則玉泉寺指洛中之玉泉均與
此無涉謝顯誤錄之也　又案碑陰凡三截刊臨沮散人
衛應辰移立唐賢詩碣記及賡鑄唐賢詩碣跋其二則衛
不書年月鑄有至大四年辛亥歲良月既望當代住持佛
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鐘山賡鑄題等字中截剝落無字
跡上截鐫太常卿劉一儒唐賢詩碣跋語題萬厤乙亥夏
五月念一日十字又刊荆西道王埜唐賢詩碣跋一則亦
萬厤乙亥年也　湖北金石詩注

碑柱當陽玉泉寺中乃皇慶元年本寺住持賡鑄重立者
碑載唐張說以下詩八篇然常建白居易二首尚屬假借
也其宋刻云萬厤元年御史中丞西蜀張佳胤新安任參

軍夔榛同觀　金石存　佚考

連處士墓表

佚據六一居士集錄入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
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
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
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
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
而信者與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
應山令後爲磁鄧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
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
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多故貲悉散以周鄉里而教其二子

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次其墓
以告於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連處士墓表歐陽修撰慶厤八年在應山縣今已佚　金石存　佚考

江瀆南廟碑

佚

江瀆南廟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壓成此
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十二月禁行知歸州
尚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
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而後通然灘
害至今未能悉去　入蜀記

蠻人田承恩等誓柱文

皇祐五年歲次癸巳立略曰皇明如日所照不偏睿愛若天無遠不覆洞蠻人輸忠事國刻石設盟謹當固草莽之命以奉本朝無復肆犬羊之任以觸憲網所有歸順蠻供納結牢盟誓款狀鐫之用傳不朽他誓文皆不經惟此可讀故錄與地碑記目

鄭工部文寶詩
佚據塵史錄入

花時懶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

工部杜京山有寒食日經秀上人詩云花時懶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篆書刻石有跋多寶寺中塵史

鄭工部文寶詩刻
佚據塵史錄入

得罪先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陽關頭一望時　皇祐□□京山尉王□□重書刻石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後謫監郢州京山縣稅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絕句久而湮沒莫有知者先君皇祐間尉是邑重書於碑後亦亡郢刊工部詩集亦無之因得罪前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陽關頭一望時塵史

房州修城記
佚

至南門得石表曰修城記乃皇祐中草竊王倫者嗤聚均房間陳公弼守房陵時所作張舜民房州修城碑舍記

悵忠堂記
佚

至和中蔣概作悵忠堂記謂戰國距今作者如宋玉則止於辨王褒止于懷劉向止于歎實誼止于弔皮日休止于諷梁竦則止于悼騷而已揚雄大儒猶曰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不知先生之心三仁之心也蔣概有三游洞記與周茂叔俱游則處友必端矣與地碑記目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佚據六一居士集錄入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幷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祖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

戶部員外郎唐君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爲右羽林軍將軍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海場海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弟于其家信義于其朋友廉讓于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泰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爲秘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

淸道率府率其爲尙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遷
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尙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陞推
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
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
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
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淸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
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昇早亡次
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
麻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
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乃表于其墓曰嗚呼余於
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厲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只見士之
爲善者雖壇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

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
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尙有
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
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右班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歐陽修撰嘉祐四年

在江陵今已佚　金石存佚考

玉泉寺鐵塔題識

存十三級高七丈題識正書陽文在當陽

荆門軍當陽縣玉陽鄉山口村八渠堡佛弟子郝言同婭韓氏爲閻家眷屬等持發至誠捨鐵十万六千六百斤詣景德玉泉禪院鑄口口十三級伸意者上答當今皇帝聖祚無窮輔弼臣僚公忠盡節軍縣牧宰祿位遷榮歲

序豐登
口口追薦亡過曾祖母史氏祖郝謙祖母楊氏亡考郝遷亡
妣楊氏亡叔郝福叔母劉氏亡兄郝丞亡兄郝口郝寶亡新
姊李氏亡妻韓氏二娘亡姊郝氏二娘亡妹郝氏二娘亡姪
娘亡姪女師姑女亡姪師買亡女師姑亡男橋仁亡女人口
口生界者　具施主郝言見在眷屬名如右姑郝氏幺娘姊
郝氏大娘妹郝氏三娘婭韓氏大娘妻唐氏二娘女弟子李
氏三娘舅希顏希孟希仲希口希仁女郝氏大娘小大娘三
娘六娘七娘八娘姪男希逸希魯姪新婦何氏十二娘姪女
郝女二娘姪孫僧時皇宋嘉祐六年辛丑歲八月十五日弟
子郝言造

馬案右塔題時皇宋嘉祐六年辛丑歲八月十五日弟子
郝言題一行十字塔十三級高七丈重十萬六千六百觔
荆門軍當陽縣玉陽鄉山口村八渠堡郝言施鐵鑄造題
字在第二層凡四面一面列長陽當陽峽州彝陵等縣令
及參軍巡檢等官姓名一面列當陽縣眾姓人氏一面刻
僧眾等法名一面專敘郝氏祖先及言現存親屬名氏末
行卽前題款也湖北金石詩注按新拓本此一面專敘郝氏祖先及言現存親屬名氏今脫如右

上泉寺口叔平等題名

存正書在荆門

嘉祐壬寅口載正月辛亥長林口春興叔平持口口計口
寶口口着口口隱父尋春到口口口口口含醉嘗泉石口
口口口樂無已折山梅金矢口口口口曛西歸是日口口口

□□□爲下
缺
馬案石在荆門州北二十里上泉寺題嘉祐壬寅□載□
□長林□□□叔平正□計□□□□□隱父尋春到□
□含醉嘗泉石□□□無已折山梅□□□曛西歸是□
□□□□共八行行存三十字字徑二寸許楷書字體離奇
如今所存宋板書字筆法湖北金石詩注按新揚多數
截字釋如右蓋馬通守所見止半
也
上泉寺蘭坡季沂等題名
存分
書
淳熙戊申中元後二日蘭坡到此偕虞季沂何公直
馬案右題淳熙戊申中元後二日蘭坡到此偕□季沂何
公直二十字八分書四行行五字字徑二寸在荆門州上

泉寺山壁戈法巉巖知非俗手特蘭坡不知何許人而同
遊二人又一失其姓爲可惜也湖北金石詩注按季沂姓似是虞字
上泉寺楊輔題名
存行
書
余守江陵之四年徙襄陽幕屬廬陵胡槩仲方追送至此時
火游泉上比曉再至益不忍去泉深無底環以蒼崖古木陰
森薄人覩棠泉猶人境也迺託仲方書之巖壁嘉泰改元夏
四月辛丑遂溫楊輔嗣勳□
馬案右題云余守江陵之四年從襄陽幕屬廬陵胡槩仲
方追送至此篝燈遊泉上比曉再至益不忍去泉深無底
環以蒼崖古木陰森薄人覩棠泉猶人境也迺託仲方書
之巖壁嘉泰改元夏四月辛丑遂溫楊輔嗣勳□七十九

字共十行行八字字徑三寸正書在荆門城北二十里上
泉寺後山足石壁按宋史傳楊輔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
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幷
大府少卿尋召守祕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江
陵府移襄陽於慶元二年赴江陵至嘉泰元年徙襄陽今
云余守江陵之四年徙襄陽嘉泰元年書之巖壁官職年
月皆與史合湖北金石詩注按從火誤燈皆據搨本更正
上泉寺劉光祖題名
存行
書
上泉山下石叢叢小似飛來天竺峯草木自腴嚴自秀幽
不冥入塵中碧玉潭深黃玉花蓮經聽徹便爲家憑君爲我
頻霄雨長使村村足稻麻
家來遊嘉定五年二月九日
馬案右荆門上泉寺石壁鐫詩二首詩云上泉山下石叢
叢小似飛來天竺峯草木自腴巖自秀幽姿不冥入塵中
碧玉潭深黃玉花蓮經聽徹便爲家憑君爲我頻霄雨長
使村村足稻麻後題簡池劉光祖自襄陽帥爲京湖制置使過荆門上泉之勝攜

簡池劉光祖自襄陽帥爲京湖制置使過荆門城北二十里上
泉寺後山足石壁按宋史傳楊輔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
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幷
大府少卿尋召守祕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江
陵府移襄陽於慶元二年赴江陵至嘉泰元年徙襄陽今
云余守江陵之四年徙襄陽嘉泰元年書之巖壁官職年
月皆與史合湖北金石詩注按從火誤燈皆據搨本更正
上泉寺劉光祖題名
存行
書
上泉山下石叢叢小似飛來天竺峯草木自腴巖自秀幽
不冥入塵中碧玉潭深黃玉花蓮經聽徹便爲家憑君爲我
頻霄雨長使村村足稻麻
家來遊嘉定五年二月九日
馬案右荆門上泉寺石壁鐫詩二首詩云上泉山下石叢
叢小似飛來天竺峯草木自腴巖自秀幽姿不冥入塵中
碧玉潭深黃玉花蓮經聽徹便爲家憑君爲我頻霄雨長
使村村足稻麻後題簡池劉光祖自襄陽帥爲京湖制置使過荆門上泉之勝攜
湖制置使過荆門上泉之勝攜家來遊嘉定五年二月九
日三十四字行書按宋史傳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
登進士第淳熙五年除太學正寧宗時除右文殿修撰知
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著有後
溪集十卷詩無宋人習氣字亦筆力遒勁湖北金石詩注

金石志九

宋

治平塼

存分書

治平元年八月四日造

治平元年八月四日造按治平英宗紀元

黃州重建門記碑

佚據黃州志錄入

治平二年予佩荆州印浮舟跨長江而南道出於黃往見刺史陳侯入其南門楊扶下車翛然其將顚引轡疾驅而後過之予意陳侯甚才而敏於爲政是將葺之矣而不以告也明年春果有書來新作州門幸遺我數十百字以識之矣子之料之必郤蓋陳侯之爲治有所緩急而後先之必有獲於黃人環境之內皆若家視而人仆而募工斂稍緝治之由是壞者徹完者立賓有館燕有亭槩得新廩馬得新廐遂作州門盡易其腐朽而一掃之其隅言言其楹棨棨赫然甚壯黃人改觀焉然而作者之意其特以郤邑之尊雄而嚴大之郛而以關鑰啟閉之爲嚴固郛是亦有意於爲刺史者郛蓋夫刺史之治其美惡必由此而出焉坐乎黃堂之上操方丈之紙挾筆而裁之作爲符約以令乎民民莫不環趨繞而奔走之其出也甚美與甚惡在乎人而何所累乎斯人悁然相告而憂焉其甚美與甚惡則黃人欣然相告而喜焉其出也甚惡則黃人悁然相告而憂焉其甚美與甚惡在乎人而何所累乎斯以其寓而出之也必有表焉者耳故曰兩觀災魯侯有不識焉者猶有歎然者郤予知陳侯者也常恨其所處不

得窮其材如得其大且眾者而治之則固若強弩之發振饑未絕而其所當者忽以破壞矣然後以得爲意今去於尚書郎而於窮淮之南治一奕基地其蹂躪民事顧不易爲力哉況若門者郤謦欬之餘可以立辦矣春秋之說動於眾者必書新作南門者譏不時也則陳侯之作于九月雷降之後而訖於十一月大雪之初斯其于時得矣可美不可譏于是爲文以遺之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右司諫知荆南軍府事

安陸鄭獬記

黃州新建門記治平三年鄭獬撰今已佚金石存佚考

木渠記碑

佚據郟溪集錄入

木渠襄河舊記所謂木里溝者也出于中廬之西山擁鳥水走東南四十五里徑宜城之東北面大堤河後漢王莽時災郡復鑿水與之合于是溉田六千頃遂無饑歲至曹魏時災王梅敷兄弟於其地聚民萬餘家據而食之謂之祖中故當時號祖中爲天下膏腴吳將朱然嘗南提兵爭其地不得其後渠益廢老農輟耒而不得耕治平二年淝川朱君爲宜城令治邑之明年按渠之故道欲再鑿之曰此令事也安得不力即募民治之凡渠所瀕及之家皆授功授插杵呼躍而從之惟恐不及公家無東薪斗米之費不三月而數百歲已壞之迹俄而復完矣其功蓋起于靈隄之北築巨堰鄣渠而東行蠻陽二水循循而并來南貫于長渠東敞清泥澗時渠之兩涘通舊陂四十九渺然相屬如聯艦高檣下泄其所滌田與王寵時數相若也餘澤之所及浸淫中廬南漳二邑之運

異時之耕者窮力而耨之不得稿苗則得稗穗今見其苕然
凝然皆秀而并實也刈熟之日囷廩莫容則委而爲露積雖
然此猶未足以見惠也至於歲大旱赤地焚裂而如頖則木
渠之田猶豐年也于是民始知朱君之惠爲深也穫而食之
曰此吾朱令之食我也以其餘發之於他邑亦曰此吾朱令
之食汝也然而朱君之爲是纔踰歲而去經始之作其美利
未盡發如其來者善繼之則地可無遺而襄河之間厭食香
稻矣則將委籍而有不及歛者矣則將腐朽而燔燒之矣夫
如是木渠之利尙可較耶子既爲之作記且將鑱之于石則
又欲條其事附于圖志王寵之下庶乎其後世復有修木渠
之利者於此又可考也朱君名紘字某嘉祐中登進士第
治平中朱紘爲宜城令修木渠鄭獬作記今已佚

南樓磨崖柳應辰押

佚

南樓大石上一刻兩字上曰柳徑二尺四寸筆勢清勁下
若翻書人字惟存人脚不可復辨或以爲符或以爲花押
邦人至標飭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學側慶帝廟內
亦有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容齋四筆）
于頃因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宇下一字不
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
既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國朝寶元
元年呂溱楊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
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尙書
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時爲永州通判仍有詩云浯溪
石枉大江邊心記閒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
百甲寅年有閒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惟取名所
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爲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
文記間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博如許已怪矣好事
者從而爲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眞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恨
前疑之非（容齋五筆）

尹公亭記

佚據元豐類藁錄入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
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
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

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
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麻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河南尹公洙以不爲柱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
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
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
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
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
北阜竹陌之間結茆爲亭以茂而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
忍毀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
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
故基增廓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
環隨之山皆枉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此於是隨人皆喜

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
益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
是又俟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興之其樂
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
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
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
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尹公亭記熙寧元年曾鞏撰在隨州今已佚（金石布　佚考）

鄂州雜詩碑

（未見拓本金石存佚考錄入）

江夏黃鶴樓雜詩　熙寧二年六月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謝朓

炎靈遒劍聖當塗駭龍戰聖朝（文選作期）飲中壞霸功興寓縣（文選作）
起登吳山鳳翔淩楚甸衿帶窮嶮險帷帶盡謀選北拒溺驟
鑣西戡（文選作龕）收組練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眄（文選作盼）裴矩裁
禋郊卜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文物共葳蕤
名且蔥蒨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參差代（文選作世）紀忽寂寞
市朝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故林衰木平荒地秋草編
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瞻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清塵阻陰
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餘翫于役儻有期鄂
渚同游衍

漢口宴別（本作漢江宴別）　宋之問

漢廣不分天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本作映曉日）江鶴弄晴
煙積水移（本作浮）冠蓋遊風送管絃嬉遊不可極留恨此長（本作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
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戍（本作樹）芳草淒淒鸚鵡洲日暮
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送夏侯子之江夏　賈至

扣楫洞庭上清風千里來留歡一尊（本作樽）酒欲別復徘徊相
見楚山下漁舟憶釣臺羨君還舊里歸念獨悠哉

送康太守　王維

城下滄江水高高（本作江邊）黃鶴樓朱欄將粉堞江水映悠悠鏡
吹發夏口使君居上頭（十字石本漫滅依集本補之）郭門隱桓岸候吏趨
蘆洲何異臨川郡還勞康樂侯

送人歸江夏（本作送友南歸）

萬里春應盡三江雁亦稀連天漢水闊孤客鄂城歸鄂國稍
苗秀楚人菰米肥懸知倚門望遙識老萊衣

黃鶴（本作鵠）樓歌送獨孤助　顧況

故人西去黃鶴（本作鵠）樓西江之水天上（本作上天）流黃鶴（本作鵠）
杳江悠悠黃鶴（本作鵠）徘徊故人別離壺酒盡清絲（本作絕絲）
嶼沒餘煙白沙連夜曉（本作曉）月

右第一層錄詩七首

與史郎中飲（本作欽）聽黃鶴樓（本有上字）吹笛　李白

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
五月落梅花

鸚鵡洲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遠本作去
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
此時徒極望本作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仙郎久
爲別客舍問何如澗轍思流水浮雲失舊居多感華省貴不
以逐臣疎復如竹林下而本作明陪芳宴初希君生羽翼一化
北溟魚

贈漢陽輔錄事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
罷官任何處洑口雙魚白錦鱗今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
無多少祇是相思秋復春

江夏贈韋南陵冰

胡騎馬驚沙塵起胡雛馬飲天津水君爲張掖近酒泉我寓
三巴九千里天地再造本作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
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圖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
墮煙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中一本作長句昨日綺衣
傾綠尊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諸侯
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王本作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
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愁來飲酒二
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
頭陀雲外多俗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風流盛
呼取江南兒女歌棹謳我且爲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
卻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漢陽江上柳望客引東枝樹樹花如雪紛紛亂若絲春風傳
我意草本度本作別前知一作發前墀寄謝弦歌宰西來定未遲

右第二層錄詩六首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誰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
可聞故人難可見君草陳琳檄我書魯連箭報國有壯心龍
顏不回瞻本作眷西飛精衛鳥東海何由塡鼓角徒悲鳴樓船
習征戰抽劍步霜月夜行空庭徧長呼結浮雲埋沒顧榮扇
他日覩軍容投壺接高宴

送儲邕之武昌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卻難
爲別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諾謂楚人重詩
傳謝朓清滄浪吾有意本作曲寄入櫂歌聲

江上本作夏送友人

雪點翠雲裘送君黃鶴樓黃鶴振玉羽西飛帝王州鳳無琅
玕實何以贈遠遊徘徊相顧影淚下漢江流

送孟浩然之廣陵送上本有黃鶴樓三字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
長江天際流

江夏題修靜寺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生幽人書帶留
青草琴堂曠素塵平生種桃李寂寞不成春

送王九遊本作之江左

昔登江上黃鶴樓遙愛江邊（本作鸚鵡洲洲勢透迤繞碧流）
鴛鴦鸂鶒滿沙（本作灘）頭沙（本作頭）日落沙磧長金沙爛爛（本作熠熠）動颻光舟中（本作人）牽錦纜浣女結羅裳月明全見蘆花白
風起遙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

送元公歸鄂潛（本作之鄂）

桃花春水漲之子思（本作忍）乘流峴首臨（本作瞰）蛟渚江邊（本作中）
問鶴樓贈君青竹杖遙爾白蘋洲應是神仙輩（本作子）相邀（本作期）
汗漫遊

江夏送客（本作江上別流人）孟浩然
以我越鄉人（本作客）逢知（本作君）謫官（本作居）者分飛黃鶴樓流落
蒼梧野驛使乘雲去征帆沿溜下不知從此後（本作分）別（本作還）
訣何時把

泝江過（本作至）武昌
家本洞庭（本作湖）上歲時歸思催客心徒欲速江路共（本作苦）潺
迴殘凍因風解新芳（本作正）度臘開行看武昌柳髮鬆映樓臺

右第三層錄詩九首

送田（本下有三字）端公還鄂渚（本作州）使府二字（本無）武元衡
孤雲迢遞戀滄洲勸酒梨花對白頭南陌送歸車騎合東城
怨別管絃愁青油幕裏人皆（本作如）玉黃鶴樓中月並鉤君去

庾公應借問馳心千里大江流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韓愈
溢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故人辭
禮闕旌節鎮江圻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別來已三歲望
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我齒落日（本作且）盡君須

白幾何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本作贊）
故友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否我昔實愚憃不能降色辭子
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公其務貰過我亦請改事桑榆儻可

收願寄相思字

夏口（本作漢江）杜牧
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
長送釣船歸

送張判官（本有歸兼二字）謁鄂州大夫
處士聞名早遊秦隴吮回腹中書萬卷身外酒千盃江雨春
沈闇閻休容夢催今君拜旌戟稟稟近霜臺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君爲珠履三千客我早青衿七十徒禮數全優知隗始討論

嘗（本作常）見念回愚黃鶴樓前春水闊一盃還憶故人無

寄牛相公
漢水橫衝蜀浪分危樓點的拂孤雲六年仁政謳歌去柳繞
春堤處處聞

赴黃鶴樓廬侍御宴（本作廬侍御與崔評事爲子於黃鶴樓置宴宴罷同望）白居易
江邊黃鶴古時樓勞置華筵待我遊楚思森森雲水合商聲
清脆管絃秋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總是平生

未行處醒來堪賞醉堪愁

上江夏王人（本作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
連山斷處大江流紅旆透迤鎮上游幕下翔翔秦御史軍前
奔走漢諸侯會陪劍履升簷嘏欲謁旌幢人鶴樓假著緋袍
君莫笑愚深始得到思州

右第四層錄詩八首

黃鶴樓　賈島集無

高檻危簷勢若飛孤雲野水共依依青山萬古長如舊黃鶴
何年去不歸岸映西州城半出煙生南浦樹將微定知羽客
無因見空使含情對落暉

漢陽太白樓　李羣玉

江上層樓顯氣本作翠藹間滿簾春景水本作見羣山本作滿窗山青楓
綠水本作草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

送謝山人歸江夏　陳陶

黃鶴春風二千里山人相本作住期碧江水攜琴一醉楊柳堤
日暮龍沙白雲起

武昌老人說笛歌　劉禹錫

武昌老人七十餘手把庾令相問書自言少小學吹笛早事
曹王曾賞激往年征本無此字鎮成本作到字蘄州楚山蕭蕭笛竹秋
當時買林本作恣搜索與卻身上烏豹裘古苔蒼蒼封老節
石上孤生飽風雪商聲五音隨指發水中龍應行雲絕曾將
黃鶴樓上吹一聲古斷本作盡秋江月如今老去語尤遲音韻
高低耳不知氣力已微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曉泊漢陽渡　王貞白

落月臨古渡武昌城未開殘燈明市井曉色辨樓臺雲向本作自
蒼梧去水從嶓冢來芳洲號鸚鵡用記禰生才

黃鶴樓本作驛　羅隱

野雲芳草遠離邊本作離難倘少年秋色未催人
送元公歸鄂渚十三首孟浩然江夏送客又□□□二

然車馬同歸莫同恨古人頭白盡林泉

望故沔城　皮日休集無

江城遺壤枉艤棹望天涯古壁昭丘樹殘紅夢苑花樓雲依
水勢雉堞帶山斜何事堪揮淚鄉程北去賒

望黃鶴山張君本作寄張徵古　沈如筠

寂歷遠山意微杳半空碧綠蘿無春冬本作冬春彩煙罩雲霓本作彩霓雲
朝夕張子海內奇久爲巖中客聖君多當本作夢想安得老松
石

黃鶴樓　盧郢

黃鶴何年去杳冥高樓千載倚江城碧雲朝卷四山景流水
夜傳三峽聲柳暗西州供寫望草芳南浦編離情登臨一向
須回首看卻鄉心萬感生

馬案右碑題江夏黃鶴樓雜詩是行之下題熙寧二年六
月□日額立篆鄂州雜詩四字碑高五尺九寸寬三尺二
寸界五橫刻齊唐人諸體詩行書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
故城一首宋之問漢口宴別一首崔顥黃鶴樓一首賈至
送夏□子之江夏一首王維送康太守又送人歸江夏二
首顧況黃鶴歌送獨孤助一首李白與史郎中欽聽黃鶴
樓吹笛又鸚鵡洲又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又□漢
陽輔錄事又江夏贈韋南陵冰又望漢陽柳色寄王宰又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又送儲邕之武昌又江上送友人又
送孟浩然之廣陵又題江夏修靜寺又送王九遊江左又
送元公歸鄂渚十三首孟浩然江夏送客又□□□□二
首武元衡送田端□還鄂渚使府一首韓愈除官赴闕至

江州寄鄂岳李大夫一首王模送侍御赴夏口一首杜牧寄牛相公一首白居易赴黃鶴樓崔侍御宴又上江夏主人二首賈島黃鶴樓一首李羣玉黃鶴樓一首劉禹錫武昌老人說笛一首王貞白口泊漢陽渡一首沈如筠口黃鶴山張君一首盧口黃鶴樓一首其姓氏莫辨者夏口及送張判官謁鄂州大夫二首又在沈如筠之前一首姓氏與詩皆失共十九人共詩三十七首字跡蘚蝕者半并不著書人姓名爲可惜今在江夏縣黃鶴樓湖北金石詩注鄂州雜詩碑分五層共錄詩三十九首今在黃鶴樓後斗姥閣西壁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端麗不減前哲所錄二十一人之詩合三十九首予以乾隆甲寅覓得之搨得一紙嘉慶戊寅兒子守仕偕工人往搨則字多漫滅矣爰以舊搨及所傳集本參考異同逐層附注于後裝池成册又輯而錄之入于此編金石存攷

梅山二大字

存正書在興國州

梅山

梅山摩崖二大字范純仁正書熙豐二年在興國州北六十里沙村金石存攷

沙村里許大石方廣垂覆如厂內有石壁立長丈餘風雨不侵蝕漆書梅山字徑尺有咫左字五已卯孟冬朔右字四范純仁題亦度可三寸許大者則忠宣公筆也張簡湾集

峴山亭記

佚據六一居士集錄入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與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與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

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峴山亭記熙寧三年歐陽修撰輿地碑記目

峴山亭熙寧初史中輝因舊址事重建歐陽修有記明統志

峴山亭熙寧三年十月杜襄陽金石存攷

合掌石蔣著題名未見

合掌石蔣著題名杜龜峰山合掌石上熙寧五年春三月

邑大夫張仁甫嘗約游龜峰不果冬十月同寮師長老靈跡話別于合掌石前江西進士蔣著題麻城縣志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

宜城縣長渠記

依據元豐類藁錄入

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鄖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永初元年築宜城縣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堕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爲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

爲蓋將任其心蓋皆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故二人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予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之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

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曾鞏記

宜城縣長渠記曾鞏撰熙寧六年八月金石存攷

山爲鄢水之源今荆山在南漳縣界中而康狼之名無聞馬府志以南漳之司空山當之然未有以證也宇書言康狼即康良訛字而司空乃山本名無可疑矣

龍翔山題字
未見

龍翔山在縣北一里上有窪尊石刻熙[豈]癸丑上巳等字
一統志

歸州玉虛洞謝師厚岑巖起題名
未見

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過溪又里許爲玉虛
洞有熙[豈]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叟所作記敘
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
人蜀記

天寶五年有人遇白鹿於此薄而窺之乃有洞可容千人
周圍石壁隱出異紋成龍虎之形花木之狀日居左而四
月居右而缺如琢如畫顏色鮮麗中有石座者三瑩然明

白有石乳下滴結成佛像列於前後溫潤如玉因謂之玉
虛洞三伏之際寒若九秋郡守奏其狀乃於洞側置觀度
道士七人御賜題額
晏公類要

陳堯叟玉虛洞記
未見

詳上

歐陽修聞喜亭詩
存行書在襄陽

和韓學士襄陽聞喜亭詩

巖辟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攀晴川萬古流不盡白鳥
雙飛意自閑可歎沈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江山少年我亦
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廬陵歐陽修

聞喜亭詩歐陽修撰在聞喜縣地碑
康熙間城東北寺僧掘地得石刻歐陽修和韓學士聞喜
亭詩知府沈五臬重建亭於東北隅遊人多次其韻以勒
諸石今亭復圮而石刻諸詩並存呂祖閣
金石存佚考
嘉慶通志據
誤攀數誤笑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佚據臨川集錄入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紓之夫人追封汝
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簡之子也光
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畋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
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
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豈]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

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鎬爲祕書丞知潭州攸
縣獬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祉
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撫孝內諧外附上
下裕如鄭公大姓當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資
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貲以助賓祭補紼澣濯館饔
朝夕人有不任其勞告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
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
其顯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熙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
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

詩兮

鄭公夫人李氏墓志銘王安石撰熙[豈]八年
金石存佚考

安州白兆山寺經藏記
佚據范忠宣集錄入

予自少喜爲山水之遊凡所至有名山勝概雖遐險必造焉治平二年自侍御史責降安陸安之西有金峰山山有古白兆僧寺時道人垂素爲之長老而衆皆俪其名德寺有本朝列聖御書歲時郡遣從事檢校予到官纔數月遂自求以往至則愛其林泉幽茂岳谷深邃周遊登覽而邀素從焉惟法堂土木新詢之則素所營也予益嘉其必葺又至僧堂北隅有老屋若殿而小視其榜則經藏也素指謂予曰此雍熙中所建有龔御史石記在焉然地址陿僻蟲鼠所滋遊禮者或不能至將徙而置之大殿之西爽塏之地而新之予詢其期則曰釋子舉事待信施而集雖志於有成未可必其期也予

移官去後一紀謫守義陽距安爲近地僻少賓友思得素談老莊而聞其老益高介棄其寺而庵居罕與俗接予謾以書招之書未達而素已惠然見訪矣語道之暇因曰昔者欲徙之經藏今已成矣自治平三年冬十月經始至熙寧夏五月告畢計用緡施之財八十萬將刻石以記歲月顧公爲我書之予曰師嘗自謂傳達摩之宗不立語言文字直指心源見性成佛奚取五千之書而復新其藏爲又以一切有爲皆如夢幻已則忘之何用歲月名氏之記而求知於後人哉師曰不然夫衆生靜明直心與佛齊等由情著於物故翳而爲病佛猶良醫知病之本皆稱其淺深緩急爲藥以治之今之經猶對病之藥也物之感情無窮故衆生之病無窮則其所治之藥亦無窮此五千之書所以必有也今之經藏猶藥之肉

也則其棲貯不得不嚴將以應夫病者之求則亦藥之肆也其設置不得不顯此藏之所以必徙而新之也大凡前人有爲必告後人以爲之之意則庶幾其守而不墜矣此記之所以必作也予聞師之言愛其有理故爲之書元豐元年冬十有一月壬記

安州白兆山寺經藏記范純仁撰元豐元年　金石存佚考按白兆山在安陸縣西三里李白有白兆山桃花崖寄李侍御詩又北史于翼爲安州刺史疏雨於白兆山即日感應

通慧禪院移經藏記
佚據西臺集錄入

曩予通守安陸嘗行諸山中問游垂釋素之寺殿堂門廡皆稱而所謂經藏者獨介於堂之北隅側陋非地也後十有一年余謫義陽素聞之自山中來持唐御史穎之文而謁余曰

此經藏頌也夫子嘗憫其藏之非其地今似得其地矣欲識之夫子豈有意乎余曰素而所謂得地者何如曰募錢六十萬工七千自治平丙午距熙寧辛亥凡六歲不倦而後辭乎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仰於教焉余曰素而可謂善士矣元豐二年五月十九日記

按畢仲游西臺集有元豐二年五月代范忠宣撰移經藏記豈忠宣曾以兒屬而爲之稍遲遂自作耶抑未嘗見屬而仲游私爲之耶既兩見集中因幷錄之以俟考焉　金石存佚考

儀眞從事張沂墓志銘
未見據金石存佚考錄入

張姓也沂名而樂道字也新鄭皆城其先之所居鄭之漢陽

後所遷也謝左司外郎贈太常少卿曾大父也嶠考功外郎贈工部尚書大父也倣太常少卿贈兵部尚書父也試將作監主簿用父蔭也兩尉蘄之蘄春嘉之峨嵋主簿於彭之尤隴從事於儀眞君之所歷官也白晝大邑剽掠居民前人所不能禁選壯士行詭道出其不意捕全夥者二十三人朝廷著令獲七人者遷其官君之所獲再倍其數而不得遷者不親乎矢石人皆以此惜之此君之周蘄春也總簿書而滑吏不能以非文其是司符印而奸人不能以僞售其眞嘗有以事私謁於君正色卻之以示其公此君之主簿於九隴也修器械嚴禁令出則有警居則有備寇盜公行而獨不入其境此君之尉峨嵋也謀一政必推其忠決一獄曲盡其理州將煩以數局事無大小一皆剖斷若無所事外召委以軍儲五

萬不越旬決聞如其數官滿用舉者改京秩未遂行偶疾而卒此君之從事於儀眞也始君之在九隴代將及期漕憲惜其去表移峨嵋既又用舉者授儀眞蓋君之少時有志於學纔習事業卽有過人之材學士大夫多器重之嘗語人曰天下之士起於進士者常少而由門閥者比肩於四方世之人多以進士爲可重門閥爲可輕彼豈知材足以任官位足以行道則門閥亦進士已奚輕重之間哉由是起而調官故所至見稱若大漕羅公拯漕使俞公克皆一時名人交薦其才則君雖出於門閥其視進士亦無少愧焉不幸早世不能盡其素志如使得以壽終其所施爲有足言矣雖然君之爲人其性敏捷而行廉精力强記無所不能嘗攻天文地理之學書札奕碁之事而於奕碁爲尤長也噫奕碁小數惡足爲君

道哉里人多以此稱君故予亦不得而略也君之夫人乃參之凌氏而工部侍郎之孫女供備使副之女既笄之五歲適於君其爲人有賢行居常以不得事舅姑爲恨而其夫得以盡心於外事而見知於上官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君之享年甲子二百四十二而夫人則多君之甲子二十四君之卒於元熙[盦]八年六月初三癸巳日而夫人則後君之四年卒於元豐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口]午日君用元豐二年三月十九日丙申葬於沌口先塋之西百步巳而夫人祔嗣方嗣文嗣仁君之三子而二女尚幼在室嗣方狀其實請銘以葬而侯官李先論次其事而爲之銘銘曰迪可以惠兮逆不可從惠迪則吉兮從逆乃凶囘年不益兮跖乃壽終天之報施兮莫得而窮

儀眞從事張沂墓志銘閩人李先撰元豐二年志吉墓在沌口而縣志云土人於參山掘得之沌口去參山尚三十里疑刻銘時擬葬沌口而改卜參山不及追易也（拿石存攷）按志云君之甲子六百四十有二蓋年四十歲夫人多君甲子二十有四而卒後君三年六月蓋生後君一百八十日得年四十有二歲

武昌西山蘇軾等題名

存正書在武昌

江縹蘇軾杜沂沂之子傅侯游元豐三年四月十三日

馬案右磨崖在武昌縣西山石壁案蘇軾年譜云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五月與子由遊武昌西山寒溪寺此與江縹杜沂遊在子由同遊之前一月蘇公詩集有杜沂遊武昌以醉醒花菩薩泉見餉二首杜蓋與蘇公常往來

之人江艇無考湖北金石詩注
東坡集中有書杜君懿藏諸葛筆君懿名叔元沂之父也金石存佚考

沈逵題名
存正書
在西山

沈逵元豐三年十月六日遊湖孫口俶雅子修從

馬案石宋沈逵題名共十八字字徑二寸六分正書孫及韓仲卿鄧聖求之爲政其人不可復見因摩撫砟壁訪元蘇二先生遺跡倘徉求之而還時杜彥眞宋漢臣劉景對陶濬同遊子憲德從

馬案石宋李楷題名在武昌縣江邊烏嶼所云韓仲卿鄧聖求案唐書宰相世系表韓仲卿祕書郎愈之父又李白文集有韓仲卿去思碑內云君名仲卿南陽人也自潞州銅鞮調補武昌令下車三月政敎大行云云又案蘇文忠公集西山詩序云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聖求爲武昌令常遊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云云一爲青蓮所許一爲東坡所重二公之政績想皆卓卓當時者其李楷杜彥眞等六人無考又蘇元二先生蓋指元結與蘇軾也湖北金石詩注

蘇軾李嬰吳亮趙安節王齊愈潘丙元豐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游□十日嬰□來

李嬰漱水令嘗作滿江紅一曲上東坡見叢話吳亮字君采武昌人潘丙字彥明黃州人並見東坡詩文集金石存佚考

張沈徐向等題名
存正書
在武昌

荆漕御史張沈來七字近缺武昌游東臺載酒漾舟江濱散步林石間得陶元亮歐蘇之跡遐想清高命尊游目今古相望同此樂者齊安繹帳徐向知錄胡瑞是邑宰李楷簿馬鎚年尉姚天驥淳熙七年二月十七日書

張沈徐向等題名正書淳熙七年二月十七日在武昌金石存佚考

杜彥眞李楷等題名
存正書
在武昌

□熙庚子暮春既望與令李楷步自西亭覽江山之勝遐想韓仲卿鄧聖求之爲政其人不可復見因摩撫砟壁訪元蘇二先生遺跡倘徉求之而還時杜彥眞宋漢臣劉景對陶濬同遊子憲德從

馬案石宋李楷題名在武昌縣江邊烏嶼所云韓仲卿鄧聖求案唐書宰相世系表韓仲卿祕書郎愈之父又李白文集有韓仲卿去思碑內云君名仲卿南陽人也自潞州銅鞮調補武昌令下車三月政敎大行云云又案蘇文忠公集西山詩序云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聖求爲武昌令常遊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云云一爲青蓮所許一爲東坡所重二公之政績想皆卓卓當時者其李楷杜彥眞等六人無考又蘇元二先生蓋指元結與蘇軾也湖北金石詩注

乳母銘
存正書
在黃岡

乳母任氏墓誌銘
正書
僅列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蜀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追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皐亭享年七十有二

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皐黃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蘇軾乳母銘此刻在黃州近有人於土中得之蓋子瞻親書於石者以故比之他書尤遒古遒勁其用墨過豐則顏平原之遺軌也王弇州續稿

乳母銘蘇軾撰幷書元豐三年十月在黃岡縣金石存攷考

黃州師中庵記

佚據顧濱集錄入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執友也故予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可慕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敢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遊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十有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歿而齊安之人爲之庵

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風流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亭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王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窮山之勝以自適也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

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自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

快哉亭記蘇轍撰元豐五年今已佚金石存佚考

武昌九曲亭記

佚據類編集錄人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溪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仗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息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中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

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日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于是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于是子瞻於是最樂者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翛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

武昌九曲亭記蘇轍撰元豐五年今已佚金石存佚考

郝處俊墓碑

未見

郝處俊安陸人也相唐高宗嘗爲中書侍郎既終葬於州西南三十里慶麻中太守校理孫甫之翰嘗令令狐子先爲文將鐫石立於溳津之側以表之會温成張氏方以修媛寵貴之翰畏讒終不立元豐中滕甫元發守是邦將罷又爲文刋石以遺安陸令俾建諸道左未幾故相清源公蔡確謫知州事暇日有一絶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是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坐是詘上竄嶺表以卒其滕公所刋之石

今尚委於令廨之門塵史

道光二十年諸生易中簡於屋壁掘得白石殘碑一段僅存數字字大徑寸一行其時亦三字一行其民太守四字一行郝處俊以忠五字郝忠字亦不全共十二字石既瑩白書法亦工必是郝公碑中字無疑安陸縣志

前後赤壁賦

存後人重刊正書在黃岡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

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

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

念奴嬌詞及此賦所云乃詞賦家假借之詞耳指斥輿迴
護蓋兩失之（金石存攷）

煙霞井康伯題名
（存正書在麻城）

王戌三月上巳日康伯攜家游此（按王戌爲元豐五年石刻廟右半里許地名煙霞井共五段在麻城縣道觀磯）

黃權思題名
（存正書）

元祐五年正月晦日建浦黃權思正遊四子尚高向局侍行
李志□題名
（存正書）

李志□游此紹聖四年九月十九日書
（金石存攷卷九）

亭川陽□題名
（存正書）

大觀四年十一月亭川陽□載酒邀□來游（按以上四段在井左）

吳季堅題名并詩
（存正書）

吳季堅攜家游此　已亥清明後一日　拂衣歸去來西山
有嘉遯林花紅紫雜酌酒清渭渾□攜歌琳宮抖擻擺塵坌
清明雨新霽山色逾秀潤（按此則在井右側）

蠻人田思忠等受降碑文
（佚）

蠻人田思忠等受降碑文在蘭邊寨南五里受降立碑元
豐六年立碑長四尺闊一尺（輿地紀勝記目）

蠻人廖萬崇等柱文
（佚）

蠻人廖萬崇等柱文碑在蘭邊寨南五里元豐六年立碑
刊石界首（輿地紀勝記目）

施州清江縣有歌羅永蘭細沙蘭邊少木夷平六寨熙蘭
六年省施州永興砦置夷平砦元豐三年七月廢永蘭砦
置行廊安確二寨（朱地理志）

黃州安國寺記
（佚據東坡集錄入）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
練副使使思過而思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
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覩

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
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
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睡改之
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
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
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
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
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
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
謝去余是以嫗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
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第
祐八年賜今名管守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

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音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

黃州安國寺記汝州團練副使蘇軾撰元豐七年（金石存佚考）

鐵壁二大字

存正書雙鉤　在興國州

鐵壁

鐵壁二大字蘇軾正書明人重摹在興國州銀山寺（金石錄）

郢州新修縣尉司記

佚據安陸府志錄入

郢州新修縣尉司記

尉舍在焉老屋十餘間腐黑撓折遇雨水行堂室中冠巾皆溼蛙蛤爬沙出沒梱閒與人爲忤每大風至其上索索有聲

九品官視縣尉爲最賤九州之地郢當僻陋州城北百步許

同入如揚篩眯人目不得開屋下之人疑將壓焉尉最賤故無錢力可繕完便與歲月因循益老而朘朽以壞也予以貶得爲尉不敢擇也故鄉水陸四千里乃不知嶮且遠郡憐其眠食於雨暘間也得錢五萬四千尉舍始完予東吳野人無適時才用非所宜仕於此時者故日恐招罪悔尉舍既成自爲之記且具雙雞斗酒以樂之因白曉曰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予愚幸無用於時從下士之列而又易於去就平日學聖人之道將進而行將退而藏亦猶是柤梨橘柚爾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予不知孰爲可不可也楚江之濱有舟有楫使予得南浮瀟湘觀洞庭夷猶於瀰漫演迤間東望瀙江接竿鼓枻而遊忽焉以清予憂良自幸哉入語妻子曰汝曹姑複被以待元豐七年六月一日

郢州新修縣尉司記張擴撰元豐七年六月（金石存佚考）

李白安陸白兆山桃花嵓寄劉侍御綰詩刻

存正書　在安陸

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鶺鴒心悠然歸來桃花嵓得憩雲牖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舉徹上逸若羅浮顛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入遠搆石室選幽開上田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旋

李白安陸白兆山桃花嵓寄劉侍御綰詩刻元祐三年安陸李憕彥顧鶚崖石刻李白詩見黃山谷集（金石存佚考）

義井碑陰許覺之題記

佚據隸釋錄入

五大夫秦官也秦距今千數百年漢東故物獨此尚存（井欄文中有光和三年此漢碑也元祐丁卯郡守許覺之徙於後圃並題識於碑陰題詩於額以爲秦碑隸釋字原先訂其矣）

義井碑額許覺之詩

佚據隸釋錄入

一千二百餘年外萬事銷磨不可尋舜子井泉誰記古隨人閭巷祇如今隸書字雜科蟲體民習存樂石陰登覽時來醒醉日猶勝他物在園林（按許覺之詩與前題識刻於同時）

龍王堂元祐題名

未見

龍王堂石刻元祐四年在麻城（嘉慶通志）

閩清令蒲遠猷自撰墓志

未見據金石存佚考補入

遠猷蒲氏家成都字仲俞生於大中祥符辛亥歷五朝八十有一年遠祖本河中寶鼎人仕於唐隨僖宗幸蜀及乘輿反正中原亂遂爲成都人會祖父諱勳祖父諱裕先君諱亮皆不仕遠猶幼而好學興於代淵受易於任維翰學詩於周式受太玄於徐庸慶庸六年進士及第授緜竹尉移集州司理參軍梓州司理參軍皆以親憂不赴服除了無仕宦意閒居益讀書學文婆娑鄉里者數年親友激勸乃調河南尉用薦章移臨晉令以蜀人例移岡清令到官踰年病歸氣尋醫歸至舒州長風沙而舟壞全家幾葬魚腹是歲熙甯庚戌也會仟師中伋在齊安館我於臨皐亭不能期月孫叔康昌齡任蘄州以舟來迎至則寓浮屠舍且謀歸蜀而蘄州亦江淮

之會有魚稻布帛養生之具足年又漸老遂卜居焉買宅一區有田數十畝可供伏臘其歸蜀與否則在子孫矣娶晉陵張盃之之女卒于元祐戊辰葬州南石鼓院南二里二男二女長女嫁眉山陳綱長子穆舉進士再試禮部次女嫁河南王蒙亨幼子稷自有母孫晏始十歲女五歲有歌詩雜文十帖未次嗚呼古之誌其墓者維誌其前後左右山澤而已後世遂銘其文行功業然四物者必躬有道德仁義遭時遇主有崇爵大位有功於社稷有澤於生民或不遇無位則必有卓然獨立之行可以名世苟無此不可以黃壤朽骨厚誣來世子生太平時無可銘之具衣帛食稻大耋而不衰但乾坤中一幸民耳恐後世有銘予墓者加讓空文死而有知予豈不自愧乃作誌付穆與稷慎無廢於理命元祐辛未九月十

三日誌

閬清令蒲遠猶自撰墓誌豫章黃庭堅書簡寂觀道士陳善淵摹刻元祐六年　墓在蘄州安平鄉獨山之麓嘉慶十三年土人墾田得之　代淵字仲顏導江人有周易旨要二十卷周式成都人有毛詩箋傳辨誤二十卷徐庸東海人有周易意蘊一卷卦變解二卷任汲字師中眉山人所敘師友皆當世知名士金石存佚考

唐質肅公神道碑

佚據忠肅集錄入

公諱介字子方姓唐氏惟唐氏世譜其始遠矣至漢初厲從高祖起豐爲斥丘侯後十七世彬仕晉封上庸侯又二世輝爲前涼臨江將軍居晉昌稍分徙太原京兆北海北海之後

瑾仕周開府儀同三司臨淄公臨爲唐禮部尚書天寶之亂子孫又散去有爲唐山令曰熊者居餘杭生子曰希顏天復中以明經爲建威軍推官是爲公之高祖曾祖仁恭爲吳越鹽鐵巡官尚書水部員外郎祖渭仕皇朝至尚書職方郎中始自餘杭家江陵遂爲江陵人考拱左班殿直公既貴贈會祖太子太保祖太子太保妣盛氏英國太夫人祖太子太傅妣夏氏嘉國太夫人考太子太師妣兩崔氏崇國光國太夫人公十三歲丁太師喪于漳州家故貧州人賻之者泣謝不受侍母夫人護喪歸江陵養親終服無違于禮天聖八年第進士爲鼎州武陵尉郡掾鞫獄實既決猥曰驗死不明乃尉之罪私請曰驗罪輕鞫罪重公憐其言爲受罰調岳州沅江令縣民龍氏上書訟分田不均坐不實徙以死其子陳冤吏數令不

得直公躬至田所按圖契是非立辨遂均其田州民李氏以
高貲爲上下所漁擾或者不厭因告其祠鬼用人守喜擊斷
則逮繫其家百口極獄之慘情不得奏公治有能名專屬之
公考閱實非殺人者守又奏以爲未盡詔殿中侍御史方偕
移劾干澧州卒用公所具獄不能變以武康軍節度推官知
夔州奉節縣寶元二年轉運使應詔舉充三路知縣遷祕書
省著作佐郎知莫州任丘縣縣當信使驛往返誅索繁急其
下因緣爲姦利異時傔首趣事莫敢何辨公爲作區畫預居
其物每使至親坐驛門給之一以法令從事應復還而毀失
者移文取其償故過者皆戢上下便之塘水歲浸邑田十一
村而塘實中人主之州縣畏其勢無以拒公募民自高陽起
堤亘鄚十餘里蔽之其患遂息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知相

州安陽縣事改祕書丞皇祐初河決其所監司舉公通判德
州二年改太常博士徙通判廣信軍未至召爲監察御史裏
行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宗室請買官地公
言可予則賜之不可者勿聽而使輸直非也內侍督作龍鳳
車于啟聖院公言此太宗神御所在爲後宮輿服故喧黷其
中又車飾金玉過制皆非是詔罷之張堯佐以恩澤一日除
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公言不可因引唐天寶所以致禍
敗者既累疏乃與諫官等七人極論殿上又白御史中丞留
百官班將廷議卒奪其景靈宣徽兩使明年賜五品服未幾
堯佐復爲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論公曰宣徽次二
府不分內外獨力爭之仁宗皇帝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公言
是當責執政退請全臺對不許自請罪又不許章十數上遂

劾宰相附會堯佐諫官朋比事及宮掖因請采公議別擇川
大臣其言堅直帝亟召二府示以疏公面質宰相曰自惟有
是事乎君前禮毋得隱者極密副使麾公下殿猶爭益切遂
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遣內侍隨之制出人情驚愕于是
敕朝堂告諭百官又明日罷宰相黜諫官公怡然南去絕口
不爲人道當此之時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慕聳然
有立志往往作爲文章以頌詠其美自是言事官以畏嫌爲
恥而大臣亦知所鑒戒云四年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
副使監彬州稅復祕書丞又復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五年
復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進中使齎告
身就賜乘驛赴朝蓋皆異禮也入見帝曰知卿守節請官以
來無私書至公卿問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知故假

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開封府判官至和元年知抗州辭日
帝復諭曰卿孤立不移所守今雖在外無忘規補賜服三品
俄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嘉祐元年侍御史吳中復請還官言
路時潞國文公再當國亦言唐某頃爲御史所言中旨摘
而責太重願如中復言召之遷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戎
人侵耕河西經略使令鑿堡限之麟州守將輕出按視賊危
至與戰而沒朝廷罷易帥臣公攝事卽絕其互市盛兵境上
戎人懼乃來請議事平多如公策三年徙淮南江浙荆湖都
大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副使四年以本官拜天章閣
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帝自至和後御朝漸嘿公言召
臣如天地以交泰爲治願時延訪羣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
幸天下文章宜副不可以員額輕重如格

責必行則眾信矣論宮禁干句恩澤其命不由中書此古所
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有請裁放後宮冗數罷祈禳齋醮之
不經者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凌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
司天下配軍至死無赦與古律意異宜令有司差其重輕有
所縱遣仍著爲法又言士節不立願委大臣進敦朴忠厚之
士稍抑聚斂文法吏以銷刻薄澤競之風國朝祖陵枉係州
自楊懷敏廣塘水稍稍侵近議賜錢改卜公言遷久安之神
以其地與水非尊祖之道充國公主夜闌登城門入禁中請
重責守者以嚴宮省是年充北朝生辰國信使五年轉禮部

郎中權發開封府事時御史中丞劾宰相未報乃白去官號
不出宰相亦待罪公與諫官御史連請裨其曲直于是龍御
史中丞公亦求外補得知荆南而門下封還制書謂公不宜
處外乃留復知諫院言新除樞密副使與內侍通姻不可大
任屢疏卒罷之而公亦去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上
書懇留不報七年拜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明年英宗
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除樞密直學士高陽鬧路安撫使知
瀛州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首言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
下樂利惟仁治而已願恢聖度廣恩德則爲善繼四海蒙福
矣帝重其語公前後三在言職多鯁切無所回忌明年拜龍
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略使至則首戒邊將毋生事初
代州岢嵐軍西夏數擾邊公遣兵撤其所築境上堡柵又移
文諭以利害嚴守以待之達不復敢動其後寇大順城環慶
路帥移檄出兵臨制公曰守邊之策莫如自重奈何以小侵
故使鄰道勞費非王計也以事上聞詔以諭西帥公雖居外

日遣中使以禁中舊所畫公像付其家傳之輟視朝二日贈
郵有加贈禮部尚書官其子孫及外姓通九人喪歸所過治
道發卒護送太常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謚曰質肅以
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江陵府江陵縣龍山鄉太師之塋次公
端勁之質出于天資立朝風格稟然過事立斷初無留思而
窒于學問待人恂恂有禮自奉簡約未嘗問家有無將終屬
其子以修身持門戶而已輔政裁逾年年止六十不得究施
其志此天下所以歎恨也有文集若干卷奏議二十卷邊防
利害五卷娶楊氏諫議大夫生之宗女適封魏郡夫人子五
男淑問朝奉大夫嘗爲御史有直聲能世其家風義問某官
待問早亡嘉問宣義郎之問承義郎二女長適寶文閣直學
士通議大夫謝景溫次適駙馬都尉王詵餘在十七人今上元祐八

年將建碑墓上來請文乃論次其實而系之以銘曰

寨寨唐公媚于三宗好是正直有肅公之于言剛不遒
義伏奏殿幃面劾大吏引而質之在列汗愧不貶不明瘴荒
萬里人于禍福有擇而言則迎則嘿久酣爲安號然大聲震
彼慴慴皇思其忠士慶其返乃踐中外乃都休顯公長憲府
人無邪諱公總財省民飽而裘乃登輔弼彌論政猷祖宗典
則惟帝之求國惟其仁毋變以利物惟其常毋鑿以智有或
出此予曷敢同以劘以守惟理予從斯道之恃隱然在公天
畀公厚胡俠者壽帝咨不慭士民永疚龍山之藏有銘詔之
神隧之表次詩柱碑百世無斁正直之思

唐質肅公神道碑劉摯撰元祐八年在江陵府（輿地碑記目）

房州修城碑陰記

（佚據畫墁集錄入）

蜀人大抵善詞筆而少吏能眉山任師中嘗與予言吾鄙前
輩有吏能者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
後然師中之言亦自負爾何公予不及識治平末年予爲岐
府掾是時陳公去岐未久竊嘗訪其行事大略馭吏嚴察人
不敢欺姦吏不敢欺則良民自安培矣小大之牘罔不經目
小則幕府大則自操筆爲之常屬紙數幅使兩人持其端提
筆歷歷書之理法皆備出人意表官吏以此服之是時蘇子
瞻登制舉簽判府是實佐公其後子瞻亦自負吏事人或詰
之曰吾得之陳公也崇寧癸未歲予以罪謫居房陵州隙陋
無遊適之地或乘輿登城以縱目獨怪是城蟨蟨言言面門
觀隍壍一如邊壘背有法度因念房深山中上陳下吳人

安得至此哉久之至南門得石表曰修城記乃是皇祐中卓
竊王倫者嘯聚均房間朝廷自謫籍起陳公守房陵所爲者
迨今六七十年矣且諸邊城始非不工至六七十年有不圮
者乎而茲城獨能如此夫城猶法也法者政事之所守人亡
而守不廢者鮮矣故曰作事可法皆謂去久之言也予瞻在
岐與陳公不相叶竟至上聞其來陳公以鄉里長老自處予
瞻少年氣剛不少下子瞻後悔此事不喜人間之於是作陳
公弼傳是亦補過之言云

房州修城碑陰記張舜民撰崇寧二年在房縣今久佚（金石存佚考）

隱居宋君墓志銘

（未見據金石存佚考錄入）

隱居宋君墓志銘并序

鄉貢進士濟南林述祖撰文新授右宣德郎陳璞書前知
州新城令林□篆盖

廣平宋君少年舉進士有聲場屋間晚不得志□長□□曰
吾豈不安於命哉有先人之廬可以芘風雨有山中之田可
以具伏臘教子弟以先王之道籍於太平之時追記古之隱
者亦幸矣於是退就西郊增完舊構一鱒一味優游卒歲元
祐七年秋余嘗造其廬君是年六十有六雖老矣而精力益
健語論衮衮可聽使人悅然解慍若子若孫鱗次侍側雖幼
者亦愿而有禮又令人嗟夫積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
孫也作別才兩月君逝矣聞赴爲之惻然今諸孤不鄙謂余
以君不朽之事相付勉懇不可辭敬爲書之君諱撲字文其

宇也古籍灘之廣濟世以貴石姓大王父德遷王父九皐父
潮哲潛德不顯作銘失母夫人事先君孝已而先君孝已而館
舍移其禮事伯父尤謹而同氣數人伯幼卅者之既有成畢
北嫁娶而生事益滋間居不妄笑語貌厚重而中甚敏規畫
家政有法度死之日親族閭里哭之皆失聲其殁人可知矣
娶郭氏有淑行前君十一年卒生子八人譽彥通敏修通造
逸達孫男十三人女八人曾孫女一人譽敏修力學能文彥
等幹蠱用舉敏修有高節尤精醫術病者應手而愈未官以
報爲念士大夫多奇之君以歲壬申冬十一月二十五日辛
於家以甲戌年春正月初七日諸孤奉神匱葬於安樂鄉白
沙里城隍林之東先夫人實祔銘曰

狗嗟宋君考槃空谷篤孝於親季復用睦亦爲政焉忘其榮

豚似績多賢永膺爾福

宋君墓志銘林述祖撰陳璞書林口篆益紹聖元年　汪廣
濟縣城隍林金石存
佚考

鍾離權草書
佚據人蜀
記錄入

莫將外物尋奇寶須問眞師決永錯寄八瓊張子高鍾離權
始自王屋游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今又將西還丹
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

白羊市蓋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也謁張文忠公天
壁墓殘伐墓木橫道幾不可行天覺之子直龍圖閣茂已
卒二孫一有官餘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濱已而不果
葬改葬山間今墓是也而舊墓亦不復毀毀隧道出人中

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屋其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刻掌
書云莫將外物尋奇寶須問眞師決永錯寄八瓊張子高
鍾離權始自王屋遊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今又
將西還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即
世所謂鍾離先生子高即天覺丹元子即東坡先生與之
酬唱者後有魏泰道輔跋云天覺修黃錄醮法成浮玉山
人謂之曰上天錄公之功爲須彌山八瓊洞主宜刻印謝
帝而佩之天覺不以爲信故浮玉又出鍾離公書爲證後
丹元子又爲天覺求書卷末又有徐注者跋云天覺舟過
真州方出謁人有布衣幅巾者徑入舟中索筆大書問人
呂洞賓來謁張天覺十字擲筆即去而天覺適歸墨猶未
乾注真州人云親見之入記

三游洞黃大臨等題名
未見據入
蜀記錄入

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游
三游洞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游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
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入蜀記

按紹聖二年三月爲丙申朔其辛亥則月之十六日也山
谷蓋紀日非紀年放翁以爲誤非也金石存
佚考

黃庭堅題名
未見據入
蜀記錄入

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檄同道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
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

三游洞外溪上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檄同道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人蜀記

呂叔龔題名

未見

三游洞呂叔龔正書紹興壬申七月在洞口石上　王雨堂碑目

□□等題名

未見

三游洞□□等題名正書乾道癸巳　王雨堂碑目

汪必進等題名

未見

三游洞汪必進正書紹熙甲寅中秋　王雨堂碑目

楊子深等題名

未見

三游洞楊子深正書慶元丙辰　王雨堂碑目

東坡手書詞

存行書在黃岡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坐見黃州載閭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　云何當此際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與賦漁蓑　元祐六年十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

九十日春都過了貪忙何處追游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莢陳風轉柳花毬　閬苑先生須自責蟠桃動是千秋不知

人世苦厭求東皇不拘束肯爲使君留　東坡居士書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眞幾時歸去作箇閑人背一襲琴一壺酒一溪雲　紹聖二年重九日眉山蘇軾書

元豐七年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隣里二三君子會李重巽自江東來別遂書以遺之　東坡居士集

楊元素起爲富川聞先生自黃移汝欲順大江逆西江適筠見子由今富川弟子員李翔要先生道富川湖庭芳序所謂會李仲覽自江南來者是今藏下雄李氏雪山集

坡書此黃州二詞行模大小絕似表思觀碑遂無一筆失

度　并州山人集

石刻蘇文忠滿庭芳臨江仙行書子劻三閔御寺郭庭儀自峨眉攜歸勒於石者今在坡仙亭上　黃岡志

赤壁堂三楹中祀坡公小像旁陷其手書四詞及竹石畫

碣於壁　純齋文選

荊南彌勒瑞像碑

佚據荊州府志錄入

夫道無形相假物以明物有色形寓心可見如來以大智慧立於天地中而功用神通廣大精微不可思議非智可知非思可得惟妙悟者聽不以耳視不以目用金身於一草現寶刹於一毫佛之靈通變化無所拘礙惟形像物色隨所示現形像物色雖見於淺近而靈通變化出於無窮此瑞像所以昭示於世也或立或臥或木或金流轉尊崇於海內假一微

物托無情而能靈驗殊勝爲福爲利讚歎不及蓋佛力有以憑藉也荆南萬壽福嚴禪寺彌勒瑞相者高氏時清泰中有金陵商葉旺將往荆楚舟未發忽一僧曰願附舟尾旺許之朝開帆而夜達荆矣旺詢其神速曰往城之祈雨寺因路溺水旺驚急救之乃獲銅相有五色毫光旺以其狀聞高氏迎置崇禮於萬壽右手缺中指屢命工補鑄不成其後漁人得之於高沙湖因補缺處遂完就無瑕欲遷梵刹力舉不動高氏焚香願隨香烟所指處居焉遂指今寺寺僻枉府之西北隅人跡罕至余因暇日偶獲一見竊惟聖宋革五季之弊佛道大通士大夫莫不喜談篤好太平日久異跡靈物所宜彰著而迺湮沒沉廢不得顯現感歎久之適會紹聖四年夏旱府官遍禱無應因語知府事蔣公之翰令瑞相英靈殊常而

府人未嘗知焉蔣乃迎至承天寺府城士庶皆往瞻禮果雨欲送相還寺余又率提舉常平周公伸同禱焉次日復雨郡境霑足歲有豐望嗚呼可謂靈應矣觀瑞相非金非銅不磨不磷而光彩常瑩徹尤異於他相且相湮晦於百年之間而一日復顯於荆楚爲惠澤以利邦民然則豈一銅物之能若此前所謂佛力有以憑藉者也士亦固有久困陞淪愁寂萬狀及得時行道功利濟物榮寵冠極非人自隱顯而繫時之用舍如何耳於銅相又何異焉僧悟超屢乞余記因錄其本末而傳焉

荆南彌勒瑞象碑黎珣撰紹聖四年此記胡氏府志以爲蔣之翰撰非是施氏府志謂不知何人所作按江陵志餘言政和中黎珣作記今像雖不存而碑在亂蘆中則是碑乃作哀歌刻之廟碑辭曰

及見之也然碑稱瑞像在萬壽福嚴禪寺以禱雨迎至承天寺中又不天尋復送還而志餘及府志均附此記於承天寺中又不言萬壽寺今在何處蓋不可考矣今碑亦無有而寺僧猶指言瑞像以塗民耳目或且從而信之何哉金石存佚考

韓魏公詩

佚

春亭記韓琚爲亭魏公記之其後魏公因黃人孫貢來見感念作詩有嘗念春亭記焉敢示不朽之句貢以魏公詩刻石東坡爲之記云輿地碑記目

春亭記

佚

見上

寇萊公祠堂碑

佚據公是集錄入

上元年相國萊公以讒死南方有詔歸葬雒陽道出江陵之人德公之相天下又哀其死相率迎柩公安哭以過喪大家賻奠小家斬竹揭錢幣獻之已獻因投諸路旁竹皆更生蔥菁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云遂私作祠堂以爲公歸水旱疾疫于是請命罔不響答後二十餘歲南郡太守乃告縣更作公廟以遂百姓之思昔者召伯聽訟甘棠勿伐鄒子吹律陰谷生黍全而封殖孰與斷而蕃育爲之而榮孰與感之而生惟萊公相天下生能使一物不失其所死能使枯槁復息以昭其仁以顯其神黔首戴之子孫不忘可謂靈矣乃作哀歌刻之廟碑辭曰

孰作祠堂江陵之人云孰享之萊公之神　孰毀萊公朝廷不知孰譖萊公死而不歸　公歸無所于汝信處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赫赫萊公爲天子忠公今既死誰相天子　西有昆夷北有玁允公乎不存鰥寡允矜　纖纖之竹昔惟枯莖公惠我民速哉青青　誰謂公遠我瞻在堂顧我人斯亦孔之明　誰謂公遠我瞻在竹顧我人斯亦孔之肖　我攀萊公之依於斯萬年不遐有違

寇萊公祠堂碑劉敞撰在江陵府　輿地碑記目

宋

李元叔墓志銘

佚據山谷集錄入

元叔姓李氏諱堯臣世爲長林人元叔父諱某力田治生以致富饒而使元叔從學同郡人子弟登科冠蓋行道上嘗有可願之色元叔居太學數年舉進士不效無以歸報因入粟調歸州秭歸縣主簿而歸未幾丁父憂終喪遂不復仕母夫人春秋高性剛識明治家有法元叔承顏養志秋毫不違內友愛二弟厚薄如砥外接士大夫賢者盡禮來者滿意以綏急卹家者未嘗辭以故也親近交遊仰之以喪葬恃之以炊者至不可數歲凶躬行問巷飢者與粟疾者與醫掩不祭之骨至不可數浮屠人爲塔廟者資之以落成去家學道者倚之以除鬚髮至不可數湖南北號曰荆州元叔云經營鄉學數年乃就不遠方來之士延賢者以爲師友割田宅以奉之曰此先人之志也里中少知詩書元叔之力也元叔天資樂易讀書與人寡怨士大夫蒙急難之義他日或負之客有道其事元叔則笑則歎後有謝之與歡如初元符之元年夏六月朔旦人侍母夫人有不忍去之色退而諭家人曰人生或存或亡敬其所敬愛其所愛則生者可託死者無憾亡者復生存者不愧矣又常所與往來爲酒食以招近者厚往以問遠者人不知其所謂其壬午過鄉校勸子弟癸未夙興又近見諸生少焉假寐不時就食諸生乃驚奔告其家家人至則起坐曰趣具衣衾吾逝矣遂寐弗興享年四十

七來哭者無不盡哀初娶王氏繼娶張氏庭堅姊母之女也二子曰道曰邈其弟漢臣以其冬十一月葬元叔於月光山從先君之兆而來請銘於戎州余於元叔有連又相好實泣而銘曰

鳴呼元叔有親能子有弟能兄有財能用有友能誠仁露枯骨義及孤惸是宜耆老忽其陨傾母哭妻啼以哀顧天弗貴弗年非此其身枉其子孫其尚信然

李元叔墓志銘黃庭堅撰元符元年　金石存攷

鴻軒記

佚據宛丘集錄入

鴻軒者文潛讀書舍也客有言曰吾聞之時其往來以避寒暑之害而高飛遠舉能使弋人無慕者鴻也今子以憩暗不

見事幾得譴辱於聖世蒙詬忍恥於泥塗苟升斗以自養而欲自比於鴻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也然宇居此已卯之秋其遷也庚辰之春與夫磬磬陂澤中獵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無類乎客曰然

故起居舍人張公文潛以元符二年秋坐元祐黨人謫復州監酒明年春徽宗踐阼起通判黃州以秋至而春去託諸鴻以名軒軒之壞已久而邦人思之不釋嗚呼其孰爲思之耶廣安楊伯洪來攝州事自皮陸諸賢以來頹宮廢址咸爲興復是軒亦居一焉而屬余題榜且識歲月顧拳拳之人何所容喙每愛其集中有坐局沽酒與務中晚作諸詩豈惟素位而行無一毫不自得且方矻矻於所當事者焉馬詩曰敬天之怒無敢逸豫此未易與俗人言也伯洪

以爲何如魏了翁題

鴻軒記張耒撰元符三年鴻軒在景陵縣北宋張耒謫居日建其側楩薔薇臨別題詩云華車又向黃州去風月相望一歎嗟又云他人若問鴻軒人堂下薔薇應解語金石存攷考

通直郎李公夫人時氏墓志銘

存正書在應城

宋通直郎李公夫人時氏墓志銘

襄州南漳縣令皇甫湜撰

通直郎鄭誥書

承議郎王公彥篆額

故通直郎致仕李公諱楊麻之夫人吳興縣信時氏世父諱

永圖奉議郎致仕累贈中大夫其先信都人遭五代亂徙居城中太公自脏城徙安陸子孫以文章仕宦顯一時今遂爲安陸名族也夫人生有淑質少失所恃特事繼母以孝訓諸弟以學言語動作爲諸女法中太公愛而稱之曰吾家之賢女也與之擇配以通直公十八歲預開封薦有聲乃歸焉夫人事舅姑如事親舅沒姑老益勤婦道姑悅而稱之曰吾家之賢婦也公之家經火囚匱夫人自甘非薄不辭勞苦勉公曰家貧親老不求祿仕非大丈夫之孝也由是自勵獲登第公嘗稱於人曰予所以能有成者實由吾妻之助也夫人訓飭諸子嚴諸子力學不倦其長次皆預貢禮部而亦克自立嘗稱於人曰予兄弟所以能承父業實吾母之訓也蓋夫人篤親愛循禮法以勤儉恭肅相勉勵是以能事父母悅明姑助

夫訓子咸見傳之昔此而鄉里士大夫之稱有家法者未能或之先也元祐八年四月以公恩例封昌樂縣君未幾以疾卒年六十有六實元祐九年三月廿八日也夫人卒五年而公卒越三年諸子葬於應城高風鄉土坡村之原奉夫人以祔焉實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也銘曰嗚呼夫人悅親以孝歸於李氏益勤婦道食不味精衣不體華約而且勤以豐其家夫成其名子遵其業內外稱之閨門有法有邑以封有室以歸永昭無窮刻此銘詩

同治十年土門關民耕田相錚然有聲疑而攗之見石槨內空洞無物旁有碑揭觀之乃宋通直郎李公夫人時氏墓志銘也襄州南漳縣令皇甫湜撰通直郎鄭詡書承議郎王公彥篆額應縣志

金石十

黃庭堅詩刻

存國朝雍正間刻行書在襄陽

千峰暎碧湘眞叟此中藏餌不首石唉留應但愛長楓柙楮酒甕鵲虱落琴牀强效忘機者斯人尚未忘

萬里荷菩地不見驅馳蹤唯開文字聰時寫日月容竹韻漫藉屑草花徙織車披霜入眼木獃白識青松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望日書　庭堅

右刻在襄陽米嗣後有姚公綬跋雍正間米澍上石

蒙泉

存明萬曆間刻正書在荊門州

蒙泉按黃魯直詩蒙泉二大字久佚明萬曆間知州富順阮士卿重摹勒石

李仲良墓志銘

佚據山谷集錄入

君諱漢臣仲良字也世爲荊州著姓傳其上世嘗有陰德於其鄉里故久而不衰始君之兄元叔取余張氏姨母之女因與往來及余以史事得罪遷黔州雖平生親舊於猶人廣眾中忽有人言黃魯直皆瞠若也而余過荊州無問水陸所從出經理其生資至無不足然後已余在巴楚間數歲元叔遣使來衣食我留童僕給使令恩若兄弟不幸元叔夫婦相繼歿此時未識仲良也竊念流落無歸時失孚氏之助也其後仲良修故事不滅元叔時及余蒙恩東歸見仲良於荊州魁梧長者也與之游久而益可喜余病荊州仲良三來問疾不懈別去數月間訃凡余與其交游莫不哀也仲良初試太學求科舉不遂乃游騶馬都尉曹詩門用公主特恩仕郊祉齋

志

金石十

郎調漢陽尉獲湖中盜數十人或曰此可市美官君曰吾寧殺人以爲利耶卒核實水爭魚鬥死爾再調上饒尉中書舍人姚勔謫守信州民有訟水累年不決者姚心有所主名以付君推之君曰一姓專利而餒十家豈賢守意哉姚初怒而終愛之遂爲授理定令以太夫人春秋高不行年四十有七卒以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甲寅其兆在當陽縣之丹山望其先人而不同域葬以崇寧元年正月之乙酉娶劉氏生一男二女男曰遜女皆未嫁其弟晉臣請予銘庭堅曰仲良遊不廣仕不達故可傳者少然遊擇人仕擇義亦可以銘銘曰嗟乎仲良其才可以頡頏於世其義可以長雄於鄉不展不爛奄忽就木我銘送之尚閱陵谷

李仲良墓志銘黃庭堅撰崇寧元年

金石存

佚據山谷集錄入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佚據山谷集錄入

通城縣學宮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徐損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細也民病於隸崇陽求事達於武昌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爲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爲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民則致力於學宮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求退教事而曹君去由是閱數令方貧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雇庸之奇以爲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趨如令則止及今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適病其邑子之不學乃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隳墮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君與耆艾有德而明經術以

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於羣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束帛而挾書棄情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於其家者知貴老出入於其鄉者知尚齒於市於田兒傭衣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者老蓋學之功邪繼鄒君者臨川吳君履中與權吳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狂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克采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事退則來燕於堂左經石徘廡日不勁凡宮室不能風雨器用不可爲羞皆補縫補葺使無憾於是通城之學可以責士之

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標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鄂州通城縣資深堂記黃庭堅撰佚金石存考

襄陽光化縣重修學記

佚

襄陽光化縣重修學記李廌撰元符三年今已佚金石存考

靈峰禪寺記

存正書在隨州

大宋隨州大洪山靈峰禪寺記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賜紫金魚袋張商英撰

錄修撰賜紫金魚袋張商英撰

承議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同修國史兼實錄修撰賜

紫金魚袋鄧洵武書

朝奉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賜紫金魚袋何執中篆額

元祐二年秋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峰寺革律爲禪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老報恩住持崇寧元年正月使來求十方禪寺記迺書曰大洪山在隨西南盤基百餘里峰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回嶺猶平川也以耆舊所聞考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詳所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開昔爲大湖神龍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鬥擲開厝崖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管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寺僧善信卽山之慈忍靈濟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心要北遊五臺山禮文殊師利瞻覩殊勝白毫

於菩薩有緣發願爲衆僧執炊爨三春寺僧卻之師流涕嗟戚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此往矣行焉遂隨卽止遇湖卽往師卽南邁以寶曆二年秋七月抵隨州遠望高峰問鄉人曰何山也鄉人曰夫湖山也師默契前語尋山轉麓至於湖側屬歲亢旱鄉民張武陵具羊豕將用之以謝武陵曰雨暘不時本因人心曰業所感害命濟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爲爾蔽武陵亦異人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卽披榛捫石乃得山北之巖穴泊然宴坐迎誠冥禱雷雨大作霽後數日武陵迹而求之師方在定蛛絲罩面號耳拄體久之乃覺武陵卽施此山爲師興建精舍以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嚮遂成法席太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鞋帔汝血食今捨身實汝汝可

享吾肉卽引利刀截右膝復左膝門人奔持其刃膝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滅張氏二子立觀而化山南東道奏上其狀文宗嘉之賜所居額爲幽濟禪院曾天福中改爲奇峰寺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爲靈峰寺革律爲禪紹聖元年又改爲靈峰寺皆以祷斬獲應也自師滅至今三百餘年而漢廣汝墳之間十數州民尊嚴奉事如赴約束金帛粒米相屬於道貲強法弱僧衆乃革前此山峰高峻堂殿樓閣依山製形後前不倫向背靡序愚老至山熟閱形勝闢途南入以正賓主鑿崖壘澗鏟峻補坳嶮峨萬仞化爲平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廊大廡疏戶四達淨侶雲集譙爲叢林峨峭之寶燈瑞相清源之金橋圓光他方詭觀異境同視方其廢故而與新也律之徒懷土而呶呶會予論爲郡守合禪律而計之曰律以甲乙禪以十方而所謂甲乙者甲

從何來乙從何立而必曰我慈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方則慈忍之後絕矣且夫乙在子孫則甲在慈忍乙在慈忍則甲在馬祖乙在馬祖則甲在南岳乙在南岳則甲在曹溪推而上之甲乙乃在乎菩提達摩西天四七則而所謂甲乙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謂十方者十從何生方從何起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二二爲三二三爲六三三爲九九者究也復歸於一一九爲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無一有十而所謂方者上爲方邪下爲方邪東爲方邪西爲方邪南爲方邪北爲方邪以上爲方則諸天所居非而境界以下爲方則風輪所持非而居止以東爲方則弗婆提人形如半月以北爲方則鬱單越人壽命久長以西爲方則瞿耶尼洲滄波浩渺以南爲方則閻浮提洲象馬殊國然則甲乙無定十方無依競律競禪

奚是奚非律之徒曰世尊嘗居給孤獨園竹林精舍必如太
守言世尊非邪予曰汝豈不聞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
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
者曰方外之士一甁一鉢涉世無求如鳥飛空遇枝則休如
龜浮海值木則浮來如塵梗去如滅漚不識使君將甲乙之
乎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往內不往外不往中間不往
四維上下虛空應無所往而往持是眞十方住持矣尚何言
哉尚何言哉

崇[寧]元年正月上元日記　住持傳法沙門報

恩建　宣和六[年]庚子歲五月初五日癸丑住持傳法沙門
慧照大師慶預重立石

朝散大夫權知隨州軍州管句　神[霄]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王俁

慶元改元乙卯歲十月初五日[保]壽禪院住持傳

法沙門祖光書

功德主聖道鍾監院僧宗邃再立石

大洪山靈峰禪院十方碑張商英撰[額]題記第二行

馬案右碑題大宋隨州大洪山靈峰禪寺記第二行翰林

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賜

紫金魚袋張商英撰第三行承議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同

修國史兼實錄修撰賜紫金魚袋鄧洵武書第四行朝奉

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額]題賜紫金魚袋何執中篆額文二

十三行行六十字尾書崇[寧]元年正月上元日記中空六

字下書住持傳法沙門報[恩]建又空一字書宣和六[年]庚

閻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尚書兼侍讀今書試

吏部尚書史亦失載在隨州西南百三十里大洪山[湖北金石]

詩注

皇帝賜辟廱詔

存正書在興國州

朕嘉在昔□□□□□勸功樂事尊君親上莫不受成於學
命鄉論□□□□□而興其賢能崇德黜惡人有成材遂至
後世士失□□□殊俗異未之有革惟我神考若稽先王建
置□□□詩賦訓釋六藝首善於京師矣朕追述先志夙
興夜寐□□□□思與有德有造之士共承之遂□□□推
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率土即國之郊作辟廱
科舉以復里選之制非聖賢之書與元祐術學悉禁毋習乃

涓日之良臨雕視學延見多士廉以好爵朕心庶幾口口不
云乎以善養人者服天下朕之迪士至矣其丕應徯志以從
上之欲則將一道德同風俗追成周之隆以駿惠我神考豈
不韙與付辟雍

皇帝賜辟雍詔後序

承議郎試大司成兼侍講武騎尉保[盨]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薛昂奉　聖旨撰並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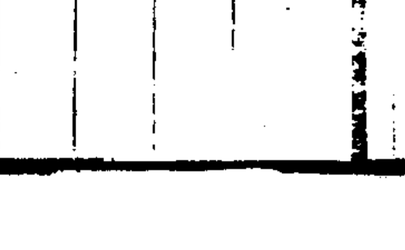
崇[盨]元年上總覽庶政慨然欲大有爲將躋斯民咸底於道
迺下詔曰學校崇則德義著德義著

皇帝賜辟雍詔記崇[盨]元年在興國州金石
東坡墨蹟　跋考

東坡墨蹟崇慶改元刻石今在隨州倅廳輿地碑記目

僧伽妙應塔記

楷元至正摹刻
正書在江陵



額篆書

紹聖二年余以吏寘黔出道江陵寓承天以補紹春服時住持僧智珠方撤舊僧伽浮圖於地瓦木如山而屬余曰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余笑曰作記不難顧成功爲難耳後六年余蒙恩東歸則七級浮圖巋然立於雲霄之上矣因問其緣珠曰此皆出於衆力以費萬緡糾工於丁丑落成於壬午其難者既成功矣其不難者敢乞之余曰諳誰接承天禪院僧伽浮圖作於高氏有荊州時既壞而主者非其人支撐以度

歲月有知進者住持一十八年寺常而已知珠初間心法於
清源奇道者而自閩中來則佐知進主院事道俗欣欣皆曰
起廢扶傾惟此道人能之於是六年作而新之者過半知進
沒衆歸珠而不釋此浮圖遂崇成耳僧伽本起於盱眙於今
寶祠徧天下何哉豈釋氏所謂願力普及者乎儒者嘗論一
佛寺之費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
然自余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
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民之共
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
之人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
於世教豈小補哉而儒者嘗欲合而軋之是眞何理哉因珠
乞文記其化緣故併論其事　管珠古田人有智略而無心與

人爲峭岸又不爲翕翕熱熱故久而人益信之買石者郢亦年

篆額黃乘作記者黃庭堅立石者馬成

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十二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重建　荊南吳從周刻

佛光普照大禪師前住當山具住公安大二聖禪[寺]宗主下沙
黃魯直初謫戍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
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荊南承天塔記以爲幸災
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於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
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曾孫營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初無

幸災風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寃哉容齋四筆

馬案石妙應塔記宋黃魯直撰碑云紹聖二年余竄黔寓

江陵承天寺後六年蒙恩東歸又云七級浮圖糾工於丁丑落成於壬午作記者黃庭堅立石者馬成云以支干計之此碑建於崇寧之二年也今碑題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十二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重建又題四明沙門士瑩書丹當代住山天瑤□□荊南吳從周刻額題承天妙應塔記六篆字高連額七尺六寸寬三尺六寸荏荊州府城承天寺大殿前院中西首向東其原刻失於何時及重立之故碑無明文舊志亦未詳及案容齋四筆云黃魯直初謫戎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挺之與有小怨訐其所作承天寺塔記以爲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與魏了翁承天禪院叢菊精舍記中語合或當時摘其蝗旱疾疫等句以爲幸災謗國並證是碑邪湖北金石詩注

按黃魯山谷年譜紹聖二年先生是歲自黔州謫命國史先生本傳章惇蔡卞與羣姦論謗實錄誣衊前史官分幾邑以待摘干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衊朝廷貶黜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殊細瑣庭堅書錄爲治河冗役耳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親見之實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云先生被命即行其與兒戲耳公蘊知縣喜云庭堅以謬於史事遠竄黔中罪夫恩寬譴戍州建中靖國元年至荊南崇圖元年荏荊南正月二十三日發荊有感涕即日俟受命即行考山谷元符元年遷戍州建中南二十六日至巴陵承天寺塔修於紹聖二年丁丑成於是年之春至二年八月謫官州崇圖元年壬午記當作於是年之春注以爲碑建於崇寧二則山谷至鄂州已期年矣全石詩注以爲碑建於崇寧二年是謫宜州之年非作記之年也當據年譜訂正年譜又云國史先生本傳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小怨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罪南所作承天塔記指爲幸災復陳名羈管宜州檢伯父仲謀書言爲兒童時及識先生備聞諸父聞善益修謀正話及日擊當時之事筆記甚詳仲謀有弟跋承天塔記云先生初自蜀出峽留荊州待辭免乞鄂之命與庭堅相從歡甚閩人陳寔白臺察出爲轉運判官先生未嘗與之交也承天寺僧智珠造七級浮圖乞記於先生一日記成忠玉相從歡甚諸部使者於浮圖下環觀先生高碑先生於碑尾但云竹林處士黃庭堅立石者承議郎知舒州軍州事借緋魚袋陳舉轉運判官考功員外郎提舉常平林處

相顧遂請於前曰某等願記名不朽可乎先生不答舉由此感之舉知先生昔在河北與趙挺之有怨挺之既登遂以墨本走介獻于朝廷謂幸災謗國先生遂除名羈管宜州忠玉亦以辰州徭賊寇邊監察御史席震劾之奪官羈置海州遂俱沒于貶所嗚呼其亦不幸甚矣其後不踰年挺之去位而舉因指青蠅成錦讒言交加竟死

至無位以行禮念欲改作而未有因也及被詔營繕祁與化
權之意大相愜塞迺相地之宜而斥大之廢角陵舊驛包之
垣墉翼殿有廊綵門而進則皆次序設席以尊晨講分齋以
聚朋來衰衣之士鼓篋而至者蓋相望也先是邑之四境環
□眾山澗溪聯絡並走城下夏秋之間忽作淫雨水出不意
雨噛縣□官私廬舍多被墊濁□縣學凡三□□乃克□□
□□竊□□□□□世不可遂之盛時舉行百代不刊之典
而又□邑之人相與鼓舞欣躍不戒而工具爲水所苦屢作
然後能就噫事之難立也乃至於是吾懼後之人忽不以爲
意而墮吾修也子與我厚願得爲之記而鐫之於石祁之文
不足以行遠也然不敢以固辭姑次其歲時而書者之宗盛

二年十月朔日記

京山縣新學記程祁撰宗盛二年金石錄

鄖州孟亭壁記

佚據湘亭集錄入

孟亭昔浩然亭也世傳唐開元開襄陽孟浩然有能詩聲嘗
途策蹇與王摩詰相遇於宜春之南摩詰戲寫其寒峭苦吟
之狀於茲亭亭由是得名而後人嚮慕傳摩詰所寫迄今
不絕咸通四年滎陽鄭誠來刺其州語其寮屬曰春秋書紀
季公子友叔孫湫字者貴之也凡書名者皆貶之也安有高
士之名曰呼於趨走僕隸之口遂易之曰孟亭唐人改曰休
曰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鉤奇抉異譬擬衷人口者涵涵然
有干霄之興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
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曰窗明風動

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
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
滴清響夫若此言詩非知詩者也吾觀浩然詩高尚馴雅澄
淡精緻頗有佳趣難以一一摘句比擬舊誌云襄江在襄陽
縣南二里三十步出柳子山下分兩派北流爲檀溪南流爲
襄水按方輿記涑山亦名襄水荊楚之閒水駕山而上者皆
呼爲襄襄上也猶書所謂懷山襄陵也又水經云河水東過
襄陽縣北漢水也襄陽耆舊傳云峴首山下漢水中鯿魚極
肥而味美土人採捕遂以槎斷水世謂槎頭縮項鯿爲水族
之上味浩然嗜鯿魚其詩有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
隨陽雁魚藏縮項鯿又曰試將竹竿釣果得槎頭鯿此詩人
多誦之故杜子美詩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能傳

如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鯿子崇盛四年秋九月將
漕畿右巡按過鄖訪舊亭廢已久矣論假守錢君鄖復立之
明年八月再至亭立乃以舊名顏之因書幼昔所聞及皮日
休之論於亭壁

鄖州孟亭記李復撰崇盛元年在京山金石存攷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碑

未見據湖北金石錄補入

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而未
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明天下孔子曰其爲人也孝
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蓋設
學校置師儒所以敦孝悌孝悌興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
厚而人材成刑罰措朕考成周之隆教萬民而賓興以六德

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比已立法保任孝悌婣睦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邈士非里選習尚科舉不孝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政趨利犯義詆訕貪污無不爲者此官非其人士不素養故也近因餘暇稽周官之書制爲法度頒之校學明倫善俗庶幾於古

諸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選習尚科舉不孝不悌有利之分爲和

諸士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者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

諸八行孝悌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恤爲下士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爲太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尚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拔用

諸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爲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爲上舍中等之選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一行或兼下行者爲上舍下等之選全有中二行或有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爲內舍之選餘爲外舍之選

諸士以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半年不犯第二等罰升爲上舍外舍一年不犯第三等罰升爲內舍仍準上法

諸士以八行中上舍之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在學半年不犯第三等罰升爲上等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罰聽薦於諸生之列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碑大觀元年在興國州學

會要大觀元年八月十七日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鄭居中劄子奏近蒙聖慈賜臣御筆八行八面書敕望以所賜模寫于石立之學宮次及太學辟雍大下郡邑如石經比從之十二月一日提舉開建路學事陳汝錫奏今後諸路不限在外在學惟其人則舉之上供凡入乞今後諸路不限在外在學惟其人則舉之上供凡入學制局申明行下國朝中興乾道舍選已無此門須此制久不行矣考會要紹下於大觀元年三月十八日東都事略誤也

恩禪師塔銘

存正書
在隨州

隨州大洪恩禪師塔銘

額篆書

宋故隨州大洪山十方崇寧保壽禪院第一代住持恩禪師塔銘

奉議郎權發遣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武騎尉借緋魚袋范域撰

承議郎致仕武騎尉韓詔書

朝奉郎尚書金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騎尉韓昭篆

額

昔曹溪付法於青原實爲嫡嗣五傳而有潙山价又傳而有曹山寂由是曹洞一宗如懸日月其道尤孤高峻潔自昔嘗難其人至大陽明安禪師開其宗絕不輕印可乃以衣履屬浮山圓鑒鑒晚得投子青禪師而後付之世俗謂青非親授不知聖無先後以契爲傳其所從來若執券相質貫珠相承蓋有冥會非偶然者投子既復振斯道而後異人開出大洪禪師乃其法嗣也師諱報恩其先衡州黎陽劉氏世以武進家喜事佛其母牛氏初禱子夢佛指所謂阿羅漢者界之既娠生師果有殊相嘗遇異僧若化身者撫之曰我輩人也熙寧九年未冠舉方略擢第調官北都忽喟然歎曰是區區者何足以了此生願謝簪紱求出世法有司以聞詔詰其故師云臣祖死王事顧無以報厚恩惟有薰修之功庶資幽冥之助制曰可師先名欽憲神宗皇帝親灑宸翰改賜今諱於是就禮北都福壽寺僧智深爲祝髮師既受其戒遊歷諸方謁約退靜枵然山澤人也聞青禪師之道而悅之乃往依焉青識其法器師一日凌晨入室青問天明未師曰明矣云明則卷簾師從之頓爾開悟心地洞然遂以所得白青青印之侍巾匜頗有年數逮青順世又從圓通照二禪師遊二公甚器異之丞相韓公尹河南延師住持嵩山少林寺廡未幾紹聖元年詔改隨州大洪山律寺爲禪院大開大洪基構甚

大而蕪廢已久非有道德服人不可以興起師使者請師住持已而丞相范公守隨復左右之師普施法雨遠邇悅服於是富貴者薦貨貧者獻力闢荊棘建寶坊之場爲像設堂室化豺狼狐狸之區爲鐘魚梵唄而又以其餘建戒壇掩枯骴更定禪儀大新軌範由是大洪精舍壯觀天下禪林矣崇寧二年有詔命師住東京法雲禪寺從駙馬都尉張公請也師志尚閑遠安於清曠曾不閱歲懇還林澤朝廷重違其請聽以意徑詣嵩山旋趨大陽屬大洪虛席守臣咨師之有德於茲山也五年再奏還師於舊閭辭不獲復坐道場凡前日之未遑暇者咸彌綸而成就焉師勤於誨厲晨夕不倦緇徒輻輳幾三百人既遐振宗風而自持戒律甚嚴終身壞衣粗不加飾張公雖嘗奏賜紫方袍卒盤辟不敢當故權貴欲以師

號言者皆無復措意矣政和元年六月初一日示疾七月十
四日僧問師久演直諦冀垂一言師舉目示之又問師將生
西方邪師曰超方者委又問畢竟生邪死邪師曰問不容髮
言訖趺坐而逝留三日儀相如生咸至嗟禮罔不讚歎二十
五日葬於南塔師異時欲築室退居之所也俗壽五十四僧
臘三十二度弟子宗言等一百三十一人嗣法出世者慶旦
等一十三人有語錄三卷集曹洞宗派錄三卷授菩提心戒
文一卷落髮受戒儀文一卷並傳於世惟佛之道未嘗有起
滅興衰也然必付之豪傑之士然後足以發明秘奧津梁後
來苟非其人道終不顯若師以絕俗之姿薄功名富貴而不
爲振衣塵外高步妙峰使斯人知所歸向名聞天下言立後
世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祖提心印　惠於後昆　曹洞承之　與祖同源
源深流遠　壟壟諸孫　惟大洪老　爲世導師
蟬蛻冠緩　毗尼爲依　法雷既震　聞於九圍
實作司南　眾乃弗迷　闡教利物　爲時一出
出沒者渠　非生滅質　其來無迹　其去無遲
光風霽月　依舊雲山

政和三年癸巳四月七日

朝請郎通判隨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賜
緋魚袋李綬

奉直大夫知隨州軍州事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使
賜紫金魚袋宋昭年

法姪崇溫保壽禪住持傳法妙門守恭立石

馬家石碑題宋故隨州大洪山十方崇恩保壽禪院第一
代住持恩禪師塔銘并序第二行奉議郎權發遣提舉京
西南路常平等事武騎尉借緋魚袋范域撰第三行承議郎
致仕武騎尉□韶書第四行朝奉郎尚書金部員外賜緋
魚袋武騎尉韓昭篆額文二十行行五十二字字徑六七
分正書文後系以銘銘四字二十二句後題政和三年癸
巳四月七日又題朝請郎通判隨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
內勸農事賜緋魚袋李綬又題奉直大夫知隨州軍州事
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宋昭年末行題法
姪崇[圖]保壽禪院住持傳法妙門守恭立石額題隨州大
洪恩禪師塔銘九篆字碑云師諱報恩其先衞州黎陽劉
氏世以武進熙[圖]九年未冠舉方略擢第調官北都忽謝

釋紱求出世法有司奏之制曰可先名欽憲神宗賜改今
諱改福壽寺覩髮丞相韓公尹河南延住持少林寺紹聖
元年詔改大洪山律寺奏請師住持時丞相范公守隨復
左右之政和元年七月十四日趺坐而逝即葬於南塔俗
壽五十四僧臘三十六著有語錄三卷集曹洞宗派錄三
卷授菩提心戒儀文一卷並傳於世云云按師生於嘉祐
三年舉方略時年甫十九住大洪時年三十六其出家於
舉方略之年也又州志載李綬政和四年判隨州是碑立
於三年已有綬名州志誤也湖北金石詩注

洪山報恩禪師塔銘范械撰□韶正書政和三年湖北隨
州寰宇訪碑錄　按碑云恩禪師衛州黎陽人今宋史地
州理志黎陽屬河北路滑州考黎陽宋端拱初建通利軍
天聖初改安利軍熙[圖]二年改黎陽縣屬衛州元初復
爲通利軍政和五年升爲滑州縣屬焉恩禪師生時隸正

屬衡州也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宋會要熙豐二年設
廵路提舉官十員廣惠倉兼領句管農田水利差役初設止有
京東路京西路元豐元年罷紹聖元年
復置改京西北路京西南路正與舊合

崇封龍女記
佚

宗封龍女記朱震撰汪遠安一統志龍女祠在青溪山政
和四年荆門夏旱禱昭靈龍女祠下雨隨至屬縣沾足詔
易號曰靈貺封通惠順濟夫人金石存
佚考

五腦山政和題名
未見

五腦山題壁政和六年汪麻城縣嘉慶
通志

渭禪師塔銘
存正書在隨州
額篆書

宋大潙山潙禪師塔銘

隨州大洪山十方崇圓保壽禪院第四代住持潙禪師塔銘
並序

承議郎管句成都府路觀賜緋魚袋韓昭撰

通直郎亳州司戶曹事韓皓書

朝散郎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賜緋魚袋韓昭篆額

甚矣哉道之難明也分宗列派所以互揚隱顯而彼我之論
紛起迴塗轉位所以妙叶理事而同異之說蜂然趣直者滯
於空迹涉俗者汨於緣塵擾踐相應絶念而游抑又何其難
也有導師出焉虛而不疑照而常寂言行無玷內外一如自
利利他會微間斷先洪山渭禪師是也師韓德淵俗姓賈氏
劍州梓潼縣人自幼不喜葷辛依縣之大安寺出家年二十
七祝髮受具禮道疑上人爲師初即講席探究教典頗通義
學既而幡然改曰名相累人如泥塗溺足乃拂袖遊方徧叅
知識歷大潙眞如喆禪師寶峰眞淨文禪師大洪恩禪師室
皆承奬待後至大陽訪道楷禪師今沂川芙蓉老人是也一
見師器之老人垂示但云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又云空劫承
當佛未出世時體會師忽妙契由是迴超根塵頓忘如見老
人後住大洪命師立僧學識威儀爲眾標表崢嶸道望推重
一方崇圓三年甲申王公信玉按刑京右雅聞師名德乃徇
眾願請住南陽丹霞山天然道場將行老人慮以佛祖傳法
偈及諸家宗旨因緣勘辨師應機答煥若冰釋老人尤歎
異丹霞叢席久廢先時圓明大師住持宗門軌範稍復菁莫

至師乃大振起之雲水高人風聞輻輳師於是益闢田疇繕
室宇以廣延納事爲之制條端有倫一眾蕭然安靜處山
中素闕典師啓意導化曲盡經營迄至有成靡不蒙益南陽
之人每歲來會奉持齋律悟明性宗者莫可殫計襄山十餘
里輦辛不敢入雖邑吏田夫猶能漸漬陶染遷善遠罪以順
師教況服膺至道者乎如是旬歲初終不少懈人根寖熟祖
令益振乃辭疾退居於唐州大乘山之西庵有泉若醴得於
庵之前汲之不竭殆爲師而出也政和五年隨州大守向公
再請師住洪山保壽禪院院經回祿之後巍峩雲構化爲荒
墟師至悉力營繕增壯於前逾年之間復就者十七八納子
依投眾幾五百方緣盛道廣七年丁酉春示有微疾三月十
日忽謂侍僧曰勿復進藥時將至矣安可久留翌日書偈云

來亦無言去亦無說無後無前一輪明月是夜五更僧正覺至問訊師乃云我當自在去矣良久端坐而逝世壽五十四僧臘二十七度弟子悟興等四十三人嗣法出世者二人利昇今住唐州大乘山普嚴禪院慶預今住隨州水南太平興國禪院有語錄偈頌頌古四卷行於世師沒後八日戊申門人奉全身建塔堵波於山之南恩禪師搭右縗素戀慕雲物哀慘師平生道行孤潔兒古面氣和心真而言脗韶昔白顧川訪師於丹山每言吾今生以來未嘗敢造業當知業不可造爲患甚深蓋師自韜跡立志超超擺脫塵勞及趣空門勇猛堅定卓爾不羣可謂眞丈夫矣其操行也深其見法也徹以忘機爲化本以離識爲宗迪故能妙偈偏圓傳持曹洞使沂川之道光談烟赫至於接物度生慈悲懇切殆忘身以徇德淵禪師俗姓賈氏劍州梓潼縣人（湖北金石詩注）住持淵禪師塔銘并序又題承議郎管句成都府國壻觀賜緋魚袋韓韶撰爲一行又通直郎亳州司戶曹事韓皓書爲一行又朝散郎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賜緋魚袋韓昭篆末行題政和八年戊戌九月初一日庚辰住持傳法妙門善智立石額篆宋大洪山淵禪師塔銘九字碑云師諱德淵俗姓賈氏劍州梓潼縣人（湖北金石詩注）德淵禪師碑韓韶撰韓皓正書政和八年湖北隨州（湖北金石詩注）

之而住壽若此弗克永世茲所以望失羣生而悲摧法梁也韶夙荷獎提慙微報稱門人見屬以銘義不得辭銘曰

正法眼藏　孰敢擬議　普應羣機　不受一切
大哉師宗　曠然絕謂　了無所了　味分忘味
師生潼川　岷峨秀氣　善財門開　遍參方外
別有雲山　妙高聳峙　針芥投機　空劫神會
冰霜一色　水乳相契　理事兼融　體用無滯
愍諸迷津　悲願洪誓　兩坐道場　無說顯示
虛舟以遊　應緣絕意　龍象攝伏　遠邇咸至
甘露法雨　普霑庶類　言發成章　乃其餘事
拈出古今　頌明宗旨　白雪陽春　遠繼投子
茫茫羣生　巨川將濟　洪浪滔天　慈航忽逝

錄核淵禪師劍州梓潼人今宋史地理志梓潼屬隆慶府系考宋時陞本劍州也韓韶韓昭一管句成都府國壻觀賜緋魚袋一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考宋會要宮觀使有使副使判官都監提舉提點管句等職熙寧二年十二月詔宮觀差遣不限員數差知州資序人以上須精神不至昏昧堪任煩劇者充以三十箇月滿皆三年又詔杭州洞霄宮永康軍玉人觀亳州明道宮華州雲台劍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太原府崇福宮或提舉官國初置玉局觀也恩禪師碑立於政和三年書人承議郎致仕武騎尉周曰韶即此碑撰文之韓韶始致仕而本祠者

臨川虞陵二先生詩

存正書
打裏陽

臨川先生諸葛武侯詩

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黃星盜伺昏黑騶翩各飛揚武侯當此時龍臥獨摧藏捲旨梁父吟羞與眾爭光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攻強睚睚若長庚孤出照一

方勢欲起六龍東迴山扶桑惜哉淪中路聞者爲悲傷孤子祖餘策猶能走彊梁

廣陵先生龐德公詩并序

劉表見龐公將起之而公不顧也表曰然則何謂公曰我可之崖闃然特出於漢江之滸江外皆環山茂林堅峭蓊鬱錯立交峙望之莫知其際焉山之上多穢草惡木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居民陋之欲易而不售者積數歲矣族兄彥遠一日往遊喜其景而售之既乃平易道路疏竹出石剔穢草誅惡木心營目顧因高就下面作堂於中掇以兩廡步簷回環周若一舍面東爲菴以棲雲霞臨崖爲亭以釣清瀨而又樹以青松間以雜花工不罷人作不費財舟車上下談笑即至不但勞形於鄙遠而山水之秀畢於是邑人見之咸以爲忽生頓出而不以爲故所有也余因謂曰凡物之大情莫不駭異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謂雖斯飛誰得而鶴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於饑而後噫雖兮豕兮死以是兮

是兮

臨川廣陵二先生詩錢唐薛昂題額錢唐吳說書宣和元年歲在己亥仲春乙巳　碑在谷隱寺前臨川先生詩今見王荊公集中廣陵先生王令字逢源有廣陵集吳說字傳朋令之外孫也府志以臨川爲吳澄且以於忽操爲德公自作而他書亦有沿其誤者金石可資考證信矣金石存佚考

崇山崖園亭記

佚據紫微集錄入

求勝概者必在於深山窮谷人跡之所罕至然後以爲怪特而玩之至於跬步之近有湖山千里之觀爲人所易而弗貴者有焉崇山崖是也崇山距鄱北九里在晉陽王城之右按圖經唐天寶六年改爲固封山土人襲舊名而不之改也山之崖闃然特出於漢江之滸江外皆環山茂林堅峭蓊鬱錯立交峙望之莫知其際焉山之上多穢草惡木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居民陋之欲易而不售者積數歲矣族兄彥遠一日往遊喜其景而售之既乃平易道路疏竹出石剔穢草誅惡木心營目顧因高就下面作堂於中掇以兩廡步簷回環周若一舍面東爲菴以棲雲霞臨崖爲亭以釣清瀨而又樹以青松間以雜花工不罷人作不費財舟車上下談笑即至不但勞形於鄙遠而山水之秀畢於是邑人見之咸以爲忽生頓出而不以爲故所有也余因謂曰凡物之大情莫不駭異習常忽近而慕遠惟賢者而後能因其同而得人之所異因其近而得人之所遠然則是山也昔嘗見輕於樵夫牧兒與培婁同列矣一旦取於彥遠登焉而遠若天之益高地之加澗而巽者遠者出焉夫山豈改於故哉特以所遭之人異也彥遠之識其與庸眾亦遠矣彥遠爲人間曠怡愉居常寥然自臨民之志春秋鼎盛他日故未可量也使識士之賢智愚不肖如山之美惡則當有清曠秀發奇傑珍於前者矣吾之族將由之以復振興其爲悅於目適於心又不止如山之樂也余既敘其登臨之美而又以是告之宣和二年三月七日弟嶸爲記奉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楊密副承旨知東上閤門事鄭成之書

崇山崖園亭記鄭成之書宣和二年三月在光化縣今已

佚金石存
佚考

四賢堂記
存元至正重刊
正書在應山

四賢堂記
額正
書

二宋二連公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
如其鄉人有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情之所感動常在其所
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之蓋有不得
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窮邑也然其民好
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易治其鄉之人爲余言曰始
吾邑之人未甚知學之利也有宋氏兄弟者講學吾邑之法

興佛舍其後兩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从之遊爲大官名□□
顯故吾邑之人其鄙啓不學自棄於庶者愧之其居法興時
有連氏兄弟者□□公游相好也其後亦登科仕於朝兩
人起寒家仕不振然視故同舍生富貴□□□攀倚爲聲勢
而兩人益自力不少屈已附之其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
□□□□恥徼倖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
有恥者因君子之化也後□□宋景文之孫義年令應山
以邑人之意作祠堂於法興方丈之西嗚呼爲吏□□其
有恩德从而民祠之者幾人故在位之善人不如其鄉里之
君子也二宋公之□事爵里書於國史士大夫舉知之連公
諱庶字公錫以尚書職方員外郎致仕好修而自重直諒多
聞之君子也其仲諱庠字元禮爲尚書都官郎中敏於政事

號良吏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爲故舊之美然嚴光故人
爲帝逃之不肯仕彼獨何哉連公不因宋公以顯名當世卒
以隱沒而不悔彼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顯晦異矣鄉賢校
理譙郡張耒記高隱處士靳春林敬功書並題額

宣和五年七月一日孫朝散郎權知南劍州軍州事

連端夫立石

乾明禪院住持傳法沙門普提宮句祠像并碑

大元丙戌至正六年夏季月承事郎德安府應山縣
尹兼勸□□□□字士賢重刊舊式

馬案右碑連額高四尺九寸寬二尺三寸額題四賢堂記
四大字正書文十六行行三十二字字徑九分正書接連
文末句下集賢校理譙郡張耒記高隱處士靳春林敬功

書并題篆云云又一行低四格題宣和五年七月一日孫
朝散郎權知南劍州軍州事連端夫立石又末行之下題
乾明禪院住持傳法沙門普提宮句祠像并碑十八字四
賢者宋郊宋祁連庶連庠也按宋史列傳宋庠字公序安
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初名郊弟郘字子京與兄庠
同時舉進士時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
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宣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今碑仍稱
初名曰郊又按隱逸傳連庶安州應山人始與弟庠在鄉
里時宋郊兄弟歐陽修皆依之庶既死宋郊之孫義年爲
應山令緣邑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宋及庶庠之
像祠事之庠亦登科敭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俱與
史合碑稱宋景文之孫義年義史作義當以碑爲正法興

寺久廢（湖北金石詩注）

碑近移應山縣學林敬功字子仁蘄春人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有詩名在江西詩派中得此碑又可知其善書也（金石存）

連端夫於他書無所見書錄解題有連賓學奏議二卷連南夫鵬舉撰宋史忠義傳連萬夫德安人或曰連爾夫弟也豈皆連氏之諸孫與（金石存攷）

祈福觀鐘（存正書陽文在沔陽州）

大宋國荆湖北路復州玉沙縣白沙居住奉道弟子柴瑗謹施財命工鑄造鴻鐘一口捨入本縣崩崩觀永充供養所宣者宣和乙巳歲三月十六日誌

善利用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疆次保家門平善人口又（盜）

祈福觀鐘宣和七年在沔陽州玄妙觀（金石存攷）

歲寒堂記（以據紫微集錄入）

竹山古庸國也接春秋左氏稱文公十六年楚使麇戲黎仮庸及方城今方城亭是也介居阻險而號剽盜多巨姓強家連地千頃其間梁點者往往雄張一鄉貧多資視爲安危苟易與侮輕犯法自國朝以來無令聞焉宣和六年秋會盜多故度爲令者不足以辦事欲擇他吏以幡之於是令夏興致宏自房陵丞往涖邑事以才選也暨至邑宜令典設教條振宿弊於無事數思信以勤其從嚴斷刑以威其淫大率以抑強扶弱爲本用猛而濟之以寬未期年而政成訟庭庶空無事矣因顧其縣宇而歎曰茲宇雖卑遠亦春秋之雄國也

小人並居於世初亦若無別也至其湯於利害動於禍福而不能變遷然後君子小人見矣初致宏之始至也族視邑之盡敝心不能平既又盡知豪吏大姓桀黠惡民之名一切以三尺從事略不以法假人長民坐是安坦而無譏顧不便其政於是萃壞而謀欲崇飾惡言覬以撓改莫聽其言既莫之信則又欲誣以他事訴於當路者且微使人風致宏覬其稍寬已也致宏自度無一可以爲己病者略不屑意治案牘益急卒不以是少改其度其去之日如始至也由是觀之以歲寒名其堂其誰曰不宜致宏九江人文莊莫公之裔孫莫昌作文頗有思致竹山之政大抵以此終飾非文俗吏所能辦也彼邑之人其思爽陰其堂封殖其樹以無忘賢令之德附韓宣子故事云

歲寒堂記張嵲撰宣和七年在竹山今已佚金石存卷

楷禪師塔銘

存正書
在隨州

宋大洪山楷禪師塔銘

額篆書

隨州大洪山崇[寧]保壽禪院十方第二代楷禪師塔銘

朝請郎新差知北外都水丞公事賜緋魚袋天彭王

彬撰

宣義郎新授都水監丞權管句均州軍州事武夷范

寅亮書

朝請郎京西路轉運司管句文字賜緋魚袋眞定張

好古篆額

政和八年夏五月乙未芙蓉禪師以偈示眾書遺誡付囑門
人沐浴更衣吉祥示寂越三日丁酉荼毗收靈骨秋九月甲
午塔藏芙蓉湖後七年住持大洪山慧照禪師慶預師之受
業高弟嗣法的孫也念湖山遠在海隅奉塔廟之禮常缺喟
然歎曰吾昔嘗侍老師住大陽遷居此山凡五年天下衲子
輻輳雲萃不遠千里而來當時升堂入室者散之四方皆續
佛壽命爲人天師今住世者如焦山成大隋逊鹿門燈石門
易寶峰照卽其人也昔人藏衣曹溪葬履熊耳豈不以恩大
難酬示不忘本耶乃遣其徒宗幾遷致師靈骨建浮圖於大
洪山之陽冬十一月塔成明年冬彭韜慧照於山中慧照喜
謂彬曰吾芙蓉老師法海舟航佛門梁棟三十七年於大地
眾生作陰涼機緣在世不獨衲子能言播紳士大夫咸知之

今新塔未銘也敢以爲請彬旣仰慕芙蓉之高風又重違慧
照之勤意義不獲辭退而銘之云師諱道楷俗姓崔氏沂州
費縣人少學神仙得辟穀術隱伊陽山中旣久知非究竟乃
棄所學游京師詣述聖院出家禮德遷爲師熙[寧]六年試經
用度明年受具戒游歷諸方徧參知識最後至舒州投子山
見青禪師一言造妙師資深契青以明安衣履付焉去之韶
山結茆虎穴旁虎爲伏馴探穴取子初無忤也師雖宴坐山
林然道價四馳千里嚮風自元豐五年出世至示寂凡七坐
道場最初住沂州仙洞山又遷西京乾元招提郢之大陽隨
之大洪皆當世元老名公卿以禮延請後被詔住東京十方
淨因又徙住天[寧]萬壽皆中使奉命恩禮兼隆諸方榮之師
所至無緇素貴賤皆直造室內其來京師諸公卿貴人日夕

問訊每與道人處士雜坐師皆一目之師行解相應履踐篤
至無明妄心一毫不立故不能矯情徇世避人道之患竟坐
辭身章師號忤上意得罪居淄州久之上察其無它聽自便
復有旨下開封府訪師還其故服師聞之書四句偈遣中貴
人王松年云石田焦穀又生芽暮種朝收濟幾家巢父飲牛
牛不飲漁翁撥棹入蘆花眾口傳播尹李公孝壽得之察其
誠心乃爲敷奏因從其志師始欲游天台雁蕩過故里爲父
老留不得去樞密劉公奉世捨俸金買芙蓉湖田築室延師
四方衲子歸之俄成叢林今賜額興化焉先是芙蓉湖眾水
鍾聚瀰漫百餘里師嘗謂若決而歸之川可得良田數千頃
常平使者聞其言使邑令詣師受規畫鑿渠疏導悉如師說
異時菰蒲沮洳之地皆爲沃壤鄉人德之乃相率舍田於寺

歲入既豐又推其餘以與馬鞍山後亦賑濟百眾師喜營建
梵刹見棟宇卑陋則崇飾更新規模宏壯凝若基構艱難然
人以師故施財助力咸說樂之工役未嘗踰時繩成即棄去
不迴顧也師本田家子爲兒童時父令歐田中飛蝗師舍已
之田先歐隣人者詰之則曰損他利己所不忍爲其利它之
行蓋天性也師享年七十有六僧臘四十二度弟子九十三
人法嗣得骨髓出世者二十九人皆緣法盛行於時而丹霞
淳公其後尤大今慶預荏大洪禪子至二千清了荏長蘆正
覺荏普照亦至千眾蓋天下三大禪刹曹洞之宗至是大振
矣師應接機緣已見語錄及德洪所撰僧寶傳承議郎韓韶
臨沂塔舊銘鹿門法燈禪師塔中記載之已詳盡云銘曰

諸佛出世　爲一大事　以心傳心　莫難承嗣

日荏明安　得人惟艱　正法眼藏　託于浮山
道未喪世　遺言不墜　異苗翻茂　卒如師閟
堂堂青公　法中之龍　針芥投機　復有芙蓉
自師承宗　曹洞始大　良价不亡　大陽猶荏
凡今宗師　鮮克全提　不滯空劫　則落今時
惟師當機　正偏互唱　木女謳歌　石人撫掌
薦承明詔　七坐道場　三十七年　爲眾舉揚
夢身幻宅　誰主誰客　不有榮名　孰爲罪謫
一辭帝閽　終老海濱　一切含情　萬古瞻仰
漢東沂上　十方天壤　國師塔樣　分付兒孫

靖康二年夏四月十五日大洪山崇圀保壽禪院住持嗣祖法孫慧照大師慶預立石　玉冊官武宗

古刊

馬案右碑題隨大洪山崇[寧]保壽禪院十方第二代楷禪師塔銘朝請郎新差知北外都水丞公事賜緋魚袋天彭王彬撰宣議郎新授都水監丞權管句均州軍州事武夷范寅亮書朝請郎京西路轉運司管句文字賜緋魚袋賓定張好古篆額題宋大洪楷禪師塔銘八篆字爲四行碑云師諱道楷姓崔氏沂州費縣人初學神仙得辟穀術後歸釋教住持大洪保壽禪院師之應接機緣詳載語錄及德洪所撰僧寶傳等書云按王彬宋史有傳宿化三年進士及第終太常少卿今結銜新差知北外都水丞公事史文所無也又靖康二年五月高宗卽位改元建炎是月碑立荏四月故仍稱靖康爾湖北金石詩注

鹿門燈禪師塔銘
佚據石門文字禪錄入

西蜀多名僧而魁奇秀傑者尤見於近代有如寶梵大師昭符者宏經解義足以增光佛日太史黃公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者也嗣承其學有如圓明大師敏行者家聲辨才足以舟航苦海內翰蘇公稱之曰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以如幻之三昧爲一方首者也兩公今朝第一等人也意所與奪天下從之而寶梵圓明特被賞識雨川講徒增氣四海縉紳想見風裁也鹿門禪師蓋嘗以父事圓明以大父事寶梵觀其規模宏大教觀淹博薰蒸見聞有自來矣師諱法燈字傳照成都華陽王氏子也自幼時則能論氣節工翰墨逃塵不受世緣稚勑年二十三薙落於承天院受具足戒卽當時

楞嚴講耆年皆卑下之時黃太史公謫黔南與圓明遊相好每對榻橫塵師必侍立看其談笑公撫師背謂圓明曰骨相君家汗血駒也他日佩毗盧印據選佛場者必此子也常夜語及南方宗師公曰今黃龍有心泐潭有文西湖有本皆亞聖大人曹谿法道所在或欲見之不宜後於是圓明棄講出蜀侍其行至恭州而歿師扶護歸葬成都辭塔而去下荊江歷淮山北抵漢沔徧謁諸老所至少留機語不契振策即行登大洪謁楷禪師楷問如何是空劫自己對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脫三乘不假修不落有無更道取一句曰待某甲無舌卽與和尙道楷駭之師乃伏膺戾止承顏接辭商略古今應機妙密當仁不讓師資相懽不減馮山之與寂子趙州之與文遠也大觀之初楷公應詔而西三年坐不受師名敕牒

縫掖其衣講緇州師研足隨之緇之道俗高其義太守大中大夫李公擴虛太平興國禪院以居之於是洞上宗風盛於東京政和元年楷公得釋則東遁海瀕千餘里太湖中而止草衣濶飲若將終焉豈非厭名迹之爲累也歟師猶往從之楷以手揶揄曰雲巖路絕責在汝躬行矣師識其意再拜而還七年解院事西歸京師名聞天子俄詔住襄陽鹿門政和禪寺師謝恩罷退飯丞相第堂吏抱牘至白曰江洲東林寺當改爲觀從道士所請師避席曰廬山冠世絕境東林又其勝處世爲僧居如春湖白鷗自然相宜今黃冠其中絕境其厄會乎丞相大以爲然東林之獲存師之力也既至漢上郡將諷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笑曰童牙事佛有死無二苟非風狂失心軏以十方檀施之物千里媚道士邪郡

不言謝遣學徒杜門面壁而已門弟子明顯白曰朝廷軍旅之事何預林下人而師獨憂念之深乎師熟視徐曰河潤九里漸洳者三百步林仆千仞蹂踐者一寸草豈有中原失守而林下人得盧逸耶五月十三日中夜安坐戒門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泊然而逝檢其所蓄道具之外書畫數軸而已閱世五十有三坐三十夏度門弟子明顯等七十餘人受心法蒙記前潛通密證匿迹韜光者甚眾二十二日全身塔於山口別墅惠定塔之東明顯狀其平生來乞銘銘曰

空劫日用易知難分汝欲分之如聲與聞何嘗有間月偏谿谷何嘗有斷風偃松竹於一毫端揑聚古今粲然明了而不可尋無功之功無位之位爲物作則無觸無諱惟此正傳洞上所宗嘗有神嶺振其頹風堂堂燈公龍象回顧負戴之直

徐行安步漢南盤本兩坐道場杨然一室名聞諸方孝於事親忠於事佛俯仰無愧雖化不沒聞名枉世決不可除則於心外法有遺餘竟欲除之出以示我笑而不言如冰在火蘇鼬萬仞蕩摩雲煙白塔其下望之歸然紬懷高風蔑林頑涕我作銘詩以範來世

鹿門燈禪師塔銘釋惠洪撰靖康二年在襄陽　金石存　佚考

鄒道鄉碑

佚

鄒道鄉碑在府治　輿地碑記目

陳季常墓碣

佚

陳季常墓碣在杏花村側嘉靖初有發墓者見石碣輕重

鄀尉趙伋撰文宣義郎鄀伯温書丹　麻城志

李將軍墓經幢

佚

李將軍墓經幢在清江北霧洞山李景威嘗事高季興高氏納土守義以死子孫因家墓旁有經幢可考　輿地碑記目

宋

栽松庵記

佚據石門文字禪錄入

僧史補曰四祖道信禪師以唐武德七年至破頭山愛其洞壑深秀有終焉之志禪者相尋而來遂成叢林有僧不言名氏日以種松爲務私請祖曰衣法可以見付乎祖師老之曰汝能再來乃可耳於是僧出山至濶港見女子浣呼曰我託宿可否女曰我家具有父兄可從問之僧曰汝諾我乎女曰諾女周氏之季也僧卽還山中危坐而化周氏之女因有娠父母怒而逐之於眾屋之中日傭紡里閭間已而生子女以爲不祥棄濶港中明日視之跏趺波間泝流而上異之收養

七歲隨母往來黃梅道中四祖偶見問曰童子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姓祖曰是何姓對曰是佛性祖曰然則汝無姓耶對曰惟空故無於是四祖笑之乞於其母爲剃落二十授以衣法爲第五祖卽游雙峰見栽松之全身又至東山見周氏之全身濶港周氏子孫之盛殆今黃梅三尺童能言其事僧贊寧僧史曰五祖宏忍禪師者姓周氏本河南遷止蘄之黃梅誕生之夕異香滿室此矯誣之詞也然可證佐者母既出於周氏而曰祖師姓周乎僧契嵩作定祖圖亦不能辨何也豈當衲子以常理疑之乎夫聖人之託化豈假父母之緣如伊尹生於空桑寶公生於鷹巢獨不論父母之緣耶自唐至今學者疑信相半不能決也建炎元年十一月在黃梅縣　嘉慶通志

傳楊鉉回祖道信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徙蘄州之黃酒隋大業十三年領徒眾至吉州唐武德中返蘄州住破頭山學侶雲集永徽中卒廣德間賜號大醫禪師五祖洪忍姓周氏黃梅人貞觀間住黃梅之東禪寺以養母咸亨中入馮茂山結庵上元中卒廣德間賜號大滿禪師記言母既出于周氏而以僧史祖師姓周之言爲疑未知五祖生而無父不從母姓將奚從邪栽松道者與地紀勝有云四祖居破頭山中有無名老僧惟植松人號栽松道者即五祖之前身與此記合

雙峰正覺禪師院涅槃堂記

佚據石門文字禪錄入

大江之北夢澤之東萬山走趨屹立兩峰蟠峭千楹寶勢翔空煙雲開遮戶窗青紅天花墮飄舞雨旋風疑登梵釋龍天之宮大鐘橫撞山空玲瓏犀顱巍戢走趨肅雍祖印禪師蓋其長雄寬而邊幅壯而疎通謙以自牧眾所追崇如海下之百川則宗論其世家非侯則公棄之恥言安樂嚴叢與彼假扶持終各棄捐當令以觀常自現前授與此疾非人非天是我染衣妄庸垂涎富貴忘其頂童雀盧自誣者則若不同也余自襄沔南歸新豐道由淮上託宿山中欣然見我如舊游從日陪杖屨摧頹兩翁偶立小語又指役工紛然斧斤聲雜鼓鐘坐佇日多其來無窮庸兒包藏衰老篤癃跛盲失心不祥之凶作堂館之工行告終矣要予卽之周行廡廊人門疎快密室虛窗寒幃設簾宜溫宜涼濯衣棚牖負暄橙牀藥鑪茶鼎可劑可湯頤指如意失其異鄉及戲問之欲資抵掌豈有少年如蓬青狂法戰不勝昇入此堂者乎豈有垂死如削倔彊而敢橫機摩壘太陽者乎豈有英靈如黃渾槃杖趫病者遂起澂昂者乎豈有病瘉楊然空房而嘗臥處尚多痂瘡以火燒之皆熏陸香者乎豈有頭陀以紙爲裳而其迅機若火電光方酬洞山吉訖而亡者乎祖印愕然視余嗟吝如予

精敏亦迷怪奇甘棄坦塗而行險巇于知太平無象可窺雨露霜雪自然四時我廩既高里無呼追雞豚社飲老幼扶攜安用麟鳳之與菌芝耶昔維摩病臥毗耶離教誨天龍庵使令豔姬手提大千戲而擲之世尊有疾則異於是背痛乃臥須乳作糜而已何嘗變化怖駭羣兒乎余聞其說乃加敬虔而僧祖禰祖印所賢而余里閈又掌寺權婆婆獻誠願舍此言勾余文之爲記以傳夫千里水濫觴其源若合眾流遂成大川則知以堂眾檀成焉增土爲阜增毛成氈兩尼勤勤嘉其精專同其調度所費緡錢蓋六十萬淨願乃圓有僧道齊以身率先雜眾工中唱叫挽牽十方之多道俗嗟羨咨爾堂眾諦觀病緣此四大軀無可擊堅生死之趣愛見所纏雖相扶持終各棄捐當令以觀常自現前授與此疾非人非天是我自業成熟則然受盡還無如雞出煽此心自住如珠在淵觀苦進道諸佛憫憐歲在丁未建炎改元季冬初吉集者駢肩斂多率眾二百九員領衲景修守珂守詮至其綱維又揀耆年辨眾法欽牧眾法璉叢林精神照映林泉祖印爲誰住持仲宣而作記者寂音老禪

雙峰正覺禪院涅槃堂記釋惠洪撰建炎元年十一月在

佚據梁溪集錄入

黃梅縣嘉慶通志　按輿地紀勝云正覺院在黃梅西北三十里有四祖及栽松道者之真身

蘄州黃梅山貞慧禪院法堂記

敎外別傳正法眼藏自達摩西來至忍大師爲震旦第五祖然後祖道流通宗分南北繇一燈傳百千燈至於無窮得法者不可勝數豈具信根久乃純熟堪任大事而一華五葉時

節因緣自應爾耶蘄州黃梅五祖山真慧禪院祖師道場爲天下名刹而法堂歲久雲蒸木腐將有傾壓之虞住持者募緣修建邑人蔡氏聞而喜捨指家資三百餘萬鳩工掄材煥然一新堂之高五十有二尺其深如之其廣倍之修梁虹亘層簷翬飛宏博嚴麗遂爲江右諸刹之冠經始於宣和壬寅乙巳之冬堂成後三年歲次戊申余被命居武昌假道溢浦紱不遠百里求爲之記考壬寅爲高宗建炎二年戊申爲高宗建炎二年明年乙巳宣和七年後二年戊申余謂紱曰一切諸法皆非實相雖佛張浚所幼落職居鄂州溢浦其所必經道也真應院輿地紀勝在黃梅東北三十里有五祖真身

寶陀巖李伯紀題名

行正德十五年吳廷舉重摹正書在崇陽

忽相逢公實翰

細篆書

銀青光祿大夫隴西郡公李綱自通城如崇陽中路宿巖頭寺爲日之日寶陀巖男宗之從行建炎戊申六月十九日

寶祐癸丑秋孟陳仲微題

此碑總額山僧已不能考碑文於總斡胡公鼎話次得之蓋丁未貶鄂州戊申往來崇通所染碑石遂爲山僧鑿於蒲川爲喜雨記既又易爲慶元縣學記而碑陰無恙得所閱亟遣客朱生謁邑大夫摹刻之一置縣廳一置巖所七十年流落他邑一旦歸之故山何前者之漫不省鄂因思一時君子小人進退若有關於天而人不與者汪黃枉建炎欲罷張傅而廢宗澤則先去綱此機之失人也姦檜相紹興欲罷諸將併誅岳飛則先貶浚此機再失亦人也獨丁未武昌之命則首異議者出於浚宋高宗仁明神武未之信也再疏而後竄亦浚所發一浚也而建紹如二人焉人乎天乎使浚移姦邪反覆之疏以竄賣國之臣則南河下承當末後句日前薦取省住山翁牛力不亦可乎余矚然

殿中執法時而機會往矣則於潛善伯彥輩何責又何以詰姦檜之議已哉其視大聲疾呼於七年之前決策從容於受圍之際定經制招撫於七十五日間者始終一節何如僕庚戌趨府嘗拜岳侯鹵簿祠下茲又得寶陀真蹟敬祠祀於山間俾歲以是日奉寒泉之薦併述二公本末云

正德庚辰仲冬月吳廷舉跋

馬紮右宋李伯紀題名拓本紹基向於京師琉璃廠市上得之題云銀青光祿大夫隴西郡公李綱自通城如崇陽中路宿巖頭寺爲目之曰寶陀巖男宗之從行建炎戊申六月十九日四十五字字徑四寸按是時李公方爲張浚所劾落職居鄂州越五年乃除湖廣宣撫使此其往來鄂州屬縣時所勒其結銜仍題故官耳字體剛勁豐潤誠賢

者筆劄也湖北金石詩注

資福法堂記碑

佚據石門文字禪錄入

資福禪院在金沙斗方之北奇峰峻岡環繞以掩映風林雲壑祕邃以曠平自非逃世絕人俗忘軀爲法者無因而至崇[寧]間蜀僧文慧嗣百丈九莆禪師說法此山求心之所決擇發趣之所歸投凡叢林之所服用寺宇之所宜有者十八九矣建炎元年十月住持沙門九琛以書抵印曰寺僧紹恂者無諸人惠公之高弟有行業淮山道俗愛敬之惠公以政和五年遠化諸大檀越重修潮音堂一所俾知法上首臨眾滾法以上祝天子之萬壽恂欣然從之於是遠近聞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勸者輸語越明年七月而堂克成凡

用緡百萬有餘乃設無遮大會飯凡聖僧而落成之未有文以記其事公爲我記之印曰自後漢摩騰竺法蘭來至五天館於洛陽鴻臚寺有經而未有精舍至吳赤烏中康僧會入建康架茅茨與其徒以行道有精舍而未有僧三日男子朱士行最初落髮有僧而未分禪律迨唐之朝禪律並行曹谿獨號禪宗而律學乃不敢與之抗行元和中百丈大智禪師方建叢林廢蜂房蝗穴之眾爲九州四海而建大法堂以總眾至於天下禪席宗之知比[丘]因法相遂以法爲親主者升座而坐學徒雁序而聽示尊法也恂能化檀眾以成斯堂其知本者與資福院爲此邦之福田道俗男女貫賤老幼者較授之者得長老升堂布法雨以滋灌之令善種萌芽叢生而並茁其爲惠利豈有既乎不可以無書

資福法堂記釋惠世撰建炎二年七月在鄂州嘉慶通志

資福院逢禪師碑銘

佚據金石存佚考錄入

自達摩入中國授二祖心要而以衣爲信故六世爲之單傳至曹谿藏其衣故諸方得者輩出其魁壘絕類碩大光明有若衡山觀音廬陵清原者特爲學者之所宗仰天下號二甘露門令逢禪師者清原九世之嫡孫黃龍機公之高弟也此先蓋福州閩縣人生於陳氏自其少時英特開爽不愛處俗耆年愛敬之唐乾元初落髮於隱真寺明年受具足戒即策杖游方聞黃龍參出巖頭門峰孤峻自荊楚舟漢江抵鄂渚而機公杜門卻掃絕世路學者皆望崖而退師獨叩其戶俄聞疾呼曰擊門者爲誰答曰令逢曰未來此間亦不失答

曰若失爭辭與廢來曰來底事作麼生答曰昨日親自渡江黃龍於是開屏笑而器許之師從容遊詠日間智證雖不事接納而戶外之屨常滿痛自韜晦而人間之譽益著以順義癸未之秋辭黃龍北遊屐止漸陽月峰之下拗爲茅茨一飯奉珈趺終日學者追隨而至川輸雲委前刺史章公拜謁受法要而請升座道俗懽呼謂一佛出世遂成叢林號南禪男子張弘甫施宅爲寺莊嚴之妙庭絳闕清都從空而墮也歲在戊子夏淨髮更衣面坐謂門弟子曰吾委息後衣麻縷客號踊哭泣皆不可爲苟違吾言則非吾法倡於是以書徧辭檀信六月八日示微疾泊然而化閱世五十有一坐三十四夏塔於郡城之北太和中忽見夢於父老曰吾欲出塔大作佛事於是啓塔而顏貌如生萬眾作禮龕而供事之自是

則能指揮造化縱奪禍福使雨暘時若百穀茂遂民建寺其旁世以父子傳器夜燈午梵自唐迄今不替政和之間禪林易之更兩代荒殘如逃亡人家宣和太守林公以嘉祐寺額勒院僧擇文主之從檀之請也文疎通解事材智有餘道行信於邦人初至之夕適大雨九徙其牀一年而施者填門冠蓋無虛日二年而修廡密室緣疎青鎖三年而崇殿傑閣間見層出遊僧過客摩肩仍袂已至者忘去方來者如歸余嘗與林敏功子仁曰寺以律名而禪規不減諸方廩無餘粟貧堂日集千指非有以大過人何以臻此余曰昔臨濟北歸仰山歎曰此人它日道行吳越但遇風則止潙山問有續之者乎對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故世稱念法華爲仰山後身庸詎知文非逢公邪子仁曰彼以荷擔大法此方從事有爲仰山逢公若是班乎余曰昔普淨禪師不務說法庵於王城之東日浴萬眾曰時機淺昧難提正令姑使善法流行足矣又安知逢公之意不出於此乎明年冬遺其徒來乞文又系之以辭曰我懷巖頭僧中之龍本無實法但識細宗乾笑德山怒呵雲峰如獅子吼香象失縱又如麒麟不可擊羈羅山挖勒明招追隨逢則睨出天骨槩奇振贊長鳴萬馬不嘶清溪之上駐我巾瓶笑示死生洞開戶庭意行出入不施鑰扃至今城北白塔亭亭寶鈴和鳴上干層霄下有全身百神來朝劫火洞然大千梵燒而此堅固無有動搖容爾邦民當加敬虔蓋此大士是汝福田如黃琳公如和寶禪

刻此鈔詩以壽山川

靳州資福院逢禪師碑銘　惠洪撰　碑佚　金石存考

修房州大成殿記　佚據紫微集錄入

國家自崇寧間大興學校凡孔子之廟在郡縣者莫不修飾以稱上命中更多故於稽古禮文之事少闕則又例皆傾圮毀壞而不加繕營房舊有學在州城之南西偏建炎三年某月孔子廟屋壞幾毀神位太守王公棄然命都監趙侯再作新廟侯乃相地於州城之東中高而外下可環之以水有頃宮之制遂面勢而改築焉以某年日告成公命故吏張某記之曰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相傳一道所以濟天下而澤後世者不可優劣論也然自三代以還由華夏至於海隅像而事之廟而食之者惟孔子而已嗟乎孔子之道有通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位而行孔子之道者

處孔子之位而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難方周之衰王綱解紐君臣父子之道不絕如綫孔子於此方且奔走齊鄭之郊皇皇然既以是而語人又以是而立教雖畏匡厄陳受辱陽虎見譏武叔而不悔也推本聖人之意豈有他哉顧夫斯道之墜人倫之變後世有粟而不得食之也晚歸自衛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以成一王之法誅趙盾以討賊而君臣之義愈嚴責許止以嘗藥而父子之恩彌篤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既闇而復振人倫之大既梦而復理孔子之力也譬如洪水方割而禹導川澮黎民阻饑而稷教播種惟昏墊而後知禹之勤惟艱食而後知禹之功不然冥亦勤其官而水死者也而後世不稱冥而稱禹厲山氏之子柱亦爲稷而後世不稱柱而稱稷然則生民之泰不於堯舜禹湯文武而於孔子者

其以是耶生乎孔子之前者固有人矣生乎孔子之後者亦有人矣如虞仲夷逸長沮桀溺接輿之徒方且被髮而狎狂耦耕以自養隱居以玩世數子者其才未必不足以行孔子之道其志未必不足以明孔子之教而皆恝然無意於生民之向非孔子者出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已失其傳人倫之大莫與興理者矣然則孔子之祀所以跨三代而獨光際海隅而咸事者豈不宜哉然當茲極亂之時人方廢俎豆而事軍旅而小夫之論者方且以孔子之道爲不急於救亂否者則又自放於山林之間莫肯以濟世導民爲意皆得罪於聖人者也而王公區區於此時獨能新孔子之祀以示民有足大者昔孔子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使世之爲士者苟人人能以孔子之所用心者推以濟世導民則救亂之術有急於此

者乎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彼小人至於難使則其亂有不可勝言者若其易使願有犯上而作亂者邪余既美王公之舉事得化民之本也而又嘉趙侯之補給能輔太守以成行化之基也故樂書其事而推明孔子之道所以急於救亂者如此

修房州大成殿記張嶼撰建炎三年　嘉慶通志

微王山銘

佚據紫微集錄入

距竹山縣西南三十里曰微口二水支分於此合流而入堵水其右發源自金州之宣漢土人謂之南江其左發源盡竹山西界土人謂之微江沂微江而上百里而近有二山臨水其東穹崇而嵩峯其西磅礴而渾厚高皆出飛鳥外土人目

爲雄雌而均謂之微王山山之草木蒙蘢豐美雲氣之所出人常以候陰晴甚駭環山數百里皆峻巖穹谷蓋龍蛇物怪之所憑依也山民事微王甚謹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禱之其應如響建炎四年桑仲寇竹山境內之被害者十七八不死亡則殘破惟避地茲山者皆得免信神靈之庇佑人也按尚書武王伐紂載其助者曰羌髳庸蜀微盧彭濮人意其自是以得封爵而遭秦焚書之後故其家世莫傳然孟津之會諸侯八百夫豈無大邦而微獨見於泰誓吁亦光矣嗚呼微王之靈生於數千百載之前則能佐仁聖以伐暴虐致於數千百載之後猶能假天險以濟生人是宜著在六經而獨廟食百代而不泯者也某嘗避地茲山得免鋒刃感神之賜而慕其德敢虔恪拜手而獻銘曰有微啓土莫究厥初佐仁伐

暴乃見于書歷載縣邑建祀忽諸廟貌猶在神戚赫如禹會塗山執玉萬國周朝訾孟津以來八百豈無大邦莫弗埋沒有偉厥徵獨列六籍仰彼徵山惟石巖巖徵王之德惟民所瞻惟神之靈嚴威如在曰旣而晦而明曰雨而晦殛淫佚善俾民斯理驅厲濯氛俾民不瘥我田穫穫我稼疑疑風之烜之時雨澤之惟神之施歲以免疵瞻彼左山有屹其峙徵王之德與地無際炎正中微邊塵亂夏羣盜恣睢縱橫于野穹谷密林民無免者惟依茲山父子完安惟神之庇以免暴殘惟依此土安爾婦女惟神之佑以遄荼苦徵王之仁古無與先左右仁聖與師用還拯民塗炭于古之前徵王之仁亘古揭有恢其阻險脫民虎口遇寇佑民于古之後我欽王德勒銘巖阿川平山圮惟德不磨

徵王山銘并序張嶼撰建炎四年　金石存攷　按卽竹山縣西南三十里曰徵曰二水支分於此合流而入堵其右發源自金洲之江其左發源竹山西界上人謂之徵江流徵江而上百里有徵上山民事徵王甚謹謂徵卽堵水之上流與九域志異與地紀勝云徵江導源自巴東入於堵者竹谿縣有南江河源出陝西平利縣至縣南水坪河口合于柿河則柿河在古統稱南江又有竹谿河源出盡竹山西界土人謂之徵江合然則徵江卽竹谿河南江卽柿河而東兩河口卽古之徵口晉武帝改縣曰徵陽以此水也紀要言兩河口在縣西四十里數徵異望炎四年桑仲寇陷均房乘勢直搗金州爲王彥所阻大所云卽是事也

辦頓張氏堂記　佚

京山境地名辦頓豪民張祥雄於鄉閭名田藏纊金銀布帛皆以億計故里俗目之爲十萬紹興初巨盜桑仲橫行沔間所過赤地張聞其且至以貲財孥累之眾不能移避於是整頓舍館烹牛屠猪釀酒先路迎之桑甚喜爲之駐留至於累月凶徒相隨日夕醉飽仍各有縑銀之贈桑約飭丁[齒]秋毫不犯張有笄女從簾下窺覘桑見其少艾欲得之張不許桑怒曰吾亦爲不義殺人如踐螻蟻今全爾一家可謂恩惠而眷惜一女子耶張懼急以嫁之留旣久哨聚數萬眾無物可食遂盡戕其家猶以妻故收拾其骸瘞於堂中作大冢掩畢而去獨挈妻俱行其少女弃出外得脫張屋基址尙存有奇石高丈餘巖壑穿穴宛然天成宣和時花石綱欲取之以入京重不可移而止今士大夫過之未有不瞻覩咨惜者堂記石刻猶存范謙叔所作又有蘭軒記朱子發所作故屋惟門樓在彼人徙以爲東岳行宮小殿其大可知矣燒堅志

蘭軒記　佚

見上

范忠宣公像記　存在德安府學

□宣范公象

馬案石碑石下已殘闕綸忠宣公立像高三尺三寸齊膝而止冠帶執笏右邊上缺宣范公像四字下截可辨識者大丞缺餘宋□□治平三年缺青事□安劉周缺人德之建缺孫繼缺二十字背面磨滅大半惟後左邊幼題記

口德安府府學教授方城范愉記并書及篆額二十二字
猶全案宋史傳范純仁字堯夫吳縣人文正公子舉皇祐
元年進士第一治平間通判安州卒謚忠宣碑云距紹興
甲子實八十有二年而公之從孫彭復通守是邦屬吏愉
登載本末云云案縣志職官范彭紹興八年任范愉紹興
十二年任又紹興甲子爲紹興十四年碑蓋以是年立

金石詩注

高宗御書孝經石刻

書真草書在興國州學

御書孝經

額篆書

文不錄

按碑正書一行草書一行分六截止得其半不知其爲兩面刻揭者遺其二面或有兩石一石已佚均未可知王海紹興九年六月辛丑書孝經賜秦檜十三日庚戌檜乞刻之金石以翼扶聖教上曰世人以十八章童蒙書不知聖人精微之旨皆出乎此朕因學草聖遂以賜卿豈足以傳後檜再三請乃從之十四年七月辛未詔諸州刊石是檜先刻於家而諸州卽以檜本勒諸石也咸淳毘陵志景定建康志均著錄今佚劉喜海三巴眷石載遂寧三石昔過遂寧學嘗訪之杳無片石詢之學宮弟子云同治二年洱逆竄城學在城外燬矣今學新修並其事者無一好古之人大約磨作階除砌諸牆垣兵燹海經古刻零落殊可歎也檜跋不傳舊古志所見揭本亦剝落殆盡爰錄於後以備參考

紹興九年六月辛酉
皇帝以
手書孝經賜□□□眛死
言臣不肖備位宰輔□□輒
□無所云補恭惟
皇帝陛下□□□□□□
□乃以暇日
□□□□□□□□□□
□□□□豈□□當
□□□用□□刊諸□□
□□□□
□□
□□□□□□□□□□
□□□大□□□□□□
□□□代□□□□□□
□□□之□□□□□□
□□□□□□□□□□
不□以□□□敢爲
□甚厚
□□□六□□代□二十
□戊申□□□□□□巾
倘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樞密使監□國史兼
□□□□院□□□

□□□□檜謹述

蒙泉龍堂小記

佚據漢濱集錄入

荆門爲邦依泉而立飲濯烹餌咸仰以生下流灌溉功利尤博博唐人題詠目爲蒙泉或曰北爲惠南爲蒙蒙今微而惠特豐惠泉故有亭祠龍扃鐫嚴閟兵火之後結茅故基久益墮陋神弗顧歆日就湮穢紹興庚午冬余始至官覽之慨然明年春軍城大火載葺民居以其功力之餘稍加疎汰出其瓦甓榛壤積如丘阜如鼻出窒如眼出翳源流益滋池用淨澈夏苦旱暵築壇其旁而禱焉牲血未凝而雨又明年春起皇華之館正洗心之堂於是部民甘慈前禱新泉上之亭而甃治之夏四月戊子落成堅壯雅潔還承平之舊觀庶幾九淵之靈有所憑依以惠澤斯民秋復不雨禱之又應歲則薦稔嗚呼此邦之人戴善利侯之德其可以怠十月望軍守襄陽王之望書

洗心堂在蒙泉北卽黃華館紹興中參政王嗣建

蒙泉龍堂小記王之望撰并書紹興二十二年十月在荆門州金石存考

慧照禪師塔銘

存正書在潼州

大洪山預禪師塔銘

額正書

隨州大洪山第六代住持慧照禪師塔銘

右朝請大夫知復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吳說書

右朝奉大夫西京路轉運判官兼行提刑提舉常平茶鹽等公事提舉事魏安行題額

芙蓉道楷禪師有三賢孫近年以道鳴於世者曰慶預曰清了曰正覺二公遊方時預已坐漢東兩大刹厥聲籍甚旣而鼎立東南問望迭勝如磨醯口羅王眼眼明徹由是天下之慕空術者翕然益知佛事之有人洞山之有源芙蓉之有孫預實首倡之也曩余識芙蓉於京師晚得二公於江浙猶以未面預公爲恨今公之子大洪居[盧]老乃狀其行來乞銘老

嫡顧皇暇乎此雖然有一又烏可以已余聞預居隨之大洪也當羣盜擾攘間羣盜環山如林預[悟]不爲意日據繩牀頤指閒暇外防其役之强毅者固守園以折豺虎之衝內帥其徒之靜專者謹禪誦以覘國威之立若是者凡幾年卒與山歸然不拔所活何翅萬人士大夫之家賴以生者猶七八百數雖蘁難中所設施舉中禮法往往迄今頗能道之者然則預豈惟有補於佛氏者耶故余勉爲之書[盧]之言曰師胡姓也世居鄂之京山生十有四年依楷祖家於大陽又十年遂口楷落髮子受具戒久之楷器其所證遺佐丹霞德[洊]禪師[洊]道熟而世疎得師爲重政和三年草寇李商者竊發於鄧之鄧寺之運糧丁數十輩偶爲賊所掩盡奪其糧以去已而賊得吏因視布囊有舟丹霞字者謂賊所從來將網而坐之

主事僧供駭竄莫敢睨師時主藏事獨惻然憫其無辜以謂
不已此口若殆且廢或玷吾釋氏乃越而代之請以身訊阨
於囹圄者踰半年事竟辨白識者高其行南陽之民至有以
預羅漢命之者夫豈其平日荷法之心徵已兆於是與後薦
遷大洪復以師從仍總院事七年水南興國虛席隨守命師
主之聞於朝賜慧照大師之號開堂謂眾曰昔芙蓉老人處
知其名得其地丹霞師兄處忘其名失其地既然血脈是同
豈可枝柯背異遂爲洎嗣法子宣和三年徙於大洪居一紀
餘猶一日凡兩告去皆弗克及歸則一再有圓光之瑞咸疑
慈忍所忻相云而師未始異也紹興癸丑秋乃遂引去下廬
阜入七閭閉關於雪峰之西室闔帥大參張公口嵇其名以
府城之乾元延致之居亡幾移住雪峰崇聖雪峰古稱海內
甲刹時真歌了公口廣大緣法鼓之適謝事而師繼至獨靜
重自持其盛不滅前日叢林尤以爲難云十年夏忽示微疾
因索筆書偈曰末後一句口難名轉步回頭十萬程除卻我
家諸的子更誰敢向裏頭行俄顧謝大眾遂吉祥而逝實六
月二十二日也後七日荼毗得舍利五色不知其幾瘞骨于
雪峰大洪之兩塔俗壽六十有三僧臘三十有八住山凡四
處說法凡二十三年凡得度若惠雨者四百五十餘人得法
若鷲湖子亨者二十餘人其餘隨根器而悟解者散在四方
蓋未可以名數計也此其幻住之大略爾若夫生世之顯異
學佛之精到奉身之簡約董眾之篤勤語錄播傳搢紳之歸
重茲不敢喋焉以請是猶加金以黃助鬲以香者也居盧得
幸於公之久矧公知芙蓉者雖先師之不遇盧之遇猶先師

之遇也公其銘之銘曰

道本一源　孰坎孰淵　徹其源者　一滴百川
狥嗟末流　鼓波自渾　不心其心　徒言於言
偉矣慧照　樂于晨昏　履危坦若　其道乃尊
惟肅惟通　惟誠惟惇　芙蓉之子　芙蓉之孫
千眾拱環　無位而位　功而不居　示以游戲
閩漢渺緜　星河一天　慧照斯在　宛其儼然
維彼靈峰　誰再造汝　□□此銘　無替千古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左朝請郎權發遣隨州軍
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金魚袋田孝孫
立石

馬案右碑在隨州城南百五十里題宋隨州大洪山第六

代住持慧照禪師塔銘又行題右朝請大夫知襄陽軍府
主管學士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主管京西南路安撫司
公事馬步軍都總管榮蒞撰又行題右朝請大夫知復州
軍州主管學士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吳說書
又行題左朝奉大夫西京路轉運判官兼提舉提刑常平
茶鹽等公事提舉魏安行題額額正書大洪山預禪師塔
銘八大字爲四行文行書十九行文後繫銘四行共七橫
末行題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一日空一字左朝請郎權發遣
隨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金魚袋田
孝孫立石碑云師胡姓號慶預居大洪當靖康擾攘間羣盜
祖出家於大陽落髮余聞預居之京山年十四依楷
環山如林預恬不爲意日據繩牀頤指閒暇外飭其役之

强毅者固守圍以折豺虎之衝內帥其徒之靜專者謹禪誦以覬□威之立若是者數年與山巖然不拔所活何翅萬人士大夫之家賴以生者猶七八百數迄今顒能道之者云云觀此則師之志量卓識盖獨區區有補於佛法已哉案宋史職官志建炎初於沿河沿江等處置帥府以文臣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武臣一員爲之副榮凝蓋領是官湖北金石詩注按道楷禪師見靖康二年碑銘慶預卽其弟子也文云預居隨之大洪山草逕塹山如林預悟不爲意日披緇內帥其徒之靜專者謹禪誦毅者固守圍以折豺虎之衝內帥其徒之靜專者謹禪誦以覬國威之立與山巖然不拔所活何止萬人考輿地紀勝云大洪山慈忍靈尊者道場在州西南隅以峰詩奇絕舊爲奇峰寺後改爲靈峰寺今爲崇福保壽禪院山巖起一方巉然雲間四面斗險絕頂峰巒岩中有大湖寺人經行數常見雲氣在下靖康避寇之人立寨圍自保賊竟不能破以斗絕不可躋攀也繫年要錄紹興元年襄鄧鎮撫桑仲以其將李道知隨州時隨州屬守通判王廣廉與州縣官皆寓洪山寺主僧慶預守洪山以扼賊道至隨道

彥威以歸遂掌州事慶預京山人也雲龍漫抄云紹興初隨陷於賊而山中能自保有帶甲僧千數衷命以官汪藻外制有大洪山僧守珍補承信郎詰汝營壁搗其雪峰寺在侯官縣西百餘里地勢高多寒雪故名唐咸通中真覺禪師居之宗風甚盛太平興國三年賜名崇聖院

魯國圖跋

存正書在興國州學

魯國圖

額分書

恭惟國家廣闢疆宇以幸多士士之絃誦六經如見聖人森森乎有鄒魯之風可謂盛矣獨是東魯之邦闕里杏壇之迹宛然如在而耳目或未接焉夫遊聖人之門而不知其出處遊息之地豈足以稱君師敎育之意乎甕頃者負笈四方得

此圖於襲慶府藏之逾三十年今幸承乏敢請於郡摸刻置大成殿之東廡庶使朝夕於斯者得以考聖賢之軌躅而勉日成材之効舉無愧於從遊速肖之列仰副聖朝化成之文則此圖亦不爲無補紹興甲戌四月十五日左迪功郎充興國軍軍學教授俞甕謹識

魯國圖碑左迪功郎充興國軍軍學教授俞舜凱模刻並跋紹興二十四年四月在興國州學

東灌陽縣西二十五里方黃二君無名職官表亦無其人

淨嚴大師塔銘

存正書在隨州

大洪山遂禪師塔銘

額分書

□□□□□□□□□□□□□□淨嚴和尙塔記

存行書在隨州本寺

敬文閣直□□□□大夫漳州府路兵馬鈐轄盧敦紹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文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袋馬謹撰

右朝請大夫知復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金魚袋吳說書并題額

師諱宗遂□府蓮溪章氏子也家世業儒奉佛尤篤母初懷娠頗有吉祥既生在襁褓間見僧卽喜幼不茹葷酒不隨童戲年十三父母顧之曰此兒終非塵中人迺携詣本邑南

嚴院託僧自慶爲師年二十七得度纔受具卽辭師往依講
席復徧歷吾蜀諸禪究明已事因緣未契東包南遊初抵玉
泉見勤禪師勤器之命副院事歲餘罄囊中所積歸常住惟
杖屨參訪襄漢一時尊宿次依棲大洪開山□禪師□看俱
眠堅指因緣一日於僧堂方展坐具忽見小蟲飛墮於地遽
拂之隨手豁然大悟開山肯之於是服勤敷載乃命總院事
政和辛卯恩順寂師畢後事乃□江浙□山值智禪師住持
偪仍舊職政和戊戌郡東雙泉禪院虛席隨守袁公灼命師
出世衲子奔湊傳道不暇袁公欽師道德奏賜淨嚴師號俄
改住水南禪院□望益著遐邇緇徒聞風而至靖康丁未迓
止德安曠山會延福禪院方丈闔人安守李公公濟命師總
踵未幾兵戈蜂起凶寇將至郡官命師領衆入城因建化城

庵居之訓徒如故賊圍城久米升四十金時衆尚廣日惟一
粥師獨請半士大夫分惠糧儲之類卽均贍大衆晨夕提振
祖命愈勤不輟賊勢甚緊高聲唱言城破但存延福長老攻
既不利而曰城中果有異士遂引去鎮撫陳公規聞而謂衆
曰異士乃吾淨嚴也紹興乙卯師退居東堂未數月宣撫使
司居大洪時以襄漢纔復百里絕人荆榛寒路虎狼交跡山
頂僧行散逃餒死所存不過百數日浪野菜橡糜以度朝昏
供利阻隔屋宇墮頹莊夫耕具十無一二師方定居勸勉緇
徒開通供路招置人牛□闢田圃未期歲問四方禪衲駢肩
而來檀越社供如赴約束逾年僧及半千次滿七百復修院
宇追遡先範大闡綱宗自此靈濟道場廢而復興師住持十
有三年叢林再盛不滅疇昔紹興丁卯春師示疾誡侍者曰

每聞鐘魚方進粥飯過午則不復啜耳示化前一日囑門弟
子曰吾今將往信任自緣汝等壯年當此佛法陵替各宜勉
力辦道勿違佛戒至三月四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者曰初
四師令備浴水齋罷沐浴更衣歸方丈熟寢至昏黃遽起時
知事小師環遶侍立師顧視左右斂容端坐少頃暴風驟作
丈室搖振土崩瓦墜衆謂屋摧四散驚出唯副院宗舒疑師
長往侍立不動良久端然示蛻傷有聞龍神殿內鳴指噓聲
方丈後石崖忽摧山之四周人望峰頂紅光燦爛皆疑遺火
詰旦登山始知師逝於是連霄風雪陡作峰巒變白四衆號
慟禽獸哀鳴留三日入龕後七日窆全身於院之陽同光塔
之右葬日晴明風和日暖示化之夕郡官夢師訪于公宇茶
話之久辭曰老僧去矣次日接師遺書駭歎異之師平昔精

持毗尼絲毫無玷不服縑綵布衣紙衾不執財寶不背衆食
檀越所得施利並歸常住士大夫惠以玩好隨得隨施生平
與物無忤至於蚤蝨不忍弃之師世壽七十六僧臘四十九
□坐道場三十載提振祖令度門弟子宗憲等百餘人嗣法
已出世者數人師垂手接人雖慈悲生誨而不順世情入室
普說寒暑無倦禪徒不時參扣並無阻卻因僧問如何是佛
師云休瞌睡叢林以爲龜鑑得師之道者無慮百數師卽恩
禪師嫡嗣曹溪十四世孫也禪宴接人之外一毫之善弗遺
結十萬人念阿彌陀佛刊華嚴遺教諸經集傳注解四十二
章遺教經潙山警策有語錄偈頌並行於世紹興庚申夏師
稍違和有景陵檀越吳興施財預建塔亭以備後事師病起
折充院前歇亭知事衆謂恐違檀越意乃懇止之師因示滅

文其略曰予欲以吳君所造塔亭下止以甄灰塾一同歸塔欲自予己往當山生持者同葬遺骸於其中所貴省緣免致虐勞從事無益爲可勤傳正眼令慧命不絕則斯道綿遠無窮幸同道者察予鄙志師既歸寂後人以重欽奉輕於違師之志同歸之義衆議寤焉其小師宗善狀師行實自洪山不遠數千里而來求銘於予予於師爲同鄉且以道契每欽其道行爲里閭之光義不當辭嗚乎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之後彫火不烈無以驗真金之不變事不難無以見高人之節守今世之所謂高僧者莫大乎闡揚教典傳授祖燈護戒精嚴存心慈忍禪定不亂精勤匪懈身不衣帛囊無積財力興叢林善荷徒衆長齋不昧坐脫立亡有一於此號曰名德儻卒然臨之禍患憂危之變鮮有其心不搖奪者而師于衆善則

兼而有之而人能爲高尚者之所難能學若逢時厄連羣盜四起德安大府環繞幾徧師乃入城創庵居之與衆同患米貴如珠不忍散衆闔郡驚惶師無懼色提振祖令宛若平時聲傳賊耳自唱言城破但存淨嚴一人師雖聞此惟以利衆爲心誓與闔城俱存亡既以道德保護一方賊遂攻擊不利而曰城中果有異士從而引去賊既解而師退枉他人則追念前日虎口之危亦且少休或求安靜之地以自養是爲得計而洪山全仰遠供以贍多衆時則賊去未久供路不通山頂屋宇大半頹圮僧徒餓殍十喪八九所存餘衆惟以野菜橡糜僅充口腹聞者莫不遠避而宣撫司命師往住持而師亦毅然從之既至躬率其徒開通供路葺治田圃魚鼓之聲復聞未幾社供復來衲子奔湊於是重修院宇百廢具興卒安口百餘衆靈濟道場燦然復新有加於昔焉嗚乎師於傳道修行之外又爲人之所難能有如此者求僧中之名德罕見其比非夫夙植德本而道力深厚疇克然邪銘曰

大洪之巔靈濟開山始自恩公更律爲禪嗣法淨嚴繼踵而住有十三年道行化普師生遂[空]幼願出塵受具之後周遊問津徧登講筵復歷禪苑既通教乘欲窮法派因緣未契束包南遊竟遇洪山針芥相投俱胝一指洞徹源底佛祖機緣更無餘旨宗說俱通解行相應能博能約有規有繩精持毗尼常恐弗及食不背衆衣不衣帛囊無積財力興叢愛惡已獨忘懷高士所爲獨難衆美臨患難而不變世莫得而倫擬若居德安會賊四圍闔城震恐日懼顛危師行祖令宛類平時賊謂有異人而引去庸非賴道德之慈威逮兵刷

之稍平亦可休而少息洪山供利久已隔絕淩晨無粥面正晝無食口殍而死者過半幸免而存者十一師被宜司之請不復辭難而往芟荊榛以登陟闢虎狼而趨上野菜揀糜與衆同餉率共徃以開路招檀施而贍養曾未逾年衲子奔湊田圃[已]墟俄復耕耨寺宇傾摧鼎新卑陋卒安七百高僧名蓋廢而復舊此舉世之難能師優爲之而不以爲難致緇素之皈重宜幽明之共尊圓寂之夕暴風遽作龍神鳴指而長嘯山崖裂石而崩落時當暮春大雪降格禽獸哀號林籟變白紅光現於峰頂化體初無改色窺棺聳塔瑞雲中高示遺規爲永則

左朝奉大夫權發遣隨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金魚袋田孝孫立石

紹興二十六年上元日受戒弟子賀善崇張善堅等
共施財命福唐鄭彥輝陳元仲刊
馬案右碑題上缺十八字淨嚴和尚塔銘并序□二行題
敷文閣直缺四字大夫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瀘南沿邊
安撫使知瀘州提舉學士兼管內勸農使文安縣開國伯
食邑七百戶缺六字樞撰第三行題右朝請大夫知復州
軍□□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吳說書
并題額額八分大洪山遂禪師塔銘八字文行書二十五
行行七十三字銘低文二字四行直書銘後行題左朝奉
大夫權發遣隨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
紫金魚袋田孝孫立石末行題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上元
日受戒弟子賀善榮張善堅等並共施財命福唐鄭彥輝
陳元仲刊連額高八尺寬三尺九寸在隨州大洪山碑云
師諱□遂號淨嚴遂□府蓬溪章氏子也年二十七得度
受具住持洪山大興佛教鼎新梵宇云云湖北金石詩注按文云郡東
雙泉禪院盧席隨守袁公灼命師出世考傳燈錄襄州雲
蓋山雙泉院曰西雙泉以隨州雙泉院爲東雙泉淨嚴出
世卽世雙泉院也陳規輿地紀勝官吏陳規和間知安
陸縣就知府事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
戰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安陸
民德公爲廟記之賜號賢城廟

復州蘭亭

佚

蘭亭記蕐石刻太守何榘刻在復州輿地碑記目

景陵一本自第一行首至第七行末裂文甚大乃景陵郡
齋舊物湮沒民間日久郡守何文度得之紹興丁丑歲十
月十有二日跋蘭亭考

於今有年願假須臾之景有請於公公曰何哉曾惟有不知知之故有不告天子惟有不知知之豈有弗行爾其示我以詳於是進曰初大河木他裂郡有賦曰黃河卷埽錢緡計一萬七千有奇斬黃爲代輸而郡以緣充之匹計一萬四千奇自大觀二年始也今黃河不卷埽斬黃不代輸而淮衣若爲經常自紹興五年始也其初二千一百有奇二十五年增六千三百有奇及大觀之數則止雪竭命殫可以損不可以加公其哀之公應曰諾文進曰往者以錢視緣緡計一百二十有奇得緣百承平時其直相當民雖不欲而猶能堪之今無易緣之錢而一緣之作錢四千五百有奇是一緣而羨三倍之錢往者斬黃與賦各有處餘相通斬黃爲興國供河埽興國爲斬黃調官緣

是一州而輸三郡之賦公又應曰諾明年春正月公歸拜參知政事具白其事天子卽詔有司以爲率勿與合下圖一郡三邑數萬之生靈扶伏踴躍首擊地手加額士庶天子灸則戴公惟天子高視兩儀萬物之上敝神器褰裳遁之何藻色之可狀而端倪之可規公出而與世同憂公不能忘世世亦不能忘公眾又相謀曰古者愛敬其人而不得親或思其人而無所寄情則貌而奉之故其像有畫其祠有堂於是鄉黨喜事有力者相與述人情規古義以請於太守張公眾太守曰地庳薄則不稱位宇囂隘則不稱隱書得其略而不得其詳則不稱容乃得西城佛宮相其位置之尤者僦爲之屋而擇其耆行之名者工爲之貌奔走經營無不用其至而後得公精神儀幹冠冕佩服之眞既其以曉其部之民民曰如

是可以無憾雖然自辛及乙宿師用兵五年溝池櫺檻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穀粟皮羽之斂魚鱗鳥酋鋪布盈出鳴乎殆哉岌乎此邦也淮衣至是亦將無以爲輸且朝廷知其無名盍亦除之吾儕小人苦不知足之嘲願受而不避無亦使盛世清朝有何待來年之云太守曰天子視民如傷公愛物如已千載一遇不謀而同符公將秉執元鈞佐佑太平兵甲斂息無所興發府庫充仞無所庀藏復常庸蠲常租省常調爾行將見之民曰如是誠可以無恨則以告其客汶陽王質求文以列實質不敢辭不獨以彰天子之聖著公之賢凡志士仁人皆可以動心焉

汪參政生祠堂記王質撰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枉興國

玉虹泉詩

存正書在羅田縣

百尺雲巖佛閣前晚鐘疏葉思悠然岸邊酌酒和清露石上題詩染翠煙半嶺泉鳴通古澗數峰秋盡隔寒川西風似欲吹人起去逐騎鯨汗漫仙

玉虹泉詩何錫汝撰在羅田縣東五十里字畫遒勁鐫鐫深明近爲湍流澌齧字痕剝蝕僅有存者

康熙湖廣通志

玉虛洞毛鐸等題名

存正書在歸州

隆興□□四月五日郡守毛鐸孚文率教授梁介□□然侯愷强中來游

玉虛洞毛鐸等題名正書隆興□□枉歸州

宜昌府志

寇萊公祠碑
存正書在巴東寇公祠

詩言志非謂其必出於作者之手而後見其志也後之人有取於古詩一章一句賦詠之亦足以見焉國朝太平興國中寇萊公爲巴東令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大用然世知誦公詩而不知是詩本出韋應物公取其七字析而增之應物雖能道是語而官止於郡刺史不見於設施殆不過爲詞人之詩而已及公取而用之則果能舟楫巨川是豈後人因其已試之效而爲是傅會之說邪蓋公雅有濟世之心與舟橫野渡之意合正猶鄭七子之徒取風人之章而賦之發諸口而肺腑之隱洞然可見志之善惡身之吉凶禍福皆不能逃趙孟之所料也公爲是邑時年方踰冠有

愛在民世呼爲寇巴東其後致身宰相踐其所言景德澶淵之功尤爲僊偉當時苟從建議之臣幸蜀以南則三光五嶽之氣必分公獨毅然決親征之策鑾輿一動社稷安於泰山天下混一者二百年較其功烈於傅巖之人任舟楫之寄中興有商未可得而輕重然性素剛直不與物浮沈晚節爲奸邪所擠流落南荒以死天下至今哀之十朋頃過公安問枯竹再生處有祠在焉因賦詩書之過巴東舊治訪其祠則已廢矣惟秋風亭尚存則又賦詩有不似公安之歎縣尉王盦孫者永嘉人也因命其建祠塑像盦孫卽亭祀之既成以其圖來有毛君恕者令是邑集公詩百餘幷刻余詩以寄且請記之余生平欣慕公之爲人每歎靖康間復有如公者出則南北豈至於分裂邪公之事固余所樂書尚奚俟乎再三之請然巴東古祠遺像廢而復興殘編斷稿散而復集江山增氣如公再生雖發端於余而卒成之者令與尉也皆不可不書

乾道二年八月朔日

左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知夔州軍州事兼管勸農使充夔州路長馬都鈐轄兼不路安撫使王十朋記

門生右文林郎奉辟夔州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王蒙書

門生左修職郎充夔州路鈐轄司幹辦公事朱灝題

宋寇萊公祠在巴山南麓一碑傾仆土中乃王梅溪先生乾道二年立門人王蒙書碑已中斷嗣程記蜀道驛記

去思樓記
佚據雪山集錄人

興國太守張公未去郡之三月作南門冠樓於其上逭宇土

君濟問語余曰樓將成名未具也此邦人民心不負於公之去而力不足於公之留有怏怏不滿之容有鬱鬱咨吟之聲夫未去而惜則既去而思也不既切乎吾以去思名之人情宜事實稱也余曰今之爲吏與古異也不論古與往數年又異也不論數年與往十餘年又異也古者事省而易應法簡而易行物豐而易徵人醇而易令故吏之爲力也易施長老所傳承平未亂之時雖拙者猶能從容閒暇有辦而無趣退食之餘宴心樂事銷太平之景以余所見距此三數年太守亦或間莅兒而府庫虛竭問其充未聞其竭也有時而竭亦有時而充未聞其不可復充也獨八九年來爲吏者至不可終朝余往來兵間所歷殆偏東南平時豐州壯縣氣象變改月異而歲不同諸公所憂方隅之佳政之吏田野少歉聲亦

民此亦何足怪也事益繁法益急物益窘人益澆御益澆之民指益窘之物守益急之法應益繁之事雖黃霸遂卓茂魯恭之賢將施其所積而遂其欲不獨余知其難也民不能以盡徇吏故吏之怨民日深吏不能以盡假民故民之讎吏日毒當是之時有未去而怨者矣烏有既去而思者乎而張公所遇人天下之至難建炎紹興之交江西無地無兵而興國受毒最酷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秋輸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夏輸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今五萬七千一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而又無故輸淮衣六千三百有奇雖解兵二十餘年益困弗蘇而辛巳至於甲申復連兵四年溝池櫛鱗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繩弓甲皮

羽之斂視大州同科而以和爲糴者少亦不下五千有奇以汰去軍者多稍增至一百有奇大州不堪而況於興國公來以甲申之夏其去以丙戌之秋經大役者二興國平居爲盜賊之淵甲申之歲猶夥垂發公廨取數罹慘治之而警其餘姦不得肆民乃少寧定凡城之隅若江之瀕布民兵其衝遠者收吏調存撫視近轍自行緝薪蒸酒舸酌以飲民博簺巨哉佐之部勒率乘整隅弓戈出入游警以張民兵之聲行者歸居者安強者奮弱者不恐市無譁言野無走塵者貧者富相安以幸無事故警既撤而民始親乙酉合忠義新軍於江州露食草宿立須具廬興國當三百有奇爲木若竹若蘆若鐵十萬有奇伐削之工覆築之工遷運之工舉不在其間譁訛相警欲遁欲移不能者含憂以俟斃已而一物以計皆賦

資於民而易其物一工以積皆假直於民而取其工凡物視其時之價凡工視其私之傭內郭外郊奔衝街屬而樂與之從事既周其身又濡其家故役既已而民益愛以再歲考之上供之運錢計十萬五千有奇米計十二萬三千有奇吏兵之俸錢計五萬七千有奇米計八萬四千有奇至陋之國極困之民然而財以時輸上上不繩徵俸以時給下下不告病此宜其度越經常醞釀新奇有所不免者問之莊原莊原不知問之莊野莊野不知余能言之窮其微眇而塞其漏鉗其變態而銷其姦析其奇贏而嗇其出嚴其開闔而謹其藏如苦儒專經窮晝夜之力爭尺寸之功如枯僧縛禪棄形骸寢食於寒暑之外拾遺腐於糞壤之聚奪掩匿於盜賊之懷故財紓於上而賦不及於下勞切於身而樂不至於民自公觀之

以身之勞易民之擾自民觀之移己之痛爲他人之苦則而不有所感禽魚無此情蠻貊無此理也則未去而惜既去而思何異之足言而余獨念夫當古人難施巧之時處今人至不幸之地去而得思於民此不亦天下之至難哉或者不以余言爲然自履之則知矣故余之於公惟憐其至難而歎其不可能也公名采字元亮鄭人是爲記

去思樓記王質撰乾道二年在興國州　金石存攷

興國太守題名記

鉄擄雪山集錄入

滎陽張公采元亮爲此郡無毫髮不稱人意郡闕太守題名元亮心不滿之問謂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去者漫然來何覩焉不惟如是太守于民有父母之道師帥之義行

路視之人情薄哉顧有所不決江西一道十餘州此最夥於兵凡圖書金石皆散壞不可稽驗我最後於諸公故老遺黎日就彫零益無所諮叩數熙豐來楊公繪玉公琪各以文章事業表見李公宜又捍難保門有卽墨平原之功至於今論之然追其歲紀官稱已莫獲其詳姑憑其槩見著之體有舛焉如之何馬獨得王公專以次實之將於此乎權輿闕者夥矣如之何而可質曰蓍而舛猶未著也疑者於法從闕又何尤焉於是始定於王公專凡若干人具次於左方

興國太守題名記王質撰隆興二年在興國州　金石存攷

贈少保王公墓志銘

佚據梅溪集錄大

紹興丙寅春某初肄業太學今資政殿大學士參政王公爲博士學者咸進而仰之師道之尊如陽司業衡鑑之精如陸宣公慨然痛革時文之弊一歸於正如昌黎歐陽二先生士有經指授蒙品題者咸見頭角爲時聞人某最不才且晚進亦以舉子之業誤被賞識遇稠人必誦而夸之卒由舍選竊科第先生奬借成就之力也乾道戊子冬十月某懷清源郡章過三山拜先生於黃堂賜之酒旣半出示所述先少保公世次行實且曰吾欲求有道能言者屬之碑子其人也某懼而避席曰先生誤矣某不揣衣趨隅二紀於茲矣道固未之聞也而言尤不工先生門人弟子滿天下而以是屬諏學小生烏能發揚遺懿之萬一郎力辭至五六卒不獲命明年秋八月書至自永嘉督益嚴乃卽先生之所述而系之公諱綱字振仲先世閩人徙錢塘開元中旅游漢沔間至襄州穀城

樂其風土遂家焉六世祖公達生居能居能生崇遇崇遇生公之曾祖考諱允中有子諱遷於公爲皇考而上皆隱處不仕皇考以公登朝累贈朝奉郎今天子卽位之三年求治甚切思用異人得公之子喜甚擢左諫議大夫宣諭江淮入參大政於是褒其三世贈公之祖考太子太保妣向氏瑯瑯郡夫人彤氏博平郡夫人贈皇考太子太傅妣黃氏定襄郡夫人贈公少保配張氏襄國夫人王氏世有陰德於鄉里至宮保尤號長者見其容溫然知其爲德人也平生無忿恚未嘗箝詈人嘗使僕曝麥於場僕游博舍去雨俄至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爲恨仲兄役於鄉主郡驛僕盜官米索之宮保自誣曰使僕者我也兄不與知官吏皆知其不然以宮保執不可奪姑緩其獄一日將致刑忽大赦遂得釋一

郡嗷呼曰天果不陷善人鄉人有負逋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頗有姿色宮保見之不商其直而售且曰翌日以女來作券果如期而至宮保笑曰吾焉用汝女聊爲君償逋耳卒歸之所居去杜母鎭十餘里有僧與鎭將那氏有怨發怒投張海爲賊導之自均房來欲復仇宮保聞賊至曰我若去必殘吾鄉因其牛酒以待賊兒其狀貌兇暴之氣頓銷且素聞其賢甚敬之約其徒秋毫無犯僧感舊恩見則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那也力解之不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郡舉族逋去賊旣退乃徐出僧至鎭追其徒不及竟無所肆其毒猶子京豪俠任氣使酒而好鬬市有一無賴少年惡之嘗切齒宮保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於房陵衆皆爭曰吾僕使不乏何至用此人必不來矣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

而蓋遂遁去爭者咎之宮保曰非不知顧吾姪深惡其人常恐杯酒之後一與之遇事有不測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力全之也常曰家貲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振貧窮故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有所求隨其意而飽滿之饑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嫁不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爲之辦棺槨具衣衾士大夫罷官赴調流落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里不計也於是遠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議者以比漢伏不關云臨終戒其子曰欲服人無蓄賄欲睦族無議財尊師友以教子孫藏經籍以待豪俊好甘者飴以蜜好安者設以席果守吉吉必有後言畢而逝瑯邪夫人生二子宮傅其季也爲人魁梧寬厚行義著於邦族遵宮保之業世其德而不變好學有才華

詩筆清麗所與游皆鄉之賢士及時之名卿大夫盛公文仲帥南陽卒於官其子章卜葬於漢南貧不能集事造門哀告曰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以爲先人宅兆慨然許之曰惟君所擇章既得卜凡葬所須皆仰給焉又館穀其家數百指饑歲而不厭其好義皆此類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必同席甘苦惟均上下無異財鄉人服之取以爲法定襄亦嚴明有賢行事皇姑至孝年五十餘抱孫矣猶日親盥饋性無妒忌愛庶孽過於己出宮傅篤學喜客不屑治生業一切委夫人小大斬斬皆有條理宮傅篤於於教子夫人佐之其義方慶善乃鍾於公公幼孝謹有立及長克家力學有功名大志時余公幹鄒公浩皆當世名士相繼教授郡學公往從之勤苦絕人其業日進鄒公尤留心於

誘諸生課程其工拙美惡必題數語爲品藻公每蒙賞激遂爲高第舉進士中元符三年丙科授將仕郎延安府法曹參軍宮傅遺之詩有名利場裏持清謹冠蓋叢中寤是非之戒公敬佩焉丁外艱執喪哀毀過甚跣而尋山以葬足爲跗裂服除調慶州司法參軍帥錢公昂高其才而委任之以進築香柏臺神堂九羊堡應副有勞及該入賓赦恩叙循儒林郎有禁卒五人夜踰甕城劫門者衲衣門者凍以死而復活案且當斬公白帥曰一衲直數百錢且變主不死而殺五人情有可矜錢公曰公欲云何曰此軍人也若送經略司則死生在公特筆耳欣然從之獄官怒曰公欲以國法市陰德耶公不爲動卒皆活之以久去親闈自陳合入支掌資序罷歸授江陵府觀察推官分曹建揆改爲司兵市屬貳車處簡公攝

事歲餘一府仰辦江陵大府諸司皆杜爭以事委公曰爲府中一俊常平司檄主管其司事時湖北行方田主於是司部使者出口攝之又按獄湖南獨僉廳行其事公知其法之弊委曲調護利則伸之害則違之又選所差官而授以方略於是方八州而無訟公不自言既去官後使者白其功於上特循承直郎丁定襄夫人憂扶護北歸哀感行路服除授開封府扶溝縣建雄鎮權府學博士改奉議郎知金州漢陰縣在京西極境治所去利路界千餘里梁雍之民錯雜其間公臨以簡易人皆宜之范公致虛以前執政鎮南陽聞其政聲辟知穰縣辭不行終更屢轉朝散郎賜六品服擬通判濟州未赴以建炎元年十月十一日薨於家享年五十有五公爲人圖質任眞不事表襮遇人以一誠喜稱其過善有過則面告

戒之退無後言平生恬退不妄干進入仕二十八年在官纔十考其除內艱而造朝也盛章爲開封尹權鈐霊赫以皇考舊恩欲報之公公固不附又嘗欲以妻黨張氏女歸公公拒不受積以爲怨因不被薦已而章敗其客皆坐遠謫公獨不污承祖父之風好施予不蓄貲財居官尤廉潔先世雖厚所產至公益貧自漢陰代歸糧食不繼范公宗尹有詩曰丈人古君子清德冠冰玉仕宦三十載一飽猶仰祿驅車向金閨此行何太速家山豈不戀陶令祇無粟知者以爲實錄其調濟州通判州有田隸西城所巨閫李彥圭其亟兒婿機然人曰公必往見之不然且有禍公曰吾寧不調不能屈於此已而果見奪其得倅徽州未出都而金人再犯閫公在閫中官索金銀甚急人多隱不肯輸公劫掠之餘囊有數金悉以送

官人勸公少留以爲歸資公曰國家如此吾何忍有所隱邪二聖既入金營集百官於秘書省聯名以立張楚公驚泣亡出曰如以爲立皇太子若爾吾非所敢知卒不書見者皆爲驚悚篤於風義其釋褐也同時鄉貢之士第與不第數十人多依公以食貧不能歸者資遣之有風鑒好獎借人物所許予後多顯達范公宗尹爲布衣時年甫及冠一見期以達到奬成之其訓子弟造次必以道大老猶自力觀書以誘迪之聯案共榮夜分不倦襄國夫人聰明修整好讀書聞書令賢人才士之事業則聳然慕之常舉以勉公且以誨其子先公十七年薨公念其賢誓不再醮初公既葬皇考而不宜其地欲改卜未遑也大資政知荊門軍以紹興癸酉正月十四奉皇考及公之喪葬於故居之東北一里寇山之原各以其夫

人祔五子之深之美之珍皆未仕而卒之望卽大資政也今知温州之彥右承直郎一女適秉義郎歐陽价早卒孫男十人鏞右從事郎鉄右宣義郎鐸右迪功郎錞右修職郎欽右承務郎鑄鈗錫鉞鉛未仕孫女六人一適右從事郎錢慶胤一適右迪直郎魏欽弼曾孫深濩白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獲免者千一往往無贍類獨王氏既絕而復滋大資政又以儒術文章裔結知明主致身執政爲時重臣初宦保贈制曰清塵美行肩於古人重義輕財化貪息訟州閭以無怨公稱之我宋造邦轂城以進士起家自其孫始迨茲萬□流澤燾後信可取必君子曰王氏之有後也宜哉厚德者流光天道不可誣也銘曰

王氏之先自閩徙杭有唐閩先始家於寔至無怨公植德厚

誼善積名成如漢伏氏宮傳遵之不懈有加慶鍾少保進士起家小試墨曹活人惟死攝官大府政聲有偉匪人不附僞命不污棄然節義可激懦夫天嗇其年志不克究不在其身以昌厥後果生人傑早掌大聲模範太學作新諸生勤勞於外治最荆蜀帝曰來歸資爾啓沃進司言責入贊政機密疏輸忠而人不知惟帝知之大滌是畀不令而行德威惟畏帝念老成行將相之先世之褒奚止於斯巍山之原少黃之□紀德豐碑有同岘首

贈少保王公墓志銘王十朋撰乾道五年在穀城金石採訪考

興國四營記

伏旅雪山
集錄人

興國升軍則有兵自太平興國二年始也二十五之忠節十

五之効勇十九之武雄牢城此凡軍之類也其肄額自何年始也六百六十有七屬諸廂此凡軍之籍也其蓄籍自何年始也城之北少西忠節効勇牢城營之城之東少北武雄營之此凡軍之營也其建營自何年始也其廢自建炎三年始也其興自乾道六年始也六年則太守縉雲葉公爲政之再期也六十有四以舍武雄四十有九以舍忠節三十以舍効勇皆卽其故營營之又三十以舍牢城更而西之非其故也四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積其庸而計之也二千三百三十有奇以貫計錢二百八十有五於其郭爲鄉十有一爲里六十有五於其郭無毫毛之自出也

於是兵之雜處者皆遷兼其家者專舍之止其存者合舍之其身他隸而以其家自隨者闔之戍而未歸者制其室數以待之募而未集者分其地域飭其材事以待之將成兵之歸皆具而未來者乃今有以逆之則其爲恩至衍也嗟夫月一其廬歲兩其繕既有限也征役則添有給廩則橫有溢又弗常也鑠其有限弗常之祿而廬人之廬甚矣其難也且非惟其私而已凡兵非涅不爲兵貴其辨於民也涅而去之以某罪論惡其無辨於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判之其品七申面至於緤其采五白而至於緋謂之軍容其弗遵者以某罪論惡其無辨於民也不足又其居別之當舍而弗舍弗當舍而舍與弗當入而入皆以某罪論聽而弗問又以某罪論其憲禁有博戲之禁有禽犬之禁有酒之禁有市之禁有田獵之禁有兵之禁有器之禁有舟車之禁有金鐵之禁有采捕之禁有關津之禁有山澤之禁有貨賄之禁有征稅之禁有逋逃之禁有卜筮之禁有飲禁有濫禁有逃禁有盜禁有詭名之禁有匿奸之禁有斂財之禁有弛藝之禁有竊造軍器之禁有私傳兵式之禁有出法物之禁有結義社之禁有駈兵之器也營也者施法之地也官無寺無以施政也士無學無以施業也工無肆無以施事也兵無營無以施法也凡營別而謂之都都有頭總而謂之指揮指揮有使以伏事之後制階級之律重則死之有兵於此弗嚴則弗肅弗肅是罪而當之也凡營有房房有號號有籍損闕而失繕修一日以某罪論若垣墉之敗則登時築之庇兵於此弗整則弗安弗安是錮而苦之也登時較之一日爲多一日較之三日爲多四十三年而弗復可以爲多否也歲秋八月乙丑有禁兵之占於籍者以盈爲度其闕額錢無輒令十一月乙酉行

令禁兵之疏於帳者多闕弗登必罰無赦此地曠而人稀五方之遊罕集初皆以致兵爲難及是憚爲兵者趨然動趫爲兵者毅然決變其日之所習見而感其心之所樂爲則營之勸也奚爲勸示其不忍然於彼而覈其不漠然於此此營之所以爲勸也官日以丑酉之令從事孰敢不力惟公之敏而功也奚爲敏而功無敺之以勢而致之以道此公之所以敏而功也

興國四營記王質撰乾道六年在興國州金石存

蘄州教授廳記碑

存正古明
洪武重刻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

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懼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己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敎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敎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卽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歎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邪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壤焉請於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敎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考前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躐不惰探策而問勘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旣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敎治悉使聽焉由是斬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敎之行而將有成也嘉石於堂考前爲是官者得之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敎可能也而其所以敎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爲迂闊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於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寘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靳學舊有朱元晦敎授廳記洪武初知府左安善模朱諱體刻於壁白茅堂集

諸葛武侯贊

佚

諸葛武侯贊張栻撰在襄陽府治輿地碑記目

金石志十二

宋

開山智海塔碑

佚

開山智海塔碑 [清]熙二年襄陽志

慕連亭記

未見

慕連亭宋[清]熙丙申知府周頡慕連萬大兄弟因建慕連亭李松齡記雲夢尹胡達孝繪鄖城霜露圖鐫于碑陰亭久廢碑亦沒嘉靖丙申修城出其碑于沙土中頗尤有尚記之安陸志

興國軍大冶縣學記

天下非人才無與共治天下人才也者其源在鄉其流在郡其歸在朝廷積石河之源也岷山江之源也播而九之河之流也其歸則同大於海也河且南流也別而九之又三江之流也其歸則同大於海也河且南且東至於華陰底柱同孟津大伾過大陸而北之此而見河之功江所歷曰沱曰澧曰東陵曰匯曰中江皆東趨此而見江之功皆未逾海之爲歸其澤溥也人才在鄉不若在郡國在郡國不若在朝廷人才之海也而其源則溶於其鄉周制士有秀自鄉而升之司徒則以選士名之拔於其萃也選士又有秀自司徒而升之學則以俊士名之尤於其選也既升則弗征則以造士名之與民別也造士又有秀大樂正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則以進士名之與士別也進士又有賢司馬以告於王而官之爵之祿之此人才之溢觴也周官三百六十總以六卿內外高下別之乃克用乂蓋人才皆出此出也今之天下爲里若干而屬諸鄉爲鄉若干而屬諸縣縣也者鄉之會也此論上之積石岷山導之則九國受其惠否則萬物壅其澤其利害顧不大哉公來爲是邑則曰財匱當理訟滯當決有司事也學校弗振則人才弗茂人才弗茂則國奚須君奚賴哉國事也君事也古者三十年爲一世州以士獻郡弗以名聞閱世而且過之其才小不展於州縣大不施於朝廷士奚怵有司之憾可既乎何爲咎有司也縣令於民有父母之道於士有師之道焉民弗興咎在父母士弗作咎在師公甚病之則以告凡邑之民曰學也者爲國養才非虛拘夫士也士也者爲國養德非空噪夫官也德足矣位

及之所以訓治汝等既富且良而爲美俗也於是役興而民驩趨則又以告凡邑之士曰學也者非徒其文也學之本在道士也者非徒其貌也士之實在心所以推之治國平天下惟公所學是資也於是工休而士競勸則以請東平王某書之公不自有又以告凡邑之士若民曰學也者天子制之有司行之當戴天子無忘有司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知本也夫於是以時釋菜於先聖之庭再拜稽首詠歌君師之德以爲天而后某爲之述曰內申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緒功也丁酉春二月十五日訖事也三十有七者其楹也四面北者其方也其來請者周君之奇朱君紱何君若董君惟新萬君鈞陳君勛學之儒生也其更新者潘公子韶邑之令君也公三山人賢而有政事文章觀此其他不問而可知也

興國軍大冶縣學記王質撰淳熙四年金石存
富池昭勇廟記
佚據雪山集錄入
昭毅武惠遺愛靈顯吉王爵號也昭勇者王廟號也富池者
王廟所也甘氏者王姓也巴郡之臨江者王鄉里也某爲令
丞相王遠祖也某爲吳尚書某爲會稽令者王子也某爲吳
太子太傅某爲晉鎮南大將軍某爲散騎郎者王孫也鎮南
者死王敦之難於襄陽晉忠臣也吳王所仕國也大帝王所
事主也西陵太守升城督折衝將軍前部督王所歷官也破
曹公於烏林於濡須獲朱光於皖城過張遼於合肥走關某
於益陽解曹仁於南郡禽黃祖於武昌者王生而拒吳之功
也捍寇賊保城邑興雨澤救生靈於元鼎干建炎丁紹興丁

隆興者王沒而在宋之功也王生而事劉表事具裴松之注皆弗克
終而其際會建功立業者吳也王沒而歷晉歷宋歷齊歷梁
歷陳歷隋歷唐皆無所寵嘉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宋也宋
有天下追錄前代忠臣義士死而能有陰功密澤者於是以
王爲襄國公開寶五年太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襄國武靈
公者元豐五年大旱禱雨有應郡以狀聞神宗皇帝錫之也
以廟爲昭勇者政和二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詔徽宗皇帝
錫之也以王爲武惠王者宣和五年道士臧歸真以王功上
公車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昭毅王者建炎二年以
靈卜爲張遇郡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
靈顯王者建炎四年以陰兵鎮金人御營使劉光世以狀聞
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者紹興二

言曰漢祚日微曹操彌驕終爲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
川流通國之西塾也劉表虛淺子劣不可後操圖之宜先取
黃祖進據楚關漸規巴蜀此二策者吳所以興也漢帝之興
韓信壇上之辭也漢先主之興諸葛廬中之辭也吳大帝之
興王所建取武昌并荊州之謀也周瑜呂蒙魯肅陸遜班也
陳武凌統董襲蔣欽非班也後王之沒子孫史氏稱
正而著王之等夷爲高非諸公之品也嗚呼其亦有數也已
按圖經王嘗爲偏將領陽新下雉縣令枉郡西大帝取以爲
武昌郡者也按傳王爲西陵太守領二縣陽信枉隋爲富川
又爲永興去西陵千餘里疑傳未安也或者爲西陵之後劣
領陽新下雉上接武昌下控潯陽未可知也按圖經王嘗侯
溧陽鎮富池按傳王之卒也未侯嘗屯富口屯半洲不及富

池疑圖經未安也今下雉去富池二十餘里或者富池即其下雉未可知也嗚呼校合山川道路於千載之上難也可以闕書而王之豐功茂烈則不可以闕書也受吳之恩報之如此受宋之恩報之又如此則王之忠義又不可以闕之也宋祚無極王心亦無極陰殄北狄永清中原其躋登茲王之威靈誠足以及此也詞曰

陵谷兮疊爲高深草木兮秋春明月兮不渝金支翠旗兮常新波濤沸兮簫鼓龍吟兮蛟舞瑤簪兮瓊珮江妃兮漢女迴動兮星流袂舉兮雲浮格澤檝桅兮播落踐踏虛空兮百萬之貔貅魑魅鬼驚兮疾走飛沙兮石吼玉劍兮不鳴天河兮無聲萬億年兮元功生死兮哀榮穀我兮綠我淮之右兮江之左綠荆揚兮提封惠澤兮宵隆赤熙風塵兮蒙籠揭龍旂兮

在大宮談笑汎掃兮正帝位於天中有詔臣某兮汝其爲王頌之拜手稽首曰臣其敢辭

富池昭勇廟記王質撰在興國州金石存佚考

江陵府曲江樓記

侯摅朱子大全集錄入

廣漢張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揚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一月己巳日南至

曲江樓記朱子撰淳熙六年金石存佚考

開一城門正直江湖舊有門曰恩波在近處久塞今移於此亦可以宣揚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與朱子書云少愚比對郡學此緣舊學出門即面嶠今爲開闔氣象共佳因爲樓於上登覽遂爲一郡之冠以曲江樓名之蓋張曲江來爲長史時有登江陵郡城南樓詩故用以名欲求尊見爲記幸不惜筆以爲此邦形勢之重樓之下即是白水河河之外即荆江如高沙湖之類皆枉指顧只至大湖澨澨之外即荆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州諸山亦隱隱見於雲水之外也以此非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中有次第敬夫本語云云因并錄之

明悟大師塔銘

森羅萬象爲蛇者則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如是靦之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其中間誰是牧者是固牧蛇老人所以爲人垂示云爾人之入乎其中發真□源知所自牧所謂雪裏蘆花無塵無對山林朝市誰住誰返儻來之利名彼將何自人也一時名公卿有若丞相虞公郎中陶公殿撰陳公左司丁公皆當路主司者一見而忘勢交之出口薦之其在山中天龍鬼神佐佑靈濟而出雲雨見怪物者□師稱讚咸增爵秩嗚乎此非必勢諸名卿貝相提掖唯其德盛仁熟誠之不可揜媲夫革中之蘭人服媚之貝爲國香決非拚援傅會所得也師住世年七十八坐夏臘五十三受具弟子宗伯而下二百餘人客堵波既成宗伯宗逢求銘于余凡二年其求愈力不可但已也銘曰

說法大洪　多曹洞宗　慈感牧蛇　宗通說通
孰駕其說　郎星卿月　天宮帝子　爲綸爲紼
牧蛇一時　名振宗師　曹洞如綫　孔門大之
賓蕃學徒　佩服師摹　一色遵事　有鄰不孤宋
[清]熙九年壬寅秋八月二十四日小師宗珣宗逢等立石
明悟大師塔銘張淵撰行書清熙九年湖北隨州實[illegible]
馬案石碑在隨州大洪山連額高七尺九寸寬二尺九寸
題大洪山崇福保壽禪院第十一代住持傳法覺照慧空
佛智明悟大師塔銘第二行題承議郎權發遣隨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營田屯[illegible]事借紫張淵撰并書末行題宋淳
熙九年秋八月廿四日小師宗珣宗逢等立石額正書大
洪山顯禪師塔銘八字碑云慶顯蜀之廣安人族姓王氏

本大儒家子自幼奉佛後趨大洪禮淨嚴師遂獨坐洪峰之頂蒙恩頒降覺照慧空佛智明悟大師凡八字東宮爲之親灑翰墨作牧蛇庵三大字以標其叢林此得未曾有者也其時丞相虞公郎中陶公殿撰陳公左司丁公皆當路主司者一見而忘勢交之云云按宋史隆興三年歲次乙酉二年狀元陳誠之以時證之丞相者蓋虞允文也殿撰者陳誠之也陶丁二人無考[illegible]

詩注

文選樓記

[illegible]據襄陽府志[illegible]人

[清]熙九年夏六月詔前禮部侍郎齊公鎮襄陽越明年政成既定毗俗知勸邊鄙不聳民悟以嬉公於是搜訪古先哲人

遺風軼跡隱而未著者以寓遊觀得梁昭明高齋故址於譙門直西古城上按圖經昭明嘗聚才士劉孝綽庾肩吾輩凡十人著文選號高齋學士南史載昭明生襄陽五歲讀五經悉通諷誦高齋之號或者基於是歟後人即其址爲齋歲久撓腐摧於蓬藋公命撤而新之齋虛而明高而爽心舒目朗周覽無礙其西爲楚山蜿蜒扶輿而環峯屏列出數峰蒼然秀色遠與天際浮以清江飄以白雲纖穠去來瞬息百態其南則鹿門峴首肩隨踵接橫闌凡席若將俯而有之凡樵夫牧兒步上下山皆可指數於煙霞香靄之中近而里閭棲觀萬瓦如鱗方春草木搖颺雜以丹碧市城雉堞迴環璀璨鑿鑿照人憑虛而望者不臨流不適堂而得大觀雖古今盛衰興廢或者不同而山川高下之吞吐烟雲朝夕之變化固千

載如一日昔固有焉此昭明所以飾爲齋宇以處其徒廓其見輒其書而公爲之激昂慷慨倘友昔人挹其風於既頹起始公以人物議論被主眷知入爲監察御史疏十事論劾病當上意遷太常少卿日趨經筵益陳治道上因公所學篤有用不數月而三遷其官公於斯文誠有大過人者猶惓惓於文選何哉昔李善嗜文選之學號其注爲六十卷李德裕家獨不置文選謂其書爲不根好惡所拄二者俱失之偏惟公忘言於觚擇而涉取其精華發爲斯世之用公蓋得其全者歟新其齋而表出之昭明之道緜公而不泯矣公名慶昔字子餘青社人云

文選樓記陳棋撰 嘉熙十年在襄陽 金石存 佚考

鄂州社稷壇記

嘉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汚下燥瘠無所不稱講闕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帥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緣事委官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南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盡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垣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馬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址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址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稍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二成方殺如之而崇不殺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八尺門六尺五尺後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門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壇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刻其上倍其五牢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間緣以重垣甃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繞練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於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管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嘉拔社實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頒於大宗伯之官雖社稷百神以索鬼享乃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專以索鬼享乃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而鄭師同壇其牲而祀者也

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祀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寒暑之門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性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宜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食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而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昌明而不悖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興到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

愛民之忠中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蹕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祖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鹿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睹焉羅侯方興劉君相率勸農學勸農甚力劉君又嘗著於前守倉侯械禁境內無得本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敎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碑宋子翬撰淳熙十一年在江夏金石存考

鄂州張烈女祠堂記

佚據鄂州小集錄入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爲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牲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按張氏鄂州

江夏縣人嫁爲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過其家欲通之脅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從汝耶師乞制其咽未即死猶捽師乞以告事聞有是命後百餘年閭表爲烈女祠堂記問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鶴山州人之葬多在焉戔時拜掃必至所勝緣僧舍者乃與通判劉君謀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過意大罗之際卓人嚴之別其氏族而定其配偶粲然有章不相凌越斯人之間以別於禽獸也起於逸居之小人不勝血氣之私浸尋非禮以至失身喪偶亂倫滅類者何可勝數而其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之分不背其夫不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皆有異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大丈夫之事也哉故以旌揚之文而齒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庶幾乎

而揚天子之庭其家有聊其位有尊其藏有表精神衆人觀而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爲其難則凡平居修飾坊矣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爾

鄂州張氏烈女祠堂記朝奉郎權發遣軍州事新安羅愿端良撰文淳熙十一年二月甲戌在江夏金石存考

觀頤觀履四大字

存正書在蘄州

觀頤觀履

觀頤觀履四大字淳熙乙巳仲□趙不迹爲潘□書補存金石錄　按四字蘄水志以爲潘震書蘄州志以爲潘震書不迹書蘄州

趙爲潘作也不述宋太宗六世孫漢王元佐之五世孫世通奉大夫見宋史宗室表太宗與太祖魏王普同生太宗字太平興國八年乃易已子德芳爲元太祖德宇下曰乐也始江陵息靖康之從世令子伯師希與孟由十伸士不善汝崇必良友十二派魏王德宇下曰乐也始公彦夫時若嗣次十二派蓋太祖太宗魏王子孫并原參衍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別其昭穆云

醉吟窩銘

佚據大岩志錄人

大江之濱巉巖百尺有卷斯阿綽乎容席隱者盤旋實筵憩息真樂攸生用勒於石[漬]熙十二年四月建安李初度銘

醉吟窩銘瑤山江上古有隱君子居之石上勒此銘大冶縣志

加封濟英王勅

存正書在富陽關廟

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沒爲神明亙古今而不朽荆門軍

當陽列神壯繆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册功存生民一方所依千載如在凡有禱於水旱雨暘之際若或見於煮蕎悽愴之間英烈嚴巖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益新爰啓王封仍加美號豈特顯爾威德之盛亦以慰此邦父老之情尚祈靈助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奉勅如右牒行[漬]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加封英濟王勅正書[漬]熙十五年碑尚存金石存佚考

江陵府修城記

佚據水心集錄入

太原閻公治江陵始至與將佐行視新城壁及戰守之具曰美哉丞相衛國趙公之所爲也公莅荆六年不趨令暴興簡細細苛壹於無事緊楚邦保障是急施大力難爰集茲緒卒有功庸爲方鎮名宰銘史册書法舉焉而公弗命故無記若將何以揚丞相之勳久則人之思甚實爲之懼既乃謂某子以謀議名官記于職也始江陵息靖康之難佽焚蘆逐虎豹四招流民重立坊市僅五十載漸還故初惟城朽敗日甚毀垣頹塹補葺續續馬之獻可徑門閭之闔不楔也前後守皆以役眾費廣不敢白竟至言羅郭無用繞葦子城可矣人苟其居不自顧必朝廷患之令都閫統制總領錢糧講修築之政安撫使不得預議久不決趙公聞而歎曰郡守號稱專城近制仍提督修城今將修江陵而帥守不預非法意也遂具爲奏且合他司固請部許焉錢二十五萬貫米四萬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兵佐以郡府之義勇趙公日出城上以勸勞之始於[漬]熙十二年九月

成於十三年七月爲堵城二十一里樓櫓戰棚之屋一千三間浚隍池繚甬道備凡捍禦器械之用粲然後江陵之人更門益宅早臥而晏起四方之來者驚其厚賄崇墉雄矗然於長江大陵廣野之中環城以騁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河莫不慨然思憑國威而壯戍守也天子遷趙公金紫光祿大夫以寵褒之孟子論高城深池之利不如人和蓋先治其城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爾其後吏慢因循以爲幸其人之和輯可以坐鎮何必殫財動眾以新無益之城壘及變故起於倉卒則雖有堯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明主之所鑒也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至京以西數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帥城之州縣主給期會而已獨江陵後後而趙公嘗相天子知上意固力以請然則閻公之欲記其

獨以明趙公之績哉所以示聖皇皇謨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忘也趙公名雄爲右丞相去江陵而舒爲吏部侍郎待制龍圖閣其鑾趙公自漢中徙馬綏靖元年正月二十日

江陵府修城記　葉適撰紹熙元年在江陵金石存攷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佚據朱子大全集錄入

應城縣上蔡謝先生之祠今縣令趙安劉炳之所爲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賅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爲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

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晝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興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宰尤卿蒞爲邱墟其餘敎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跡僅得題詠數篇刻置于學

而已爲之慨然永歎以爲先生之遺烈不建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卽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嘉自少時志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衰病凌落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沒而無傳也劉君之詣乃適有會於予心者于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朱子撰紹熙二年十月金石存攷

重興巖頭寺記　未見

重興巖頭寺記　舒琬撰紹熙二年立崇陽志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佚據朱子大全集錄入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誦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于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傑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莫若蘇公之爲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初

子曰頤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
餘年當慶[厤]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春陵周公
惇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
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
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
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
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
而通其行端而實是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
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議論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
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
道學之邪氣而必譖蔑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
斯已幸矣尙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

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
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趣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
此李侯名訪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
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
記而具論之不凡以告來者使有考焉紹興三年秋九月戊
子後學新安朱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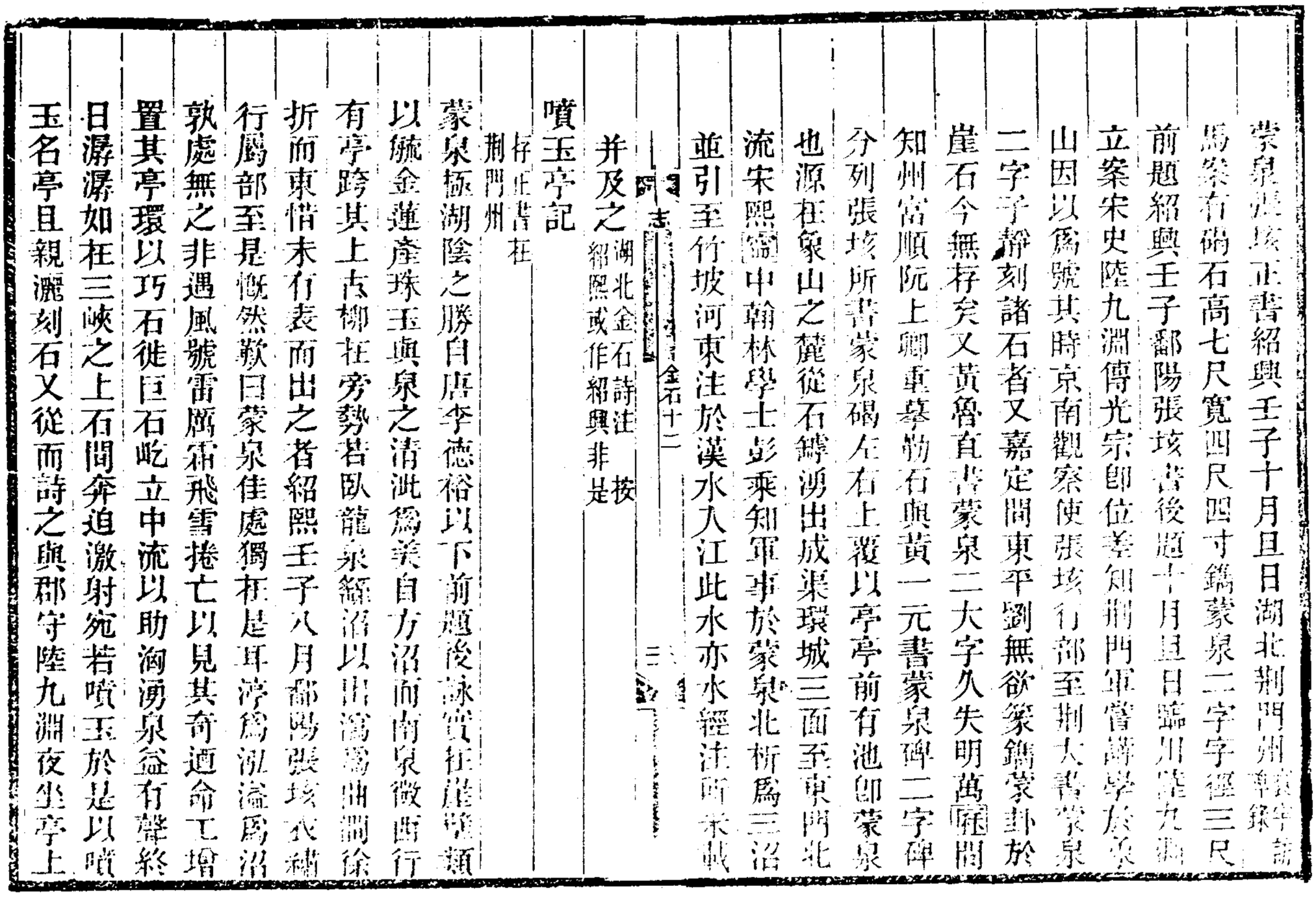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朱子撰紹熙三年　金石存　佚考

蒙泉二大字
存正書在
荆門州

紹興壬子鄱陽張垓書

蒙泉

十月旦日臨川陸九淵立



林木既靜水聲愈清顧陸公曰不如是亡以見金聲玉振之意是夕不雨而水遶溢非公有以發泉石之秘而山靈亦爲懌豫邪自是騶增佳致來觀者益衆憑闌臨流神思蕭爽久而忘歸日薄西山暝色入座舉杯以邀明月竹影零亂水月相照寒光逼人不覺身在冰壺中矣噫石之景亙古猶今昔人不知領略則若背馳而不相親今自公表而出之泉鳴谷應沫飛濤湧無非奇趣蒙泉諸景孰勝於是哉公襲吳閣先生之後凡事綽有榘矱瀟然不以聲勢自居單車行道從者無譁田野間值父老輒下車問疾苦遇佳山水處且行且詠以醻景物暮宿郵亭率然燈燭觀書至夜分乃寐平居以誠信自持有禱輒應時秋雨妨農收獸禱於蒙泉玉泉隨卽開霽所至多平反不動聲色而闔郡清肅又能從容指顧其題品及于泉石與夫仗鉞持斧之威擊搏摧裂所過搖動者氣象固不侔矣是不可以不書公名垓字伯信

噴玉亭記長林令汪振撰紹熙三年在荆門州金石存佚考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存　同朝嘉慶十七年重立在江夏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別也世俗衰

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廩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帥詹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既成囚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已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孳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並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其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于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禮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朱子撰紹熙四年碑久佚嘉慶十七

年浙督馬慧裕重書敎授熊士鵬立按朱子緒集有答季通一條云閻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敎未替時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是歲文公年六十四而陸子靜已於去冬十二月卒于荆門軍矣錄附記後用以知立言之謹衛道之嚴而朱陸早異晚同之說爲誤誣而失實也金石存佚考

考

洪山磨崖

存正書
在江夏

山固多嘉木由翦伐無時使不得蕃息以軍營視此實爲主山乃禁樵採封植養護則大者挺然干霄小者叢生損立矣

因卽山之陽得勝處偶拾餘材架屋爲閣楊曰東巖取其石秀而木茂者又得數所曰雲根雲扃伏仙飛雪梭霞半霄清嘯爽壁若巉巖翠屏堆雲獅子峰此又狀其名而名之也奕局琴几石鼓筆牀因其天成粗加斲削循山之巔至黃鶴亭仍夾道蒔松俾異時交柯結蔭與東巖相爲表裏後之來者願不以人廢閣成於慶元初載重午日將右軍河陽趙[渭]清

老謹識

洪山摩崖慶元元年趙[渭]識康熙癸酉邑人王以[宣]登眺

洪山浣剔積蘚得之金石存佚考

趙[渭]壽字跋

存正書
在江夏

壽

有士大夫政和甲午歲游獄見五華洞石壁上有壽字體法不凡人莫能識乃以千錢募工人得紙本以歸因刻石以[渭]世新定趙史君茂嘉復模于鄧齋[渭]偶得之不敢費於玄石諸東巖石上期與好事者共之慶元元年乙卯歲中秋日河陽趙[渭]謹跋

壽字跋趙[渭]磨崖書慶元元年在寶通寺後嘉慶己巳階門人劉自堂剔蘚得之金石存佚考按近人刊一皇字以證俗人不知實貴舊刻殊可歎也於跋上存不數字乃錄存佚考文

象山慶元題名

存正書在
荆門州

□□□□□自□過荆道山玉州訪蒙惠二泉約來□森張

方□恍然□我飛來冷泉之上信可洗心也行邁汲汲三歎而□諸石時慶元初元仲冬十有八日

象山題名慶元元年在荆門州金石存佚考

馬案石宋慶元元年磨崖題名行書八行行七八字不等現存五十一字因第一行磨滅失題人姓氏其所約來張二人亦無考在荆門城西惠泉亭後石壁湖北金石詩注

程九萬詩并記

存正書
在襄陽

□□山舊有陽廣洞壺天閣戎帥新加葺修復搜抉雨旁之秀爲棲霞爲嘯月爲琴几棊臺盡發茲山之秘既成約潛及余來觀相與歎賞久之獨恨未能引泉耳戎帥欲余語因成五十六字附行記并題崖壁帥守池陽程九萬鵬飛書潛洞

鄉朱致知仲格戎帥河陽趙涪清老云時慶元丁巳端午日
其詩曰蒼巖絶頂俯晴川佳處潛開小洞天琴几碁臺誰是
伴霞棲月嘯恍如仙□山□□
取懸崖□□□□□已自□
峴石寺摩崖知襄陽府程九萬書舊府志稱峴石寺後有
棲霞洞嘯月亭然不言始自何代與夫作者姓名搨得摩
崖書乃始悉其始末程九萬以慶元二年募工修築鄂城
永豐堰見宋史河渠志其所謂潚者謂運使也乾道八年
湖北京西轉運置司襄陽見韓世忠傳趙涪以開禧二年
兼知襄陽府事蹟見趙萬年襄陽守城錄稱戎帥意是
時但爲都統與舊志職官并遺此三人失考
望楚山程九萬等題名
楚山程九萬凡四十行行八字後十八行在襄陽南三
里山麓石理皺裂行缺三四字或五六字以志修峴歲月
始末□
慶元四年摩崖凡四十行行八字後十八行在襄陽南三
里山麓石理皺裂行缺三四字或五六字以志修峴歲月
卽今所謂救生土隄者也宋史河渠志淸熙八年襄陽守
臣郭杲築救生隄爲二牐一通於江一達於漢水漲時道
之入漢水漲時放之於江至是已十六年復增築之舊志
遺而不錄殆搜采所未及與
按慶元丁巳安撫徽猷程公卽池陽程九萬都統領衙趙
公卽趙涪也
南鳥崖三字
大宋慶元四年夏小山沈白藥書
里人王仲瑄觀落成會了□立石

馬榮右摩崖南烏崖三大字字徑一尺八寸左題大宋慶
元四年夏小山沈百藥書右題里人王仲瑄觀落筆嘗了
口刻石俱篆書沈百藥無考王仲瑄登崇寧二年癸未進
士官翰林學士（見縣志）黃梅縣東北五十里即前山也　鏡
辛楣先生云慶元四年距崇寧九十餘歲必非一人（湖北金石志）

趙滴野祭題名
（存行書在襄陽）
慶元己未寒食日率兵將官以下徧祭戰歿將士于巖亭之
野酹酒焚幣禮成而去清明日復攜家來此遙睇　松楸用
修時祀河陽趙滴題（按右補缺字野祭題名在襄陽縣有里
山麓洞清老望楚山洪山均有其迹）
名

封鄂州江夏縣八分山靈濟廟嘉澤顯應侯勅
（存正書在江夏）
朕感雲漢之詩軫懷亢旱推桑林之禱徧及峯神凡有域迪
率多表異睠彼蟠龍之窟實依飛錫之泉時霈甘霖以起焦
槁蘇千里更生之意慰九重念遠之憂宜載錫於徽稱用申
加於寵命尙靳□燕益暢靈休可特封嘉澤顯應靈惠侯
飛錫泉在八分山昔駱禪師飛錫騰至泉所因建道場蓋
久旱甚雨泉無盈涸（明統志）
封鄂州江夏縣八分山靈濟廟嘉澤顯應侯勅慶元六年
十二月在江夏縣東南五十里（金石存攷）

勅後記
（存正書）

鄂州江夏縣八分山有龍潭焉自唐貞觀以靈姥祠堂禱屢
應崇寧癸未耆老請於郡聞於朝錫廟號曰靈濟歟後旱歲
饑饉一方德之滴熙丁未始封嘉澤侯紹熙癸未再加顯應
二字慶元庚申夏旱詔郡國精禱尙書郎總軍饟林公□□
□攝州事奉命虔祝□蒙感格大霈甘霖四郊霑足送成有
年即匄加贈復增靈惠爲□□綸言表異寵渥誠新□□神
休千里懽□壽諸樂石用詔方來越明年嘉泰春三月
勅後記無書撰人名氏嘉泰元年（金石存攷）

新賢祠記
（存分書在應山縣）
歲慶元上章涒灘□□□月□大呂元英將歸餘日惟五
有一力自應山□者令君所遣人也手把歐文忠連處士墓

述張右史四賢堂記二碑軸與書而三書之言曰本朝二宋
二連公皆應山一時人舊有祠於法興僧舍西廡右史所記
□荏然□□隘庳像設亦寢漫濕不圭窬攟弗可更久相地
於寺之西南隅築遷焉今既閱歲念有以諗來者于雖後幸
有述焉以遺之僕惟緒治緝飾之事今之君子□力於斯皆
志之所致未必皆出愛人樂善之誠心有釣於其間多矣釣
必有餌以其□爲餌僕以故□不喜聞況使刻盡修張之不
惟不敢亦不暇若令君僕知之篤□而文在官嚴於自律不
表暴不巧求取術術然□君子也斯堂之□□非釣其而四
公寂寂□非爲可餌者固僕所喜聞而樂道與平時詩以待
人者有間矣於是爲之詩詩曰
猗歟四公棠棣之華秀萃一時茂興雨岸棠棣不相

鮮九萬里風背負青天連公戾契淵冰澈結達而蹙睟砥確
其節其光皛皛追維平生法興是儀邑人口思右史之詞再
箔風楹歲環幾經築口持室口口令君令君勤民民燕其德
振滯補弊此焉居一口時四公序集其口生氣津津冠佩有
光口之爲政崇德尚賢居今篤古令君有焉君系隴西紹祖
惟名嚴起作詩用輯猶聲敢告無止勿替其口嘉泰改元仲
春月二十三日立石

馬案右碑八分書額殘闕存山縣新賢堂記二行六篆字
題口奉郎口口領建康府戶部口軍口庫所主管文字賜
緋魚袋湯嚴起撰并書碑文十五行行三十一行字字徑
八分末行題嘉泰改元仲春廿三日立石十一字此碑與
前宣和五年所立西賢堂記碑同埋城南土壤中紹基訪
得之俱移置於應山縣學賢裏祠內湖北金石詩注
新祠應山令李紹祖所建文中不舉其姓名而於詩見之
蓋亦所謂簡而有法者金石存攷

隍城義塚記

存正書
在京山

余少從軍往來襄漢每見隍城寺西山石特異徘徊登覽疑
有佳處紹熙壬子治兵越郢縱步山間多富盤旋寬若堂屋
內有小穴寒以塊石去石俯入乃一大洞虛明秀澗可容數
百人今使君王公之邁楊以臺天遊者誇勝寺僧紹洪於其
側搜剔叢翳得小洞三中多遺骸因而有感遂開鉏大洞中
尤不可勝計訊之父老以爲建炎初羣盜蜂起以人爲食驅
掠吾民貯之洞中饑餓枕籍而斃嘉泰辛酉冬余被旨視邊
道經隍城洪具以告因命洪聚殖高原名以義塚揭條命僧
誦經施戒庶幾各俾獲遂生化嗚呼吾國家愛惜民命如護
元氣不忍一毫重傷之豈意遭時異變而無辜民魚肉於羣
盜之手可不痛哉想夫風雨晦暝霜露慘淒驚魂悸魄出沒
嵓穴無所歸宿繼今以往所謂依草木以爲形象狐狸以爲
怪者當不復有矣然義塚之立蓋傷其無辜之意非曰作緣
事以徼福云是歲十二月記

隍城義塚記趙滂撰嘉泰元年十二月在京山縣金石存攷

楊輔等口楚嚴題記

存行書
在襄陽

嘉泰二年重陽日郡太守楊輔嗣勳轉運使蒲叔獻鄂道都
統制毛致通亮之曉登漢皐口楚嚴晚飲洞前東望鹿門西
俯紫蓋諸峯漢水繞出其左右撫昔人之遺跡知茲游之爲
勝絕也按楊輔等題記在襄陽南三里山之石壁洞木見者錄楊輔史有傳字嗣勳遂圖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官至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謚莊惠史言以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而不詳何年嗣勳嘉泰元年上衆寺題名云余守江陵之四年徙襄陽是其知江陵在慶元四年健襄陽在嘉泰元年也蒲叔獻南部人舉進士爲成都曹百姓歌曰運使姓蒲民力可蘇召爲宗正卿韓侂胄用事遂請去時論偉之兒萬姓統譜侂胄用事在開禧間其爲湖北轉運使當在成都之前

任希夷詩

未見

任希夷詩嘉泰癸亥上元日吏隱齋書崇陽興國新建軍學門隄記

存正書
在興國

迪功郎軍學教授閻人謨撰

奉議郎知黔興府新延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勸緯
魚袋桂如虔書
修職郎前黔州□□參軍□□篆額

興國學宮徙於城西自乾道庚寅始也然古刹障前氣象陋
塞而廟學共爲一門往來憧憧佛敬弗肅非所以明制度示
觀瞻又學之路舊并民居既迂且狹負笈之士未免循牆而
趨蓋越四十稔而莫能易也大理丞慶公爲治之明年政成
人和年穀再登事無大小次第畢舉一日莫嵩顧謂模曰敎
化者風俗之機學校者敎化之源茲郡守之先務今路之興
門士久以爲病可不亟而正之乎卽日捐粟於廩出金於帑
命模庀事督工山殿而廡傾圮者興漫漶者飾於是相厥陰
陽度甓宇之宜而爲門復出公田易浮屠之地以爲隄門之

爲屋三間修三尋廣如之崇二尋一仞隄之爲路袤八十步
廣三步一仞命工以庸值役力以農隙民不告勞官不耗用
皆成於公經畫之妙而得於公撙費之餘偉哉門隄之成也
面揖三峰下瞰平湖植柳蒔蓮左右映帶見者改觀方頷矩
步委蛇其中者莫不欸昔謀之難而今成之易也介辭而進
曰是儒功美績有待而成願有以壽其傳庶足以侈處先生
莫大之德予告之曰輪奐之美版築之工是特外觀云耳若
乃滌芳澗挹菁華植桂乎內心之學者盍知所自勉乎故凡
出入是門由行是路者當思所以閑放心距非念屏紛華之
好趨正大之學宮庭可守而戶牖不可開正途可趨而邪徑
不可蹈由是而升堂入室由是而造乎閫奧詠歸則千載之下洙
泗遺風凜然不墜是邦侯之所望於衿士爾士無負於邦侯

哲將於此乎見矣嗟夫士習之勤惰固繫乎學校之興廢又繫乎郡政之修廢今兩役俱成近而屬邑遠而
旁郡之士皆于于然而來嗣茲以往儒風日盛人才輩出邦
侯興學之功德久而不磨矣諸生請誌於予敢摭其實而勒
諸石焉公名旅孫太師忠肅雍國公之哲孫也嘉定七年四
月旦日

興國新建軍學門隄記迪功郎軍學教授閻人謨撰奉議
郎知新建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桂如虔書修
職郎前黔州□□參軍姓名缺篆額在興國州學金石存攷

靳州惠民倉記
佚據西山集錄入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靳如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
圮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
司以乏告則命爲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
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者寓于壁者教
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
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首政也靳故瘠沃壤中興
以來流痡未盡復荒萊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
而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廩吾民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
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予爲二千石子此而奉養焉
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褻而用也覩圭勺之贏
還以遺吾甿也時會而月記之泉之在官者庶有餘蓄比
登粟之在民者亦僅有餘以其餘於官易其餘於民者不
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迺簡僚

吏之材者在廠事凡樂傷其百子之未幾得粟爲萬石者二麾錢幣若干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者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縱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恤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爲本是倉特其一財始倉之成公既以書于朝下部使者嘉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詒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無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特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某字茂欽十三年夏

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真某記

鄂州重修北榭記

未見據金石存佚考錄入

鄂渚之勝以南樓北榭並稱南樓緜元赤改作元符末修水黃公魯直嘗見於題詠惟北榭在子城之巽在郡公堂之後不知自何時建亡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爲大書扁榜後遷官名人稍有爲賦詩者然距今亦五十餘載矣陳宇隆興日就圮廢莫或顧省一夕大風震蕩摧屋山甎瓦如墜棄舞堂屋隨以傾壓不可復支子城亦久弗治土石隨地撓界蒙蔽狐狸所窟鼯蝠所蟠於是昉議更作先期覽北榭之一施崇

三丈有奇南衷尋有半崇與北等遂改建榭屋圖面大之更楹腐敗易以新既成宏敞翬翼與南樓疑然相望始於一郡面勢爲稱雖其高無所不矚而北望爲尤宜嘗試相與憑檻遐睇則煙沙蒼茫天水無際西陵鄣杜妄陸諸山隱隱出沒雲外雲夢之洪濟漢沔之瀠迴皆可目睹而指喻葦鴻匹鶴飛翔上下平蕪斷浦杳杳如髮鬟暇日倘羊不涉級數十武而坐得千里絕特之觀殆前所未有也惟漢江夏太守所統疆域至遠今光黃顓安信五郡之地皆故屬邑春秋時吳楚交戰出師往來之地水如清發浪滔山如內方大小別雖邱邑變遷而勢勝倘在與夫孫伯符之所討擊周公瑾之所摧敗陶士衡之所平殄其遺跡猶可諏訪而考求鄂城臨江故堞宛然嘗笑其規撫特淺淺耳庾元規志矯才輕亦弗克有

成三關九阨之塞魏梁交攻或得或弃南北強弱係焉以見昔人爭戰之力不爲無意夫以地之相距雖有數百里之遠而據其要會實皆在吾環顧規置奄舒伸縮之中況郡居全楚上游與江陵襄陽實相爲表裏諸葛忠武嘗欲舉荆州之軍以出宛洛公瑾亦謂據襄陽以斷操北方可圖二人之言若合符節而宋何尚之顧言夏口當荆江之中直通雍梁甘爲津要豈非以地勢便兵力接故郢抑嘗據此論之若昔自南而圖北則易爲功自北而入南則難爲力故梁末困陸法和之敗郡雖暫屬高齊慕容儼死守半歲雖拒退侯瑱等然卒棄之還南五季杜洪襲據州城遙附朱梁以捍淮南之侵朱梁三遣兵援之皆至近地然無救於洪沉爲淮南將劉存所克身殂國絕豈天塹之設果足以限南北邪抑或從或此

亦存乎人之圖回智略如何耳大惟俊傑之士有志於當世要必討論之素精計慮之素熟異時行遊坐息朝思夕維未嘗不在于此故一旦發而見諸施爲則必卓偉絶人非區區隨應率意而爲之者所可及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趙孟過鄭請七子皆賦以觀其志夫所謂能賦者豈徒吟詠一時之風景物色哉必也升高而望遠思深而謀長覽山川之形勝考古今之成敗究昔人議論之得失與今日時措之宜其所蓄積操存因感觸而發見所賦之志於是乎在王褒宏新亭之感遜少治城之諷大較亦茲意也夫是則高明其居處緬邈其臨眺豈但以逸其身而自適於耳目之間而已哉樹之廢興似無足書然余改作之意非遊觀之爲則不可不明蓍以貽後之同志者俾得以周覽而繹思焉嘉定甲申三

訪碑錄

月丙午眉山李壘記

鄂州重修北榭記李壘撰正書嘉定十七年湖北江夏宇

馬裳右碑今在黃鶴樓後斗姆閣下高五尺六寸五分寬三尺二寸額篆鄂州重修北榭之記嘉定甲申三月丙午眉山李壘記共二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按陳述知楚會存書云郡署之右巍然峻起者北榭也建自宋元祐時爲僞漢陳友諒鼓鑄之所北堂居民鱗集郡守莅政之暇偶一登臨見拮据之斯民惕然省刑滅賦黃魯直有詩張安國有扁李燾復建有碑今北榭雖焚前人可念碑云鄂渚之勝以南樓北榭並稱南樓燬元祐改作元符末修水黃魯直嘗見於題詠惟北榭冠于城之顛在郡公堂之後不知自何時建立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爲大書扁牓厥後遷官名人稍有爲題詩者碑立於嘉定間當時不知何時建立所謂元祐改作及魯直詩俱指南樓述知所云當是因碑文而誤也李燾碑今亦不見疑亦是李壘之訛又案考工記搏埴之工二說文埴從土直黏土也壘字卽埴字之俗

錢辛楣先生云李壘燾之子湖北金石詩注

御書訓飭士子碑文

存正書有興國州

朕親御路朝首興敎化士風所繫尤務作新比年以來習尙澆漓文氣卑口純厚典實視昔鞿焉豈涵養之未充抑薰陶之或闕谷爾訓迪之職毋拘內外之殊各究乃心俾知所務矯偏適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歸如古者賢才之盛爾

于至意惟爾之休

御書訓飭士子文正書寶慶二年在興國州湖北金石錄

南漳縣御書閣記

存正書在南漳分書

南漳縣學新建御書閣記

恭聞古昔盛時黨有庠鄉有校絃歌之聲蓋洋洋乎盈耳也周衰學校廢弛青衿佻達於城闕詩人譏之漢陳友諒鼓鑄之所北堂居民鱗集郡守莅政之暇偶一及於化者文翁興學於蜀私遣學者詣京齋蜀物以遊博士昌黎興學於潮自命進士趙德爲之師郡未設學況一邑乎皇朝藝祖開基五星聚奎識者以爲文明之會慶曆間詔郡皆立學遵漢越唐藹如三代之風然詔書時下郡國而實漢

之章猶未昭回於萬里也聖上纂承丕緒作新斯文詔告丁
寧湔浮崇雅學自首善之地繇郡若郡若縣而堯言布於天
下矣縣或左支右吾摩掌他務聖謨普頒往往藏諸夫子廟
登受弗專未足以奉揚休命也南漳古稱壯縣後兼中牘而
治之承平密邇畿甸南渡以來始距行在所四千里中更開
禧邊烽俶擾稽古禮文之事多闕焉制使大學侍郎陳公選辟屬吏以陳君治平令漳邑下車
辟屬吏以陳君治平來令茲邑下車未幾首飾先聖先師十
哲像且繪七十二賢於兩廡修明倫堂閣進德復禮二齋請
沒入官田以贍生員今又從公校之堂新宸奎之閣輪奐翬
飛過者肅敬夏五月經始冬十一月告成費錢一百一十萬
米三千斛是舉也分閫制省體九重之意分邑寄者體十連
之意第相承以躋登茲繼自今肄業于學之士當知文約

於禮識先於藝宿道嚮方梓然一出於正則斯閣之建所以
相淑者甚厚豈徒爲一學觀美而已哉君沅人也父安民擢
乾道己丑進士有芷鄉詩文行於時君家傳其學三仕爲令
君能以儒雅飾吏知所先後如此可尚也夫紹定三年十月
旦迪功郎襄陽府南漳縣尉李龑伯謹記并書進義校尉襄
陽府南漳縣西尉兼司學權趙中題

新建御書閣記李嗣伯撰正書紹定三年湖北南漳縣存

錄

馬案石碑高四尺六寸五分闊二尺七寸七分額分書南
漳縣學新建御書閣記雙龍環其上及兩旁前書記記華
郎接書紹定三年十月旦迪功郎襄陽府南漳縣尉李龑
伯謹記并書進義校尉襄陽府南漳縣西尉兼司學權趙
之小洲布衣蔬食居之妥如也迪日温大會寀吏君章羅容

申題申蓋學長度時行輸巨本直學喬必大口輦口叢器
口叔道董督役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九字字徑九分中云
制使大學侍郎陳公選辟屬吏以陳君治平令漳邑下車
未幾即建是閣陳沅人也父安民擢乾道己丑進士第有
芷鄉文行於時皆具記中在南漳縣儒學湖北金石詩注
興國州學亦有之記中所謂黼浮崇雅即御書中語金石存
考

叢蘭精舍記

存元至正中刻正書在江陵縣

荊南承天禪院叢蘭精舍記

臨川羅季能以荊州制司幕府寓治江陵即承天院改爲

鞏昌府精舍記

叢蘭精舍而移書渠陽曰子爲我書之且承天院以黃太史
重固也而叢蘭之名何居乃復以請季能曰是院也世傳爲
晉侍中羅君章之故居也君章致仕還荊而叢蘭生於階庭
人謂德行之感子爲我並識所以作予觀世之論君章者不
過謂其感異鳥之夢藻思日新其譽魯直者亦曰啁人之臣
擘耳噫張華蕭繹嘗博物矣朱异江總嘗屬文矣近世如丁
夏呂王亦能操觚染翰而他無足云祇足爲國家妖孽則君
子奚貴焉君章之事於史罕記其僅見者湖中之寶荊楚之
材江左之秀耳然觀其從庾元規友謝仁祖則猶未免爲曠
逸之士惟是桓溫氣焰赫翁公卿大臣皆卑躬屈膝惟恐後
雖謝安石之賢也而不免君章獨以居近幕塵結茅於城西
之小洲布衣蔬食居之妥如也迪日温大會寀吏君章羅容

末坐若有氣吞敵雄之勇以其世論之不謂賢乎嘉祐中所遭則又有人所甚難者章惇爲政蔡卞論諸人首治吏事量直坐謫黔戍凡八年僅以徽宗初政起之謫籍道出江陵爲承天院作浮圖記而轉運判官陳舉承望趙抃之風指又謫其蝗旱疾疫等因以爲幸災謗國坐徙宜陽嗚呼彼所謂卑躬屈膝所謂望承風指洋洋然自謂得矣朝榮暮橈壞同腐而矯矯獨立者垂芳簡策其爲悔恡不已多乎況君章未陽人也江陵特仕國耳且渚宮故事謂其厭喧喈宜徙居城西三十而盛弘之荆州記乃謂距城西皆百餘里曠迥爲樓因名羅公洲按此二記說則前後凡三遷今承天院故址或始居或改卜未可知也而劉明之假其宅若有見其像貌杜子美貽詩厥弟亦卷卷於短牆喬木之問以是知賢者所寓夫息肩寨率不免下榻葦舍曰嘉定寶慶後屯田員成官吏

雖名存實廢而隱乎斯人之心者常與所寓俱存此天理之艮感悶千載如一日也承天塔記豫章集以其因是被禍不忍錄而七十三年後勒石於故居又以知士大夫正心修身當以千載自期苟有所好樂恐懼而不得其正祇以自遏其躬耳矣季能名愚文恭公之子也家有蘭蕙而紉芳結華於簡策尚友古人此其好學之誠未有窮也余故謂二賢不專以文藝稱亦冀季能光而大之必至於師友古之聖賢明善誠身而後爲學焉紹定四年□月夏□□□□□□□了翁

□

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山門重立石

富寺首座□□書丹篆

當代住　山　天瑞

扁曰習池爲寢舍二十有八楹扁曰懷晉浚池引泉壅以飛梁外繚以垣疏門臨衢扁曰習池館皆語實也悵不斲甓不磨節費也既成公謂煥盡爲之記謹按習氏以鑿齒而名池以習氏而名山公遊焉池益以名久廢而復今又名矣噫山川顯晦時也世故興廢人也士習有勤惰而興廢係焉馬世故有變遷而顯晦關焉方晉不競士行卓雅蓮運甓擊揖蓮華扶持季年何時顧放情高逸酬湎不屑事上宇下宙夫復奚賴今公生聚教誨士勇而知恥民樂而懷德乃且甓額遠慮晨興夜寐孜孜如羽檄交馳時吏屬受命奔走無閒星言夙駕莫敢興從事獨賢之歟夫厭浥行露小吏事上之勤也閔勞敘情館以憩之上之人念下之仁也繹今而往咸仰池上勺之淪之濯之湘之流風千載尚可遐想公方爲國倚重匈

問未遂然一邱一壑不能忘情於太湖苕溪之上訂斯池以寄興煥知公心蓋在彼而不在此也

習池館記尹煥撰無年月

梅巖二大字

存正書
在漢陽

梅巖

端平丙申漢陽令趙時題

梅巖二字趙時正書端平三年湖北漢陽寶宇訪碑錄

馬案石梅巖二大字字徑三寸餘左書端平丙申右書漢陽令趙時題在漢陽縣城內鳳栖山石壁江太常宅後漢陽縣治亦有梅巖字係吳肖欽學使爲邑令王嵩高書宋刻實在江氏左又有鳳立二大字比梅巖字差小共四字

區分爲二縣志作鳳立梅巖誤湖北金石詩注

潘校尉修石門題記

存正書
在黃安

照得口兵自紹定壬辰侵犯京湖入淮西殺戮生民擄掠牛馬至於己未丙申荆襄失守連年侵入淮西有彼近光州光山縣第三都水吉保操正將本部民修口小臺山石門以防扼守小牲畜口兵數攻不利退邨而去時歲次丁酉嘉熙元年八月終記正總轄官潘校尉

潘校尉修石門題記正書歲次丁酉嘉熙元年八月在黃安縣了心關湖北金石錄按宋史理宗紀端平三年二月元兵攻江陵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棄城部倉庫相繼降北此云荆襄失守正其時事

大安寺鐘銘

存正書陽文
在江夏縣

蒙口潮公和尚心口無志口口窮鼎新梵宇樓口大口般般無欠欠者鴻鐘七寶口口尅日用工來求拙語共結因緣所口口脫就幽暗皆明口口口口口聊塞其意波心湖出个家風般般無欠欠金鐘淨心竭力功圓滿喝得金烏離海東嘉熙庚子七月中元漢東孟珙書

嚴案石宋嘉熙鐘高六尺五寸口徑三尺八寸二分在江夏縣鐵佛寺漢東郡侯孟珙造鐘界爲上下二層上層記鑄造之由及監造官名字名缺蝕珙自書銜有食邑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爲宋史珙傳所不載餘俱與傳同下層八行書皇風永扇等三十二字而已鐘供奉於漢陽大安寺者今其寺不可考明洪武末楚昭王獵於馬鞍山見

兎起射之不見掘地得鐘因供奉於鐵佛寺即是鐘也（道加楚會存書）是鐘鑄於宋不知何時沈埋土壤中及明乃出故蓍錄家都未之及也又楚王得鐘時鐘下有石羅漢二今並在鐵佛寺（湖北金石詩注按此刻四面兩層均原缺不可釋）

洗劍池三大字（存正書）

洗劍池

（道）祐元年泰定乙丑重整

洗劍池三大字正書（道）祐元年泰定乙丑重整在武昌縣西山松風關金石存（考）

雪後勸農詩（未見）

又一小碑上篆帥僉軍正汪判縣留題係雪後勸農詩（道）祐內午立詩凡四首其一云田畯催耕二月天野田彌望盡瑤田陽和畢竟難埋沒放出枝頭翠色鮮（崇陽志）

天臺山立寨記（存正書任黃安）

勸會端平初襄漢淮西爲兵擾亂丁酉歲浮光失守民無所歸彼時奮發忠赤欲立寨安眾而難得地利獨此山鼎峙形勢險峻四面如壁止通一人往來石竅泉湧冬夏不絕傳聞古人守之以無虞遂集眾在上創寨（下闕）備器械大勢連月攻打莫敢近傍由是光信殘民擁堡來依屯聚十萬眾果能全活戊戌丞相史嵩之都督荆湖孟珙制置差官旌賞請總眾防擴江西授命加職連歲捍守獲捷（道）祐三年義陽李

谷　乾能大　剏斯復　千萬年　屏吾國

馬案右銘文云宋開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都統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自宋寶祐元年至今五百餘年厥年厥月厥日銘□峴其銘曰壯哉峴脊南北聚雨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峴其銘曰壯哉峴脊南北聚塘壑幾陵谷乾能大剏斯復千萬年斯五□共七十一字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都統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自宋寶祐元年至今五百餘年厥岡木一字爲宋碑中所難得者也按宋史嘉熙三年正月劉全復襄樊及端平三年襄陽主將王旦李伯淵等焚城郭倉庫相繼降北襄樊陷敵凡十六年而後復理宗紀載嘉熙十一年十一月丙申京湖制司表都統高達等復襄樊詔立功將士三萬二千七百有二人各官一階以緡錢三百五十萬犒師是功爲李曾伯表上而史失其又幕府王登與達同功而無其名皆借是碑以補正之也湖北金石詩注　安本句馬紹宇楠模糊耳釋屏作斯吾作五仍作五亦未審也至馬擇百行缺一字新編未實是闕吾轉訛耳按宋史理宗本紀嘉熙三年十月內申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奏闕復襄樊功都統高達以下將士一年十二萬二千七百人各官一階以緡錢三百五十萬犒師十一年十二月丙申朔日食復推闕月癸酉朔日食聞貴功推十一月史據奏闕錢一百五十萬收

收遺骸露骼藏之叢冢者以萬計流亡苦寒飢餓衣食以更生者又幾萬人發不留粟悉傾倒施舍以活民命家以此殫空嗟乎一年少書生側隱滿懷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非英雄人哉其尉安化也峒嶂單車牛衣入泣下民社以[illegible]羅穀萬餘石爲社倉四境無飢民邑庠不養士始開齋舍豐廩庖以六籍四書講明士皆篤文行合有當爲之事而不爲者今皆爲之士民愛戴如父母其攝令衡陽也善政與善教並行百姓皆歡心而歌舞之無以異於安化也部使者交薦堂除南康令公辭曰世與道交相喪久矣人物彫零願作一令官爲國育英才可乎分教眞相兼領雪堂河南兩書院事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功臣貴將

子孫皆願立講下江淮湖右後進士經文講畫有文名者尤多沿江兩帥借隆望以精神一鬨衛靈公豈能知仲尼哉際可耳公養耳後帥辟爲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雖不能悉心受教公踢智殫慮菩鰓鉤漏猶能護一面風寒叛膠敵心有所憚不犯侵闖界時宰頗知公除禮部架閣仍贊軍機任改秩襄閫急將相皆天奪其鑒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不用憂憤成疾竟以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終於黃州官舍家無餘財厥子無以終大事軍民悲憐斂殯葬諸費皆閻帥給之公諱廷瑞字仁叔家世河東之龍門後唐同光丙戌高祖平章毋氏公昭齋從孟知祥入蜀遂家焉公生於成都中進士第興元府推官諱嚴者其曾祖登科宰南溪諱諫者其祖

太學上舍生諱白誠者其父生於己卯享年五十二娶劉氏生三男遇辰逢辰應辰皆以奇才實學爲達官當方面者所知由進士選舉入仕或辭祿廬墓或貳郡或丞邑止者得伯夷柳下惠之仁仕者合伊摯呂牙之道皆豪傑士也逢長仕建安係上四十事說逢官爲生靈留一髮生意人望令然辛未正月十一日子孫奉公柩葬於興國軍大冶縣鄉曰永豐里曰白雉原曰黃龍山嗚呼公生而英偉恢廓有大志惠義而力行爲布衣已能哀憐鋒鏑遺黎葬者獲生者皆以萬計庶幾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而仕止一宰故佐邊閫其沒年方五十二諸公貴人不能用其才行其道以轉亡爲存易亂爲治也惜哉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銘曰

才可以扶國之亡而爲興道可以挽世之降而爲升天不假孔明公瑾以年人已知漢業之必傾計公生平之陰德非古之大丈夫卽不能黃河之源不可窮則奔流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不可剛則柯葉千載而長青匪春種而秋穫信雲族而雨盈志有續而道有窮必長拔顚崖辛苦之蒼生而見清平

平山先生墓志銘謝枋得撰咸淳七年葬在大冶縣東黃龍山金石存攷

宋玉宅三大字

佚

宋玉宅在秭歸縣東今爲酒字墟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入蜀記

象山二大字　存正書在荆門州
象山　按此二字似宋人書附於宋末
鳳立二大字　存正書在漢陽
鳳立　按此刻在漢陽鳳棲山石壁榻嚴二大字之右嘉慶通志以四字爲連文實則鳳立偪小非趙時一手書也今附宋末

圓明寺殘碑　存正書在孝感
上缺堂亩宿厂揮麈玩下上缺缺俾石室岫成作文下上缺缺先獲背山音一月下上缺缺段寺僧惑下缺
九嵕山麓圓明寺建自宋道畦禪師明永樂中姚廣孝薦

廣化禪師於朝勅爲建寺蓋闔邑第一古刹也累經兵燹碑碣靡存天啓時洧川令沈公惟耀倡議修葺得殘碑於牆址拭讀之文無起訖又無書者姓名臨池家或指爲蘇或指爲黃究莫能定大約千餘年物亦堪寶貴也孝感志

白雲山古井碑　存正書在孝感
丁卯歲五月亢旱禱於費聖龍祠隨得感通大熟特刊龍像永鎮万金池傳利澤不朽郡守澌陽里婁安邦誌

白雲砦爲自古避兵地同治壬戌捻匪蹂躪楚孝感受害最烈惟入白雲砦者獲全癸亥洪樂鄉居人大加修葺舊有白龍砦池可供砦人炊歲久淹淤舉人沈毅英捐錢百緡浚之深至二丈餘獲石長二尺六七寸寬尺餘面鐫龍形背刻祈雨有應驗事末署郡守澌陽里婁安邦誌紀年但云丁卯究不知爲何代考舊志亦無萬金池費聖神祠等名立下有甎刻旱魃神頗如神異經所云狀并置婁神廟中後甎失去今僅石存

金石志十三

元

三角山資敬禪增田記碑

佚

至元二十六年在蘄州（嘉慶志）

興國路學教授廳記碑

存正書在興國州學

興國路學教授廳記碑額篆書

興國爲郡環抱皆水而魚湖之利爲大故曰富川曰富水而出江之口曰富池至元戊子余被命此來學舍既弊陋而學宮無公廨可居不得已而僦民屋去學宮頗遠朔望行香朋

友會文皆不便或曰學之東偏舊有明明德堂後易爲教授廳兵燹後瓦礫榛莽矣謀欲結數椽而窘於學計之不足及考之簿籍舊學有魚湖之利久爲豪佃所據遂白之有司會府官主之儒臺是之行省明斷之始得復業於是事力稍紓乃度材庀工首修大成殿既又修廊宇修講堂葺齋舍補祭器庀學倉改立土地祠工役畢備然後劃荆棘築垣牆甃□石搆室屋湢事有廳退居有堂課子弟有塾介廳堂間作舫齋以款客庖湢廢廩略就次第暇日從容對遠山挹平湖前有池蓮淨植後有窻竹陰森由是學官可以容滕士友可以盍簪矣或有笑于列者曰子可謂勞矣國朝以三載考績期及代且至奚必若是余曰不然一日必葺余之志也子毋謂勞充而大之是尚有望於後之君子至元庚寅季冬既望郡

文學掾陳松年記井書按方輿紀要州西十里有長河亦曰富水源出通山縣白羊山流入州界經州西七十里之三敎山四十里之白閒山諸山谿之水皆流入焉經州治而東會于富池湖東入大江水利考州境多水然皆滙于長河而洩于富池湖長河自州西南六十里葛口滙水而下水流較寬以上則爲龍港在州西南七十里葛口滙水在州西百里雞口港在州西百三十里山谿諸水由此滙入恆有泛濫之患故西境之隄防常切水注之是也州志諸湖得名者凡二十餘而富池海口清源三湖前大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碑

佚據松雪集錄入

九宮之山眞人居之其山之高去地且四十里始與人煙絕多壽木靈草園花上藥薈蔚蔽蘢蒙籠蔓延於其上清泠之泉噴薄飛流於其下益遊仙之別所而栖眞之福地也自眞人之居是山禱焉而雨暘時斬焉而年穀熟故宋人築宮面巖事之其事則司業易公之記可考矣已未江上之役兵燹

解而宮毀於盜沖隱大師封君大本與其徒思復于古昔拾瓦礫除蓁莽度材鳩工作而新之廼作妙應之殿殿西南嚮爲淵靜之居東爲方丈殿南爲天光之堂其上曰朝元之閣閣西龍神殿東爲藏室皆南鄉閣之南爲仙游之殿又南爲通明之殿殿西爲西廡廡西爲道院其東亦爲東廡廡之東爲齋廚倉廩廡南爲天聲之樓縣大鐘於樓中樓東西面又爲道院庭西東面爲朝眞之館中庭爲虛皇之壇壇南爲碑亭亭而爲三門門東爲化士之局西亦如之三門之南爲坐表其東西皆屬以周廊門南爲壺天之亭又南爲天上九宮之門合數百間皆雄傑壯麗儼若清都縹緲靚深寔山靈境雖仙靈之宅陰有相者亦不可謂非人力之極致也當封君時則有若某某同其勞封君既老戴君繼之最後得法師羅

君希紱某某成其終由封君以來歷年三十更有道之士十數然後毀者復完廢者復興皐者崇之缺者增之百神之象祭酒之器養生之田鼓鐘幕帝供張之具視昔有加焉豈非難哉至元丁亥孟頫奉詔赴闕始識法師羅君於京師而又與余同邸舍居久之以記爲請辭不得乃敘其事而記之然余於此重有感焉使世之儒者不廢先儒之說以正誼明道爲心令議者不得以迂濶而非之則斯文當日新庠序當日興子衿之刺不作矣豈惟是哉使天下之人農工商賈皆不墜其先人之業各善其事則家日以益富生日以益厚安有壞家毀屋者哉余於此重有感焉故并書使刻之石俟之人其尚思余言毋俾其成之難者敗於易也今天子崇信道德凡茲山之田皆已復其租矣衣食於山中者盍亦思庶人師

予若弟終歲勤勤以供賦役而吾乃得優遊逍遙如疏飲水以自樂其道宜何以報帝力哉羅君方以道術受知聖明其必有以也

在通山縣至元二十四年趙孟頫撰　金石存佚考　按方輿紀要九宮山縣東南八十里廣八十里高四十里相傳普安王兄弟九人避難于此遂九宮而名一云山云山來自南岳長沙九江皆有山自下而十尚峰九皆故名又崎嶇盤折奇勝非一宋張浚記言已未江上之役已未宋理宗開慶元年宋兵憲宗九年呵必賚渡江圍鄂破臨江軍瑞州時也

洗墨池三大字

存書柱
黃剛

洗墨池

予瞻故有洗墨池予判黃之二年梅川張千長人言墨池就湮獨趙文敏手書三字猶存瓦礫中予聞大喜亟與人

移置東齋又三年爲康熙己酉始從坡里坊求墨池遺址得之於是甃以文石周以欄檻跨池爲橋翼橋爲亭而取文敏字揭之楣宋華西陂類藁

黃州洗墨池蛙口食墨而黑其說見楚故池爲東坡遺蹟廢且久予判黃時重加疏鑿更建竹樓雪堂於池傍祀王蘇諸公合名曰宋賢祠筠廊偶筆

靈山院記

存正書
在江夏

鄂州靈山院記

額篆書

靈山院比丘尼來雪溪上作禮曰了慧住持下洲之心送矣余辭之再三慧曰本院宋鄂國武穆下洲此說不屬之公則將誰屬余兒其志益勤請益專詢其下洲餘祖德信山主聞之鄂州安撫使孟公璟嘉得其實圖祐乙巳始□其下洲藏殿門廡丁卯丁慧嗣續住持□□□壬午年下洲主表率闔境更相勸施助緣創立佛殿修下洲以爲祝聖壽之所也夫昔靈山會上釋迦拈花迦葉微笑罔明神指如□□足起下洲如是傳如是受如是作如是□以佛度佛各有證曰故號下洲帝時其法始入中國以死生禍福因緣爲說使人篤信傳之□人王法下洲未眞得其傳者世蓋寡矣後達摩至梁開基少林寺一時傾動天下王公□□鼓下洲人心見性成道了悟眞□頓達無爲所以燈燈續燄祖祖□□亘古至今常下洲流通於人間天上接引後世學徒登蓮臺到彼岸釋敎之傳至今而極其盛矣別下洲錄傳燈侶影授受師傳爲

住持以來行住坐臥之頃惟思闡振宗風故重□□字下沙之興非慧之力不能也故爲記其顛末勒之于石俾後來之人□所自云大德四年庚子八月中秋日廣平黃希憲撰

鄂州靈山院記黃希憲撰正書大德四年在江夏湖北金石錄

襄陽路重修廟學記

未見據嘉慶志錄入

襄陽路重修廟學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撰

大中大夫襄陽路總管兼管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王良嗣書

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荆湖北道宣慰使都元帥紫荆

聖元爲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糅之民而殊其籍惟貢田

租商徵自外身庸戶調無有所與者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即閭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聞歷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繼聖恢前皇之遠猶舉厥未修之典封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廟養老資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胄學聖人之徒蓋毓漸涵德澤至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作新廟學爲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之鄙城也金社既墟當歸吾元由於忽棄不戍故宋竊築爲荆北門殆四十年世祖徹兵天下不忍微利一旦以鬬吾民包漢峴而城之規猶虎圈待其自弊五年迺下則其受大兵也爲最久城門鬬矣廟學前火閽帥武臣因陋就隘而爲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爲田之在郊籍既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所不敢視江南他州之有厥儲者其施力又若甚艱此前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衍經度之已而受吏今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權輿表田募民競利何時使是學魏德他州則二千石爲不職且受譴矣不服爲之就緒無日吏此者割若俸戶此者捐若財應者謹然辭出若一帥守兵家亦勸赴功猶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旁序門堂齋庖楹楹林立朔望春秋皆奠釋講肄邁豆鐘鼓有踐與節人之戾止新視易聽起所隨習而祇畏矣燧嘗過之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元配食顏子拔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顏子並雖經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以曾子子思進子張於曾子之旨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焉宋平北方學者宗顏孟而異曾思

閩憲首請黜之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侯爲憲河南是時襄陽未入山南猶其所涖也不請而遂黜之由是廟配止顏孟自今以觀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死則子思亦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爲聞而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思之功果不優於孟子乎顏氏前死有聖人者存未嘗爲書質之於經事十九見賢大子者纔一問仁與爲邦二焉一以修已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子與不待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至今爲書三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聞而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焉皆不知爲何說也或曰子記沂學已譏立顏路曾哲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然燧曰嚮所疑

者以崇子而抑父弗安順於倫理非曰可併去之也今江之南已配享者可不請而黜之則江之北有功會思者可不請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臣有見列而上之則可若制度考文之事天子司之以等國家遑於稽古之事雜天下學禮之臣羣然議之必得所當義者而後可也侯鶚石求銘奉議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馬公煦分刺是郡亦以諗嘗勤心宜若可言燧曰嗚乎是豈可易而爲乎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則以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爲賢於堯舜遠猶未曉言聖人之所由以然孔子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則遠賢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全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瑨百石吏領禮器與孝靈元興魯相晨

奏依祉稷出穀王家共禋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竹廟之州必碑最盛以眾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處州曰自天子至於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川鳥獸草木之爲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彷彿萬一者古今人無能爲者也故惟著其始踰而今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爲險易昔焉畫守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日介胄以扞天刑遑事俎豆皇輿既逸江南海浦顧爲士中標帶安施猶爲名城于漢之域惟廟弊軋不堪瞻視帝眷文教誕告優優于學須材如椽仰稷是邦承流其陳兩侯衍也經

畫義成其績桓桓新宮實教所基嗟哉襄士佻達何爲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維奚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廬亦奚以閒闕里卽居行見接武賓興成德作之君師實帝之力

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馬案右碑首行題襄陽路重修廟學碑銘并序第二行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撰第三行大中大夫襄陽路總管兼管本路諸軍奧魯總管內勸農事王良嗣書第四行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荆湖北道宣尉使史杜額文後銘銘八十字二十句後題大德六年二月旣望襄陽路總管府題控案牘程將仕佐郎襄陽路總管府知事李徵事郎襄陽路總管府經歷張承務郎襄陽路總管府推官任承務郎襄陽路總管府判官郝武略將軍同

知襄陽路□管府事管領元來人匠句當懷遠人將軍襄陽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內勸農事以上所列之官有姓無名者五又有官無姓名者二案元史傳姚燧字端甫謚曰文至元七年始爲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至大元年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辭不受明年授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告歸尋卒謚曰文今碑大德六年稱翰林學士朝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史失書

祀啓聖王以顏路曾哲伯魚孟孫氏配無崇子抑父之嫌矣雍正元年封先師五代王爵改稱崇聖祠其大成殿配位東則顏淵子思西則曾子孟子如元豐咸[illegible]之制東西

序則自咸淳三年以子張升足十哲外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於西序之次乾隆三年升有子於東序之次并詳今制於後以補記中所未及焉金石存考

重建崇恩萬壽禪寺記　存正書在隨州

大元隨州大洪山崇恩萬壽禪寺了菴明禪師重建寺記碑　應奉翰林又字將仕左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鄧文原撰

翰林待制朝列大夫同修國史賈汝舟書

海範弘慧大師傳天臺智者教講經沙門僧儀策額

大覺能仁以慈忍精進利己利物而遊人間世以戒定慧訓諸門徒正心誠意而行其道故時愈久而愈彰益遠而益信

自漢至今建幢樹刹幾遍寰宇天秘名山雲藏幅地必假人而啓發之蓋由正報既勝則所依之處矩宜狹劣哉茲山之興唐元和開慈忍靈濟大師傳馬祖心印下五頂蜂符隨止洪住之識休息于此民依福善深感其德奉以精舍山由是而名焉漢東之國隨爲大環隨皆山以大洪爲宗大師之神異地之形勝寺之沿革與夫甲乙十方之論見於吾盡居士之言襄羅兵燬化樓殿於灰礫山回嘉運必假人而興焉重開山第一代了菴卓禪師諱宗明江東上饒柳氏子志慕空寂依靳州多雲山廣化寺師事長老文仙薙髮受具進以善業一朝慕道先哲飄然振遊方之口至漢東卓菴於靈泉故址披荊榛而侶猿狖大旱一方之民拾梯而食請禱於師師愍羣望以禪定力默起池龍雨亦隨至滂沛

之靈思革其故而謀其新邪不可得而知也昔靈濟以道存其誠斥龍濟旱致茲利之興今復以禱雨利民而興茲利歷時雖遠皆出於深惠願力勤苦諸行然後成覩昔世之衆家富宅盡棟朱檐咄嗟可辦至於勢去時乖蕩無遺像欲須吾浮屠氏更廢而迭興者幾希蓋由願力與勢力不侔耳故系之以辭辭曰

至人不作　作必有則　立教垂範　惟一眞實
以眞實故　集其大成　正法眼藏　愈久愈明
震旦之區　寶坊星布　像設尊嚴　大張治具
隨之西南　山曰大洪　盤基百里　俯視漢東
昔靈濟師　發軔於茲　中罹兵革　廢而後治
後數百年　了菴出焉　卓菴付龍　豐雨沛然

境民蒙福　乃構禪棲　美奐美輪　雲繞旒題
紺殿耽□　萬象悉網　翼以修廊　冠冕暮絢
緊大司徒　法門砥柱　以大願力　相晉鼓
冉冉綿□　朝經暮禪　克昌道運　永壽堯天
龍蟄于山　豐凶所寄　□□帝力　爲民之利
洪山崇崇　湖水溶溶　磨石紀功　與山始終
□□大德九年乙巳中秋日

縣尉賈世賢主簿常祐從□□隨縣兼勸農事張克恭奉直大夫隨州知州兼勸農事張克恭奉直大夫隨州知州兼勸農事張克恭奉訓

姉詔改明年爲至大元年此旨出於七月是以仍稱大德
十一年也（湖北金石詩注）

洪山寺塔記
（存十三段正書在江夏）

岳州巴陵縣呂仙亭土橋生長寓船居武昌花藥門河岸信
士黃彥文偕室中陳氏妙道家眷等謹施中統寶鈔貳千貫
文入寺建塔此世來生福足慧足者大德十一年五月初九
日山門謹題

洪山寺黃彥文等造塔記正書大德十一年五月湖北江
夏寰宇訪碑錄

武昌路大洪山崇[寧]萬壽禪寺伏承本路錄事司南城右隅
花藥門隄上居住奉佛信士程應雷同室楊氏二孺人同男

程朝瑞家眷等喜舍中統宝鈔壹阡貫文入于本寺命工匠
結砌諸佛舍利靈濟宝塔乞保家屋清吉百事如意者口大
德十一年五月口吉日口謹題宣授住持建塔玉崖釋口口
普潤口口立石

洪山寺程應雷等造塔記正書大德十一年五月湖北江
夏寰宇訪碑錄

黃州黃岡縣慕義鄉姜家洲居黃靳光六等郡水陸都主會
悟慧眞人汪覺龍同室劉氏妙堅先次舍塔一層後爲摧毀
今重建再施中統鈔二千五百貫所哀殊善仰報洪恩此世
來生福足慧足者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山門謹題

洪山寺汪覺龍等造塔題記正書大德十一年五月湖北
江夏寰宇訪碑錄
（存十三段正書在江夏寰宇訪碑錄未載此刻）

武昌路江夏縣伏龍橋西蓮社弟子陳覺富同室嚴氏妙悟
家眷等與佛有因緣遇佛牙舍利瑞應寒廬一門慶幸伏覩
洪山建塔舍入永鎮乾坤人天瞻仰釋歿緜遠萬古長新覺
富等世世生生親承佛會者丁未大德十一年九月山門謹
題

洪山寺陳覺富等建塔記正書大德十一年九月湖北江
夏寰宇訪碑錄

四聖無相庵住持智福施中統鈔叁百貫文入寺炫造埠瓦
添助重建寶塔用度願智福世世生生福足慧足大德十一
年十月口口日山門題

洪山寺僧智福建塔記正書大德十一年十月湖北江夏
寰宇訪碑錄

洪山寺伏承武昌南城右隅長街好禮坊居奉佛信女賀氏
二娘法名道慶同男戴鏗家眷等伏爲夫主戴公了菴居士
存日發心喜舍中統鈔一千五百貫入于本寺添造舍利塔
不期戴公了菴居士幻質告終所哀殊善乞伸超度仍冀家
門清吉長幼康[寧]世世生生常親佛會者至大元年五月日
謹題

洪山信女賀氏等造塔記正書至大元年五月湖北江夏（寰宇訪碑錄）

山門伏承武昌路錄事司南城掃門堤上街居奉佛信士張日新同妻吳氏妙慧喜舍至元鈔壹百貫文入寺添造靈濟寶塔所祈家眷清吉長幼康（囧）四序三元常逢吉慶者至大元年六月□日題（按寰宇訪碑錄未載此刻）

山門伏承武昌路江夏縣城南河街居信女石氏妙修發心喜舍中統鈔壹百伍拾貫文所祈福慧者又伏承城南外關信士孔王子清同室周氏淑善發心喜舍中統鈔叁百貫助建寶塔所祈福足慧足者延祐元年九月□日□日題（按寰宇訪碑錄未載此刻）

嘉施中統鈔□百五十貫文入于大洪山禪□□爲添助諸佛舍利靈濟寶塔用度所冀此世他□□足慧足常親佛會者延祐元年十月日題

洪山寺妙全造塔記正書延佑元年十月湖北江夏（寰宇訪碑錄）

作頭張國可昨自覽到洪山寺諸佛舍利靈濟寶塔一座計七層自下至上甃砌結益一總完全二六時中仰荷佛祖龍天護佑始終清泰無魔私無報德遂舍力益覆第二層以報洪麻默願國可世世生生常親佛會者延祐二年十月山門題

洪山寺張國可造塔記正書延祐二年十月湖北江夏（寰宇訪碑錄）

山門伏承武昌路南城長街好禮坊左隅居奉佛信士劉文英同母親潘氏妙壽喜舍中統鈔伍百貫文入于大洪山禪寺添助諸佛舍利靈濟寶塔用度所冀世世生生常親佛會福足慧足者延祐二年十月　日（按寰宇訪碑錄未載此刻）

會喜

至元二年

八

田仲寶

按此刻新搜出殘泐已極略辨數字而已

馬案石江夏洪山寺塔記石刻八事在第三層四面欄上外向俱方九寸五六分皆記造塔時施舍人姓氏及鈔貫數目內大德十一年石刻五至大元年一延祐元二兩年二按中統寶鈔以貫計書曰一貫文也又至元十二年添造中統鈔有至二千貫者殆一貫文記中所載舍鈔至大二年復造銀鈔皇慶初廢銀鈔詔以至元中統鈔並行而當時施財造塔者並只用中統鈔豈至元鈔不利民用雖朝廷之令有不行耶再記中所載各人里居曰踏白橋者在今治南七里曰伏龍橋西蓮社者在今中和門內曰花藥門好禮坊者今不可考（湖北金石詩注）洪山寺塔里俗相傳以爲唐鄂公尉遲敬德建至形諸篇什陳大章洪山四詠亦沿其說予向疑其誤以爲寺建於宋末不應唐初先有是塔也得塔記足以證明矣（金石存攷）

玉泉寺鐘（存正書陽文在當陽）

荆門玉泉在襄漢爲大精舍山水佳勝乃陳隋智者顗禪師

遺跡之地後唱敎於天台二浙終焉佛隴而龕護惟謹關公雲長生爲忠臣後封王神廟食茲山感師之德以威力夜挾霆雨憾　山隴撤龍鑰移定身而歸瘞玉泉異哉公以宿願力而護法如長城宜壯節猛烈雄偉卓千古垂之國史而奕風采泯也逮聖元更化長老藏山珍公開展舊規崇搆堂殿作興佛事令住持霞璧瑄公襲領其院事能辦肯心悉治之以完惟鍾舊無聲□□□□化士寶鏡遠莽潭湘醴陵僧山巡檢文公率勸信人鑄就清圓而韻遠舟運而歸蓋□發大之深省也而與□□者爲福幽滯者爲解脫詎可范乎之銘曰

聚鉄之精　鎔液而成　晨昏考擊　震霆吼鯨
霜天迎響　遍荆楚城　深發夢省　蟠螭是驚

玉泉之勝　聲振之清　祝天子壽　如日方昇

江西大仰山禪寺住持□陵撰

昭明武靈威顯　壯穆義勇武安　并英濟王　開山智者大師

三寶證　明

天龍洞　鑑

馬案右鐘高五尺九寸圍一丈二尺在當陽縣玉泉寺住

山霞璧瑄公命寺僧寶鏡遠募潭湘醴陵間鑄就舟載而歸鐘凡四面界爲二層上層有序有銘及僧衆法名又有咒二句共六字並音釋下層列荆門當官吏等及主緣施財各檀越籍貫姓氏款則至大元年四月佛生日謹題另一面列楊氏洪張氏施舍銀牌銀釵三行四鐘組斷缺今置於大殿簷前院之東首地上校王楚博古圖諸尚功鐘鼎款識諸書載三代鐘尺寸高不過一尺又奏爾雅釋器大鐘謂之鏞今高四五尺者概謂之鐘矣

湖北金石詩注　按今簡本只

上層

東山報恩萬壽寺鐘

存荆門州

荆門州東山報恩萬壽禪寺住持長老紹阡謹抽衣資命匠

鑄造鴻鐘一口重六千餘斤永鎮山門利益幽顯所冀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大轉時太歲戊申至大元年八月中秋日題

馬案右鐘題荆門州東山報恩萬壽禪寺住持長老紹阡謹抽衣資命匠鑄造鴻鐘一口重六千餘斤永鎮山門利益幽顯所冀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大轉時太歲戊申至大元年八月中秋日題七十五字又題玉泉山景德禪寺住持長老師瑄助緣寶鈔貳百伍拾兩二十二字其餘載頭首知寺監造等僧名及鑄匠里居姓名等字鐘紐有斷痕髮皆可過懸之不墜因鞏柳爲過髮鐘寺遭兵燹移置於城內囡妙觀扣之無音棄諸牆角乾隆甲戌知州舒成龍重修官署頭門建造新樓懸鐘不得諸生

以此鐘告命工拭洗以火煆之則聲韻洪遠遂舁置樓上
見州志　按東山寺卽隋開皇十二年智者禪師所建天隱寺
遺址久廢玉泉山在當陽縣西三十里景德寺卽宋天臨寺
五年遣翰林學士宋綬宋祁與僧道源等同修傳燈錄處
亦廢湖北金石詩注
景德禪院田地界碑
未見
馬案右碑額正書玉泉景德禪寺常住田地界碑十二字
碑詳載狀告寺內田土被佔呈驗宋紹興二十一年古蹟
碑文并印信公據及奉元仁宗準奏勘明給還本寺毋許
隱佔各緣由又開載各莊田土逐段四至以古塘石爲界
云云題元皇慶二年歲次癸丑季冬月頭鈔謀俱正書共
五十五行行字徑五分上半截尙可辨識下半截全無字蹟
矣刊於名公題品碑之背面事不相涉非碑陰例也湖北金石詩注
名公題品碑
存正書在當陽
皇慶改元壬子歲春孟玉泉當代住山佛光慧日普照永福
大師鍾山長老捧鎭山壽亭侯印龍眉虎角繪寫寺圖赴官
政院蒙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尉平章政事會福院使宣
政院使安普□公導趨鳳闕□覲龍顏捧一瓣香祝萬年壽
親聆天語顧問丁盥宣賜金杯甘露馬乳奏降御寶聖旨護
持住山謝恩而歸爾時姑蘇雪巖堂上止巖禪師同在京師
賦詩餞別錦還荊楚榮播江吳遠近禪門次韻贊慶繼而荊
門太守奉直杜公州判忠翊李公泊諸名儒賡和盈軸通泉
懶翁先生妙語題跋增重禪林寶□藏拙四□獲覩盛事歡
欣踴躍亦曾綴貂遘者下有闕文當陽達魯花赤那懷思謁
勸□立石□□原起斐□直述□于□云癸丑歲皇慶二年
長月旣望當山首座比邱□住建康能仁禪寺古源寶□謹
題
詩餞玉泉堂上鍾山老師止殿中行頓首詩曰京師相送錦
還人紅綠交加佩李春雨袖香風雜玉殿一杯馬乳面金輪
清山船過烟花遠寒寺珠□波影新我亦離家逾歲月贈君
折柳倍傷神
聞雲巖于人前舉□□師送行八句就和韻以寄玉泉鎭長
老常州路華藏住持山門叟□□詩曰振吾宗者必師人寒
谷之中一□春古木冷冷傾玉澗曾襟皎皎□冰輪風生萬
壑柏常翠雪壓孤村梅正新雁過楚天無可寄說無說處且
酬神
江陵護國住山玉田慧林詩曰大華□海作霖人□賞京華
富貴春紅藥階前□□□紫薇□□□□輪玉泉銀地畔光
□□□龍□盛事新□□春亭千古印歸來還與主山神以
第一層
奉直大夫下有闕文勸農事杜下有闕文詩云歲裏欣逢人
覲人□□梅夢正□春九重天上□□履五色□□面日輪
□□宸詩□渥異重班奎□龍□新□□□□□□快□□
應知□□神
上有闕文詩曰大法從來付哲人一花冰雪□陽春□宗自

喜明心印召對何須換□輪朝野聲名今益重□□門巨再
更新覩裁百萬松杉栢長□成林屬地神
忠翊校尉當陽縣達曾花赤勸農事□□詩曰一鳴聲徹便
驚人翰□叢林□□春日月明□陳祖意風雲會□□輪
鵷班競說冀華秀鳳閣重磨御墨新衣染天香榮書錦溪山
泉石□精神
江陵承天仕山下有閻文詩曰祖師銀地再來人下闕
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
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
於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
廟中詳見司馬知白玉泉壽亭侯印記　南雄守黃兌見臨川興聖院僧惠
通印圖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

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
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藏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
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
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眞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
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他漢印幾倍之間嘉興王仲言亦
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
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奉廟祭其數
必多其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予爲黃叔啓作辨跋一篇
見贊葉容齋
四筆
馬案右碑額篆名公題品四字下分四府俱以雲邊爲界
第一行題皇慶改元王子歲春孟玉泉當代住山佛光慧
日普照永福大師鍾山長老捧鎮山壽亭侯印龍眉龍角

繪寫寺圖赴宣政院蒙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尉平章
政事會福院使宣政院使安普□公導趨鳳闕□覲龍顏
捧□瓣香祝萬年壽親聆天語顧問丁寧宣賜金盃甘露
馬乳奏降御寶聖旨護持住山謝恩而歸爾時姑蘇雪巖
堂上止巖禪師同在京師賦詩餞別錦還荆楚榮播江吳
遠近禪門次韻贊慶繼而荆門太守奉直杜公州判忠翊
李公洎諸名儒賡和盈軸通泉嬾翁先生妙語題跋增重
叢林寶□藏拙西□獲覩盛事歡喜踊躍亦會□貂遷者
下缺
當陽達魯花赤那懷忠翊公勸□立石□□原起斐
□直述□于□云癸丑歲皇慶二年良月既望當山首座
比邱□住持康能仁禪寺古源寶□謹題又題云詩餞玉
泉堂上鐘山老師上巖中行頓首詩曰京師相送錦還人

紅綠交加桃李春雨袖香風離玉殿一杯馬乳面金輪青
山船覆烟光遠寒寺珠□波影新我亦離家逾歲月贈君
折柳倍傷神七律一首又題聞雲巖於人前舉□□師送
行八句就和韻以寄玉泉鍾山鑄長老常州路華藏住持
山明叟□□詩曰振吾宗者必斯人寒谷之中一□春舌
本泠泠傾玉濶胸襟皎皎□冰輪風生萬壑柏常在雪霽
孤村梅正新雁過楚天無可寄說無說處且留神又題江
陵護國住山玉田慧林詩曰大華□海作霖人□賞京華
富貴春紅藥階前□□紫薇□□□□輪玉泉銀地祥
光□□龍□盛事新□□春亭千古印歸來還與主山
神第二層題奉直大夫下缺勸農事杜下缺詩曰歲裏欣
逢入覲人□□梅蕊正□春九重天上□□履五色□□

面目輪□□宸詩□遲異重頒奎□寵□新□□□□□□
□快□□應知□□神又題字莫辨詩曰大法從來付哲
人一花冰雲□陽春□宗自喜明心印召對何煩換□輪
朝野聲名今益重□□門戶再更新親裁百萬松杉栢長
□成林屬地神又題忠翊校尉當陽縣達魯花赤勸農事
□□詩曰一鳴聲價便驚人翰□叢林□□春日月明□
陳祖意風雲會□□□輪鵾班競說曇華秀鳳閣重膺御
筆新衣染天香榮畫錦溪山泉石□精神又題江陵承天
住山下缺詩曰祖師銀地再來人以下字多剝落不能成
句三四兩層更殘缺矣湖北金石詩注
鐵井闌銘
存正書陽文在江夏

義井
武昌南城長街於至大辛亥仲冬眾○□□軍民取用□爲
便利勝可言哉皇慶癸丑季秋再□井闌　其事○故記
歲月以□不朽者云耳
施主名
中統鈔伍拾兩下模糊不可辨

者甚可惜也是欄經始於至大四年成於皇慶二年迄今
癸丑凡四百八十一年矣湖北金石詩注
河東郡太夫人李氏墓碑
佚據雪樓集錄入
夫人京兆李氏金進士試長安令諱君寶之女皇贈正奉大
夫護軍河東郡公諱伯德那之妻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
中書省察罕之母元光壬午十有二月四日生至元戊子正
月十有九日卒某月某日葬於孝感之白雲山平章任湖廣
理問日買田宅於茲因葬焉至大庚戌某月追封河東郡太
夫人皇慶癸丑九月以狀匄文刻諸墓初長安君娶蔡氏生
二女夫人居其中始元歲隨父官洛陽天兵南伐城陷家破
軍帥重合剌一見大驚曰此女他日必貴問其姓曰李而帥

之妻西夏主之後也亦李氏乃鞠之如己子重合剌者諸王
旭烈之愛將也時河東公以班勒訖歸命數從征戰有功
重合剌同於解後以不肯代重合剌爲總管重合剌賢之以
夫人歸焉因家解夫人躬節儉慎喪祭和上下正內外不動
聲色而敬被姻族河東公亦未老而謝事優游鄉井終其天
年號爲善人長者人謂有警戒相成之道焉有子八人長平
章也博洽經史才德過人早爲忠宣公奧魯赤所知拔置幕
上累遷爲湖廣行省理問改行樞密院經歷解官讀書白雲
山俄爲武昌治中河南行省郎中入僉詹事院事進昭文館
大學士太子府正拜參知政事尋以平章政事議中書事廉
慎責厚所至稱賢次博羅盜世次博樂察兒敦盛校尉百夫
長次博羅蘭堂湖廣行省宣使次博除太谷令次只兒瓦台

武略將軍寶慶路達魯花赤次朵羅台性至孝樂志琴冊高尚不仕朝廷爲旌其門次乃蠻台敦武校尉邵陽縣廷錄花赤子孫曾元七十餘人皆足世其家嗚呼讓其德之至乎河東一讓夫人以歸遂基百世盛大之業夫人固詩禮之胄應也其有功於河東宜哉銘曰

讓爲德基化由內始河東承儀公族繼起詡詡夫人婉婉令儀蘭閨其芬玉韞其輝

河東郡太夫人李氏墓碑程鉅夫撰皇慶二年四月日仗按元史察罕傳幹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鉅夫嘗有送白雲平章序又有白雲山詩八首並見本集白雲山在孝感縣東北一百二十里金石存佚考

大天一眞慶萬壽宮碑未見據金石存佚考補入

皇慶元年春三月京師不雨徧走羣望詔武當道士張守清禱雨而雨明年春不雨禱而雨又禱又雨既霈既渥仍大有秋兩宮大悅初均房之閒有山曰太和又曰仙室以[囗]武神居之名武當踞地八百里峯七十有二最高者紫霄之峯峯之最勝者曰南巖崖前有洞天二曰太安皇巖天顯定極風天上出浮雲下臨絕澗猿啼鳥嗥豺虎所家人可投足者僅尋丈許道家言龍漢之年虛危之精降而爲人修道此山道成乘龍天飛是爲[囗]武之神至唐貞觀益顯天下尊祀宋理宗詔道士劉眞人住南巖宮不克漢東異人嘗大宥隱居是山草衣菲食四十餘年救災捍患預知禍福時人神之大兵破襄漢去波河訪道全眞西絕汧隴北踰陰山至元十二年歸與道士汪眞常等修復五龍紫霄壇宇獨結茅南巖或請作宮庭曰非爾所及也其人將至矣二十一年秋九月師自陝西來年三十有一願爲弟子大宥欣然曰吾遲子久矣卽授道要明年春正月大宥先法師躬執耕鑿墾山鑿谷種粟爲食繼率其徒翦榛駈鳥闢通道東自山趾紆口七十里至紫霄宮五里至南巖崖北下三十里五龍宮又四十里抵山趾蒿口三月三日相傳神始降之辰士女會者數萬金帛之施雲委川赴乃構虛夷峻拔木窮谷刊石爲殿卽巖爲宮廣殿大廷高堂飛閣庖庫寮次旣嚴且備炫晃丹碧輝輝雲漢像設端偉鐘鼓壯亮引以石逕陸以杉松積土累資民萬計歷二十餘載乃成聖田數百頃養眾萬指至大元年今上

皇帝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聞師道行遣使命建金籙醮徵赴闕及禱雨輒應賜宮額天一眞慶萬壽宮置提點甲乙住持制加神父號啓[玄]隆慶天君明眞大帝神母號慈[囗]玉德天后瓊眞二仙賜師號體[囗]妙應太和眞人延祐改元春二月大司徒臣羅原奉皇太后旨命師乘驛奉香幣還山致祭冬十月集賢大學士臣陳顥請加賜宮額大天一眞慶萬壽宮竊惟聖天子端源清之本躬垂拱之化交天地懷柔百神陶我萬類子育羣姓宵衣旰食可謂至德也已師以雲棲遯樂之侶而能振道濯德焦心苦志奮樹堂壇以承天庥亦可謂豪傑之士矣師聞疏果毅方嚴質茂雖大祠祭不待沐浴更衣所感雖身被顯寵如始居山其有道哉鄧山草衣菲食四十餘年救災捍患預知禍福時人神之大兵破襄漢去波河訪道全眞西絕汧隴北踰陰山至元十二年歸與道士汪眞常等修復五龍紫霄壇宇獨結茅南巖或請作宮庭曰非爾所及也其人將至矣二十一年秋九月師自陝西來年三十有一願爲弟子大宥欣然曰吾遲子久矣卽授道要明年春正月大宥先法師躬執耕鑿墾山鑿谷種粟爲食繼率其徒翦榛駈鳥闢通道東自山趾紆口七十里至紫霄宮五里至南巖崖北下三十里五龍宮又四十里抵山趾蒿口三月三日相傳神始降之辰士女會者數萬金帛之施雲委川赴乃構虛夷峻拔木窮谷刊石爲殿卽巖爲宮廣殿大廷高堂飛閣庖庫寮次旣嚴且備炫晃丹碧輝輝雲漢像設端偉鐘鼓壯亮引以石逕陸以杉松積土累資民萬計歷二十餘載乃成聖田數百頃養眾萬指至大元年今上

皇帝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聞師道行遣使命建金籙醮徵赴闕及禱雨輒應賜宮額天一眞慶萬壽宮置提點甲乙住持制加神父號啓[玄]隆慶天君明眞大帝神母號慈[囗]玉德天后瓊眞二仙賜師號體[囗]妙應太和眞人延祐改元春二月大司徒臣羅原奉皇太后旨命師乘驛奉香幣還山致祭冬十月集賢大學士臣陳顥請加賜宮額大天一眞慶萬壽宮竊惟聖天子端源清之本躬垂拱之化交天地懷柔百神陶我萬類子育羣姓宵衣旰食可謂至德也已師以雲棲遯樂之侶而能振道濯德焦心苦志奮樹堂壇以承天庥亦可謂豪傑之士矣師聞疏果毅方嚴質茂雖大祠祭不待沐浴更衣所感雖身被顯寵如始居山其有道哉鄧山草衣菲食四十餘年救災捍患預知禍福時人神之大兵破襄漢去

夫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翼軫之墟均房閒白雲峩峩武當
山根盤千里阯且艱七十二峯羅煙鬟帝遣玄武驅神兵披
髮仗劍衣黿蹈龜穹窿修蛇猛且閒乘雲而來御風還跋予足
之杳莫攀眞人學道鐫堅頑飛上千仞誅榛菅斡旋天機啓
天關墮樸珠宮翠迴環霞披霧映黃金鏤湛恩大分帝所頒
神來居之珮珊珊寒松蕭颼水潺湲飛香滿空馥惠階願神
永永哀民艱汎埽穢濁無恫瘝我皇萬歲御九寰興聖怡愉
長朱顏

大天一眞慶萬壽宮碑程鉅夫撰延祐元年十月在武當山金石存佚考錄入

重修武安靈溪堰記碑

末見據金石志金石存佚考錄入

重修武安靈溪堰記

襄陽路儒學教授何文淵撰文

武安靈溪等堰堤頴趙世頊書丹

襄陽等處水陸地產人戶提領丁思明兼領

堰以武安靈溪名尚矣考其地皆故中廬縣界始秦將武安
君白起攻楚斷鄢水灌城拔之郡後改曰夷水晉避桓溫父
彝嫌名改曰蠻水迄今稱焉堰因其故堨則長渠之源也溉
田三千頃唐大曆四年己酉節度使梁崇義嘗修之功遂嗣
宇宋至和二年乙未宜城令孫永理渠之壞基俾復其舊焉
西南諸堰獨武安靈溪爲大跡其始版
民約束時其蓄洩南豐曾鞏知襄州遂定著令且爲之記紹
熙改元庚戌都統李公誾飭十二年辛亥荆湖制置李公伯
兩命屯田官葺而完之靈溪之爲堰首受清涼河下通於木

管乞台谷山縣尹井居仁任簿書之責則有院掾商全贊佐
其役則有襄陽總管王良嗣捉控案牘鄭謙監督田里都
目蕭興祖奔走供億則有提領王從龍張明義秦文彬等厄
其徒則前提領丁思明也至大庚戌夏六月大水堰復決官
爲葺理延佑改元甲寅文淵來守襄漢越四年丁巳春二月
提舉趙琦偕都目王翬吏黃白榮蕭恭來曰雨潦之修民疲
甚茂乃吾元之勝事苟不紀之以至落莫無聞戕棄實任其
責子同文衡者敢不謁筆至再至三而愈篤謹按志書襄之
西南諸堰獨武安靈溪爲大跡其始版
千七百五十餘年其開起廢更新爲利國便民之舉而所可
知者纔數人爾其不可知而同草木湮腐者蓋矣何則漢召
信臣杜詩相繼爲南陽開通溝瀆以廣灌溉修治陂池以拓

土田民遂有父母之稱厥後征南將軍杜預鎮襄陽修召之故蹟引漑清以浸田萬頃眾庶賴之亦號杜母且召之故蹟在南陽者預猶爲之矧茲二渠適屬襄土反無其功邪陽呼史籍無傳則亦已矣後之涖是職者不墜李侯之功而踵父母之稱於召杜者豈無其人哉既以所聞而第之識其歲月仍系以銘焉銘曰惟水於田利實至大豈泄以時人力是賴武安之功壅隄作埭瀏瀏長渠發源斯在伊溪而靈湜湜其派木里載通龍興厥礙宋妝壅田以灌以溉襄焚既平歸我昭代爲祝釐資塵清國泰矯矯李侯辨而能裁出內府金丕視功載木石卽工脉溝絡滄井井塍塍萬頃其界輸租於公民亦大賚伐石勒銘俾永無壞

武安靈溪二堰記何淵撰趙世禎正書延祐四年湖北襄

陽寰宇訪碑錄

馬案右碑連額高六尺五寸寬二尺九寸題重修武安靈溪堰記提領趙世禎書丹前襄陽等處水陸地產人戶提領丁思明篆額書重修武安靈溪堰記八篆字文後系銘三十句句四字又題延祐四年十一月日立末後書官階姓名案武安堰卽曾子固所記長渠之源水出荆山康狼山之間左傳所稱鄢水水經注曰夷水晉改曰蠻水者是也堰始於秦白起故稱武安靈溪堰首受清涼河水通木渠二堰溉田將萬頃葢楚北水利之大者大德六年中政院同僉李英奉旨出內府金修築迄延祐四年文淵乃爲之記其載一時官職頗詳考元史至元八年立謜國仁王寺鎮遏提舉司卽記所云作恆業於仁王寺爲隆福宮焚

修之資官以提領歲課所入之租者也史稱至元十九年改鎮遏提舉司爲鎮遏所又改諸色人提領所後改爲仁王營膳司今記云大德三年改營田提舉司則知元史失載此制也又至大中陞都總管府爲會福院置院使五員掌仁王寺及昭應宮事天[闕]後改爲會福總管府定置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同知一員治中一員府判一員經歷知事提控案牘各一員今記所載經歷一人提控案牘一人與史制同其同知二人與史制同知府判各一員者異又有僉事提舉都目之類皆史文所無葢史僅據天[闕]以後之制延祐中亦僅載院使而不及其屬得此記足以補元代會福院官秩矣今以各衙門分列於左以備參證

中政院同僉李英　大都民匠總管乞台　含山縣尹井居仁　院掾高奎贊　襄陽總管王良嗣　提控案牘鄭謙　兼營田也里　都目蕭興祖　提領王從龍　張明義　秦文彬右大德　武德將軍僉會福院事李彭中憲大夫僉會福院事余洪　大中大夫同知會福院事塔海　資善大李伯顏察兒　武德將軍同知會福院事塔海　資善大夫會福院使洪溥　資善大夫會福院使甕吉剌德　資政大夫會福院使忽馬兒不花　銀青榮祿大夫司徒會福院使薛闍眞吃剌思　金紫光祿大夫徽政使章慶使中都威衛使領隆禧院殊祥院羣牧監甄用監事提調左都威衛使司事會福院使識烈門　將仕佐郎會福院照磨管何發□架閣事卞君瑞　將仕佐郎會福院都事張恕　承直郎會福院都事王克諧　從仕郎會福院經歷張

榮祖　敦武校尉會福院判官魏珍　武略將軍會福院判官張嗣壽　張復　柯瑄　徐文彬　呂宏仁　許紹達　黃伯榮　蕭恭　李世榮　閻益　庾應詳　典史符宗信　李守德　都目王翬　提控案牘陳行琇　襄陽等處營田副提調趙琦　提領廬李榮　副提領史禎　同提領劉從明　武安靈溪等壩提領趙世禎　監造碑事襄陽管民提領丁楫　監修堰前本司都目洪甫　南漳縣地產提領郝道富　黃州路繡梓萬安秦鐫（台誌補湖北金石詩法）

碑在南漳縣東六十五里方家堰消溪志作瀟溪在縣北三里至清泥灣閘口入蠻河白駱河源出縣北三十里之栢香嶺南流至縣西入蠻河

白駱疑即所謂白羅音近之訛也（金石存佚考）

碑云宋李后妝奩田不見於史按后爲襄陽都統制李道仲女所謂妝奩當由於此大護國仁王寺者至元七年世祖皇后宏吉剌氏所建內設總管府外置提舉司提領所詳見虞集所撰本寺恒產碑寺在大都西直門外一里高梁河（湖北金石錄）

石塔記

佚

石塔記延祐五年在武昌縣北六十里碧石渡（嘉慶武昌路重建廟學記存正書在江夏）

武昌埔山而城堑江而池挾滇益引荆吳據楚中而履南越宋人二百年間時糜鍛兵戈爲邊壘帝元一四海而家之池也不足乎深城也不足乎高恤刑尚德武弛文張民日趨於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建侯樹屏表疆明制乃此焉行中書省而統四道宣慰使元將大吏咸走節下聽約束奉期會然則武昌自爲重鎮矣凡夫表厲化導之具宜有以倡庶方而屬羣目獨廟學陋小不稱司憲者□□□□□□□□責功郡守振紀有嚴營畫是亟禮殿東廡西廡戟門儀門齋廬爲屋五十餘間端大堅緻丹碧藻繪象設筵帝皆視儀度尊豆鐘磬不爽典祀惟講堂經閣諸室不沿而葺歲丁巳五月肇基越己未十有二月告成學後曰鶴山書堂者廢而入於

豪奪徵劑歸公方議勒石記始而除者得竈趺於埋中別置省碑于□南明善適參政行省兩府來相與言曰眾心一公奏厥完美期奉天明思勸民職而已惟是彰今而垂後者咸願有□謬嘗上直翰林曷可咈乎雅命然記事必載其實興學者當原其本禮始立學擇奠奠先聖先師學之有廟漢以還始聞也孔子先聖顏子先師唐以來始定也繇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敦夫學非制也謂報焉在是抑微也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而理察人以之而立極三才既奠萬化乃成稚功翊德天地實參斯報之圖罔極何從聖朝龍奮北天弓劍辟國顧乃首尊孔氏旌用儒生列聖錫禮崇祀加證增秩若稽典則炤陳政化揭科比士登賢建官不有望於聖道贊化天下乎夫道不□遡以爲高不空寂以爲深大則元周

乎萬物小則流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權周密蓋不越易詩春秋之外矣亦不離綱常事爲之閒矣若夫盡學士之上達極聖賢之能事顧非指顧可會文辭可判而君子也而賢者也不諄諄與德言曰君子德非徒德才言曰君子才非徒才道明義立智周行方其用而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近者化而遠者格爲良臣爲大人爲節士爲眞儒非由外假端枉我術無師而興固曰豪傑受業而成孰爲凡民美哉簪裾入學肅瞻新廟斯弦斯誦相規相誨[illegible]然嚴嚴焉本學者養正以成聖功末學者游藝以獻春官乃散散乃講張聲焉無所入也慴焉善距來也穹屋華題資爾燕閒德求而無以徵之才求而無以齊之哀哉匪但退作室之初心無乃孤崇儒之明詔乎武昌南服列城言言百辟承風多士砥

節或挾能而起或抱璞而潛聲光侈其不遐吾爾惠焉矣雖然山川流峙風氣融結端而歸於鳳麟實不期於金璧偉人魁士羣出而爲國家之幹之翰也將自今日督其役者列名碑陰延祐七年歲次庚申春三月十有九日戊戌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元明善撰文并書

[illegible]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劉賡篆額

馬案右碑題武昌路重修廟學記碑高七尺寬五尺六寸共四十一行行四十一字字徑一寸五分行書後題延祐七年歲在庚申三月十九日□□通奉大夫湖廣等□□書省參政[illegible]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劉賡篆額題武昌路重建廟學記八篆字爲二行無撰書人姓名當時督其役者並列名碑陰今在武昌府學戟

門西

武昌路重修廟學記正書延佑七年湖北武昌[illegible]碑在武昌府學戟門內凡二十一行行五十字碑下截九字陷土中今掘出而文始具金石存攷

景德寺鐘

存正書陽
文在當陽

荆門州當陽縣玉泉景德禪寺鐘銘荆門玉泉在襄漢爲大精舍山水佳勝乃陳隋智者顗禪師遺跡之地後唐敕於天台二浙終爲佛隴而龍護惟謹關公實長生爲忠臣後封王神廟食茲山感師之德以威力夜[illegible]遠雨假[illegible]山瀧振金鑰移定身而歸瘞玉泉異哉公以宿願力而護法如長城金壯節猛烈雄偉卓之千古垂之國史而英風下泯也逮聖元更

化長老藏山珍公開展舊規崇搆堂殿作與佛事令住持鍾山廣鑄襲領其院事能辨肯心悉治之以完惟舊鍾無聲遂遠命袁州路萍鄉州文□冶陶冶成就清圓韻遠舟運而歸非唯發人之深省而興□滯者爲解脫[illegible]可量乎爲之銘曰

聚鉄之精　鎔液而成　晨昏考擊　寤寐警省
霜天遞響　徧荆楚城　深發夢幻　蟄蟄是驚
玉泉之勝　聲振之清　祝天子壽　如日方昇
與聖萬壽禪寺住持虛谷撰當代住持長老鍾山廣鑄題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十月日

馬案右荆門州當陽縣玉泉景德寺鐘高圍尺寸與前至大元年鐘同係鍾山長老廣鑄近募遠鑄舟運而歸鐘亦分四面亦界上下兩層其序文與銘亦與前鐘同餘列各

施財姓氏盡當陽縣居民未行題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十
月日十一字而已鐘紐亦斷並置於地湖北金石詩注
魏國忠懿公神道碑
存正書
在襄陽
大元勅封□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贈推誠宣力
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平章事柱國魏忠懿公碑
中奉大夫參議中書省事臣元明善奉勅撰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趙孟
頫奉勅書并篆額
章佩少監赤赤由宿衛拜官天子嘉之侍臣奏曰赤赤之父
易不剌金官至平章政事大父阿里罕官至中書左丞會大
父札馬剌罕官至大名路達魯花赤□□□□官□□□□
四年□三娶□晁□□曰趙氏□氏□□□□忠惠公完
顏夫人出也次曰烏馬兒朝□大夫監桃源州事趙氏出次

□□□□□□□□贈推忠協公佐理功臣太保金紫光祿
大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惠左丞贈推誠宣力功臣光
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懿達魯花赤
贈順節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謚安順
母阿木剌□祖母兀魯阿迷失蒙古乃蠻□氏完顏氏并封
魏國夫人曾祖母□□□□氏封魏□夫人□□□□□赤
赤之三世加爵謚葬神道當有石刻請下詞臣□□□曰
忠懿碑可命元明善爲之文臣謹按忠懿公小字阿剌罕西
域□□人也爲其國望□有□太祖皇帝佩之金虎符
爲大名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者更言□□也惠愛
銘銘曰漢通西域才不滿用元帝高圖寸才是送不挾詩書
在民丁未歲□□葬焉夫人卒於戊申歲安順公三子公居
亦歸聖統聖統煌煌卿士俊良士氣以昌帝圖以長維忠懿
公克奮於庸趨事赴功南北西東無倡不隨無引不從秉我

路總管府事階朝請大夫九年改□知太原路總管府□十
年遷少中大夫佩□□襄陽路總管□達魯花赤□□□元
□□年遷嘉議大夫寶慶路達魯花赤十五年遷中奉大
夫湖南道宣慰使二十年改廣南西道宣慰使二十年改
建道宣慰使二十四年改河東□西□宣慰使三十五年□
□□□道宣慰使廿七年遷四川行尚書省參知政事不
赴二十九年遷資善大夫江西行中書左丞大德改元改湖
廣行中書省左丞進階資□未任以疾薨實是年□□也子
□□護柩葬襄陽城西萬山之原從民懷也春秋五十有
九公娶乃蠻氏□□五年卒再娶完顏氏大名宦族至元十
四年□三娶□晁□□曰趙氏□氏□□□□忠惠公完
顏夫人出也次曰烏馬兒朝□大夫監桃源州事趙氏出次

曰□班□西行臺監察御史□一女子皆□□□□□□□
□□芾□□公機警疏朗有□□□才柱大名□□渠漲魏人
苦之疏水道嚴隄防□□人受其利柱襄陽五年□□新附
禁戢兵士通商撫農□饑濟□民□□□柱實慶□施周龍
兵起□□□□殃不及民討占城討交趾□□皆供億
軍興立而集事凡所臨蒞咸有能稱當□□爲名臣云忠惠
公爲侍郎爲憲□□官宰相□爲賢□□□議大□者必□
□□□懿公可稱有子者矣少監甫出二十而孤自賢樂善
禔身正立成其父之不逮其所至止益未可量臣奉勅爲之
銘銘曰漢通西域才不滿用元帝高圖寸才是送不挾詩書
在民丁未歲□□葬焉夫人卒於戊申歲安順公三子公居
亦歸聖統聖統煌煌卿士俊良士氣以昌帝圖以長維忠懿
公克奮於庸趨事赴功南北西東無倡不隨無引不從秉我

公忠濟之和同而無聲儻安爾髦童官五十年十有四遷一日其賢罔或怨言反葬吉兆襄陽之堰豐碑揭豎對峴之前耆舊追口靡不涕漣猗羊叔子千古比肩忠惠又相大業端亮伊國之毗伊民之望宛其口歸善人口喪司封口勑三世追飾詞臣奉詔爾文與曜十祀其聞由有肖孫

至治元年仲冬吉日建

荆州尚德孫　辭晒踪寧

魏國忠懿阿剌罕碑元明善撰趙孟頫正書無年月湖北襄陽寰宇訪碑錄

馬案右忠懿碑在襄陽縣元元明善撰文趙孟頫書正書碑云蒸蒸之父易不賴金官至平章政事大父阿里罕官至中書左丞與金史合曾大父札馬剌罕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蒸蒸三世俱追封魏國公蒸蒸仕元爲大名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太祖佩之金虎符至元十年爲襄陽路總管達魯花赤廿七年遷四川行尚書省參知政事大德元年改湖廣行中書省左丞未任以疾薨在襄五年禁戢兵士通商撫農民受其利稱爲名臣明善奉勑爲銘云云元史不爲立傳此亦可以補其缺矣是碑在襄陽縣乾隆丙子丁丑間曾於西城民家得之碑仆臥土中裂額碎裂文字殘闕尚少知府陳鍔修府志時錄其文於志中茲奉檄訪求則此碑爲村農所毀滅矣湖北金石詩注

趙孟頫松雪齋集有章佩丞黑封贈三代制詔碑書跋曾祖父曰札馬剌丁追封魏國公祖父曰阿里罕祔母亡魯温迷失氏完顏氏父曰亦不剌金母阿术剌氏即此碑所載世系也府志言碑在城西民家園地中額已碎裂字多缺

損欲移置而未果惜哉金石存攷

劉公橋記

存正書在興國州

劉公橋記

額篆書

承務郎興國路永興縣尹兼勸農事張智翀蓋

靜江路儒學教授九江旌門范士奇撰并書

富川縣於隋於唐錄太平興國而興國郡於宋水本多山水富以富川望三縣不得抗水多故也襟江帶湖派接湘楚舉屏六溪之支流弗與春夏水積怒漲驚瀾渺瀰芭山截道勢浮天極常以坡仙宿石田驛數語傾動今古地亦從是而勝劉公子善爲此邦名家以書抵予曰山川風景子既其詮諸

迺若歲罹大浸驛途康莊莽爲一壑行人病涉往往倚檐胥咨對面如隔刪丹圖無汎汎其逝之愛井惟馳驛之難而已吾與景顏羣從如杜固城南延祐庚申閒常序耋艾展墓聯翩與偕而經其涂不知幾何年黃岡橋歷焉石摧柱腐廢興固有時涂九軌自非人力莫致因在行者而語其蔑吾二家之力成此以濟人可不可時則景顏輩矢義勇發讙然一詞罔有芘厲越明年秋杪復拈舊話惟允差穀經畫迺命浮屠賢董其役棄故基數弓擇地堅增改舫鍵奋雲趨各策其力依山結構氣勢百倍捍隄以石纍集無虞功遒石體夷庚無詛行又足以證大蘇題驛之芳踪爲近落成於至治壬戌之春鄉人利其便輦然請易名劉公橋子爲我記之予曰古以橋而縣姓者多矣崔公得延壽而著史何公遇子瞻而渤銘

風聲氣烈照映天壤然皆持節褰帷宅民之生顯於當代今公家介弟從子用素封捐貨而躋百世之盛美其治有過於崔何也非邪由是而之使過斯橋者睹其名撫其迹裴徊徙倚紓懷劉公之德而歌舞之子孫孫子又能以精神志氣承之於不朽纏綿人心山長水遠是自然之施力也祝區區驅馬題柱之流於公不足回首一歎識者必咸於斯文至治二年五月日記

馬案右碑題劉公橋記四字額篆同第二行承務郎興國路永興縣尹兼勸農事張智題益第三行靜江路儒學教授九江旌門范士奇撰并書末行至治二年五月日記在興國州東八十里碑云舊名黃岡橋石摧柱腐行人病涉劉公子善爲此邦名家矢義勇發獨力興修創始於延祐庚申落成於至治之春鄉人利其便翠然而請易名劉公橋云云昔之橋而繫以姓者如崔公橋得延壽而舊史何公橋遇子瞻而助銘今劉公名亦不朽矣

湖北金石詩注

五腦山至治題名

金石十三　三十六

未見

五腦山至治題名至治二年在麻城縣嘉慶通志

乾明寺鐘銘

存江書陽文在天門

太元國荆湖北道沔陽府景陵縣東禪乾明寺伏覩本寺乃古跡機峯住岑峯刻草重興古來祝聖道場[盦]可興崇而悠久累次住持興建續餙規模[口]山兩次繼席大殿鼎新重建經今二載順寂圓終覺[口]推舉再興隆致疏從心而敦請無閒創意特地承崇罷遊講肆緣會家山紹隆佛種脩崇梵宇兩廊重新鼎建終始竭力圓成寶所蓮開鐘鼓常規晨昏叩撞增延福慧四生九有出輪迴八難三塗登彼岸由是謹袖常住資金同募檀那力助鑄成三千法器永鎮景邑精藍鐘聲處大闡宗風玉轉珠迴震旦韻響共成殊勝事恩報福無窮復爲銘曰

佛日增光圓音元影法界羣盲幽暝沈寢水族靈源達無生忍伏此鐘聲一聞頓省　歲次癸亥至治三年季冬吉日無聞題

馬案右元乾明寺鐘凡四面一面題大元國荆湖北道沔陽府景陵縣東禪乾明寺爲一行又云伏覩本寺乃古跡機峯住岑峯刻草重興古來祝聖道場[盦]可興崇而悠久累次住持興建續餙規模[口]山兩次繼席大殿鼎新重建經今二載順寂圓終覺[口]推舉再興隆致疏從心而敦請無閒創意特地承崇罷遊講肆緣會家山紹隆佛種脩崇梵宇兩廊重新鼎建終始竭力圓成寶所蓮開鐘鼓常規晨昏撞叩增延福慧四生九有出輪迴八難三塗登彼岸由是謹袖常住資金同募檀那力助鑄成三千法器永鎮景邑精藍鐘聲處大闡宗風玉轉珠迴震旦韻響共成殊勝事恩報福無窮復爲銘曰佛日增光圓音元影法界羣盲幽暝沈寢水族靈源達無生忍伏此鐘聲一聞頓省　歲次癸亥至治三年季冬吉日無聞題案文內崇當是行題歲次癸亥至治三年季冬日無聞題案文內崇當是止今二字誤連爲一又廣韻堛道也集韻堛同場祭禰道也今通作場用其三面列景陵縣眾姓里居姓氏及本寺

常住田土坐落四至又諸出長老僧名未後列景陵縣注
魯花赤縣尹主簿典史等官名姓氏在今天門縣城東乾
明寺內湖北金石詩注

元

長春道院四大字存正書在荆門州

長春道院

至元十七年庚辰歲開山口眞會陽子和尚缺

泰定元年上元甲子重建大殿功德主李友信偕室朱氏
當代徒弟缺

馬察石碣題長春道院四大字院宇剝落不全字徑一尺
前題泰定元年上元甲子重建正殿功德主李友信偕室
朱氏當代徒弟缺後題至正十七年庚辰歲開山口眞會
陽子缺高四尺七寸寬一尺九寸在荆門州城北妙觀觀
金石詩注作至正誤

煙霞井泰定題名存正書在麻城

大元泰定丙寅歲徵仕郎麻城縣達魯花赤口守宮馬彥口
劉宜之口

泰定題名在井左金石存攷考

夫子石刻像記存正書在黃岡

癸亥仲春海陽景陵鎮新更叔以公務抵江陵游圓妙觀觀
唐吳道子圖形碑筆勁而古約貌恭而意肅先聖

燕居之像詢其由黃冠曰近有當道羅封者過水梁馬嘶伏不進鞭策數四逾退卻命隸視之報梁石有像遂致於此蘄歸以告僚屬幕佐陶景山力請移文取置江陵崇文閣任回打碑像以歸越四歲丙寅秋予寓梅庠陶君言事之本末甚悉一日于李和甫家塾得其像呈令尹景山李君躍然以喜而感亦隨之曰仲尼日月也孰得而踰焉吳生神筆也千載陸沈復見今日仰先聖之靈昭昭赫赫遺像所在自有神物守護而撝呵隋文鎮石之語亦固甚矣于是捐俸錢命工勒像于石俾人人瞻仰乎申申夭夭之容如獲親炙之者焉噫盛哉周宣岐陽石鼓復見于鳳翔之宣廟餘慶之力也今景山勒石之心餘慶之心也潞謹序其事而爲之記

按先聖畫像自漢以來有之若頼鄉孔子像及劉宋陸探微梁張僧繇等所畫皆脊傳於世至孔廟則水經注云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恂抑之容是也原像所由起本於祭之有尸郊特牲曰尸神象也蓋以神道事之則立主以人道事之則立尸國語越王句踐因范蠡游五湖以長金鑄其像而朝禮之亦推此意爾唐宋至明初太學及郡縣學皆塑像以祀先聖至嘉靖九年張璁始緣帝意言孔子祀宜用木立其塑像宜毀雖著爲令甲而直省州縣仍有像設主並設者或乃以像設起於釋氏亦可謂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者矣金石存攷

夫子石刻象記陳潞撰泰定三年在黃梅縣學大成殿先師上後壁校王文簡皇華紀聞載白鹿洞禮聖殿有陳潞所撰像記堤黃梅爲聖墓者與然記言聖像得自江陵而可大又於梅庠悉其本末則收入湖北金石中固其宜矣嘉慶通志

紀光普照寺鐘銘

存正書
在隨州

維漢之東裔裔梵宮開元之宗佛法流通彼美鴻鐘碩音孔容堅木斯攻德音無窮鯨韻載椎聲徹九重普照溶溶義山崇崇用祈歲豐以振禪風鳴贊時雍聖書天同　魯正卿作

隨州之南古有伽藍東牆綠水西空寒山刹竺淨境螺唄幽壇晨夕二節無推僧口舒吾隻手法侶方嬋嘻霜時泰慮鐸祝遷佛光永煜聖壽常安乃留後軌智者窺看　本山住持釋洪梁號義山自造　泰定四年十一月日

馬案右元報恩天寧禪寺鐘高四尺八寸圍一丈四尺雙龍紐界四面一面題泰定四年十一月日系銘二各十六句每六十四字前銘魯正卿作後銘不書名一面書眞言七則一面列施財檀越名目一面列各職事僧名及木寺徒弟法名而已在隨州城南里許報恩寺內湖北金石詩注

紀光普照寺鐘銘在隨州南報恩寺泰定四年十一月鐘文分四面一面書滅業障滅罪破地獄往生消災長福德除萬病七種眞言一面書捨財檀越名目隨州有土橋村白泥保八里店東廊村等地名應山縣有浪河村小屯平港兩仙山馬平村西山白虎港等地名可證古今土地名同異一面書本寺徒眾有知事提點直歲上庫下庫倉頭知賓殿主沖頭等名色一面則魯正卿與住持僧洪梁所作鐘銘也金石存攷

寶林寺鐘
存正書陽文拓隨州

應山縣仁義鄉天井澗龍興寺伏承信士鄒貴明謹發成心
鈔化寶林寺住持洪緣宣受仁慈廣福大師善□□□庵古
佛正明
天厤元年十月日匠人喻子德
馬校有鐘高三尺四寸闊六尺六寸一面題應山縣仁義
鄉天井澗龍興寺伏承信士鄒貴明謹發成心抄化云云
一面題寶林寺住持洪緣宣受仁慈廣福大師善□□□
庵古佛正明末行題天厤元年十月日匠人喻子德而已
其二面撫字在應山縣城北二十里寶林寺內湖北金石詩話

敕賜漢陽大別山禹廟碑
未見據金石存伏考錄入
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閻復
□
翰林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林元奉敕
撰文
中議大夫參議中書省事臣許有壬書丹
正議大夫前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使臣奧屯忽都
祿篆額
大德八年冬十有一月中書省奏湖廣行省言昔禹治水有
功舊立廟於大別江濱久廢重建乞賜廟碑以崇明祀制曰
可命翰林述其事欽惟聖朝混一海宇天下名山大川古帝
先王有功德於民者莫不秩祀稽諸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且載禹能修鯀之功其治洪水皆非捍禦
菑患之大者歟故舜稱之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
永賴時乃功則廟而祀之宜也荊州之域江漢爲尊漢鄂之
中大別爲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導水至于大別西則岷嶓
襄沔之眾流聚焉南則衡湘洞庭之巨漫匯焉疏鑿排決亦
云勞矣至於江濱兩磯對峙順流東注朝貢舟航浮於海大
於淮逾于河達于帝都此其故也曩歲我世祖皇帝六飛南
巡渡江次鄂駐蹕於黃鶴山時大別形勝正當瞻覽嘗問父
老曰山頭石磯何名吕公對曰聞唐時有道人吕姓者吹笛
其上又聞唐前何名不能對再三問有對曰聞諸古語云是
禹功字音誤傳大概聖意嘉獎久之益以拯溺平水之功默
契於拯民水火之心也今上皇帝嗣承丕緒孝思祖武以鵲

山乃黃屋臨御之地詔就歷雲亭故址創建大元興寺闡世
尊慈悲之旨以演世祖慈仁之恩中書石丞相哈剌哈孫荅
剌罕時以平章政事開省湖廣承制鼎建不憂而辦丞相又
以鵲山大別夾江屏蔽爲鄂漢唇齒重勢皆世祖親見而留
念者漢陽嘗撥置江北奏請仍隸湖廣就大別禹廟舊基經
營締構以寄禹功之思今告落成非常嗣所可同語欽想先
帝神遊風馬雲車之所至一統皐康百神受職誠足以慰荏
天之靈也然公朝許樹豐碑者豈徒後金石之觀而已哉思
昔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
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
也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今之江漢猶河洛也岳牧可
無繼績之思乎禹亦有言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

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敘惟歌勸之勿壞意謂水土
既平之後天下國家之治常修和而勿至於壞俾政得其敘
德可以歌而人有勸則善也盡力千載之上垂念萬世之下
其用心果何如哉是心也卽世祖燕翼貽謀之心也於是作
迎神頌功降福之章使典禮者歲時歌而祀之以揚聖天子
之嘉命其一曰新廟翼翼兮漢水之陽題牓翬飛兮昭宣寵
光霓旌來下兮神明洋洋玄圭黼冕兮德冠百王來世瞻仰
兮何時弭忘其二曰濬川隨山兮大別堂堂乘載泜止兮胼
胝度荒拯民昏墊兮功參彼倉皇武六龍兮江漢是航念此
疏鑿兮心包混茫不有清問兮禹功曷彰民而思禹兮其思
世皇其三曰天下一統兮今歸聖皇九州耕桑兮暨於荆揚
禹貢穰穰兮悉登職方山川神氣兮若時雨暘萬世永賴兮

斯言允臧崇德報功兮紀於太常籩豆薦嘉兮歌此樂章神
之格思兮降福無疆

禹功柱天地亘萬世不壞大別表表有廟立焉大德間平章
答剌罕重修請碑於朝詞臣有文而其碑未立至順癸酉知
府梁彥義等得其文民間始買石以刻屬臣有壬書有壬頓
首伏讀擾覩始末書不敢辭而但未悉其未立之故彥義等
訪之耆舊莫得其說索之掌故歲久無徵且禹功童稚所知
祠宇旣設碑特一簣況奏請出中書而文實奉詔舉也因循
乃爾廢格孰甚焉豈廟之修耆答剌罕旣入朝繼者不追以
至於是邪是亦有司之過也大德八年距今三十年凡歷幾
政無一人及之者彥義等乃能舉於已墜知爲政已抑廟與碑
於禹何有而我國家拳拳於是者所以思禹功柱養民之意

深矣於戲列聖功德纘服有加焉臣有壬旣書之且記其槩
庶繼者知承流之重而一事之成不易若是則凡可以舉於
未墜者可不勉乎是歲九月臣有壬頓首謹書

馬案右碑題敕賜漢陽大別山禹廟碑第二行翰林學士
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閻復□翰林學士中
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林元奉下缺第三行中議大夫
參議中書省事臣許有壬下缺第四行正議大□前嶺南廣
西道肅政廉訪使臣奧屯忽都祿下缺文十六行行五十九
字文後又迎神頌三章章十句十四句十六句碑云大德
八年十一月中書省奏湖廣行省言昔禹治水有功舊立
廟於大別江濱久廢重建乞賜廟碑制曰可命翰林譔文
紀禹之功以樹豐碑云云頌後又有許有壬記云大德間

平章答剌罕重修請碑詞臣有文而其碑未立至順癸酉
知府梁彥義等得其文屬臣有壬書又云大德八年距今
三十年凡歷幾政無一人及之者彥義等乃能舉於已墜
臣有壬旣書之記其概則凡可以舉於未墜者可不勉乎
於是歲九月臣有壬頓首謹書云云行書校元史傳云許
有壬字可用其先居潁後徙湯陰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
知遼州事至順二年召參議中書省事善筆札工詞翰今
閱其記與書史稱不謬碑連額高六尺四寸廣三尺三寸
額篆大禹廟碑四字兩旁盤龍碑左上別有一圓空考古
碑以麗牲又以引葬施轆轤故碑中有空如孔宙碑是其
遺制茲柱上莫知其義碑柱漢陽縣城東大別山晴川閣

碑在大別山龍晴川閣以大德八年撰文後三十年書丹刻石順帝以是年十月改元元統此在九月故跋云重脩癸酉也金石存攷考

重刻羊公碑陰跋　攷據圭齋集錄入

右晉太傅羊公碑重刻善本襄陽鎮帥楊君廷臣泊郡侯昌監書博士周君伯琦以梁本摹刻襄陽鎮帥楊君廷臣泊郡侯昌君蒙甫屢登峴山追懷叔子盛德慨念古所謂墮淚碑今不可復見楊君之宗人志卿稔聞王君君寶家多先代碑帖眼日相過語及羊公碑君寶適有本欣然以授志卿時宣文閣監書博士周君伯温號曉古人書法尤精臨摹志卿以屬之乃構得□山貞珉又得善工刻之榮寘宣城至郡上逕舟涉濟達江淮及漢復樹之峴首京師大夫士稱傳以爲盛舉

按羊公故碑漫滅梁大同唐大中宋景祐重鐫者三詮以吾宗文忠公生於襄鄧問蹤跡最密其自夷陵令遷乾德正景祐過峴山讀斷誡書內所選獨孤册碑愛之收入集中不應遺羊公碑而獨取此意者景祐新刻斯時尚未備也景祐乃晏肅所作肅有創物之智爲之必精第恐歐公未之見耳此本學書之古疑爲梁刻昔羊公游峴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古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令人悲傷如百歲後魂魄有知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由昔距今幾及千載元車書混同文治日盛好古君子萃於肇慶於是典午遺文南城遺烈復傳不朽豈無數存乎其間哉使公魂魄過峴倏見故碑圖不追憶湛言而德諸君之懷賢益信夫褒貶好德雖百世猶一日也

宋景祐間晏肅重書羊公碑至元又毀宣文閣監書博士周伯琦以梁本摹刻襄陽鎮帥楊廷臣重立歐陽元撰陰具載其事金石存攷考

善公行實碑　存正書在天門

善公公實业碑　額篆書

敕賜寶林禪寺重開山住持仁慈廣福大師善公行實之碑

榮祿大夫大司徒大都大承天大護聖寺住持印吉祥撰

朝請大夫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章同昇篆額

奉議大夫前德慶路總管府判官陳誠德書丹

夫我稱迦文佛三界大師四生慈父是以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竟可謂佛眞法身豈有去來應物現形本無名相窺窺乎而無與等蕩蕩乎而不可□□無德而稱者是謂大覺救世尊自降靈於周代協夢於漢朝大教西□圀風東被所以菩提達摩遊梁涉魏燈燈續燄祖祖聯芳自唐迄紹興間祖之梵刹其淮漢□社□寶林□之二三耳金宋之後灰燼何存豺狼所居荒蕪百載歲久頹爲　洪惟皇元之有天下道齊佛日之光列聖之大願大力救迷邇大興於梵刹擁護佛乘天威神縱於山林嵩谷凡有古刹俾僧復興其寶林曲野久廢之數孰能爲乎哉師諱善乃常德路

龍陽州劉氏之子也父劉萬廣母于氏師於齠乱之口與童輩不羣志樂出家父母不能奪其志時舍送於本路林蔭觀禮唐都觀爲師爲道童至乙亥年天下太平一統師於至元丁丑春雲遊迤北諸方習業寓汝州香山學誦華嚴至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乃掩卷而喟然嘆曰佛之教乘果有如此欣然棄簪歸於釋氏焉遂禮汝州風穴禪寺住持一庵長老爲師薙髮參侍巾瓶歲餘至元已卯遊於汴京之孝嚴而受具師之性樂於中水已卯尋於信陽州之山塘結茅於青絲磵值歲旱士俗請祈禱俱有感應悉皆歸向焉未幾一庵老師風穴退席於至元庚辰春首來隨之山卽至元十七年也比及一庵老師未至師已先至與隆師伯共入荆棘披草而尋寶林故基師之性猶不願於此廣收衆衆而營建門

頂之北北之有古松師又結茅於松之下兀然而坐終日不動但以衆衆充飢以爲樂在其中矣卽於庚辰衆請一庵老師開山住持寶林辛巳春令人喚師下山來寶林老師云普善汝休誰吾左右吾之所居創口口口口哉師固不敢辭遂翦荆榛而盡力負荷開田安衆而口之法堂東廚刈茅而創之規模頗整奈共力而莫加焉於丁亥至元二十四年冬一庵老師圓寂老師存日曾囑云吾歲後院事一者荒涼二者口糧無衆汝曹孰能維持衆皆不能對老師云汝等且致吾觀普善將來有些擬福一庵圓寂後衆皆推舉之師不忘付囑而主之古有贍寺田土雖然寬闊逐旋開耕所收子口修營安衆又於至元己丑秋信陽之觀音院主圓寂就請師主之自此而處住來住持爲衆竭力凡所院務師皆親臨不辭

勞倦平生不畜衣資不擇寮口不臥新鮮牀席於衆所須之物悉皆讓之於口貪愛而苦己利他師行之足不蹔履坐則禪寂不避寒暑倘遇歲儉飢民往來師罄其所以而濟之終無恪乎常歎云齋僧當耳其飢民吾不濟者誰可謂師之平生性寬德厚蕩蕩乎人莫能比哉精神老之彌篤後於戊午延祐季冬欽授聖旨護持寶林觀音兩處住持授與仁慈廣福大師之號蓋爲師之悲力故感如是乎寅昏專以焚修爲務報佛恩德又於乙亥元統口口聖旨護持一新應山寶林信陽觀音兩處道場仍舊命師主之後於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師微疾告終壽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一茶毘靈骨三處口口一祖塔二東山三信陽門口口十有餘其時門人深綠在門元宗攝所知尊持書就彼哀之時深嗟師恩難報

徑赴都丙子春首詣於皇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榮祿大夫大司徒座下求文未審容否到彼一日大師於方丈內坐未敢容易次日達知敬投座下炷香再拜云洪緣本師善公新圓寂口口已竟特來拜求司徒太師請文刻之貞珉卽袖出善公行實一紙司徒曰汝之師余令鄂城之紫岡開演吾嘗識之其貌堂堂其福洋洋住持之名飫之久矣吾今微疾豈能爲之讚述何及然雖鄉梓奈於病何再三固不敢辭而爲銘曰

仁慈太師　德廣福彌　寶林觀音　兩處住持
創修古刹　道力相資　翦除荆棘　揭石開基
堂殿勝跡　森然口口　山林幽邃　材木有餘
刈茅葢覆　與衆同居　不辭勞苦　躬之開畬

施設牛隻　招慕田夫　頗收子粒　給與安歇
年深歲久　積之廊廡　細素□□　德之不孤
住持兩處　猶懷結廬　幼年苦行　絕後重甦
這箇消息　誰知樂乎　師之解脫　不啻衣盂
焚修爲務　數處□模　次第成就　願力相□
苦盡甘來　鐵樹花開　無心合道　諸聖安排
戊午延祐　悲怨常存　欽授聖旨　擁護佛門
兩處梵刹　大轉法輪　門之昌盛　修慧修文
乙亥元統　復授王寵　大張祖風　紹隆佛種
師之壽臘　七旬有六　厭世告辭　不須付囑
吾之不貪　以少爲足　言訖而逝　現成王昧
亘古亘今　以何爲最　□□□□　嘉聲不墜

欲報師恩　德無疎親　樹石於庭　萬古常新

至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奉大夫管領順德大開元一宗諸路都宗攝圓照普
門光顯大禪師益吉祥重開山住持仁慈廣福大師善公
馬案右碑題敕賜缺寺重開山住持仁慈廣福大師善公
行實之碑又行上缺大夫大司徒大都大承天大護聖寺
住持印吉祥撰文行奉議大夫山北缺道肅政廉訪使章
同昇篆額又行奉議大夫前缺路總管府判官陳誠德書
丹後題至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末行題中奉大夫管領
順德大開元一宗諸路都宗攝圓照普門光顯大禪師益
□吉祥額橫書善公行實之碑六篆字石高六尺四寸寬
三尺三寸在應山縣北寶林寺內湖北金石詩注

臣下碑
存正書
在均州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
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的使臣每根底
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窩闊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
帝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格堅皇帝札牙篤皇帝亦璘眞班
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蠻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
與告天祈福者道有依著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
休當告天與咱每祈福祝壽者麼道襄陽路均州有的福地
武當山大五龍靈應萬壽宮裏有的甲乙住持主領宮事兼
領本路諸宮觀事教門高士崇元沖遠法師邵明庚住持提
點教門高士通玄靈應明德法師李明貞爲頭兒先生每根
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裏房舍裏他每的使
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挐者商稅地稅休與者但屬這宮
觀裏的莊佃田地水□磨□典庫店舖席浴堂船隻竹葦酯
麵等不揀甚麼差發休要者更這蒿坪梅溪雙谷白浪
平堰等處村子裏有□□地水土不揀甚麼物件不以是
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更這先生每有聖旨麼道無體例
的句當做阿它每更不怕那□□□□□□□□至元三年牛兒
年三月二十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臣下碑正書至元三年三月在均州五龍宮碑用蒙古語
而以漢字譯之與石墨鐫華所載盩厔縣重陽萬壽宮碑
及山東考古錄所載嶽廟碑體式一同成吉斯太祖尊號
今譯青吉斯臥闊台史作窩闊台太宗名今譯謂格德依

上也薛禪世祖尊號今譯色辰聰明也完者都史作完澤篤成宗廟號今譯謚勤哲圖有壽也曲律武宗廟號今譯庫魯克超眾之謂也普顏篤仁宗廟號今譯布延圖布延福也圖有也傑堅史作格堅英宗廟號今譯格根明也忽都篤史作護都篤明宗廟號今譯胡土克圖再來人也札牙篤文宗廟號今譯濟雅圖濟雅天命之命也圖有也亦憐眞班史作懿璘質班圖宗名今譯伊埒哲伯伊埒明顯也哲伯梅針箭也也里可温今譯伊嚕勒福分也昆人也答失蠻今譯達實密唐古特語達實吉祥也密人也金石存佚考

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碑

存正書

在均州

至元二年歲在丙子武當山大五龍靈應萬壽宮武當殿成圖教大宗師特進上卿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吳全節爲集賢院言翼軫之墟襄漢均房之間有山兮根盤八百里峰之高者七十有二巖之幽者三十有六澗之深者二十有四天垂地接陽噓陰噏不可名狀名曰太和之山圖武神得道其中改號武當謂非圖武不足當此山也山多神宮仙館其大者有三曰五龍紫霄眞慶而五龍居其首貞觀中均州守姚簡禱雨是山五龍見卽其地建五龍祠宋眞宗時陞祠五龍靚額賜額曰五龍靈應之觀其後廢於靖康之禍孫眞人元政興之又廢於金烏珠之兵皇元受命與天地合德大興老氏之教扶運翼世以迎休祥山之有道之士汪思眞奮然特起辟草萊剪荒塹悉舉而新之先大宗師上帰張留孫初總

焉足以當之則其宮室之崇享祀之嚴應國家之運爲生民之依者固有在矣殿之建玄教大宗師臣全節實出私錢萬緡爲之倡而住山續道成張道眞吳明復邵明庾李明良先後贊而成之其屋壯麗嚴峻洞達高廣蓋與茲山相雄世所稱神仙曰殷長生房長髯馬明生田蓑衣之徒皆成道於此是以論人傑必本於地靈也其辭曰虛危之精玄武君上臨玄天貫且尊穹窿鼎鼐騰蛇蜿手指北斗酌乾坤武當之上號太和神君居之降百魔五龍守衛嚴不訶冷氣自少元氣多神君生在天地先谷神自養天地根二十四氣如環旋七十二候無頗偏四十二載昇玄天玄天之樂不可言身著玄衣坐紫府蒼龍在左右白虎朱方翼翼朱鳥舉騰精攝景我爲主百靈守之誰敢侮或按長劍坐橫庭吐納日月含風霆

五龍門門隨降昇候而去之若流星忽而來兮雨冥冥鬼車
九頭而火屋山鬼倚樹惟一足飛蝗蔽天食百穀長蛟數浪
沈平陸神君一顧赤爾族神君自居武當山人能學之盡得
仙前有殷房後馬田陳搏尹軌相攀援新開大殿凌紫煙璿
題藻井相鉤連神君居之樂無邊保我聖厤億萬年
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碑揭傒斯撰至元三年三月在武當
山金石存
佚考
興國錄事翟承事棠愛碑亭記
未見
興國錄事翟承事棠愛碑亭記林南翔撰文夏日孜書王
章篆額至元三年十一月在興國小西門外關廟嘉慶
存正書
在天門
景陵重修儒學記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進士景坤厚撰
承務郎武昌路通城縣達魯花兼勸農事完迮帖穆
書丹
朝列大夫沔陽府知府兼勸事安禮篆額
學制與王制均盛衰是故學制備然後王道得理勢相須此
其驗與三代盛時王宮國都閭巷各有學王公以下及庶人
子弟皆鑄禮樂而陶詩書逮至成康刑措不式道化之入人
深也如是哉然則士之生斯世者抑何幸邪王道之易從
可知已春秋叔世學校廢弛時則鄭人有子矜之刺泮宮能
修時則魯克獨興思樂之頌其他教化陵夷風俗頹敗蔑聞

承事郎沔陽府景陵前縣尹兼勸農事呂希升
奉訓大夫河間路清州知州兼勸農事王欽等立石
馬案右碑題湖廣等處行中書省進士景坤厚撰承務郎
武昌路通城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完㫐帖穆書丹朝列
大夫沔陽府知府兼勸農事安禮篆額後題至元四年秋
八月吉旦蜀郡景坤厚拜手謹記又後題承事郎沔陽府
景陵前縣尹兼勸農事呂希升奉訓大夫河間路清州知
州兼勸農事王欽等立石碑文內敘列監縣忽都不花承
事傳珪主簿捏古迭兒將仕縣尉汪文義典史李彬司吏
徐仁富德江朝宗耆儒王天與龔鼎和文後又列備人縣
吏等姓名二十一人額爲景陵重修儒學之記八篆字碑
中前三行姓名直書其餘人名字略小並列左旁今㫐天

門縣學戟門外東間向

義勇武安英濟王碑
存正書
在天門

義勇武安英濟王碑
額正
書

應山在古□□□神□□□□□□□□□惠澤㫐人則廟
而祀之也亦宜神始事昭烈爲軍司馬昭烈敗失軍跳身而
與之周旋不避險艱漢日浸微黃星□芒天下士子雲趨以
從雖荀文若不免失正神獨以忠義自許乃能擇士君子所
不能擇者□□□□□□□原欲與神共事神不義其所
爲辭重爵而出亡劉□雖微舊恩必報則其忠義之氣□千
載而常存者也□欲奪身殺操劉主不可卒用困顚議者恨

其失策在荆州時北兵討樊圖仁虜禁操將避其鋒而徙都
□□□□□□□□病操者莫神若也操非不欲□元天下
而畏天下義士有義心而勢足以病□則操亦不畏勢足
病操而心不在漢則操亦不病惟神以忠赤之心義倡其勇
以一州而□動中原權不渝盟漢事成矣然則漢祚之少延
西日之未墜神葛之功也神之將死權欲酹之而彼之謀臣
皆知其終不爲用則忠義之志不獨著於國中而敵亦知之
非精誠有素者不能也傳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神以身殉國
子復死孝血食幾絕匪天道也運益衰明德若舜者不可復
見苟一節之盛祀之可也況應民□祖先實受其賜爲之雲
仍者可不思其所自邪縣故無神祠民皆家祭□祷賽非

欽少府胡君始以母疾禱神獲應乃出己力構廟像於縣治
之東北承以門廡繚以周牆凡屋之以間數者二十有一厥
土辟剛厥位面陽前列平田後枕山阜軒豁爽塏壇壝不至
禱而祀之不戒以肅於是邑之士子合辭以請曰惟神以忠
義著名於古而少府以孝承之於今惟忠與孝人道大紀粤
若稽古神道設教而碑名不立無以勸今傳後余惟怪神之
事儒所不言而神之大節章章見於史邦民不忘其本始神
生能利澤之死猶驚動禍福以血食其一方□□靈也已乃
作歌詩以妥神靈

漢日西墜　妖星耀芒　九州輻裂　羣雄鴟張
桓桓先主　惟賢是與　神實爪牙　復任□□
捨徐適荆　南土是營　大戰赤壁　□□壁兵
操雖北遁　仁禁尚强　神大破之　復表青疆

權謫不天　崇遜作誄　與賊相連　襲據其後　神以忠死　宜享廟祀

至元四年歲次戊寅□季冬吉日立石工洪國祥鐫

從仕郎安慶路經歷陶璹撰

從仕郎德安府應山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鐵木兒

不花題

德安府應山縣尉王安仁書

馬案右碑題漫滅莫辨文亦殘缺參仝文後係以四言詩

二十四句年月低五字題至元四年歲次戊寅季冬吉日

立石□洪國□鎬河陽府景陵縣醫學教諭張濟民寫德

安府應山縣尉王安仁書□從仕郎安慶府經歷陶璹撰

文從仕郎德安府應山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鐵木兒□

花題忠勇校□中興路校江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孛

羅□□以上作五行尚可辨識餘橫趄義勇武□黃清王

碑正書六字柱應山城北里許關聖祠頭山內東首牆上

向南剛北金石詩注

九宮山欽天瑞慶宮記碑

未見據金石存佚考補入

至元皇帝臨御五年歲次丁丑夏四月集賢大學士臣哈剌

八都爾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臣全節言今海內名山

福區道家靚墟之所宮觀圮而復新者五九宮山欽天瑞慶

宮其一也皆未有賜碑請敕臣分紀其事以昭永久制曰可

於是欽天瑞慶宮之碑屬筆於翰林侍講學士臣元申命中

書左丞臣懿德普丹參知政事臣有王篆額明年本宮住持

抗點車可照具頭末來京師臣元謹按九宮山爲古今名勝

岡巒縈亘數百餘里唐人陶姚二仙結菴山中去迺蔡鄉宋

淳熙中眞牧眞君始聚闢此山溯建神宇既道法靈著於光

宗之居儲恩錫昭陳於[圖]宗之在位畀以宸翰賜以欽天瑞

慶宮額詳見尚書長沙易公紱開禧元年之記宋末已未燬

於兵至前至元十三年內附天朝住山大本封君復之翰林

承旨吳興趙公孟頫爲之記延祐甲寅山有災宮爲所燬今

住山車可照復之亟成至治辛酉又災可照復之志嗣堅經

營十有五年始克落成首作眞牧眞君殿以奉以御書樂經之

閣傅以東西方丈次作法堂曰天光之堂旁列[玄]眞部仙眞

官山王四祠輪奐雄偉甲於諸方宗師嘉其隨廢續成改觀

之美猶多其思致宏深規度開廓蓋方外智士[玄]門之忠臣

也於是奏請得旨申命詞臣鋪張厥功銘之樂石可謂蓋矣

系以銘曰

吳楚之墟斗軫之交山名九宮靈氣孕包唐有唐姚結廬煉

眞上仍丹邱委於荊榛至宋眞牧載剔菑柳行通於天夢協

於帝以佐累洽時維光圖有赫靈貺會於內廷命宅茲山作

室千堵賜以奎畫照耀南土會未百年歸我皇元我元熙風

軼古義軒德明惟馨媚於上下神來續續錫我純嘏順我之

方民從於雲會孫千億言壽靈君靈不遑處民用戰兢畢方

爲妖不廢易興乃作新宮乃設崇巘輦石權木民足不斫靈

君無爲執主執維惟此高士載謀載惟天朗日晶層雲皓霞

列室鱗次眞仙之家自下望之邈若霄漢林麓蔽虛金碧炯

爛有烝者徒置塾延師學道之餘讀書誦詩[図]流之宗奏疏

上前請紀嘉績垂示永年詞臣摛文陳述帝力神之聽之報效家國山連匡阜數應九九符我乾元天子萬壽

翰林侍講學士歐陽元撰中書左丞王懋德書丹參知政事許有壬篆額至元四年在通山縣（金石存攷）

南平樓記（佚據學古錄補入）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五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曰南平而爲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於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

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故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荊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蹟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爲城頽額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交東出平皐彷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鼓鉦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護以石闌幷爲志其緣起其書丹則古亭州生員邱培也

今熊碑久仆嘉慶己未以事至沙市僱數力扶而觀之乃具得其始末然府志職官竟未列此兩人姓名何哉荊關

之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以一概也矣

南平樓記虞集撰後至元六年在襄陽府（金石存攷）

尊勝經石幢（存經因書記正書在江陵）

尊勝經幢山南肅政廉訪使賽因不花建後至元六年在沙市之白船套觀音寺旁　賽因不花以江陵多水患刻此經於幢以鎮壓之字漫漶不可識又以蒙古國書附焉

崇禎十一年提督荊關抽分錢法工部主事隙章熊汝學護以石闌幷爲志其緣起其書丹則古亭州生員邱培也

今熊碑久仆嘉慶己未以事至沙市僱數力扶而觀之乃具得其始末然府志職官竟未列此兩人姓名何哉荊關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

主抽分而兼督錢法者崇禎初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聯江廣商販銅鉛畢集一歲可以四鎔故也（嘉慶志）

舍利塔記（未見）

舍利塔記正書字大一寸至正元年在望河店（安陸縣志）

興國路重修教授廳記（存正書在任與國）

國州學（金石存攷考　按此碑分二截刻與他碑異下截模糊不清核之碑文則前後教官姓氏也）

後至元庚辰秋予自西江來典教富川初至太守申侯盧以賓禮卽與語曰郡庠非不壯也學廩非不足也歲計非不充然有餘也前職此者往往屈力單慮志弗及行來大子云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領護廣學嚴祀聖師圖書服器之藏金谷出納之事皆獨任之責匪輕也今迺無流事之所容滕之居將何以責其盡職哉子儀圖之承命退而考諸圖誌及門隄等碑皆具載乾道庚寅徙學城西嘉定甲戌度守以學路並民居迂隘出公田易寺之池四岸植柳中時蓮立泮水詠歸二亭爲坦途以便士友之來往學之東偏則有教廳視其舊基則頹垣荒草如遒莽蒼者厪存者感碑耳因念茲地重興豈非有待於斯時哉遂白之于府出粟泪貲度地擇材售匠以直計工以傭先葺堂居次建公廨爲屋凡七十四楹瓦筵五萬結石六百餘尺工食之數亦如之勤堅丹腹莫不畢備於是創大成雅樂新從祀像設祭服完庖廩其庶幾學校爲有成矣贊其成者實幕府李仲安王通輔予不敢憚勞夙夜奉公惟恐其行之弗力焉嗟夫行之以力非其人則方不能致待之以時得其人則時不復失傳曰待其人而後行者良有以也申侯名克温字直夫南陽人今以美解去繼守茲郡者爲憲使焦公之嗣名思忠字恕卿世居南宮禮賢崇化好學善書因請以敬敷二字題其堂并轉前後教官姓氏刻諸石　至正元年歲在辛巳六月望日庚申建郡文學掾臨江南洲傅行簡記并書

興國路重修教授廳記傅行簡撰并正書至正元年在興國州學（金石存攷考　按此碑分二截刻與他碑異下截模糊不清核之碑文則前後教官姓氏也）

武昌大洪山崇靈萬壽寺記（佚據文獻集補入）

鄂之城東有佛剎曰大洪山崇靈萬壽禪寺此黃鶴山也而謂之大洪山者蓋大洪隨之名山自隨而鄂自鄂而許地雖易而名號不殊示有所本云爾鄂今爲武昌山距城十里而近北枕江漢南帶湖湘東居壽昌下瞰樊水層巒疊嶂交拱互揖西接城口民堵萬區前臨通逵而市聲遼不相及山之顛有岳忠武王手植巨松斗牛亭仙人石鼓崖尤爲奇偉地位峻絕風物清閒寺特據其尤勝處遡其所自出撫竪濟慈忍大師爲初祖大師諱善信以唐武德二年四月六日下生於洪州南昌王氏受度於本州開化寺爲眾僧執爨三月僧力卻之大師涕淚雪泣戚嗟不已有老父告之曰汝緣在南方眾不容盡行矣乎逢隨卽止遇洪卽住大師遂挈瓶錫南還以寶曆二年秋抵隨州覩一山巒然問於逆旅主人曰此爲何山答曰大洪山大師惕然思老父語則延緣而入至於山麓諸水所婆匯爲重湖神龍居焉旱乾水溢有禱輒應時

久不雨鄉人張武陵具羊豕將以致禱大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時本由心感害生自利徒增汝罪可戒勿殺而爲汝祈約以三日必雨武陵聽之大師探幽履險得山之北巖泊然宴坐運誠默禱及期雷雨大作雨既霑足而止武陵訪求大師於巖中大師時猶枉定蛛絲罥面附耳而號挂體而捏久之方覺武陵遂施以其山爲建精舍太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大師密語於龍神曰吾前許以身代牲報汝血食本舍身可享吾肉卽引刀斷左右足白液滂流儼然入滅雙足踞鎮山門肉色久而不變四眾哀慕稱之曰佛足有司以聞於朝賜號慈忍大師所居精舍賜名幽濟禪院後以禱祈屢有奇驗累加大師號曰靈濟慈忍其佐神千有二封爵自王而公而侯等差不同皆天下知名之神威靈烜赫被於四

方此隨之洪山也宋末隨數被兵洪山又當其要害爲南北必爭之地邊境之民既多流散叢林之下亦無以安京湖置制使孟公珙隨人也與都統張公順謀遷尊眾適於樂郊乃度地於茲山請雲庵興自隨捧佛足及累朝所頒告勑徙寺額僑置焉仍奏請賜今名曰崇圀萬壽寺□興爲之開山此則鄂之洪山也與之徒無諍須則□實繼之我世祖皇帝枉潛邸時南伐駐蹕鄂之元興寺遙見茲山之頂有神人立於雲端詢知爲大師化迹所寓深爲敬異暨班師實因留佛足屢從至京特命安置於祕宇而嚴奉之上既正位宸極有旨遣使偕實護送還山道出許州佛足重莫能舉使者歸奏詔即其地建寺此又許之洪山也鄂經摧陷之餘實又去不返吕文德制置京湖請無積□主之而寺以復新繼之者綴

遇建靈濟塔增置菴院土田而□崖潤無邊詠竹谿禧又繼之寺以災毀禧方謀起其廢俄委順而化至順三年今住持華公實來毅然以興復自任積衣盂之貲躬求良材於江上造大械以歸顧舊址局於地勢隘陋褊迫位置不皆合於規式乃夷崇岡堙巨壑累石爲基使就顯敞首創大佛寶殿棟宇之制悉擬于京師列刹而華飾有加焉兩廡山門之上爲萬佛閣演法栖僧有堂輪藏及祖師王公有殿天書有閣而鐘樓經臺丈室茶堂旃檀林前賓寮庫庾庖湢之屬無不畢備始作於元統二年之某月訖工於至正某年之某月費錢總若干萬緡出於華公者一萬出於耆舊僧宗森者二萬餘皆出於眾施及經用之羨財金碧髹彩形焯映林谷宏模閎觀人天具瞻其在先朝嘗以爲中宮祝釐之所頒以香燈金幣

褒禮甚厚三大洪山法席之盛莫武昌若也華不遠數千里來徵文以記之潛竊以毘盧身上周徧一切三千世界一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此然則山未有寺法界宛然寺之既遷依然故處增減成壞之相了不可得豈世俗文筆所能記乎若夫法身大士示□有爲於始幻境作饒益事應化之迹亦有可得而言者庸次第本末俾歸而刻諸葦別號枯木嗣法於靈隱悅堂閒禪師云

武昌大洪山崇甯萬壽寺記黃溍撰至正□年金石存攷

損菴益公道行碑

存正書
在應山

頑菴益公道行碑

額篆
書

中奉大夫管領大開元一宗諸路都宗攝圓照普門光顯古
禪師寶林禪寺第四代住持損巷益公長老碑銘
嗣林濟宗英悟正印宗慧大禪師前大都大竹林寺
住持傳法沙門雪澗禎吉祥謹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孛兒只
班書丹
集賢大學士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司農兼御史
中丞蓬山張晏篆額
師諱洪益號損菴姓徐氏隨之應山人也以中統四年九月
二十九日生自幼不茹葷天賦甚頴異聞至言多警悟體若
不勝衣而意氣實雄萬夫然無嗜俗意年十五從石龍山寶
林寺善公祝髮肄習道業晝夜不息既具戒益奮厲卓然以

徹證自期徧諸方參宗匠遇白雲治公識其根器辟常授以
心印且囑之曰汝必際盛緣向後於老僧頭上有萬丈光明
汲引從來隨種覩病宜自勉焉大德三年歸□值鈞林嗣代
乏賢眾欣迎以主方丈師慨然以古道自任十一年遷嵩山
法正聲價益振四方學徒鄰風大至冠蓋紳紱塵加敬至
大四年承詔遷主開元乃古之名刹也□雲寓指統一
宗制度典獻雖存而大紀□□師至未幾頹綱復振主上聞
之深嘉乃績延祐丙辰特授中奉大夫制加圓照普門光顯
大禪師錫二品銀章賜金襴衣命都攝宗門事英宗臨祚圀
德升聞親詔褒美泰定乙丑趣闕聲謝明年又加特旨至順
庚午辭歸故山壬申詔復徵還元統甲戌力以疾辭退怡於
寺之西偏嘗有句云莫將世事累青眼留取閑雲伴白頭尋

復□歸于石龍山之舊址杜門卻掃澹世味惟學徒填□弗
容力拒矧其他之子弟雖抱奇韞勝皆自不憚蘄一語以相
百諾者又紛然麇至師咸與進奬抑淬厲以器之至元庚辰
嵩山少林祖庭虛席僉謀舉闔以嘗之三擇三得眾皆愕視
相謂此無乃舅祖意遂專使具疏幣以必得師爲囑使者致
命師引□□然曰吾今耄矣□夕人耳幸勿以是見累也汝
亟去毋費辭使祈哀逾旬敦逼再四且曰不敢以寺務累惟
乞師至□□宗盟豈不與贊□有光卒辭不獲胆勉治任而
行既至少林圀風丕變衲子輻輳凡一時麟龍爭頴出席下
師居無何忽一旦自知時至囑以衣鉢畀常住越三日具浴
更衣擐鼓升座示眾以無生忍法弟子號慟請留師乃瞪目
叱曰大無□□生遂瞑目跏趺而逝時庚辰冬十二月十九

日也奠龕七日容色如生闍維祥光燭空收舍利如菽不可
計師存日嘗稱壽塔於石龍舊山之北原次年辛巳春迎取
餘體舍利藏于其間寶林住持浩公知余與師契乃遣徒求
銘於予予辭曰師之行業匪維季運彰人耳目誰得蓁白而
磨滅之耶答曰山門以師齒德位重足以表百世宜刻石以
昭來裔也余韙其言不敢終辭故書以授之師卒時年七十
有八臘六十有四其徒七十餘人嗣法者二十餘人湧寶林
其嫡也餘皆金玉其聲吁師之道德崇峻人天瞻仰累朝寵
命歷處名刹而師了一眞妙斷諸緣想未嘗以富貴沐其心
律身之法愈勤愈嚴布衣糲食蔬圃竹几甘淡苦飾腳不至
席者數十餘年師嘗以佛魔同一關鍵開大捷經宏正知見

髮皆師勳德感召嗚呼世降以還道術爲裂幸而聖朝光
佛運因之以宏師非古佛出世而亦莫能網吾宗也未知後
來作者孰有能過之者也因爲之銘銘曰
凡物之性　靡不有初　及究其終　來去同途
師宏至道　高超物表　魏坐道場　作獅子吼
天人皈仰　聲遍九垓　回首少林　撒手懸崖
堅骼不朽　窴于石龍　神鬼呵護　夜光瞳曨
匡扶末運　其如後何　勒之于石　嵩岳不磨
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吉日
中順大夫德安府達魯花赤兼勸農事迷兒哈口立石
馬案右碑連額高七尺五寸寬三尺七寸首行題中奉
大禪師寶林禪寺第四代住持損菴益公長老碑錄第二

行低四字題嗣師濟宗英悟正印宗慧大禪師前大部大
竹林寺住持傳法沙門雪澗禎吉祥譔三行題翰林學士
承旨榮祿大夫知制兼修國史朵兒只班書丹四行題集
賢大學士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司農兼御史中丞達
山張晏篆額額損菴益公道行之碑八大字碑云師諱
洪益號損菴姓徐氏隨之應山人年十五從石龍山寶林
寺善公祝髮延祐丙辰特授中奉大夫制加圓照普門光
顯大禪師錫二品銀章賜金衲衣命部攝宗門事英宗卽
位趨闕至順庚午歸山庚辰十二月卒年七十八云云後
題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吉日末行題中奉大夫嶺安
府達魯花赤兼勸農事迷兒哈口立按元史列傳有朵爾
直班字惟中習心經術喜爲五言詩於字畫尤精至元二

年除翰林學士又除制誥尋加榮祿大夫爲平章湖廣卒
於黃州爾溪驛以時考之卽此朵兒只班也獨結銜不題
平章湖廣豈當時尚未官湖廣耶碑今在應山縣城北二
十里寶林寺湖北金石詩注

景陵寺碑
未見

景陵寺爲元至正二年僧洪遠開山其護法神石像碑上
作蒙古書下正書景陵禪寺碑後偈二首安陸縣志

中興路拗建九老仙都宮記
存正書
在江陵

九老僊都宮者中貞明教玄靜眞人唐公洞雲之所建者也
玄靜遭遇聖代肆揚玄風歲被旨領中興之玄妙觀既而

漢源縣令松滋陳君一寧以中統楮幣一萬五千二百餘緡
得城中公子衙張氏故居願建眞館以奉祝釐未幾前江淛
摧茶副提舉同邑傅君文鼎又以楮幣一萬七千五百緡增
助之請爲眾倡已而四方樂助者翕屬其不旋者玄靜悉漸
以已貲乃作三清正殿至於門廡法堂方丈雲堂等屋以次
興舉荆門義士陳君詒父子又割楮幣六千七百餘緡據天
尊眞人像金碧眩耀甲於城堙至元五年歲已卯有旨特賜
九老仙都宮之績俾洞雲並玄妙兩山主之仍飭有司加庇
衞焉至正癸未春走仟以書具顛末抵元謁文記其事於石
玄靜又自幼家世履歷曰吾家故宋參知政事肅公介之
後也世遠家寒父母遣從老氏學初師佑聖堂李公雲庵旣
而紫府觀駱公遜齋又法嗣之而教之曰子雖學道當讀儒

書乃可由是從事佑畢終日未嘗釋卷數年遂通大義間爲
詩章士大夫輒稱誦之父病嘗割股糜中以進母亡雖室之
猶竭力資薦一日將作齋事需蠟爲炬無從得夜夢至樹下
有白髯老人遺以金釵一股明日偶憩樹陰仰見樹有大窾
俄蠭自窾飛集身因憶昨夢退取斧斯樹得蠭房無算致蠟
數十斤給用鄉里至今能言其孝感大德初入京玄教大宗
師開府張公留孫雅見器遇時奉旨建崇眞萬壽宮命董繕
克稱厥任壽設荊襄道教都提點所選爲掌書記會提點陞
總攝仍庀是職至大初乘傳從宗師特進吳公全節奉御香
醮江南諸名山皇慶中璽書授誠明中正玄靜法師江陵路
玄妙觀住持提點紫府眞空宮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事雖
祐中改授宣命師號及住持提點諸宮觀如故爾後奉詔遇

天壽節乘傳函香醮襄陽之武當歲數四率以爲常龍虎三
茅閣阜等山亦屢給驛直往修醮事天麻初集賢院奏爲御
位下承應法師每歲扈從上京二年宣賜中眞明教玄靜眞
人是年游以天壽節奉詔馳驛藏祠武當若荊門之玉泉中
興之玄妙崇福常德之桃川就命徧祀事竣遂歸故里里中
故家巨室耆舊老人喜其來歸相與佽助克成茲宮聖恩如
天特賜之額顧惟生平勤勞晚節樹立卽其所業究其所爲
因得以效君親萬一之報允謂慶幸然恐歲月之久將遂無
聞惟善修辭願以不朽者爲託余按唐質肅公實江陵人其
立朝之節清忠諒直視唐顏魯公無愧神仙之資不在其身
而在其後人理葢然也荊州當朔南西東之交天下山水甌
理皆發自西古今仙佛之教往往自西來入中國是故江漢

之墟四接隴蜀多大山修谷福地名區其人亦多高年遐世
之士卓行絕俗之流若老萊子漢陰丈人楚狂接輿要古莊
周列禦寇之流亞也今九老仙都宮作於江漢之都會創始
於質肅之後人豈非山川蓄泄之靈國家會通之化久而彌
章前修之流風餘韻有足徵於是者乎何可無記雖然地以
人而勝神依人而行繼自今嗣玄靜而居九仙者尙宜念於
譯文官臨川危素書通議大夫禮部尙書宛邱趙期頤篆
額至正三年癸未三月初吉在荊州府北玄妙觀碑以乾
隆五十三年仆嘉慶己未子至荊南廉得之以語張太守

雪筠命工重立字畫皆完好志中所載闕誤十數字悉爲
更正洞雲本圖妙觀住持及陳一盦等建宮于公子衙遂
賜額九老仙都宮并令洞雲主之是宮與觀爲兩地也今
碑乃在圖妙觀中疑今之觀卽元時仙都故址而所謂公
子衙者卽在於此前明沈瓚記乃謂觀爲洞
雲所創而歐陽元功記其事是不知宮與觀之爲兩地矣
又謂觀一徙於縣學前再徙于城北是又不知今觀卽元
宮之故址也至言明初觀在行省旁則今不知其所在焉

金石存佚考

鐵塔寺塔記

存正書陽文在隨州

馬案古鐵塔高三丈列九層至正三年十一月吉下缺又題

隨州隨縣雙泉山崇明前代住持義元與拯謹袖衣鉢命
匠鑄造法華寶塔一座□□佛恩祝願皇圖鞏固帝道遐
昌佛日增輝法輪長轉以義元上至非非想下缺金水輪惜
與無情俱害利鈍以蓋恩想報三有□意世界有情同圓
種智恭千三寶證明天龍同鑒云云其餘每層每面繪圓
光外上左右皆書佛名約以千計在隨州城南六十里洛
陽店湖北金石詩注

清烈公廟記
未見據樵川集錄入

蓋歸州清烈公廟記者廟記之所新作也按職方屈原名平
與楚同姓秭歸人佐懷及襄以讒故自沈汨羅有離騷二十
五篇凡五卷傳於世舊宅在今州治西偏十里江之北唐元

和十五年刺史王茂元始創卜祠宋元豐三年封清烈公邦
人爲立廟迨至泰定初間州尹王禿哥不花嘗修之久而撓
無以妥靈將遂堙廢至正壬午郡長密兒可馬奉議新之出
廩祿以倡助者賓合既撤江忽暴漲巨章薇中流而下敦善
水者致之得柏木數十大者以爲棟梁小者以爲榱桷門堂
寢室咸資其用堅貞雄壯文理芳潔於神居甚宜民歡呼曰
我侯興土木財不傷民不擾神輸鬼運陰或相之蔡璧紫檀
桂棟蘭橑無以加也方成適湖北道僉憲耶律愜齋公按部
聞而嘉之俾予書其事愚觀屈公事君盡忠死而不二卓然
立窮壤如三仁夷齊千百載僅一二見其所述作託物以寓
諷諫修辭以明仁義當風雅三變之餘增綱常萬鈞之重世
所不可少也雖無上公之命祀典其可缺乎是邦山川草木

儲精挺秀陰陽物變發爲昭明屋而主之以爲憑依之所固
求神之道也人臣受命天子司牧有土四境之內孰非一氣
所通修祀以交神明誠非異人任第昧者弗察或惠及餗篡
而於神不復致力或不務民義而徵求非望之福胥曰失之
今三峽居民生理鮮少催科日有弗給他宜弗恤而侯於是
邦乃能不役一民百廢具舉可爲難矣於法應書既載其年
月終始復爲迎神送神詞各一章以遺其鄉人俾歌以祀焉
迎神之詞曰峽之山兮虎豹藏峽之水兮蛟龍驤神陟降兮
在帝傍芰荷衣兮芙蓉裳龍爲宮兮貝爲闕珠樹白兮北明
月桂醑陳兮蕙肴設悵夫君兮久離別江雨過兮生蒼苔蘼
蕪香兮杜衡開歎逝者兮無息忽秋去兮春來送神之詞曰
雲悠悠兮下微風蘋花開兮雨濛濛蒼崖中裂兮岷江通靈

之來兮如龍庖何爲兮擊鼓魚何爲兮在戶世湛濁兮不可
語我將之兮帝所秋水上兮階前瓊筵散兮落花間鳳凰忽
忽兮高舉芳樹綠兮空山

屈平廟負山面江有元至正甲申湖廣儒學提舉黃清老
碑碑載唐元和十三年刺史王茂元始創此詞宋元豐三
年封清烈公復立廟云蜀道驛程記

清烈公廟記黃清老撰至正四年在歸州金石存考

重修廨宇拆建譙樓記
存正書在棗陽

棗陽重修廨宇拆建譙樓記

承務郎襄陽路總管府推官燕山進士前祕書監典
簿韓璉篆石

從仕郎襄陽路襄陽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王麒昌丹

襄陽隸襄漸上邑昔爲金宋戎馬蹂躪之墟天兵平亂之後官舍草創廳事隘陋簡於政宜屢每有寒暑凌燥之憂至元六年庚辰秋潮庭敬堂不花清卿公來監是邑治事廉平庶務無不經意任爲已責欲謀新之且謂經始勿亟恐以非時傷民力邑士何豫通君父願悉輸其材植監邑欣然禮之明年四月簽以伐木爲夏舉工徐圖損資以運之止期措廳事爲謀未他及適太原王君麟輔應內職以清白端正選尹是邑下車之初顧其前後棟宇零落案牘芬亂胥吏舞弊宵恣貽戾久憤然有志於治郡開之以仁義律之以敬勤從宜處約民蠹頓息良善受職威信風行僅三月而頌聲作卻金於遺縣

清卿公曰嘗聞治官於治家缺者補之舊者新之盡心焉耳矣尸位苟祿所不忍爲今庶事之墮久矣且以廳事之湫隘日就頹圮匪爲不足崇觀瞻於下且分憲按治而爲寒暑陵逼殆非所以盡吾事上之道去故更新就曰非吾輩分內事清卿公曰予爲此謀久矣力不足迨公念及此則必有成二公協謀捐俸命吏經營邑士周明駱毅牛福百如賈榮等有餘力之家聞之欣然各以其私錢來助吏勤工善眾力具舉椽之丁丁築之登登崇庶舊基盡口頹弊柱石堅良比舊雄麗斲鄂勤堊煥然一新建廳事七楹高明爽塏有左右室圃曰帥正比建後廳五楹有左右室帷帳茵褥鼎新舊製一時俱成以分憲至止圃曰肅清西北建幕司五楹軒窗虛明既深且邃東北建庖庫百須器備東建幕廳五楹圃曰資始

西建架閣五楹左右司房仍舊貫儀門外築臺二丈有奇上建譙樓五楹鐘鼓滴漏晝角咸具扁其外曰明達內曰接時吏不知勞民不知怨價給其值而不科夫受其傭而不緻作以至正二年壬午越明年癸未三月丙辰告成尹介子曰夫事功作之雖難而守之亦難子儒士也能聞善記其事於左俾後相繼者知其作刱之難而不輕毀焉予按古制縣地方百里縣於郡國周之時王制以壤後及楚莊始霸滅陳得地因其廣狹生類族黜置官監牧後因其制莫易漢唐暨宋有令主簿尉其於令選尤慎重焉歷我皇元官制品秩於是職益謹嚴中統迄今八十載餘稱是任者無幾廢宇之墮圮因循而往者非一波頹風靡欲求其能苟且修葺以塞其責已鮮矣尚望其有他哉於是益信斯舉之難也且邑舊無尉司

官吏每就民居鞫竊盜事二公倡謀於縣治之東營廳事以居司房囹圄咸完亦皆嘉謀之所及也斯時以監縣慈惠忠勤令尹之廉明果決繼之以主簿張君元長之剛勁毅達相與恢宏其量則豈徒協謀於是而已哉將見囹圄斯民於太和之域黃童皓叟含哺鼓腹而頌太平絃歌溢耳則斯邑誠爲眾表其芳名遺愛流於後世信非斯民之幸與至正三年歲在癸未仲秋之月前江都縣教諭瑞陽王泰來記　至正四年五月吉日

從仕郎襄陽路襄陽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朔庭敬臺不花

從仕郎襄陽路襄陽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太原王麒

將仕佐郎襄陽路襄陽縣主簿河南彌遠立石

馬案右碑上半截字尚完好下半截盡行磨滅首行題襄陽縣重修厣宇勑建譙樓記第二行空八字□□郎襄陽路總管□□□□□進士前以下漫滅莫辨後題至正四年五吉日空從仕□□陽路襄陽縣達魯花赤下缺末行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太原王麒空將仕佐郎襄下缺下半剝蝕殆盡莫識撰書人姓名碑中云不花清卿公來監是邑清卿公亦不知何許人　錢辛楣先生云清卿卽不花之字元人多有此稱非別一人也湖北金石詩注

玉泉寺鐵釜

存正書陽文在當陽

至正五年歲次乙酉十一月吉日鑄造生鐵三千斤

馬案右元釜題至正五年歲次乙酉十一月吉日鑄造生鐵三千斤二十字口內徑五尺三寸深三尺三寸邊寬一寸八分字甚草率湖北金石詩注

重修興國路大成禮殿記

存正書在興國

文不可辨

重修興國路大成禮殿記碑資政大夫行湖廣中書左丞吳繹篆額奉議大夫江西等處推茶都轉運使司副使王思哲書丹九江後學張中譔文至正五年碑在興國州學已泐碑刻大例以撰文居前次書丹次篆額此乃以位爲序列撰文於末行亦足以覘風會之遷流雖文字不足也金石存佚考

碑陰

未見據嘉慶通志錄入

興國有學郡志不一難考顚末惟宋嘉定七年守虞公旂孫任內撥公田換寺僧地爲泮池築隄路碑記有云學宮徙城西自乾道庚寅始卽今址也相去幾一百八十年禮殿朽蠹滋甚至正初元辛巳九月太守焦公下車顧瞻歎頃首議興建計學□□□□□斥浮蠹□□□□□

以及郡邑凡有廟貌者皆列祀之京山枉漢爲新市李唐始爲縣以隸鄖縣故有廟學而兩廡從祀闕至元丁丑始於州門州學得舊像縣尹賈侯泰亨至以爲肖不莊不稱暨御乃命工改塑像而廊廡狹隘弗克盡容至正五年春縣尹沈邱泰侯伯顏不花下車之初首與教諭周德孫義出學廩及率邑之義士廣西廡四楹增塑左邱明以下三十二位而主潁廣平郝君執禮縣尉張敦復典史王宏克贊襄之經始於正正六年三月落成於明年四月而後從祀之數與御題等按禮有春秋釋奠於先師開元更定始以吾夫子爲宣聖以顏子配從祀之位代有所增則百世之下得從祀考究如此止於今日而已哉先聖之位吾知其終古而不易矣祝告謂堯舜孔子俱大聖人而夫子實元王之嗣則天之生聖人更云財足調度然後庀工撿材揀日興事命錄事張應元府

賢臣滿朝而契獨敷教吾夫子獨得廟祀曾不知方虞舜盛時固不偶然矣庸人俗吏視學校教化爲緩政而不知天敘天秩不可一日之不敦世道衰微則三綱淪而九法斁政之大者莫重於此今縣尹泰侯獨能以教化爲先務教諭周德孫義能以學校爲已任可謂知所本矣主簿郝君自上都學官三轉而佐是邑故凡贊其事以成厥美又執非詩書之澤濡染之化哉茲用刻諸堅珉以俟來哲至正丁亥孟夏記

京山廟學記國子助教陶鑄撰至正七年枉京山縣學金石

存佚考

興國州修學記未見據金石存佚考錄入

興國在隋唐爲邑或名陽新或名富川或名永興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升爲軍與姑孰分紀年之號以爲名皇元混一升軍爲路古屬江夏郡宋屬江西路今屬湖北道其壤介江湖之間有山水之勝其土饒金銀銅鐵之產故郡號富川而邑號大冶其民銳於治生怯於私鬥故易爲政士篤於好學而恥於浮靡故可語道郡守之至於斯者樂其簡務之多暇則治其學政焉宋乾道中自郡西遷學今所基定中以公田易寺地爲池我朝至正三年癸未總管焦侯嘉議視禮殿髹飾徹撤而更新六年丙戌今總管石抹侯大中以雨廡應門卑陋弗稱禮殿之制乃命匠計工又召吏計學廩所儲登耗吏曰儉不足爲用於是集眾議酌事宜節浮費徵宿逋復故額吏云財足調度然後庀工撿材揀日興事命錄事張應元府吏葉應祥程思賢董其役以七年丁亥正月鳩工九年己丑六月落成闢地立甃磚石陶瓦壘址堅崇視舊加表建東西廡十有四間奉安從祀像百有五人應門九間列榮戟二十有四枝又作東西齋八間以處來學按舊券歸寺所占泮池上作櫺星門三內外計百有餘楹民不告勞工各獻技新殿巍巍門廡翼翼輪奐偉然一郡改觀春秋釋奠登歌作樂察有嘽緩淫滯咸易其制克諧厥聲期月之間百廢具興教養兼至多士屬心是秋七月侯將受代諸生請於教授何玠奉事狀來謁山中謁予文以記予考郡志知歷代沿革由縣而軍由軍而路皆以其名物之阜故隆其名稱以重其付託也且郡以富名又非以土產之美有助於國用乎思昔周禮賦地官之職凡國家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夫貢賦力役之等山林川澤之產至於卉人金玉錫石之地嚴其厲禁而搜求

所取之處其所以爲實國用者不既周乎然其所掌莫大於
邦教焉書君奭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蓋言商之百姓王人
罔不秉德以及小臣屏侯甸矧惟舜走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此天之所以寶商也蓋國之虛實係乎人材之盛衰教化之
隆替也其來久矣學校者人材之所自出教化之所由興也
故以鄉三物興賢能而德行道藝之選由於學以本俗六安
萬民而師儒朋友之聯繫於學須學之制惟地官爲詳然則
有民社者可不以學校爲先務乎今皇帝詔天下守令考課
六事悉備爲最而興舉學校先之興國土產之美固足以裕
國而人材顯庸於其鄉者若吳中復之胥鰲而時君謁之晉
號鐵御史教化之新徵於前代者若陸子壽之職教赴邦士
至今尊慕之號陸子學斯二美者視今富川士地之美其貴
重可同日語哉郡守作□教官興起士氣他日之效況未必
止乎前日

興國州修學記歐陽元撰正書至正九年在興國州學　金石

存佚考

南漳臥龍山靈泉禪寺修造記

未見據金石存佚考錄入

國家初用兵襄樊南漳臥龍山靈泉寺廢天下既定其寺僧
覺如歸自江陵之報恩寺修其牆屋復其田疇於是僧之散
者稍稍復聚大德□年秋□禪寺沒其徒瑩禪師剏乃建正
殿四楹崇四尋有三尺廣五筵法堂六楹崇視殿而卑一尋
有三□廣去其筵有二尺藏殿四楹崇廣皆視其堂翬五年
而去爲僧判其徒昇禪師繼之自至治元年至後至元六年

十有四歷年千餘以宋末之兵當襄樊之間而不入於燬燼
復遭聖朝大興其教如瑩昇三老相繼作而新之一木一石
不資於舊一錢一椁無待於人蔚然爲大叢林於當世此固
出於其人亦寺之當興也然因其興而悖夫道戾夫行其可
恃以爲久哉故賢者必於是而致愼焉昇禪師郡人屈氏子
有道有德爲人所敬禮自延祐三年主寺事居廿有二年而
讓於珉禪師今則珉主之也寺有不滅壽尊者磨衲袈裟及
戒刀乃宋末寺僧心禪師所得寺初有□□千畝稻地七十
畝瑩禪師復出私錢買稻田二百五十畝以益之諸營造費
皆出此不足又以私錢益之嗚呼後之尚毋忘前人之勤哉
昇之徒曰提點惟欽監寺惟鎭珉之徒曰惟福同致詞請余
文者其鄉之長老周才叔秦桂榮及弟桂發韓升白鶴觀住

持讀文純也

南漳臥龍山靈泉禪寺修造記揭侯斯撰從子沆飛朱入石至正九年十二月在南漳縣 金石存 佚考

黃州路劉侯興學記

佚

黃州路總管劉侯興學記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荆門州知州兼勸農事趙炳譔資善大夫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裴思謙篆額至正十一年十一月 金石存 佚考

玉泉寺鐵釜

存正書陽文在當陽

玉泉禪寺至正辛卯四月日置

元釜一題玉泉禪寺至正辛卯四月日置十二字口內空五尺八寸深三尺二寸款在邊向上字頗端楷無書人姓名 湖北金石詩注

蘄州蘄春縣興學頌并序

佚據說學續集錄入

蘄春縣長野仙普化君既新廟學郡學教授衛炎爲記君上計京師稍爲余言治邑之事君始至官修農桑水利之政平獄訟卽災傷無所不用其情其興學之績爲最大蓋斷春之學在郡城東北之鮮原素無恆產儒之在籍者甘有八家多貧不能自振於是學舍傾圮絃誦寂寥君始至伏謁廟下大懼無以塞國家崇學育文之意乃出稟給爲之倡尹邊守誠丞孫克昭主簿蘇世榮教諭魯志暨胥吏富民咸相其役因其舊而修之者大成之殿明新之堂撤而新之者門廡齋舍創成之者櫺星大成二門若大祀所龕宝帳帝座器無有不備之間田悉以種桑蔴集之以補贍學之費民知合之所向相勸從事於詩書而教行孝弟君之於政知所先後如是乃爲之頌使刻之石其詞曰

我行江濱爰采其蘋田多汗萊戶有嘒呻天監下土哀此罷民畀我賢令惟皇之仁學校之行先王善政迺我世皇莽往甲令蘄春有學以起先哲陳捷守顧爲以廣訓賢令律至顧瞻徘徊乃鳩匠工罔敢弗來祗奉明命僉言允諧有嚴俎豆民德孔模雍雍童冠濟濟絃誦修行明經聯翩充貢緊此長才小試其用伐石刻辭與人之頌

蘄州蘄春興學頌危素撰

佚據寶塔四大字

勝像寶塔四大字圓額字徑六寸首行題威順王太子建勝像寶塔四大字正書六字未行題大元至正四字在黃鶴樓前石牌坊上按元史列傳寬徹普化世祖之孫鎮南王脫歡子也泰定三年封威順王領武昌有子四報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和尚報恩奴三人俱死徐壽輝之難和尚封義王今脫題太子而不著名未知孰爲威順王嫡子史傳及宗室世系表俱無明文 湖北金石詩注